



淨空法師 講述・三寶弟子 整理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袁了凡家庭四訓講記





淨空法師 講述・三寶弟子 整理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表了凡家庭四訓講記



獻給——勇於改造命運的人

「命中注定」，大家耳熟能詳。

但是

真有一個操縱命運的主宰嗎？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自己」！

人是命運的主人翁，

卻常為命運所戲弄！

願 您

看完此書後，

能走出被命所運的陰霾，

成為一個

勇於創造命運的人！

屆時

求富貴 得富貴

求升遷 得升遷

求健康 得健康

求子女 得子女

……

……

有求必應 心想事成

您

不是命運的奴隸，

而是命運的主人——

真正掌握、操縱命運的勇者。

目次

獻給——勇於改造命運的人	一
前言	一

壹、印光大師序文講記

一、利根直探心源——頓修	七
--------------------	---

誠明是聖賢之道／格除物欲・提起覺照／守心如守城

・對境如臨陣

二、鈍根斷惡修善——漸修	四五
--------------------	----

趙閱道無愧於天／袁了凡命自己造

三、格物致知之真義……………七九

去妄克欲／防邪存誠

四、深明因果・止惡修善……………九六

貳、了凡四訓講記

一、立命之學……………一三七

(一)孔公算準宿命……………一三八

(二)雲谷勸導改造命運……………一五七

1. 改造命運的原理……………一五七

2. 改造命運的方法……………一七二

① 知過／確實反省・尋出薄祿・無子・短命之因……………一七二

② 針對缺失徹底改過……………一九〇

3. 修福積德超越宿命·····	二二〇
------------------	-----

考試奪魁／無子得子／高中進士／延壽廿餘年

4. 教子知過改過·修福積德·····	二七八
---------------------	-----

二、改過之法·····	二八九
-------------	-----

(一)改過之因——避禍納福人之常情·····	二八九
------------------------	-----

1. 吉凶禍福皆有預兆·····	二八九
------------------	-----

(二)改過的基礎——三心圓發·····	二九七
---------------------	-----

1. 羞恥心——知恥能生大勇·····	二九七
---------------------	-----

2. 畏懼心——知畏能生誠敬·····	三一二
---------------------	-----

3. 勇猛心——知勇則能振奮·····	三三二
---------------------	-----

(三)改過的方法·····	三三八
---------------	-----

1. 從事相上改——強制於外・病根還在……………三三八
 2. 從明理上改——事理既明・過將自止……………三四一
 3. 從心地上改——一心為善・正念現前……………三六七
- (四)改過之效驗……………三九一

過消有吉兆・過重有凶兆／蘧伯玉行改過之學

三、積善之方……………四〇三

- (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四〇三

1. 古德十人以證之／子孫昌旺・顯貴・賢良・高官・

厚爵・神明護祐……………四〇三

- (二)什麼是善？……………四四六

1. 善的辨別／真假・端曲・是非・正偏・滿半・大小

· 難易····· 四四六

2. 善的定義／有益於人是善· 有益於己是惡····· 四五一

(三) 隨緣盡力修十善····· 四九七

與人為善· 以身作則／愛敬存心· 各得其所／成人之美

· 愛才· 惜才· 育才／勸人為善· 多方開導／救人危急

· 如及時雨／興建大利· 提倡社會福利／捨財作福· 破

慳除吝／護持正法· 敬重· 修飭· 宏揚／敬重尊長· 忠

孝傳家／愛惜物命· 以育仁慈

四、謙德之效——修福積德以謙保之····· 五五九

(一) 滿招損· 謙受益····· 五五九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

1. 古德五人以證之

(二) 虛心屈己・受福之基

叁、俞淨意遇灶神講記

一、懷才不遇・行善不昌

二、灶神現身・列舉意惡遭殃

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

三、勇猛止惡修善・改造命運

高中進士／失子復得／孫兒滿堂／自享康壽

..... 五五九

..... 五七五

..... 五八一

..... 五八五

..... 六一七

前言

這本書雖然不是佛經，但是要把它當作佛經一樣尊重。民國初年，淨宗印光大師一生中對這本書極力提倡。他的弘化社，印送這本書約在百萬冊以上，由此可知，印祖對這部書的重視。不僅如此，而且還不斷提倡教我們研究、實行、講說。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這是諸佛的法印。佛法是講原則、講道理的。所以佛經有五種人說，除佛之外，其餘弟子、天、仙、化人所說的，只要和佛說的宗旨一樣，不違背佛的原則，佛都承認它是佛經。

我們看看這本書的內容，都是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等於是佛經。佛是講理的，並不是只有佛自己說的，才稱為佛經。這就是佛教值得人尊敬，值得人讚歎的地方。因此凡是符合佛陀教育的原理、原則，我們都應該看成是經典。尤其是這本書，經過祖師的證明，一再提倡，它是我們學佛的根基；不但是學佛的基礎，也是一般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根本。」

創造命運是有一套學問，它是有理論、有方法的，這些理論方法就在這本書中。本書的分量雖然不多，但對於這方面確實掌握住綱領。所以我們想要改造命運、創造命運，乃至學佛真正有所成就，都要依本書的道理方法為基礎，可見本書對於我們學佛修行是何等的重要！

近代虛雲老和尚在《參禪法要》裡面，提到修學佛法必須具備四個條件：

一、深信因果。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要深深地相信，不能有絲毫

的懷疑。

二、嚴持戒律。戒律是一門很大的學問，我們初學的人，不必在律學上斤斤計較，能把五戒十善持好就行了。不但是在家同修，就是出家同修，能將五戒十善持好就很好。明朝的蕩益大師，通宗通教，著作很多，在律宗裡，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但他在戒學裡卻自稱是出家沙彌。他的學生成時法師，不敢跟老師比，就自稱出家優婆塞，就是守五戒。所以我們學佛能嚴守五戒就很好了。近代的弘一大師，也是嚴持五戒，自稱出家優婆塞。

三、堅具信心。不能被外面邪知邪見所動搖。

四、決定行門。八萬四千法門，我們選擇修那一門，決定行門以後，絕不輕易改變。

具備這四個條件，才算是真正學佛。所以，這四個條件，可以說是

我們今後弘法利生——不但是弘教，就是在宗門裡面，也是不能缺少的。總而言之，老和尚確確實實指出了今後弘宗演教的方向，這是我們必須要遵守的。

在《四十華嚴》甘露火王這一章裡，提到了修學有六大綱領，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是佛陀在華嚴會上所說的，任何世出世間的學問，都超越不了這六樁事，經文裡述說得非常詳細。甘露火王是一國之主，每天還會犯錯，他除了處理政事以外，還要抽一點時間來聽經。在宮廷裡有講堂，要請誰來講呢？總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門、婆羅門，或者證了道果的聖人，請他們來演講。國王率領大臣們，天天都上課，習以爲常。所講的內容，可歸納爲六大類——什麼是善法？什麼是惡法？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那些法與我們有利益？那些法與我們有害？就是這六樁事情。世出世間學問，歸納起來亦不外這六樁事，也就是叫我

們能辨別善惡、辨別正邪、辨別是非、認識利害。學問之道無他，如此而已。《了凡四訓》在這方面提出了相當正確的看法。

《了凡四訓》是這本書的名字，「了凡」是寫這本書的人。了凡的「凡」字，有兩種說法。第一是講到人，如果不是佛、菩薩、羅漢這些聖人，就是一個平常的凡人。「了」是明白，也是完結的意思。「了凡」就是明白做個平凡人是不夠的，應該要做最上等的人。就是說凡是平常人所動那些不好的念頭，要漸漸消除，所以稱作「了凡」。第二、就是指作者袁了凡先生。他是明朝人，原名黃，字坤儀，出生在江蘇省蘇州府的吳江縣，原本命中注定沒有孩子、壽五十三歲、官做到縣長。但他喜歡做善事，並且信仰佛教；因積極修福積德而改變了命運——無子得子、高中進士、官位追贈到尙寶司少卿、享壽七十四歲。因為他是一個大善人，所以大家都尊重他，稱他「了凡」先生。

《了凡四訓》是袁了凡先生教訓他兒子的四篇文章，我們讀起來，當然與經典不相同。這四篇文章從頭到尾細看一遍，幾乎都是說我們的毛病，知道毛病就得要改，不改就不能入道。所以這四篇當中的兩篇——改過、修善——是《四訓》的重點。我們印的這個本子，有印光法師的序文，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玄義（簡介）來讀，序文的小註，是尤惜陰居士作的，相當扼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壹、印光大師序文講記

一、利根直探心源——頓修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

祖師的這篇序，這兩句是總綱。『聖』可以稱為佛，『賢』可以稱為菩薩。我們通常講「三賢十聖」——十住、十行、十迴向的菩薩，是賢位的菩薩；初地以上至十地菩薩，則稱為聖。我們要想成佛、成菩薩，從綱領上講，就是這兩個字——誠與明。八萬四千法門，無論修什麼法門也離不開這兩個字，離開這兩個字，方向就錯了，就是常言說的盲修瞎練。我們如果能守住這兩個字，這就是菩薩道，也就是聖道。

怎樣叫做『誠』？誠很不容易做到。在佛法裡講『誠』，就是「定

「；『明』就是「慧」。誠是體，明是用，《金剛經》、《楞嚴經》裡面說得很多。『誠』就是如來藏的性體，就是常住真心，在菩提心裡面講，就是直心。佛在《無量壽經》裡，給我們說的「至誠心」，就是『誠』的意思。

『明』是智慧，對於一切事相、一切事理，都能夠通達明瞭而沒有錯誤，叫做『明』。所以『明』在我們初學佛的人來說，就是省察的功夫。我們要常常反省、檢點、觀察，而後才能做到改過，才能夠做到積善。改過與積善，在世尊教法中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要建立『誠』、『明』的基礎上。我們如果沒有誠明，就不曉得什麼是惡，什麼是善，哪還談得上改與積？唯有誠明的人，才懂得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要改惡，要修善。所以，『誠』也就是自淨其意。誠明兩個要同時具足，即誠而明，即明而誠，就是佛法裡講的定慧雙修，修到定慧

不二的時候，自自然然就證果了。證什麼果呢？聖道當然就是證得聖果——無上菩提；也就是《華嚴經》上講的無障礙法界——理事無礙、事無礙的聖果。所以祖師在這裡給我們一語道破：『聖賢之道無他，誠明而已。』不但整個《了凡四訓》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世出世間法都是以這個為根基。所以說，《了凡四訓》教給我們什麼？就是教我們『誠』、『明』這兩個字。

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

『聖』就是聖賢人；『狂』就是凡夫、愚昧、狂妄之人。愚狂之人和佛菩薩的分別在什麼地方？祖師給我們指出來，在於『一念』；一念可以說就是上面的『誠』與『明』。以下祖師引用《書經多方章》的兩句話：

『聖罔念則作狂』，簡單的講，佛菩薩如果失掉了覺察，就是凡夫。『罔念』就是失掉覺察。『念』是覺察，『罔』是失掉、沒有了。《大乘起信論》裡面講：「一念不覺而有無明。」罔念就是不覺；起了無明，聖人就變成凡夫。

『狂克念則作聖』，『念』是覺察，『克』是克服。凡夫要是念念覺悟，他就是佛菩薩，可見得凡夫與佛菩薩，不過就是迷悟一念而已。由此可知，覺察的功夫太重要了！在佛法裡講，就是「照」的功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誠，「照」就是明。誠而明，寂而照；明而誠，照而寂，聖凡的分別就在此地。

其操縱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

『操縱得失之象』，『操』是操守，『縱』是放縱。我們要是守，聖賢之道就可以得到了；我們要是失掉了操守——放縱、放逸——我們就得不到了。這種現象，好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爲我們無始劫以來，就把操守失掉了，生生世世都是放縱，而養成了放縱的習氣，現在叫我們操守，很難提得起來。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聖賢之道的人，就不可不勉力操持了，這就要帶一點勉強。誰勉強你呢？你得要自己勉強自己，要勉勵自己奮發自強，不可以稍生縱任。

須知誠之一字。乃聖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

剛才已說過，『誠』是體——宇宙萬法的理體；就是常住真心，也就是《楞嚴經》所說的如來藏性。四聖六凡皆是依據如來藏性。藏性雖

然隨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但藏性確確實實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來不去。我們再作一個簡單的比喻，我們每天照鏡子，鏡子好比真心，清淨光明；鏡子裡面所照的影像，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無論照好的相、醜的相、善的相、惡的相，鏡子的體從來沒有變過。性體亦然，所以凡聖同具不二，隨緣不變，這是『真心』。

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從凡至聖之達道。

『存養』的『存』，是講我們的存心；『養』是修養；『省』是反省、省察。我們要是能不斷地在這裡存養反省，我們就可以從『凡』夫達到『聖』賢的果地。這是把超凡入聖的原理、原則，給我們指出來了。

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間。萬境交集。一不覺察。難免種種違理情想。瞥爾而生。

我們現前是博地『凡夫』，既然在凡夫地位中，我們很少會用誠明的功夫。在日常生活當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一不覺察』，就會做錯事。一不覺察，內心生起愚癡煩惱，貪、瞋、癡、妄等等的邪念，忽然發動了，這是意業；身與口，免不了要造種種罪業。為什麼有這些呢？因為我們沒有覺察。如果能覺察，就不會有貪、瞋、癡、妄。我們想想看，有幾個人會用？會用覺察，就是我們常講的提起「觀照功夫」，觀照功夫叫覺察。《金剛經》裡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們如果能在日用平常，依經訓的標準觀察內心、外境，絕不會起貪瞋癡妄，這叫誠與明，這叫行菩薩道。《楞嚴經》裡有兩句經文「觀相原妄，觀

性原真」。這八個字，我們要能夠時時刻刻提得起來，境界相一現前，根塵相接觸的時候，立刻就覺悟到「相」是虛妄，「性」是真實的，就不會有妄念，不會有貪瞋癡慢了，這就是「覺察」，也就是前面講的省察功夫。這一點我們千萬要記住，不能錯會了意思，如果覺察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這樣你覺察一百年，也還是一個凡夫，那是不覺，這就是會用功和不會用功的區別。我們讀誦大乘經論，有沒有受用，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依經中的教訓去做。

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錮蔽。

我們不能覺察善惡、是非、利害，『則真心遂受錮蔽』。佛經常講，真心被無明煩惱蓋覆住了，「如金生鏽，如鏡蒙塵，一片天真遂爲人欲所蔽」。金、鏡子，比作真心。生鏽、蒙塵比作貪、瞋、癡、無明；

有了這些東西，一片天真遂被人欲所蔽，這個意思是五欲六塵把我們的真性蓋覆住了。

而凡所作為。咸失其中正矣。

我們的所作所爲失掉了『中』與『正』，都是偏，都是邪；既偏且邪，就落於小人肆無忌憚之一路。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所作所爲，是不是偏與邪呢？要說我們偏見，我們就不高興；說邪行，我們也不高興。自己要檢點自己，如果自己時時被外面境界牽著鼻子走，如何能得到中與正呢？自己要明瞭、要曉得、要承認，這才叫勇。勇於認錯，勇於改過，這是超凡入聖的根本。

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徒具

作聖之心。永淪下愚之隊。可不哀哉。

祖師這幾句話，都是爲發心想學聖學賢的人所講的。既然發心想學聖學賢，就一定要做『切實工夫』，這裡著重在『切實』兩個字。

『克除淨盡』，克除五欲六塵、偏邪之見，不但要除，還要除得乾乾淨淨。如果不能夠把這些偏邪的知見去乾淨，就愈趨愈下沒有底極。

我們一定要曉得自己有過失，要發心改過自新，能改過才叫「大勇」。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三達德——「智、仁、勇」，與佛講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樣的。誰是真發菩提心？誰具足三達德？能夠承認自己過失，能夠改過自新的人，這才是真正的菩薩，真正聖賢人。否則我們依舊是悠悠泛泛，如這裡所講的『徒具作聖之心』。『徒』是徒然；指有心，但沒有去做。我們想成佛、想成菩薩，但日用心行並不像佛菩薩的想

法，永遠是個妄想。

前面說修聖賢之道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改過修善，必然是造惡積惡；積惡愈積愈深，哪有不沉淪的道理！『永淪下愚之隊』，入了下愚那一隊去了。這對於一個發菩提心，已經聞到佛法，知道發心，知道佛法功德利益，而不能夠確實去修證的人，實在太可惜了！

然作聖不難。在自明其明德。

成佛作祖難不難呢？成佛作祖這樁事情，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問題是我們肯不肯做。諸位同學，這次啓講，感觸很深！我讀此書是在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五三年）前，當時我講經已經講了十八年，如今講《了凡四訓》是頭一次，應當在二十年前就要講了；以往都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兜圈子，好高騖遠，建的是空中樓閣，沒有好好地在基礎上

下功夫！二十年前我就看過印光大師這篇文章，雖然是看了，沒有看清楚，沒有把它當一回事，也不覺得很重要。一看《了凡四訓》是世間法，是父親教訓兒子的，講的話還不錯，還有點道理，就不再去理會它了。現在二十幾年下來，都搞的空中樓閣，一事無成。回頭再看這本小冊，大徹大悟，才曉得這是無價之寶。

這本書是大小乘的基礎，沒有它，大小乘都落空。我們現在要作聖，確實不難，從這裡打基礎。我們把這個道理明白了，在日常生活中照著去做，命運立刻就會改過來。大家要能好好的做，三個月就能見效了。祖師告訴我們為什麼作聖不難呢？因為在『自明其明德』。這是《大學》上的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本性，也就是前面講的誠與明。「明德」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本具照耀天地之真心。明德上面再加一個『明』字，可見這個明德，現在是不明。爲什

麼不明呢？被五欲六塵的煩惱所蓋覆住了。我們想作聖，只要把我們的明德恢復就行了。換句話說，把本來的明德上面那些障礙、蒙蔽去掉，我們的明德就恢復光明了。

下面是教給我們明明德的方法。

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致知下手。

『物』是物欲，是對於物質上生起種種貪求的欲望，我們把它歸納爲五欲六塵。『格』是格正；司馬光解釋「格」爲格殺。格殺什麼呢？格殺五欲、貪、瞋、癡、妄念。尤註爲「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之謂」。明明德要從這裡開始，這就是佛法常講的「放下萬緣」；『格物』就是放下萬緣。萬緣是什麼呢？「萬緣」就是物欲；物欲障礙我們真心，障礙我們清淨心，如果我們不能將它放下，不能將它格正，清淨光明的覺

性就不能透出來。

『致知』就是看破。我們得要有智慧，「努力覺照，勿令昏散之謂」。這裡的『知』，不當一般的知識講，這個『知』是覺的意思，尤註註得很好——「覺照」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講『明』的意思。『致知』是覺照，念念覺照，這是真實學問，『格物』是真實功夫；「看破」是真實學問，「放下」是真功夫，要從這裡下手。

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格除。則本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為。常起覺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

這裡再細說功夫與學問的方法。『倘』之一字是假設，假設人欲之物，如果不能極力地格除——拿佛法來講，就是放下再放下，徹底地放

下。這確實是很難，有人對錢財放得下，對名位放不下；有些人放得下，利又放不下。換句話說，五欲六塵總有一兩樣放不下的。世間法放下了，出世法也要放下；極力格除，除到乾乾淨淨。

《楞嚴經》說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說得相當精闢。空、不空如來藏，都是給我們講這個道理。爲什麼要我們徹底放下，因清淨心中一法不立。要真正做到像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所講的「本來無一物」，就是此處講的『極力格除』，格除得乾乾淨淨，心裡面一物不存，一法不立。這時真如本性裡的般若智慧、光明就現前了，本有真知就透出來了。真正的智慧是我們本有的，不是外面求來的，像明鏡一樣，明鏡的光明不是外面來的，是它自己本來有的。鏡子上面的灰塵蓋得很厚，失去照的作用，只要把灰塵去掉，便恢復它「照」的作用。「能照」是鏡子本來的，並不是我們給它的。聰明智慧是本來具有的，心地愈清淨，智慧

就愈高。心愈淨、愈定，智慧就愈大，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看一個人的心定不下來、靜不下來、心裡一團糟，這個人絕對沒有智慧。世出世間法是一樣的，辦大事的人，心常常是靜止不動的。什麼境界現前，他都能如如不動，這樣的人才有智慧光明，才能把事情處理得恰到好处。如果事情一臨頭，心裡就慌亂，這種人絕對成不了器。我們要開智慧，就要從定境中下手。所以我們要是不能夠極力格除物欲，本有的真知沒辦法現前，亦難徹底顯現。換句話說，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我們有一分格致的功夫，智慧就透一分；有十分的功夫，就透十分的智慧。智慧的顯現，就以我們格致功夫的深淺而定。

『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為，常起覺照。』這句話也就是教我們平常用功的方法。『日用云為』就是日常生活，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眠。就在日常生活當中，長期不斷覺照，就是使覺照的功夫不要間斷。

爲什麼呢？覺照的功夫一間斷，無明就起來，煩惱就現前。我們覺照的功夫提起來的時候，無明沒有了，煩惱也沒有了。煩惱好像霜露一樣，覺照就像太陽一樣，太陽一出來，霜露就溶化了，煙消雲散了。可見得這覺照的功夫，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常起覺照』，重要是在『常』字。偶爾的覺照我們也有，就是不能保持『常』這個字。其實覺照的功夫，在我們現在的人來講，有五分鐘、十分鐘，就很不容易了。我們自己想想，在一天當中，有沒有五分鐘、十分鐘的覺照？恐怕從早到晚，一剎那也沒有。但我們聽經的時候，也許會有一點，在認真聽講的時候，會有一點覺照的功夫。但是離開講堂以後就又忘掉了，功夫又提不起來。如果不常常聽經、看經的人，單單燒香拜佛，恐怕一生當中，難得有幾次覺照現前。失去覺照的現象，就是『違理情想』。『理』就是指前面的『誠』與『明』，「真心不

二」之理，也就是《楞嚴》所講的「相妄性真」之理，《金剛經》所講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違背這個理，一定是落到情識一端去了。『情想』起來就是分別執著，這時候就是「識」作主了。理是「性」，情是「識」。換句話說，轉本性成阿賴耶識，成為情想。轉真如本性成阿賴耶識，就是「轉聖作狂」了，這是大大的顛倒。祖師在這裡教導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提起覺照功夫，『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不要常有違理情想，連暫時有這個現象，也不可以。由此我們可體會得古人常講「不怕念起，只怕覺遲」的深意。「念」就是違理情想，我們不要怕，怕的是沒有覺照。只要有覺照，違理情想立刻就煙消雲散，常住真心就立刻又恢復光明。

「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履平地若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不驚。」這是尤註舉幾個例子，說我們心安理得。也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

中，提得起觀照的功夫，雖處暗室也不做虧心事，因為我們的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的。

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妍媸自彼。於我何干。來不豫計。去不留戀。

這幾句話，對我們修行人作用太大了。我們為什麼被境界轉呢？所謂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這是我們不會修。印光祖師在這裡，才傳授我們看家的本事。首先教我們『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心要虛、要明，『洞徹』兩個字是形容虛明的。心裡不能有一物，也就是不能有牽掛，不可以有執著。為什麼不可以有呢？因為真心裡本來沒有。凡是心裡有牽掛、有分別、有執著，都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裡面沒有這些。我們要覺悟，心裡有牽掛，就要想到這錯了。妄心在用事，就要認識這是妄

心，不是自己的真心。

『如鏡當臺』，心好像明鏡一樣。『隨境映現』，隨著外面的境界映照。古人講：「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時候的外國人，我們稱作胡人。外國人走到鏡子的前面，鏡子就現一個外國人的影像。「漢」是我們中國人，中國人在鏡子面前，現的是中國人的影像。事實上鏡子裡，並沒有漢跟胡，鏡子裡面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它可以隨著境界而現像。雖隨著外境現像，『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它只是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並不能轉變它，因為它永遠如如不動、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心地裡頭一物也沒有，無牽無掛。如果說看到鏡子的像，覺得這像不錯，把它畫上去，那就染上了，就為境界所轉了。

我們現在很可憐，隨著外面境界轉。眼見色，為色所轉；耳聞聲，為音聲所轉，一點都作不了主。古人把這樣的人比喻作老牛，牛被人用

一根繩子穿在鼻子上，牽著走；叫他到東就到東，到西就到西。我們現在，鼻子就被五欲六塵牽著走，我們想想看可不可憐！爲什麼呢？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作不了主宰。我們不知道，真心是不動的、是空寂的、湛然的、靈虛的，換句話說，我們自己不認識自己。禪家話頭裡面，有參「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就是自己本人，我們不知道。沒找到本人，把假的當作真的，真的完全不知道在哪裡，迷失了。外面境界相與我們有沒有干涉呢？沒有干涉，正如同明鏡現像一樣。

『妍媸自彼』，『妍』是美好，『媸』是醜陋。鏡子照的像，美也好、醜也好，與鏡子何干呢？並不相干。所以我們自己的心就是一面鏡子。神秀大師講：「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五祖也很讚歎，因爲初學的人能夠這樣用功，也就不錯了。我們自己要常常想，我們這個心

像明鏡一樣，照雖然照，一塵不染。好、醜、香、臭是外面的境界，我之心如鏡子，實在不染、如如不動，我們初學能夠這樣用功就不錯了。雖然這不是第一義，也算是第二義，與第一義就相差不遠了。《楞嚴經》所謂的第二月，捏目所見的第二月，而不是水中的月影。所以把心比喻作明鏡臺，是第二月，也就相當難得了。

所以外面五欲六塵的境界，確確實實與自己心性沒有關係，這個道理要是明白了，自然『來不豫計，去不留戀』，這有多自在，多自由！境來的時候沒有歡喜心，也沒有期望我要等待著它；去了，心裡也沒有煩惱，不留戀。就像明鏡照物一樣，來的時候，明鏡沒有歡喜；去的時候，也沒有煩惱。幾時我們六根對外面六塵境界，能做到這樣，我們在佛法裡面，基礎算是打好了。好像蓋大樓，地基已經打好了。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如如不動，這是何等的重要！當然我們都想得到這樣

的功夫，可是話說回來，這個功夫真正修學起來，又談何容易。難與易，在於我們自己的誠心，如果我們誠心地去做，就不難；假如我們放縱地去做，那就難了。我們不認真，馬馬虎虎地做，很難有績效。下文是祖師教給我們對治的方法。

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動。即當嚴以攻治。剷除令盡。

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心裡面妄想分別、貪瞋癡慢的念頭，只要一動，馬上就要對治。這種念頭一動就是病。在這一動念時，立刻就下針砭，要治療它是很容易辦得到。必須要想法子對付它，『剷除令盡』。

如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須斬將奪旗。剷滅餘黨

。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

這個比喻很好懂。把煩惱比喻爲『賊』，這是佛經常用的比喻；六種根本煩惱，也稱之爲六賊，因爲它能賊害我們的真心本性。把我們真如本性裡的功德智慧都障蓋住，而不能現前，所以把它比喻爲賊。也有地方，把六塵比喻爲賊，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若心執取，這些也能染污我們的真如本性。所以對待煩惱，對付五欲、六塵，正『如與賊軍對敵』一樣。我們要是不能克服它，它就要戰勝我們；換句話說，不是它投降，便是我投降。我們要是能夠戰勝了，我們就是聖人，就是佛菩薩；要是敗了，就是凡夫，還是在六道輪迴，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所以對付五欲、六塵，要像作戰一樣，不但不能叫它侵犯我們的本性，而且要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這功德才能算圓滿，才能夠成就。

『其制軍之法』，就是平素對自己的訓練，自己訓練成一套看家的本事，來對付五欲、六塵，對付無明煩惱。

以上是修行理論的依據——祖師教我們破除妄念的方法，應當常使我們的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如果做不到，怎麼辦呢？印祖又教我們，應當在妄念剛剛動的時候，就要覺悟，才能把妄念止住。所以好比作戰一樣，不但我們要阻止敵人侵入我們的疆土，而且還要把敵人消滅乾淨。一般講，掃除賊寇當然要靠兵力，而平素練兵，要『嚴以自治』。換句話說，一定要嚴格自治。

毋怠毋荒。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過知非。

怎樣『嚴以自治』呢？在古人當中，舉三個具體的事例給我們看。

我們要想道業上有成就，在德學上有所建樹，看看古人是怎樣做的。首先教我們『毋怠毋荒』，『怠』是懈怠（懶惰），『荒』是荒廢，這是求學修道很大的障礙。懈怠、荒廢必然不能成就，這兩點首先要戒除。可是這兩點確實很不容易戒除，十個人中恐怕就有五、六個人有懶惰的毛病。我們怎樣才能對治懶惰呢？如何對治荒廢？對治的方法，就是要從『克己復禮』做起。首先克服自己的毛病，就是前面所講的兩大毛病——懈怠、荒廢。

『主敬存誠』，這是老法師教誡學人，成敗關鍵的所在，就在『誠』、『敬』。如果內有誠，外有敬，確實毛病就能克服了。真有這樣的志氣，有這樣的決心；再做不到的話，那就學古人。尤註說得好：「顏淵善用克己工夫，恪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聖訓。」

這是孔夫子教給他的，顏淵之所以能夠成就，就是得力於這四句話，他能夠守得住。『禮』是講節度，不能超過也不能不及，凡事都要合乎禮節。這四樁事情，在佛法裡面講，就是類似四威儀，此處特別注重視、聽、言、動都要合乎禮。在今日環境之下，相當麻煩，爲什麼呢？現在大家不講禮，也沒有禮。換句話說，我們視、聽、言、動，沒有標準。

古書裡面《禮記》、《儀禮》是周朝的禮；《二十五史》的《禮樂志》，是各朝各代的禮。現在我們民間，有一些婚喪的禮節，還守著滿清時代的禮法。目前講到守『禮』就相當難了，現在政府公布的國民生活須知，就是現代的禮，我們要遵守。但是所訂的可以說是綱領，不夠週詳。學佛之後，佛門裡面有禮節，有生活的標準，就是「戒律儀規」。在家有在家的律儀，出家有出家的律儀，那是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訂的

禮，比世間的禮更爲詳細、更爲週密。我們視聽言動都應該遵守這個禮，因爲律儀之禮是凡、聖的區別。我們要想超凡入聖，就應當要學習。我們讀《了凡四訓》，就能找到最好的標準，不學佛的人，要找到禮的標準，在現代社會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曾子之三省』，《論語》裡面就有記載。曾子是孔夫子的學生。尤註：「每日以爲謀不忠、交友不信、傳授不習，三者密密在心上勘驗去。」

曾子每天反省三件事：

第一、別人拜託我們辦的事情，我是不是盡心盡力的做到了。「忠」就是忠實，盡心盡力的做到。也許有人會說，今天沒人託我辦事，如果這樣說那就錯會意思了。比如說，你是一個公務員，長官交代你辦的事情，就是別人託我辦事。要是經商，或是做一個店員，你是不是在自

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把事情做好呢？縱然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在寺院裡，常住有執事，做當家，或者做知客，今天是不是把自己的職務，盡心盡力做到圓滿了，都屬於這一條。

第二、交友不信。你對待朋友，有沒有守信。換句話說，有沒有信用。

第三、傳授不習。「習」是溫習、複習。老師教你的，你有沒有溫習，有沒有照著做。「習」有溫習、實習的意思。曾子也是了不起的人，他的成就是靠每天以這三樁事情，來反省、來檢點自己。

『蘧伯玉之寡過知非』，「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春秋時候的人，名瑗，字伯玉，年二十，已始行返省工夫」。這就很難得了，二十歲就覺悟了，就不迷了。天天反省，天天檢討，每一天都是這個樣子。所以說「逐日如是，日日自檢」。天天反省，天天檢點，他才曉得每天都有

做錯事情。事情不怕做錯，怕的是不知道，知道就能改過自新。蘧伯玉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改過遷善，常見前非。至五十歲時，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人家的功夫就做得貫徹到底，不是做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只要活一天，這種『克己復禮』的功夫，就要做一天。這是祖師舉出來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也正是袁了凡先生自己取法的榜樣。祖師在序文裡提出來，也教導我們學習。

加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與之相對。則軍威遠振。賊黨寒心。懼罹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洪恩。從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盡革先心。聿修厥德。

這還是從比喻上來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形容戒慎恐懼的樣子。中國大陸，黃河流域一帶，冬天都結冰，人可以

從冰層上走過去。如果冰結得很薄，走的時候，就要步步小心，一不小心就會沉下去，比掉在水裡還危險。掉在水裡還可以游得出來，掉在冰層裡，那是游都游不出來。所以在薄冰上走要小心謹慎。深淵是像蘇花公路，看那萬丈懸崖，人走在那裡得小心謹慎，絲毫不敢大意。以此形容修心、養性、求學，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以這個態度，與妄想、雜念來相對；好像你自己練精兵，與敵人相對一樣。

『軍威遠振，賊黨寒心』，這是從前面比喻說的。只要你自己能『主敬存誠』，能做到『克己復禮』，一切的邪思自然都不能侵入。好比賊兵，看到對方有這樣好的訓練，這樣好的士氣，不必打，賊兵就投降了，從此以後就洗心革面。邪念與正思惟，從體上講是一個，並沒有兩樣。「體」是一個，「相」則不同。「體」是什麼呢？在《楞嚴經》裡面講是如來藏性，隨緣現相；此處講是『盡革先心，聿修厥德』。這是

指人人本具的明德，明德就是《楞嚴》裡面講的如來藏性。只要我們有修德，性德就能現前，這樣才能轉凡爲聖。

將不出戶。兵不血刃。舉寇仇皆為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

賊『寇』，譬喻七情五欲種種的妄念；『赤子』，譬喻真心、明德、如來藏性。可見得我們只要有修德，煩惱就變成了菩提。「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這要有修德，才能真的明瞭。覺悟時，煩惱原來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這個比喻好懂。賊寇投降了，洗心革面，他就是良民，就是好的老百姓。這個道理在大乘經論裡面講得很多，這裡我們就不必詳細說明了。

上行下效。率土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

『上行下效』，還是從比喻上說。什麼叫『上行』呢？上行是從根本上修，就是修心；在大乘經論裡面講的三如來藏，就是此處講的上行，是從心地下手——心正了，行就正了——而不是在枝枝葉葉上著手。諸位想一想，顏子的四勿，當然就做得圓圓滿滿。如果心不正，勉強去做，向枝葉上尋求，功夫還是不得力，所以會修行的人從心地上下手。

『率土清寧』，『率土』是指心地，就是比喻心地清淨，罪障就消除了。罪業要想消除，實不容易！我們造作罪業不是一生一世，無始劫以來，生生世世都在造罪業。固然我們常常講懺除業障，能懺除得了嗎？幾個人懺除了？為什麼懺除不了？因為都是在枝葉上用功夫。好比鋤草，把上面剪乾淨了，根沒有挖掉，過兩天又長出來了，這就是永遠沒有辦法懺除得盡的道理。在家禮佛、念佛、拜懺，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再去請幾位法師，拜幾天《梁皇懺》，罪業就懺掉了嗎？好比草長

得快，找個人來修剪修剪，沒有除根。除根的饑法，別人幫不上忙，不但別的法師，就是佛菩薩來了也幫不上忙。那怎麼辦呢？要自己去做。幾時心清淨了，無始劫來的業障都消除了。所謂是「罪業如霜露，慧日能消除」。無始劫來的罪業，好比霜、好比露水一樣，心清智現時霜露就消除了。

如果我們心地不清淨，業障就沒有法子消除乾淨，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們的心地沒有達到究竟清淨，但是我們向清淨的路上走。心地清淨一分，就消除一分的業障；清淨兩分，就消除兩分的業障，不是沒有效果；到了究竟圓滿的清淨，那就成佛了。無始劫以來的業障全都消除了，這叫做真正的修行。我們會不會呢？要是不會，下面祖師再舉聖人用功的方法來教我們。

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誠明一致。即凡成聖矣。

這是孔子的話，實在講與佛陀教我們沒有兩樣。這幾句話，我們要好好記住。從那裡做起？從『格物』做起，從『致知』做起，尤註說：「因攻治罪過而覺照。」『物』是指物欲，拿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指物質的誘惑。『格』是拒絕的意思，『格物』就是你要有能力拒絕物質上的誘惑。由此可知，五欲六塵包括在『物』字裡面，五欲六塵誘惑我們六根，我們六根跟它格鬥，要能夠抗拒它，不爲它所動，不爲它所誘，這就叫做『格物』。我們想想，我們六根要被六塵所動搖，哪裡還有智慧！沒有智慧，就迷惑了。要是有智慧，就不會被物欲所動搖；所以格物之後，才能致知，正知正見才能現前。這一個『知』就是智慧，本

性裡面的智慧，而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爲什麼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因爲這是從格物裡面得來的；世間聰明才智，沒有格物的功夫。可見得這個『知』，即是佛法裡面講的「覺照」，就是這個功夫。

『由致知而克明明德』，尤註說：「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照曜天地之本能。」這就是我們的『明德』，在佛法裡面就是恢復了本性，是禪家所說的明心見性。我們要知道，明心見性，孔老夫子也做得到。爲什麼他能做到？功夫路子正確。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誠意，由誠意而正心，所以才能明心見性，而後發揮全體大用；大用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老夫子所教誡的，就是菩薩道！後世人不如孔子。爲什麼不如？不懂得格物兩個字怎麼講法。你看後來的大儒，將格物看作研究物質的道理；研究物理，變成現在的物質科學——完全用分別心、執著心、妄想心去研究，觀察外面的境界、物相，那怎麼能見性呢

？怎麼能得到真智慧呢？換句話說，怎麼能得到聖人的智慧？可見一個字錯解了，根本一錯，後面完全都錯了。格物就是「格正物欲」，古德司馬光就是這個說法。他是宋朝的宰相，也是個學佛受了菩薩戒的在家大居士，他的講法與佛法的講法沒有兩樣。

『誠明一致』，祖師在這一篇序文裡面，一開頭『聖賢之道，唯誠與明』，就把這兩個字標出來了。誠明要一致，這就成聖了。『誠』是定、是體；『明』是慧、是用，誠明一致，就是定慧等用，也就是體用不二，這才能證入。佛法裡面講證、講入，《華嚴經入法界品》說的不二就叫入。誠就是明，明就是誠，誠明不二；誠是體，明是作用。我們應當從哪裡修起？要從『誠』字修起，誠了就會放光明。若要從『明』上修起，就不容易，相當之難。明瞭這個道理，可見得千經萬論、無量的法門都是教我們修定，修定就是教我們學誠。

前清曾國藩先生解釋『誠』字，他的定義是：心裡面沒有一念的時候叫做『誠』，動了一念就不誠了。心裡面一念不生，這是定，在佛法叫做「三昧」現前。可見得儒家並不是不懂，他懂這個道理。可是現代人對這個字的真正意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說到『誠明』，都覺得我很誠心，以為自己心很誠，以為自己很明，看東西大概不會看錯。一天到晚胡思亂想，他還以為很誠了，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過失。沒有顏回的反省功夫，沒有曾子、蘧伯玉每天檢點自己的功夫，自己有了過失還不知道，所以沒有成就。如果曉得自己的過失，天天改進自己的過失，得到「定慧等用」、「誠明一致」的時候，我們就不知不覺轉凡成聖，證得聖果了。

二、鈍根斷惡修善——漸修

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當效趙閱道。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為。

『根器陋劣』，是指「夙障深重之鈍根眾生」。這是過去世造的罪業太多、障礙太重，這一類的眾生不容易入道。那怎麼辦呢？還是要自己努力認真去做。再舉出一位前賢來做榜樣，叫我們學他。是宋朝人，他姓『趙』名抃，『閱道』是他的號。他的官階做到御史，要以現在的政治體制來說，相當於監察委員。他「彈劾不避權倖，時稱鐵面御史。游宦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合郡晏然，以太子少保致仕」。「致仕」就是現在說的退休，退休的時候他的官階是太子少保，太子

少保就是太子的老師。「卒諡清獻」，清獻是諡號。我們中國古人所謂蓋棺論定，死了以後棺材板蓋下去，皇帝給他一個評語，這個評語是代表他的一生。他這個諡號很好，「清獻」就是一生清高。他一生，「爲人長厚，存養功深。日間所爲事，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這是他了不起的所在，也是鐵面御史他能得到的道理。這個人不做虧心事，每天白天做的事情，到晚上就穿著做官所穿的衣袍帽子，慎重焚香禱告天帝，報告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麼事情，每天都是如此。我們想一想，他要是做了壞事，他就不敢禱告了。天天如此，天天不敢做壞事。「晚年學道有得，臨終與後人訣別，神志不亂，安坐而歿。有趙清獻集刊行於世。」他的文章流傳到後世，《趙清獻集》收在《四庫全書》的集部。這是祖師提舉他給我們做一個好榜樣，叫我們學他。

『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他是焚香禱告天帝，我們做早晚課

，是不是也將一天所作所爲，在佛菩薩面前禱告迴向呢？我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情，不敢告者就不敢爲。這一個辦法，對一個業障深重的人，很有效。可見得我們過去世的業障深重也不怕，怕的是自己不肯發憤，不肯立志；真正肯發憤立志，佛慈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不管什麼樣根性的人，即使業障再重的，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哪有做不到的事情！成佛作祖，不是求人幫忙，這事要問自己。上面講的這三重對治方法，上根當然容易，中下根性，乃至於業障深重的人也有辦法。這一段，可以說把改過自新、超凡入聖的事理都說個大概了。

袁了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其權。

袁了凡先生的《四訓》裡，《立命》篇只是個引子而已，好像我們

一般經書裡面所講的序分；《改過》、《積善》是屬於正宗分；末後《謙德》等於是流通分。這三分最重要的是改過、積善兩篇，就是佛法所說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是《四訓》的宗旨所在。真能做到，命確確實實是自己建立的。

我們要扭轉自己命運，改造自己的體質，只要如法的做，快的，三個月就能辦到。再慢，就是講業障深重，三年一定見效，可見得不難。我們願不願意改造自己的命運？這一種效果，說老實話，比佛講的一切經典還有效。而這一部《四訓》，所謂的理論與方法，給諸位同修說，完全是依據佛經說的。看起來雖然不是經論，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經論看。這也是印光大師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大力流通的道理。

『福自我求』，哪一個人不想求福呢？求得到求不到呢？答案是求得到。如果懂理論，懂方法，如理如法，便能自求多福。若不明道理，

不懂方法，誤以為初一、十五到廟裡面去拜拜，燒幾枝香，供養幾根香蕉，福就來了，哪有這種道理！做了惡事還敢求福，昧著良心做惡得來的財富，一百萬拿了一萬來供佛修福，以為這樣就修了很多福報了。老實說，昧著良心得一百萬，即使一百萬都作了福，也抵不過罪業，我們要明瞭這個道理。真正的福報是什麼？「心地清淨」就是最大的福報，這是福德的根基。心地不清淨，做一天的善事，縱然有福，也是「有漏福報」，有漏的福報還是業障。可見心地清淨，是多麼重要！所以祖師一開口就提出『誠明』，你看看多要緊！

『誠明』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基礎。如果沒有前面誠與明兩個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是世間有漏福報；縱然是做，所得到的很有限。我們想一想序文開端兩句，用意就很深了。這兩句話就是佛教大意裡的「自淨其意」。千經萬論，十方諸佛菩薩教化眾生，總綱領就

是這三句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心地要清淨，要做到一塵不染，要做到如如不動，才能談得上光明磊落。而後斷惡修善，这才是成佛作祖的根基。

仔細看看序文，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與趙閱道的辦法相類似。趙閱道是將一天所作所爲，焚香報告天帝。袁了凡是將一天所爲，無論做的善事惡事，都把它記在功過格上。了凡一生就是做這個功夫，以此來檢點自己身心，改造自己的命運。讀了《立命》這一篇，我們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個業障深重的凡夫，他能改造，我們爲什麼不能改造？我們當然能改造，而且要比他更殊勝，我們這一生的成就，應當要超過他才對，因爲我們的機緣比他好。

受持功過格。

『受持功過格』，『受持』，依法受持也；『受』是接受，『持』就是依教奉行、保持不失掉的意思。現在有許多人把這兩個字錯解了，比如說，有人『受持』《金剛經》，誤以為只要每天早晚念一遍，就是『受持』《金剛經》。如果我們要『受持』《了凡四訓》，打開書本，把《了凡四訓》念一遍，而一天的所作所為與《四訓》的道理全不相干，這就錯了，既沒有『受』，也沒有『持』。

千萬不要說早晨把《金剛經》在佛菩薩面前念一遍——我今天交了差，這是自己騙自己。受持《金剛經》最低限度，要認真去破四相，照《金剛經》的道理、方法來修行，在日常生活當中運用這個道理、方法時時起觀照，於一切境緣中，學習不住相布施，這才叫『受持』。天天不斷，年年不斷，這是『持』的意思。希望我們自己，大經大論有機緣要多聽，阿賴耶識裡面多落一些善根種子，能依教奉行實在不容易；我

們應該從受持《了凡四訓》做起，這個比較不難。『受持』兩個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真做到就有效果了，所以說快則三個月，命運就能改變，業障深重的，三年一定見效。

尤註說：「功過格一書，規定一切善惡行爲，應得功過數量。」須有能力辨別善惡，大的善事功就多，幾十功、百功；小的善事一功、二功，自己記。大的惡事有百過、十過；小的惡事一過、兩過，自己要天天記。要有恆心，不要記三兩天，把功過格一丟，算了！太麻煩了！那就不能成功。了凡居士有耐心，天天記，讀後面《四訓》就明白了。不但他自己記，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她不識字，用鵝毛管點朱砂，功點紅的，過點黑的，她用這個辦法去記。我們想想看，不識字的人，她也能修，也能改造命運。

「先賢如周濂溪、朱晦菴、邵堯夫及韓魏公、蘇文忠公，俱受持此

格，信受奉行。」這幾位都是過去的大儒，韓魏公是韓琦（宋朝的宰相），蘇文忠公是蘇東坡，這些人都是這樣來受持功過格，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我們現在要真正發心來受持的話，可以參考幾種過去的功過格，如蓮池大師的《自知錄》、《感應篇》、《德育古鑑》等書以爲依據。著重它的精神，配合現代的潮流，自己可以修訂一冊適合自己用功的功過格來受持。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內容，那會增加許多無謂的煩惱，反而不好了，因爲現代生活意識和古代不同。

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

只要『起心動念』，隨時隨地都要記載。『所言所行』，『言』是言語，言語有善有惡（功過格裡記得詳細，而《戒經》裡只說綱領），不妄語是善，妄語是過。十善裡將妄語開爲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

不綺語四條——這是善，反過來就是惡，但是都沒有功過格上記得詳細。這是教我們要依照功過格來修行，目標很明顯，希望善日增而惡日減。自己記載自己知道，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過惡天天減少呢？如果是這樣，就有進步，就值得歡喜了。假如我們的善天天少，過天天增加，那就不是福了，倒過來就是災難不遠了。《太上感應篇》說得好，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是福是禍都是我們做出來的。福是我們自己修的，禍也是我們自己召的。自己召的惡，怎麼可以怨天尤人呢？一有怨天尤人的念頭又是過——唯恐自己過太少，還大量地去增加，哪裡能得到福報現前呢？

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

這兩句話我們要是聽到不甚歡喜的話，再把它改兩個字，我們警覺

性就提高了。「福」日增而「災」日減，這就歡喜。福報天天增加，災難天天減少，當然歡喜。我們要曉得，禍與福是從果上講，善與惡是從因上講的。佛說的話，真的一點都不錯，眾生畏「果」，他不怕「因」。善、惡無關痛癢，不要緊！沒關係！要講到禍福了，不得了！這個事情大了！菩薩比我們凡夫聰明，菩薩畏因，哪怕是一點點的小善事、小惡行，都戰戰兢兢非常謹慎地斷惡修善。要曉得，善的果就是福，惡的果就是禍害、災難。這是勸我們學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來信受奉行，像這樣才真正叫學《了凡四訓》。

初則善惡參雜。久則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為有福。轉不壽為長壽。轉無子孫為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高登極樂之鄉。

這是說袁了凡依照功過格修持，他一生的感應事實。最初修行的情形，是『善惡參雜』。了凡修的是這樣，我們去修也是這樣，所以不要怕。最初修的一定是善惡參雜，我們每天記下來的，有善有惡，混雜在一起。慢慢的善多惡少，幾時做到『唯善無惡』，功過格一打開都是善沒有過惡，只要做到這一天，命運就轉變了。換句話說，三個月做到，三個月就轉變；三年做到，三年就轉變了。怎麼轉法呢？我們哪一天功過格一打開，只有善沒有過了，從那一天開始，命就轉過來了。袁了凡就是這樣改造命運的，了凡福報很薄，可是他『轉無福為有福』。

了凡也轉壽命，孔先生給他算，說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結果他活到七十多歲。壽命操縱在自己手上，『轉不壽為長壽』，他也做到。他命裡沒有兒子，後來有兩個非常好的兒子，『轉無子孫為多子孫』，他都做到了。我們讀《四訓》，可以看到真是有求必應。那麼我們現在

有求，爲什麼求不應？要是打開自己的功過格一看，每天還有那麼多的黑點，怎能求得感應呢？不可能感應。到沒有黑點，沒有過失了，我們看看有沒有感應。那個時候，我們才真正的相信，佛在經上講「佛氏門中有求必應」。『現生優入聖賢之域』，現在我們這個身體，還沒有捨報的時候就可以做聖賢了，『聖賢』是指世間的聖人、賢人。『報盡』，捨報之後；當生『極樂之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尤註說：「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智愚榮辱等等，無非夙業所驅，緣熟斯來報盡便休，人身難得易失，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勤修善業以自救拔，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如之何不懼。」

我們現在生在這個世間，富貴也好，貧賤也好，無論是愚，或是聰明才智，世出世間那些大覺的人告訴我們，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過去世

修得的，是夙業所召的。由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人生並不是一世就完了。我們總要記住，一世的光陰非常的短促，真正是數十寒暑彈指就過去了。四十歲以上的人，對於這個體驗，都相當的深刻。讀到祖師的教訓，當然比年輕人的感受要來得深，這就是有了幾十年親身的經歷。尤其在這一本書裡面告訴我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是我們要學、要記住的。明瞭這個事實真相，在日常生活當中就要記住，我們要修福，要培福，要惜福，福報才能享之不盡。好比我們耕種，今天有收成了，還要繼續準備明年的種子。如果不懂得修福，不懂得培福，也不知道惜福，縱然用盡心機，所得到的一切享受，還是屬於宿世的福報。

譬如說我是個出家人，想出種種的花樣，引誘大家來供養我。俗話常說：「和尚不作怪，居士不來拜。」來拜——把你們的錢財送來給我

，這是偷盜的行爲。這樣得來的錢，還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本來就有的。命裡沒有，作怪，居士還是不去拜。可見來拜、來供養的，還是命中注定的，絕對沒有無因之果。這個福報，就是不用作怪的手法，機緣也會慢慢的成熟，慢慢的受用。用了這些手段，只是使機緣提前成熟，只不過是做增上緣而已，但是福報享盡就沒有了。這好比在公司裡面服務借支薪水。你要不借支呢？按月給你，月底一到公司就發給你，你的生活很穩定。我今天想個理由借錢，把一年的薪水都借過來，花得很自在，幾個月花光了，但是後幾個月就要受貧窮之累了。所以這些道理明白之後，我們敢不敢再作怪呢？敢不敢再想花樣呢？縱然想盡了花樣，得來的還是命中有的那一份，這要明瞭。

我們不但不借支、不透支，更要常常積蓄。怎麼積蓄？就是要改過修善、積功累德。若能「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則有求必應了；這幾

句話是《了凡四訓》最重要的效用。我們初學的時候，大家都一樣，了凡居士也不例外，開始的時候很難，善惡參雜。初學的方法，還是用功過格。對於業障輕的人，他可以不必要，因為他每天起的惡念少，善念多；對於業障重的人，每天起的善念少，惡念多，功過格就很重要了，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功過格一打開，看我今天起多少個惡念，起多少善念，做多少惡事，做多少善事。一日之中善多，還是惡多，天天比較，月月比較。如果大家要這樣認真去做，我想三年之後，就可以做到『唯善無惡』。心裡面不起念則已，一起念就是善，不會再有惡念。到這個時候，就與佛法裡面所講的「有求必應」相應。

本來福薄，現在福報現前了。福報從哪裡來呢？因就是行善。善有善果，惡有惡報，善惡報應絲毫不爽。你要以為沒有報應，那就大大的錯了，決定是有報應的。也許有人會問，我起心動念都是善，為什麼我

的報應不好呢？那自己就要明瞭，應是過去世的罪障太重了。現在幸虧是修善，要是不修善恐怕連人身也保不住，眼前受這一點小苦，正是消過去世的重罪，這是佛經裡常講的「重罪輕報」。所以對於因果報應的道理，要深深地相信，不可以有疑惑。我們讀過《四十華嚴》，裡面所講的十種惡人，就是教導我們自己檢點。換句話說，首先我們要明瞭，什麼叫善，什麼叫惡；萬萬不要把惡事當作善，把善事當作惡，那虧就吃大了。自己造罪業，還以為自己在行善、積功累德，那就太冤枉了。

所以世出世間的學問，無非是教我們辨別善惡、辨別是非、辨別真妄、辨別邪正，這才叫有學問。真有學問的人，他才能轉無福為有福，轉不壽（短命）為長壽。這幾樁，都應驗在袁了凡自己身上。了凡沒有福報，壽也沒有，命裡沒有兒女，這些他都轉過來了，這是說的世間法。我們不能輕視世間法。為什麼呢？假使世間法裡我們要求都求不到

，還有障礙轉不過來，出世間法就沒有指望了。因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要比世間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了，我們自己修的善根福德，連世間法的水準都夠不上，那麼出世間就不必講了。

因此《了凡四訓》一書，我們要認真的去修，將來的效果，自然更殊勝了。現在照這樣修，現在就是聖賢。完全照這樣去做，即是世間的聖賢；要用佛法的修持，就是出世間的聖人，所以說『現生優入聖賢之域』也。『報盡』是說我們這一生的壽命，這一期的業報盡了的時候，你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也可以上品上生。你修淨土才能得力，才能用得上功。尤註裡面所講的警惕話，我們自己要認識、要明白。佛給我們講的，我們人生在世，爲的是什麼？是酬過去的業——「人生酬業」。換句話說，人生就是來受果報的，過去世造的善多，這一世就享福；過去世造的惡業多，這一生就要受苦報，怎能怨天尤人呢！

俗話講要認命——我們命該如此。如果單單講認命，這是很消極的；雖然消極，給諸位說，真能認命，他不造業，比那些不肯認命，在跟命運掙扎，再造無量罪業的人，還是要殊勝得多。佛法不是消極的，而是教我們如何來改造命運，指示我們改造命運正確的理論與方法。我們看《了凡四訓》多麼積極，袁了凡先生舉心動念、所作所爲，積極的在改造命運，這一點我們要懂得效法。

「人身難得而易失」，佛經裡說似「須彌穿針」，這是講機緣的不容易。須彌山很高，從須彌山頂放一條線，在山下放一根繡花針，那條線下來剛剛好就穿進針孔。諸位想想看，就是放一百條線，有沒有一條能穿得進去？不要說須彌山，就說我們講堂在三樓，若從窗口上垂一條線，底下叫一個人拿一根針來穿穿看，看看能不能穿進去一條？佛告訴我們，人身失掉了，再要得人身，就像那須彌山上穿針，剛剛好穿進了

。給諸位說，那不是僥倖，經上給我們說得非常清楚，在這一生當中，五戒不缺，來世才能得人身。五戒，單單講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些戒條聽起來很容易懂，實際上並不容易。這裡面有微細的行相，有開、遮、持、犯，如果不明瞭，怎麼能守呢？怎麼能持戒呢？所以稱爲戒學，要好好的去學習。

不殺生裡面包括些什麼？應當怎麼做法。不偷盜裡包括些什麼？不是說我沒有當小偷。上面所講的，凡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如耍花樣使人家來供養的，都是偷盜行爲，這些微細相真正是難持。我們也常常見到，譬如在普通信封裡面，寄一張鈔票，不用掛號，這也是偷盜——偷郵政局的郵資。機關團體公司裡用的信紙信封是公事用的，我們私人拿來寫信，也是偷盜。天天在幹偷盜，還以爲我持不偷盜戒很清淨，談何容易！換句話說，凡是有意無意侵佔到別人的財物，就是偷盜行爲，就

犯了偷盜的戒。戒律這些細相，我們不知道，犯了還不曉得，所以持戒不是簡單的事情。五戒要能條條不缺，能達到六十分以上，來生才能得人身。五戒怎麼修呢？依功過格去做，就是教我們受持五戒；不照功過格修，五戒怎樣持好！從前的功過格有三、四百條之多，太繁瑣了，也不容易受持。古大德再把它歸納、簡化，大概也有一百多條，我們能照這個修學就很好了。尤註是砥礪自己、警惕自己，要知道人身難得，得來實在不容易；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的修行，不要把這一生空過了。所以，趁著身體康強的時候要努力，求一條自新自救的道路。如果這一生沒有修成功，人身就失掉了，那就不曉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再能得到人身。因此，我們學佛要從根本上修，如有時間，大乘經典也要抽一些時間來看看。為什麼呢？可以破除我們的疑惑，增長我們的信心。

在理論上，大經大論講得透徹，像《華嚴》、《法華》、《楞嚴》

、《深密》、《涅槃》這一些大經，有機會要涉獵涉獵，至於修行還是要從《了凡四訓》下手。爲什麼我們要多看大經、多聽大經呢？是爲了增長學問，才不至於得少爲足，尤其是《華嚴經》，此經所講的要義就是「世出世間法沒有兩樣」。例如在《甘露火王》這一章講得很明白。做一個國王，應該作爲眾人的君、親、師，對於全國老百姓所做的善與惡，他要負很重的責任。如果全國老百姓都行善業，這善業的功德是歸於國王的領導有方，所以國王所得的福報不可思議。但是他如果教導無方，老百姓要是造作罪業，那他的罪就比大海還要深。因此，世出世間法展現在一個團體裡，團體的領導人就很重要了。

我們現在把範圍縮小，就說一個家庭，你是一家之長，一家所造的善與惡，你也是負擔很重的責任。一家人都行善，你一家人大大小小的所行的善業是屬於家長；如果一家造惡，換句話說，家長也要負一切罪業

的責任，是一樣的道理。要做一個寺院的住持，教導寺院裡的清眾以及信徒，也都是同樣的道理。若是做一個住持，他自己沒有做壞事；但是寺院的清眾、信徒造罪業，他們所做的罪過，住持必須承擔，因為沒有盡到領導的職責。

我們讀經要知道舉一反三，不要看到這裡，認為那是國王才有的，別人就沒有了，那是我們不會看、不會聽。佛菩薩將這些道理、事相，一條一條說得那麼清楚，是要我們覺悟——我們自己要修善，還要勸勉一切人修善。做一個領導人實在不容易！現在大家都搶著做領導人。能不能叫屬下都行善業呢？如果不能，等於是自己叫大家快幫我一點忙，加重我一點罪過，叫我趕快墮地獄，只是這個事實而已。所以居領導地位是相當的困難，即使自己不造業，也免不了要承擔下屬所造的惡業。

像這些道理、事實，佛菩薩在經論裡說得很清楚。所以在家裡，你

若是一家之長，對於家庭就負有教化的責任，這是「教育」。所謂「教育」就是教人改過修善，就是教人成聖成賢。至於在社會上謀生的技能，那是教育裡的枝葉，不是根本。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上，是在道德上，教我們明白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天地大自然的關係。換句話說，《了凡四訓》是真正的教育、根本的教育，這是我們應該要記住的。

尤註說：「不爲命數所拘，不爲夙業所縛，永謝沉淪苦趣，安住寂光聖境，非大修行人、大解脫人，烏能致此？到此地位，一切世福無與倫比，稱之曰極樂，豈夸辭哉？」

袁了凡在一生修持當中，善業的力量超過了他的夙業，所以他的果報當生就轉過來了，就「不爲命數所拘」了。我們世間人看相算命，如果說你的命相，被人家看得很準，不要歡喜。某人看得很準，就是自己毫無改變的能力，還被命運所轉，自己轉不了命運。袁了凡被孔先生算

得很準，遇到雲谷禪師給他說：「你是博地凡夫，被業力牽著走，你沒有能力超出業力的圈子，這就叫凡夫。」

真正是大丈夫、是有爲之人，必須要跳出命運的拘束。怎麼樣跳出呢？努力修善，才能超越。善業修到成熟，再加上淨業，不但命運、體質超出了宿命，三界六道輪迴也可以超越。

「安住寂光聖境」，這是講西方極樂世界四土裡的「常寂光淨土」。這已經到了頂點，要不是大修行人、大解脫人，達不到這個境界。念佛得到「理一心不亂」，就到了這個境界。一切世間的福報、天上的福報、二乘羅漢、辟支佛的福報，都不能跟他相比，這絕不是誇大的話，所以西方稱之爲極樂世界。

行為世則。言為世法。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這一步，你的行爲就是世間人的模範、世間人的榜樣；『則』是法則的意思。你的言語就是世間人的教訓，人人願意效法、願意遵從。

尤註說：「此大聖賢言行，自尋常人觀之，方以爲高不可攀；自法門中了義言之，如是苦心力行積德累功，尙屬初級工夫。」

到了最後，我們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在大乘佛法裡，確實是初級。我們想一想，了凡先生一生所做，是佛門裡的初級功夫，有初級才有中級，有中級才有高級。我們現在一心祈求的是無上菩提，但是初級的功夫還沒有；天天還打妄想，想成無上菩提。那怎麼不落空呢？怎麼會有成就呢？反過來說，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惡業、惡習氣，到後來就不學佛了。從前有些老法師告訴我，寺院裡有一些初出家的僧尼，有些住持不讓他們去讀佛學院。在我們一般在家同修看來，覺得這寺院的住持

很跋扈，念佛學院是好事，爲什麼不讓他們去呢？其實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他還沒有念佛學院時，人老老實實的，還能替常住做一點事情，還能修一點福。等佛學院念三年，畢業了，成了有學問的法師，回到寺裡，這看不順眼，那也看不順眼。連常住的師父也指揮不動，眼睛裡沒有師父，認爲師父沒有念過佛學院，不如我——貢高我慢。這就是不念佛學院，還是個老實人；念了之後，就學成貢高我慢的習氣。善的、好的沒有學會，造惡業的增上緣，倒學會了不少。

諸位要曉得，真正的學問增長了，品德也自然增長，換句話說愈學愈謙虛。你看孔老夫子對人多謙虛！連對小孩子都很恭敬。你看釋迦牟尼佛多謙虛！在路上看見那些貧苦的人、貧賤之人，也會停下來跟他們打個招呼，問他好。哪有貢高我慢的聖賢？如果一學出來之後，瞧不起師父、瞧不起父母，這個叫「背師叛道」；背師叛道的罪業，就是地獄

的罪業。其實師父不讓徒弟去念佛學院，就是不讓你入地獄，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世間法也一樣，我也曾見過，當然這不是多數，這是少數；但是世風日下，恐怕將來慢慢會變成多數。有兒女大學畢業了，母親只念小學，父親也只念初中；他的學問大了，回家連父母也瞧不起了。父母好不容易培養他學業完成；若不培養，待在家裡眼睛裡還有父母。當知這不是學問，不是教育，在有德學人的面前，你沒有立足之地。要是在從前的社會，你有這樣行爲——忤逆父母、背師叛道，在社會上想找一個謀生的小工作，人家也不給你，連要飯人家也不肯給你。

這些道理，現在學校講得少，佛法經論裡面雖有，要自己去體會。真正詳細毫無保留的說出來，就是《感應篇》、《了凡四訓》。古大德們註解得詳細，毫無保留的將這些善惡果報說得詳細，而且舉出古今的

事證。佛法裡講的信、解、行、證，「證」就是入，「入」就是證。要有初級的功夫，才有中級的希望；有了中級的功夫，才有高級的希望，佛法裡沒有躐等的。

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希望走近路，認為這些功夫不容易修，最好都不要。想一步登天，學什麼呢？學禪。我們冷眼旁觀，看看有幾個人學得成就？永嘉大師是禪宗裡大徹大悟、透了三關的人，你看看他的教學，學禪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參禪哪裡會有希望？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這一千多年當中，山林的寺院庵堂，在大陸上有多少？在家、出家的，參究的人有多少？有幾個人成就？為什麼參禪的人那麼多，成就的人那麼少呢？換句話說本身已具備初級、中級、高級的功夫，參禪才能成就。本身連初級的善根、福德都沒有，想求一步登天，哪有這種道理呢！

經上理論說得很清楚，也很明瞭。我們六根接觸六塵，有沒有本事不動心？如果心地真正清淨、一塵不染，那就是初級、中級、高級的功夫都具備了。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還是樣樣放不下，樣樣起分別，樣樣起執著，甚至於還用心機來奪取，那是連初級的功夫都沒有，道業如何能成就呢？六祖惠能大師，在忍大師會下，幾句話之下他就成就了，那是什麼原因？是他心裡「本來無一物」，乾乾淨淨。我們做得到嗎？你請六祖大師來，說我的廟很大，供養你。他要不要？他不要。他若是要了，心裡面就有一物了，他就不能成就了。送給他，他都不要，還會用心機去欺騙奪取嗎？這更不可能。

也許同修要問，有道場可以弘法利生，這不是好事嗎？諸位要知道「好事不如無事」；最好的事情是無事，大家千萬要記住。道場裡面常講，佛菩薩隨緣，你看看十大願王有一條叫「隨喜功德」。而我們一般

所做的是攀緣，「本來無一物」是隨緣，心裡要想有一個道場，想有一個寺院，想弘法利生，這都是攀緣。攀緣——心地不清淨，煩惱重重。《楞嚴》裡面所講的，「如來舉心動念，先放光明；眾生起心動念，塵勞先起」。原因在哪裡呢？一個是隨緣，一個是攀緣，一字之差，凡聖永隔。我們幾時能夠做到隨緣而不攀緣，這才能成就。

換句話說，修行人求什麼呢？求心地清淨，遠離塵勞煩惱，遠離攀緣，把這攀緣心斷掉，一切隨緣。即使沒有人供養，明天沒有飯吃，也不找人化緣。若明天沒有飯吃，沒有道糧，就求人趕緊來幫幫忙，這就叫「攀緣」。要怎麼呢？明天沒有，餓一天，念一天佛；後天沒有，餓兩天，念兩天佛；餓到死，則念佛往生，心裡面還是如如不動，這叫「隨緣」。這才能成佛作祖，才能成就，這是用功關鍵所在。真正能做到隨緣，沒有不成就的，因為隨緣是不動心。有人來請你說法，他來請，

當然你隨緣去了；沒有人來請，絕不會自己找上門。找上門也得是機緣成熟，真正是可度之機。那是什麼呢？那是自己已經成就了。最低限度已經有他心通、有宿命通，自己成就之後，倒駕慈航，才行菩薩道。菩薩為眾生作不請之友，萬萬不要以為我現在是行菩薩道，他不請我，我也可以去找他。像阿難尊者在《楞嚴經》裡所表現的，他怎麼不墮落呢！阿難證了初果，還要墮落。而我們連初果功夫都沒有，博地凡夫就想學菩薩，作眾生不請之友，那不墮落才怪！所以要曉得自己的程度，曉得自己的功夫；菩薩的心、願、行，我們的程度是不夠的。

現在我們眼前要做的是發心，要發成無上菩提的大心，要從斷惡修善最初步的功夫做起，才能有成就。所以這些大經大論可以看、可以聽，暫時不要學。為什麼呢？學不到的，別說那些佛菩薩的行持我們學不到，祖師們的功夫都學不到。不要看遠的，近代的虛雲老和尚，我們有

沒有學到呢？印光大師有沒有學到呢？所以要學就要從《了凡四訓》下手，學袁了凡。先把這個基礎真正打好了，得到的效果是轉無福爲有福，轉無壽爲長壽，轉無法緣爲有法緣；那時再進一步學祖師；祖師學成了，再進一步學菩薩；菩薩學成了，再進一步學佛，按部就班的來，才能有所成就。一步登天，在中國佛教史上只有惠能大師，再沒有看到第二個人了。你要自以爲不比惠能差，你要有這一念，就比惠能大師差得太多了，惠能大師沒有這一念。

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

『彼』是指袁了凡。這一段都是講袁了凡先生的事，以及像袁了凡一樣的人；他們能認真的修學、斷惡修善、改造自己的命運，能做得到成佛作祖。我們爲什麼要自輕？爲什麼要自卑呢？他能做得到，我們也

能做得到的。

尤註說：「彼丈夫我亦丈夫，彼能是我豈不能是？然則自暴自棄者，實等於自殺耳。」

我們要回頭來想想自己，是不是自暴自棄？如果不能效法前賢，就是自暴自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不能在三年之內把命運改轉過來，就是自暴自棄。萬萬不要貢高我慢，萬萬不要抬高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們能比得了誰呢？文章到此是一段。這是拿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來勉勵我們，下面再細說斷惡修善的要領。

三、格物致知之真義

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為物。真知為知。克治顯現為格致乎。

這是假設一個疑問。或者有人這麼問，儒家常講的『格物致知』，『物』是講天下事物之理，『格』當窮盡講，我們要研求一切事物、一切萬法的道理，這叫『格物』。『致知』是推展我們的知識學問，使我們對一切法樣樣都能夠明瞭。這跟大師所講的不一樣，大師是以人欲為物，以本性裡的真智慧顯現出來為知；去妄克欲之內功顯現，稱做『格物致知』。

答曰。誠與明德。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名雖有二。體本唯一也。

印祖在這一篇一開端，就把修學的因果提示出來了，後面的文章，不外乎是發揮這個道理而已。聖賢之道就在誠與明，這兩個字在前面講得很詳細，現在不必再說了。誠與明都是講我們自己真心本體。

尤註說：「誠即惟真無妄之性德，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體。」所以誠與明都是從本性上說的，本性的理體、本性的作用，用這兩個字來形容、來解釋。誠與明，在名字上講是兩個字，體上是一個。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即三而一也。

『知、意、心』這三個名詞，也是從真心理體上說的。誠、明是從

兩方面說的，知、意、心是從三方面說的。三即是一，一即是三。說是有三，體是一個，便曉得一而三，三而一了。

格致誠正明五者。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

兩方面、三方面，綜合起來還不是一樁事情嗎？此指明明德之明與誠明之明。『皆約閑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什麼叫做『閑邪存誠』？『閑』是防範的意思；『閑邪』就是防範邪思、邪知、邪見。一個人常常能夠提起警覺心，預防邪知、邪見不讓它侵入，才能做到誠明的功夫。誠明爲什麼失掉？就是邪知邪見侵入了。

其檢點省察造詣工夫。明為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

講到做功夫，關係到我們日常修持的事情了。『檢點、省察、造詣

』，『造詣』，全神貫注不到不罷之意。修行一定要成功，從哪裡做起？明是總綱，明就是真智慧。諸位想想看，世出世間法都是以真智慧為基礎，而不是以聰明。世間的聰明與真實智慧不一樣，這千萬要把它分別清楚。佛說世間聰明是八難之一——世智辯聰。世智辯聰與真智慧的揀別在哪裡？世智辯聰是有分別、有執著的；真智慧是沒有分別、沒有執著。作用看起來一樣，用心不一樣，作用受用也不一樣。一個是從分別心生出來的，一個是從無分別心生出來的。

佛經確實是智慧，真智慧。我們現在念佛經，為什麼我們真智慧不能現前？那就是我們仍用世智辯聰來讀佛經，所以把佛經也變成世智辯聰了；不但不會開智慧，也開不了悟，成就不了。我們的心清淨了，用無分別心來讀經、來聽經，一看就開悟了。換一句話說，那些開悟的人，會用功的人，我們跟他用的方法似是一樣，而用心則全不一樣。人家

念一句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我們念八十萬句阿彌陀佛，也消不了一個罪業。他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們也念南無阿彌陀佛，為什麼效果不一樣？人家是以無分別心、真心念的；我們是攀緣心、分別心、雜亂心、希求心、慳吝心、亂七八糟的心在念，怎麼會一樣呢？當然不相同。如果有人問學佛有什麼祕訣？很簡單，祕訣就是：「於一切法當中無心。」在一切法裡有心就不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進去。

我們細看佛菩薩日常生活形式與我們沒有什麼分別，《金剛經》表現的尤其明白。釋迦牟尼佛發起般若大經，是在穿衣、吃飯、日常生活當中發起。我們哪一個人哪一天不穿衣？哪一天不吃飯？人家穿衣、吃飯，是證無上菩提；我們穿衣、吃飯，是造生死根本。那怎麼會一樣呢？這就是說明了事是一樣，心不一樣；他穿衣、吃飯沒有心，我們穿衣、吃飯有心。穿一件衣服，要講究什麼質料？什麼樣式？吃飯要適合口

味，要挑挑揀揀的，這就是生死根本。

諸位想想看，我們穿衣、吃飯是不是攀緣？佛菩薩穿衣、吃飯是隨緣。古德說得好：「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怎樣是造新殃？攀緣就造新殃，隨緣就不造新殃。所以大家要時常記住，十大願王之一「隨喜功德、恆順眾生」。修行必須依真智慧（明）爲總綱，下面的細目，一都是以智慧爲根本，這就是佛法。如果沒有真智慧作總綱，則所修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世間法。若是依真實慧隨緣，一一法皆是佛法，穿衣吃飯都是佛法，待人接物也是佛法。若用攀緣心，則天天念經、拜佛、弘法利生都是世間法，都是生死根本。用攀緣心弘法利生，依然是生死根本，確實是生死根本，只在人天裡修一點癡福而已。

此處所講的句句真實。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會用隨緣，而不用攀緣

，則你行的就是「菩薩道」，修的就是「無上菩提」，即是古人所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果法法攀緣，則一切法皆非佛法。祖師這幾句話的意思很深，希望我們能依照《了凡四訓》來修行，事相上要照這樣做；再用隨緣的心，那就是行菩薩道，《了凡四訓》變成無上醍醐。本來是世間的福報，結果變成出世間無漏的福報，這真是不可思議。所以這一句『明為總綱』非常的重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行的別目。

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

這些功夫有深淺、有次第、有目的，其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要恢復我們的明德。

倘自心本有之真知。為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

我們的『意』為什麼不誠？『心』為什麼不得其正？就是面對五欲六塵，我們做不了主，被它牽著走了。換句話說，五欲六塵是你的主人，你是它的奴隸，它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自己沒有一點自由，身不由己，為境所轉，所以意不能誠，心也不得其正！還是剛才一句老話，心離不開攀緣，所以心被境界牽著走，做不了主宰。隨緣就做得了主，不被境界牽著走，在萬物當中自己作主，這才是「誠意、正心」。見到好吃的，就想把它得到，心就被貪欲境界牽著走；見到好玩的，也想得到，心被好玩的境界牽著走，心哪裡會有誠！哪裡會有正呢！甚至於此地有一部很好的經書，我們看了很喜歡，也想得到，這心被佛經牽著走了，心還是不誠，還是不正。為什麼呢？佛經還是一物。見到釋迦

牟尼佛來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心裡要是歡喜、高興得不得了，馬上頂禮膜拜；你還是博地凡夫，被釋迦牟尼佛的幻相牽著鼻子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禪家說「佛來佛斬，魔來魔斬」道理在哪裡？就在他不被他牽著走，心裡頭一塵不染；要是動一念，「佛來我斬他，魔來我斬他」，還是被牽著走。既然礙不了事的時候，你斬他幹什麼？動一念就是攀緣。

請細細想想這個味道。我們還想真正學佛，真正培養自己圓頓的根性，要從哪裡修練起呢？要從萬境上不動心練起。也就是說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像《楞嚴經》所謂的「用根不用識」。根不會用，用識也不妨，不要用心所。我用心王不用心所，這也就很了不起，那跟明心見性，就隔一張紙而已，很接近。可是我們現前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真性不會用，心王也不會用，心所當家。展開《百法明門》，五十一個心所當

了家，五十一個心所做主宰，所以是處處攀緣、時時攀緣、念念攀緣，無時無刻不在那裡造罪業。哪一天才能離得了輪迴！哪一天才能得到解脫呢！縱然是修福，未必是真福！怎麼說不是真福呢？我們對於什麼叫做福？什麼叫做罪？實在是分不清楚。往往把罪當作福，把惡當作善，把邪當做正，自己搞不清楚，還以為做了很多好事。這是愚癡，這是無明。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外面邪教很多，拜神、拜鬼的也叫菩薩。有些廟祝來找你化緣——土地菩薩像壞了，請你發發心來修補，來修廟。你出了財力，以為做了一樁功德，殊不知那是邪神、邪鬼，你出錢幫助他作怪，他造作罪業，他是主犯你是從犯。這是邪正、是非不明。《楞嚴經》說得尤其好，「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這是講我們佛門裡面邪正不分、善惡不辨。佛門以外我們容易辨別，佛門裡面不容易

辨別。要是沒有智慧，沒有明德，往往自己以為修很多功德與福報；將來報盡之時，到閻王老子那裡，一算帳都是罪業，自己還不肯承認，幾時才能覺悟呢！所以這一段特別注重在智慧上，是教我們轉世間有漏的福報，而成就出世無漏的福德。無漏福德是無量無邊，有漏的福報很有限。這是印祖在序文裡大慈大悲，開導我們學袁了凡，要把心境轉過來，把世間福轉變為出世間無量的大福，這是祖師這篇序文立意之所在。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矣。

斷惡修善的方法，祖師開導我們以「明」為總綱，明就是「智慧」。修學無上菩提，如果智慧不能現前，再好的方法，還是免不了盲修瞎練。菩薩六度中，如果沒有「般若」，其餘的五度——從「布施」到「禪定」，皆是人天有漏福報。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見性、要成佛作祖，

而其結果還是在人天兩道享福，這就是自己路子走錯了，所以說是盲修瞎練。

假使我們修學的目標是求人天福報，般若智慧就不會現前；福報能不能得到呢？也未必能得到。我們讀完《了凡四訓》之後，也許就明白了。原因就在我們凡夫對邪正、善惡、是非，很難辨別，而人天福報是要斷惡修善才能得到。我們經常自己以為修的是善，斷的是惡，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斷的是善，修的是惡——，將來的果報就不堪設想。所以這一層，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然後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

在序文裡面皆是指導我們智慧第一。為什麼呢？明為總綱。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乃至修身、齊家，這一套是方法。首先我們要做的是把物欲格除。換句話說，要做的第一樁事，也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是什麼呢？先在境界裡面學「不動心」。在一切境界之中，將自己的

貪、瞋、癡、慢斷除，這就是『格物』——要從心地格除物欲——，只要你做到這一步，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來了；縱然不能全部透出來，透出一分就很難得。爲什麼呢？這一分是真智慧。從此以後，有智慧作爲我們修證無上菩提的基礎，一切的修爲皆得其正，如此怎麼會不成呢！所以祖師在這裡引用古人兩句話教導我們，這兩句偈是：

『慧風掃蕩障雲盡』，『障』就是五欲六塵障礙自性智慧德能，好像雲彩障礙陽光。智慧比喻大風；風把雲彩吹走，就沒有障礙了。這說明智慧一透出來，障礙就沒有了。

『心月孤圓朗中天』，這句容易懂。明月中天，才能將一切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

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

這是自古以來，佛、菩薩、祖師大德們教人修行的次第，千萬不可疏忽。我們修行功夫不得力，研教之所以不開悟，就是把順序弄錯了；所以路走不通，越走越艱難，到後來多少同修們，連信心都喪失了！原因就是沒有按照祖師指導的順序修學。換句話說，我們將綱目顛倒了，亂了頭緒。印祖在此地，把我們向來修學的毛病給我們點破，並指出古德修學得以成就的一條道路來讓我們走。

『從泛至切』，『泛』是泛泛；整句表示慢慢走上切實。

『從疏至親』，『疏』是疏遠；『親』是親切。這是一定的次序，不容忽視。

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群書。徧游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

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資。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況其下焉者哉。有是理乎。

這一段話說得很好，就是說明『格物』的大意。一般人把格物講錯了，錯認「格物」就是要研究天下萬物的道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常講的博學多聞。博學多聞畢竟是少數人，這樣說起來，成聖成賢只有少數人有分，那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希望了！佛在經中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當成佛。」所以祖師在這裡說得非常明白，「格」是格除，「物」是物欲。要能懂得這個講法，就是不認識字，沒有念過書，『格物』、『致知』也能做得到。可見得聖人之法乃是人人有分，不一定要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他們才有分，不認識字的人也有分——沒有念過書的同樣可以做聖做賢，可以成佛作祖。

假如是要『窮盡天下事物之理』，這是過去一般人解釋『格物』的說法——格物致知而後才能做到誠意正心。照這個講法，只有『博覽群書』，博覽群書還不行，還得要『徧游天下』，所謂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種人可以夠得上格物致知的條件。確實有很多人有意識誤會，這種說法我們仔細的想一想，並不是聖人說的。聖人的意思，這個『格』確確實實是『格除』的意思；唯有格除物欲，我們清淨心才能現前，清淨心中自生智慧。

諸位讀《六祖壇經》，你看六祖大師對忍大師講：「惠能心中常生智慧。」他一個字也不認識，他心裡面生智慧。他為什麼生智慧呢？就是他將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離相離念，心地清淨——，所以他心裡生智慧。我們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智慧不能現前，就是被物欲所蓋覆住了。物欲蓋得愈多，向外透的智慧就愈少；物欲蓋得愈薄，透的智慧

就愈多。無論透的智慧多少，我們都是爲物欲所障礙了，凡夫、小乘、權教菩薩皆不例外。到什麼時候物欲（貪瞋癡）才真正從心地裡面斷除？就是世間的萬法，乃至於出世間的佛法，你都能「一塵不染」；佛菩薩在你面前，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動了，這個時候，才可以說是格物的功夫到家。爲什麼呢？本性裡面的真智慧，毫無障礙地透出來。

『純厚天資』，就是佛經講的「善根深厚」。《彌陀經》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一定要深厚（多）的善根、福德、因緣。只要心地純厚，這種人修道，比那些世智辯聰要容易得多；對於誠意、正心、格物、致知的功夫，這些人比世間那些有學問、博學多聞、行萬里路的，反而來得快，來得踏實，絕不是沒有分。這是印祖從反面給我們說的。

四、深明因果・止惡修善

然不深窮理之士。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

這裡也說了一些毛病，我們細心觀察這些毛病，確實是很多。『窮』是追尋究竟，直窮到底之意。這就是對於理論的探討，應當要追根究柢——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們一定要徹底的明瞭——，這是有智慧的人。『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這裡提出兩種人，一種人對於理性沒有深究，一種是無知無識的人。這兩種人，我們要是跟他談到理性、宇宙人生的大道；講到佛性，講到佛法，他往往不敢承當；以爲那是佛菩薩才能做到，我是凡夫怎麼能做到！『高推聖境』，

實際情況還沒有搞清楚，自己就先認為不行了，認為自己做不到了，這是『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

尤註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無思、無慮、點塵不染之心。如具此心則亦大人而已矣。」此處所說的大人，可以解釋為佛菩薩。佛菩薩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呢？佛菩薩的心是清淨的，是一塵不染的。「塵」是什麼？就是前面講的物欲。『物』是一切的物相，『欲』是欲望，是貪瞋癡，是煩惱。五欲六塵一執著，心裡面就產生欲望，就不清淨，心地就為其染污。「大人」是佛經裡面講的大丈夫，佛菩薩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恆不染。物相有沒有？物相（五欲六塵）的相是有的；功夫要自己做，要在這裡面訓練不染著，不染就是不起心動念，此地比喻赤子之心。「赤子」是小孩。多大的小孩呢？兩三個月的小孩，他對於一切物相不動心，在菩薩行裡面有一種修行法，叫「嬰兒行」。

諸位顧名思義，就可以體會到，怎樣修菩薩行呢？看那嬰孩，你就學他。他不會說話，也不會攀緣，他對於一切境界的好醜，都不起分別心，這就叫「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我們哪一個沒有呢？我們個個都是從這兒來的，可惜保持不住，年齡稍微大一點，赤子之心就喪失了；那是佛心，真正叫清淨心，喪失了！

『自處凡愚，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尤註說得好：「狂夫欺慢，如何有入道因緣？多眾自疑，竟忘卻本來面目。」這兩句話有責備、感嘆的意思在。可見我們本來不是凡夫，本來不是愚人，就是因為『高推聖境』，以為那是聖人的境界，我們做不到。真正是自暴自棄！這自卑感所造成的，以為我們不如佛菩薩，甘心當凡夫，甘心情願做個愚癡人，所以不肯奮發，因此隨波逐流，『遵循從事』。我們看現前多數人，是在這個境界當中隨業流轉，當然是凡夫。對於這些人有什麼方

法來勸他回頭呢？你要以佛法的理論來跟他講，辦不到！爲什麼呢？他以爲那是佛菩薩的事情，我不敢當，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底下所講的。

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

講「因果報應」，他能接受，他就害怕了，這是佛度眾生的一種善巧方便的法門。「報應通三世」，『三世』是指過去、現在、未來；果報是通三世的。「現在，時期爲至暫」，這是我們俗話講的「現世報」，現世報時間不長，一生當中就能看得見的。「過去、未來，時期則甚長」，有多生多劫種的因，現在果報現前了；或者是多生多劫種的因，我們現在還沒有受報，未來世緣成熟才得果報，這種情形多的是。現在造的因，現在就受果報，這是「現因現果」；現在世造的因，來世受果

報，這叫「生報」；或者是現在世造的因，多生多劫以後再受報，這叫「後報」。大家要明瞭，佛法裡講的三世因果，事理說得非常透徹。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勸導中下根性的人，可以由此入道。

「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往往有經多生多劫，而酬償夙債者。」諸位要是查《藏經》，單找這些因果報應，也是相當難的一樁事情。

爲什麼呢？這些事情散在諸經論中。古人把經論裡的因果報應摘錄出來，編輯成書，書名叫《經律異相》、《法苑珠林》。但是這兩本書的分量都相當大，單是《法苑珠林》就有一百卷，差不多等於《華嚴經疏鈔》；《經律異相》有五十卷，內容都是佛在經典裡面講三世因果的事。

「身口意三，所作諸善諸不善業，緣熟時至，一一自食其報，報盡方休。」這幾句話我們確實要牢記在心。我們身、口、意三業天天在造，時時刻刻都在造。所造的業有善、有惡、有非善非惡的無記業，善業

與惡業都有果報。什麼時候果報現前呢？「緣熟時至」。我們所造作的，在阿賴耶識裡留下業因；因變成果，當中要有緣。什麼時候機緣成熟了，果報就現前，絕對不會沒有報應的；換句話說，有因一定就有果。也許同學們要問，成佛以後還有沒有果報呢？成了佛以後依然不免。釋迦牟尼佛在世，示現三個月馬麥之報，成了佛還要受果報。不過成佛受果報，或是已證得阿羅漢以上的果位受果報，與我們受果報不同——我們受果報感受到苦，而他們受果報沒有這個感受。為什麼沒有感受呢？他對於前因後果都明白。

舉個例子來講，我們不曉得因果報應，我們今天身上帶的錢財被人偷了，心裡很難過、很煩惱，這就是苦受。佛菩薩受果報，知道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今天被他偷回去了，還他的債，沒有事了，心裡有樂受，沒有苦受；一報還一報，清清楚楚。所以說，悟了以後，只有

還債不再欠債；還一筆，心裡就舒服一層，他越來越自在，心地確實是清淨平等覺。

我們凡夫迷惑顛倒，一面還債一面又欠債；欠的比還的更多，永遠還不盡，苦不堪言。這是舉個比喻來說，所以說「報盡方休」。「報盡」就是還完了，但是真正講到「休」，那是要般若智慧現前才辦得到，換句話說，自己不會再造業了。

古德講，「隨緣消舊業，莫再造新殃」；隨緣消業，消業就是還債，不再欠債了。心地真正到清淨，一塵不染，這個時候，只有還債。隨緣跟攀緣不同，「隨緣」是菩薩行，「攀緣」是凡夫行。隨緣就是普賢菩薩所講的「恆順眾生」，「恆」就是永遠是這個樣子。永遠都是順著眾生，這才能消得了業；你不能隨順，就動心了，動心就造業，所以要想不造業，就學著隨緣不要攀緣。我們想做善事，但是攀緣做善事好不

好呢？古人告訴我們「好事不如無事」。無事，心地是清淨的；你在做好事，心是不清淨的。可見我們真想要做到心地清淨，唯一的辦法，要隨緣不執著，才能辦得到。

「眾生障重慾深，昧卻本明」，「障」是業障，業障太重了，欲望太多了，所以本性裡的智慧光明失掉了。「逐妄造孽紛紛擾擾，無時無處不在迷境。處火坑而不覺，遇怨懟而不知」，「火坑」是指三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如《法華經》所說的三界火宅，哪有安穩處呢？「遇怨懟而不知」，誤將怨家對頭當作親人。

「千秋長夜萬劫沉淪，可憐亦可悲已」，這是說眾生相，不但指現前人道，還包括諸天在內的六道眾生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因果報應是一切事實的現象，作用非常廣大。對中、下程度的人講因果報應的道理，容易體會，容易接受。

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

我們讀了這一段文字，知道修道先決的條件，要深信因果，才肯認真修行；如果撥無因果，根本就不相信因果報應，那就沒有辦法了。有一些人，講高深的理論他不懂，不能接受，他以爲那是佛菩薩的事情，凡夫辦不到。那麼講淺一點的呢？因果報應他又不相信，他以爲是神話。這樣的人佛菩薩也沒有法子度他，在佛經裡，稱爲「一闡提」；「一闡提」就是沒有善根的人。

如果你不想得惡果報，那麼你必須先斷惡因；不造惡因，當然就不遭受惡的果報。試問哪一個人不希望好的果報呢？好的果報從哪裡來？

由善因來。可見得我們要想離開不好的果報，得到如意的果報，就必須要懂得斷惡修善才能獲得。斷惡修善的重點在身、口、意三業，因為造善、造惡，都離不開身、口、意三業。

尤註說：「身口意三業，簡言之，各個都能為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詳大乘戒律中之《十善業道經》。」這裡舉出修行的綱領。眾生身、口、意種種造作無量無邊，佛將我們身、口、意的造作，歸納為十大綱領。所謂身三、口四、意三，稱之為十善業道。「身三」是身體的造作，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這是身的三善業；「口四」是言論四種造作，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這是口的四種善業；「意三」就是心裡三類念頭，不貪、不瞋、不癡，這叫做意的三善業，這就是《十善業道經》裡所講的十種善業，其功德果報不可思議。十善業反過來就叫做十惡業，這是佛為眾生指出善惡的標準。我們身、口、意，

一動念、一造作，就要想到這十條——思惟我所造的是屬於善業，還是屬於惡業呢？那麼善惡的果報自然就明瞭了。佛菩薩以這樣的法門，來接引中下根性的眾生入菩提大道。所以「斷惡修善」是大乘佛法裡的根本法門，無上菩提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我們如果深信因果、深信報應，就可以入大乘之門了。

『既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心』就是意。一個明白因果的人，對於身口意三業，自自然然懂得防護了，換句話說就是知道『改過修善』。

『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尤註說：「君子戒謹恐懼，雖處暗室中，覺（也好像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常若有多人監視然，常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古代的中國人，對於天非常的尊敬，民間所稱的玉皇大帝（天公），佛門稱為忉利天王。『帝天』，如同面

對玉皇大帝、四天王一樣。

『不敢稍萌匪鄙之心』，『匪』同非；『鄙』同醜。不敢稍存非理之心，不敢稍存醜惡之念，當然就也不敢做惡事，這才能斷惡業。

『以自千罪戾也已』，『干』是干犯；『戾』就是罪過。就是常如面對帝天、面對大家，不敢故意造作惡業。

此大覺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

大聖大賢、佛菩薩度眾生，也不捨棄這個法門。這個法門對於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上根利智的，也不例外。上根利智通常是偏在心性的理論上。後面有兩句話說得好，『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因果』，這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所以真正上根人沒有不相信因果的，他的信心比

中下根性的人要堅固得多了。爲什麼呢？他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

尤註說：「大覺，究竟真空實相，徹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大覺』是指佛。「究竟真空實相」，「究」是窮究；「竟」是畢竟、圓滿的意思。對於真空實相的理體，「徹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稱之爲大覺，這是從大乘佛果上講的。

「凡夫不覺悟，聲聞自覺不覺他，菩薩自覺亦覺他，但功行未圓滿。」這是說明佛、凡夫、小乘、菩薩不同之處。「惟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故獨稱之爲大覺。世尊乃佛之尊號，以佛具足萬德，爲一切世界所尊奉，故曰世尊。」佛爲究竟圓滿之大覺，爲一切世間所尊敬，他以圓滿大智，教化眾生，『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就是深信因果，斷惡修善的法門。

然狂者畏其拘束。謂為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謂為渺茫。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受。

這是說，那些沒有善根、撥無因果的人，你給他講深、講淺都不能接受。我們現在要反過來問，別人接受不接受與我們自己不相干，他作佛，他做他的佛；他墮地獄，他墮他的地獄，與我無關。問題是自己怎樣？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緊要處。所以佛所講的一切經論，必須看作是為我一個人講的；佛所制定的戒律，是教給我一個人修的，與別人無關。我們要這樣的直下承當，才能夠得益，才不致於造業。要是不能這樣直下承當，常看某人破了戒，某人做了壞事，再從口裡講出來，就是口的惡業；你意動了念頭，是意的惡業。外面境界一動就在那裡造惡業，這叫「迷」，這就是「不覺悟」。須知外面善與惡與我們不相干，

我應當怎樣呢？「如如不動，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不迷，如如不動是不造業。心地清淨不染，不爲外面境界所動搖，這才叫做會修行。這兩句話很要緊，我們要常常檢點反省。

『狂者』，是指狂慧之人。所謂狂慧，多半是指世間聰明智慧的人——世智辯聰者。這一類的人對於佛的經典非常喜歡，認爲這是哲學，很有道理。可是一提到戒律、孔老夫子的禮教，他就不願接受（戒律比禮教還嚴格），以爲這是不合時宜的生活教條，又何必學？學他的理論就好。這種情形大有人在，總是自以爲聰明。他們認爲戒律是三千年前外國人的生活規範，我們何必要遵守？佛經的道理不錯，我們可以學學、可以看看，戒律用不著！三代之禮與今不同，何況是外國的古禮；我們是現代人，何必學古時候的禮節呢？現代人見面最敬禮是三鞠躬，我們何必還要跪地頂禮呢？這即是『狂者』。以爲戒律是約束我們、拘束

我們的，反而說那些持戒的人著相——《金剛經》裡講破相，要離相修行，何必執著戒律，死在戒相之下！有沒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真不是沒有。但是對於那些持戒的人，也未必全部都著相，裡面還有極高明的人，他不著相，修一切善。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有許多是古佛再來的，絕大多數都是明心見性的人。他為什麼還要在戒相上斤斤計較呢？那是唱戲表演給我們看的。換句話說，我們還沒有明心見性，著相修行對現前有好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縱然不能成佛作祖，絕不會墮三惡道；不受惡的果報，這有什麼不好呢？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認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很有道理，就把戒律看輕了，這是錯誤的。

『愚者防己愧怍，謂為渺茫』，這是第二類人，這種人自己虧心事做多了，心裡有鬼，他不敢提戒律，一提戒律，就覺得自己一身都是罪

過。但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說，說了難爲情，因此一談到戒律，就說善惡果報之事渺茫，不足憑信。這個論調與前面不太一樣，但意思是一樣的，都是不能夠接受，不肯斷惡修善。這都是護短，自己有毛病、有短處，而不知悔改。祖師給我們講，除了這兩種人——不是狂，就是愚——之外，有誰不信受呢？哪一個人不相信因果報應呢？

「人惟苦不知愧恥耳，知愧便不敢遂過，知恥便不敢因循。有愧恥心，即爲其人入道因緣。」尤註在此說的「愧恥心」，就是佛法講的「慚愧」。有慚愧心的人，就有入道的因緣。換句話說，不知道慚愧的人，入道就很難。至於因果問題，下文引夢東禪師的兩句話，說得非常之好。

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

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

夢東禪師（即徹悟禪師）此言，是說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上根利智），他絕對不會不相信因果報應的。中下根性者，能夠深信因果報應，他將來一定能明白心性之學，與上上根相同。換句話說，他也能明心見性，也能成佛作祖。印祖引用夢東禪師這兩句話，非常的重要。實際上就是祖師開導我們，學大乘佛法的人，乃至於到佛法的最上乘，也不能離開「因果」。

『善談心性者』，這是指禪宗的大德，所謂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這在大乘法裡是最上乘者。禪師說這一句話，並不是沒有依據，我們在《藏經》裡面可以考察得到。凡是真善知識，絕對不會背棄因果的。我們以近代虛雲老和尚來說，有不少同修看過虛雲老和尚的《法彙

》。但是老和尚在圓寂前的兩、三年，也就是最後的遺教——《方便開示錄》，自始至終都是教我們注重因果的道理，念佛求生淨土。

尤註說：「夢東禪師爲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乾嘉是指乾隆、嘉慶年代。『法門中第一人』，這是推崇他，在當時佛法裡是一代的高僧。他本來是禪宗的祖師、禪宗的大德，他以禪宗祖師的身分，大力的弘揚淨土。因爲淨土法門才是真正的三根普被、利鈍兼收。尤註說：夢東禪師「晚年退修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蓮風大扇，遐邇（遠近）向化，道俗歸心。迄今淨因廣植，法門中咸推紅螺寺爲中國黃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場。有《徹悟禪師語錄》刊行於世，言言金石，字字牟尼。今日方便攝心之化，流布益廣，師之宏法功德無有限量矣。」徹悟（夢東）禪師也是淨宗的一代祖師，對於淨宗確實貢獻很大。北方之有念佛法門，是他老人家一個人提倡弘揚，猶如晚近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的道

場一樣。

他這兩句話——『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非常有名。尤註說：「過去所造爲因，現在所受爲果。現在所造爲因，未來所受爲果。」這是告訴我們因果通三世，故菩薩畏之。尤註說：「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十方三際一切事相，無一不發生於瞥爾妄動之生滅心中，亦無一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事相無量，無一而非因果；無量因果，無一不出之於心性，心性不易見，即可借因果以見之。」

這是將因果與心性的道理，講到了極處。心性是指「體」，而因果是指「相」與「用」。在《十四講表》裡說的是體、相、用。所謂體，就是講心性，心性是指法界依正莊嚴的本體；因與果，就是法界依正莊嚴的相、用。這個關係怎麼能分開呢？如果真正懂得其中的關係，就

曉得心性與因果是一而二，二而一，一體之兩面。

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不談因果，不理會因果，則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徹，這是必然的，因為理與事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們真正要在理性上通達，事相上絕不能捨棄。這一句話是對上根利智的人講的，下面一句合起來看，則是三根普被。我們沒有那麼高的天分——頓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確實不容易——，但是我們從事相上下手，可以說人人皆有分。我們都讀過《彌陀經》，《彌陀經》的極則就是說心性的道理；但是帶業往生的事相，完全是因果感應。阿彌陀佛在因中發的願是「因」，現在修成極樂世界是「果」。我們現在深信淨土法門，發願求生是「因」；將來報身盡了的時候，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們往生是「果」。諸位必須要深信這個法門，佛法殊勝的功德利益才能獲得。

深信因果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只要往生極樂世界，縱然是下品

下生，也能證得圓滿佛果。經上說往生極樂世界，就證得三不退，就是經上講的一生補處菩薩，這豈不是人人都有分嗎？到了補處菩薩才大開心性，大明是究竟圓滿的明瞭。我們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極樂世界是樂因樂果。在這個地方，果報我們不必重視，須要看重的是在修因上。由修因上來說，這一本小冊子，就是教我們造「樂因」，後來的果報當然就是「樂果」。但是不善於修學的，像袁了凡居士，他所造作的是苦樂相對的樂因，將來果報還是在娑婆世界人、天兩道享福。而人天兩道的福報，是萬萬享不得的。

享福就容易迷惑顛倒。人間再大的福報，你能享幾年呢？縱然活兩百歲，也不過是兩百年而已。兩百年享完了以後怎麼辦？依然六道輪迴。這個事情太可怕了！太可悲了！所以說人間天上的福報我們都不要。我們修什麼才是真正的樂因呢？修淨業。什麼叫淨業？所謂淨業就是在

斷惡修善之中，以至誠心、清淨心，老實念佛求生淨土。

斷惡修善的目標是在自己心地清淨，除此以外什麼都不求。正如同《彌陀經》講的，我們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清淨心，這是無漏的善法。這一種的業因與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才相應，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斷惡修善祈求人、天福報，那也能得到。但這麼一來，我們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也不過換得來生享一生福而已，這實在是得不償失。而享福沒有不迷惑顛倒，所以享福報當中又造無量罪業，這是我們特別要警覺的。

菩薩在這個心最初一動的時候，就能知道後來果報是否清淨，這是與我們凡夫不相同的所在。十方三世一切事相，皆是講的果，有果必有因。這個因，沒有一樁不是由我們心地最初一念的生滅心中，現起十法界依正莊嚴。明心見性成了佛之後才明瞭，真心理體上本來沒有一切妄

相。這個道理雖然很難懂，但是不能不懂。我們在講堂裡面，大經大論上常常討論這問題，常常提起這個問題。一遍、二遍、十遍、二十遍，我們悟不過來不要緊，千遍、萬遍必然有個悟處，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的。所以經一定要多看，一定要多聽，目的就是要開悟。

我們獲得清淨心的現前，然後才曉得，像《華嚴》裡面所講的無障礙法界。此地舉了一個例子：「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這一個例子是指事事無礙的境界。由此可知，不但在我們六道凡夫境界裡，六道以外四聖的境界中，也就是說整個十法界的依正莊嚴，沒有一樁不是因果感應的道理——成佛有成佛之因，作菩薩有作菩薩之因，三途有三途之因，這是我們要明白的。明白之後，十法界就可以隨意選擇，我希望到哪一個法界，我就造什麼樣的因。換句話說，十法界裡可以自作主宰了，就不會隨業力飄蕩了。

《了凡四訓》就是教我們在境界裡作主，改造命運。而凡夫沒有一個不隨命運轉移的，哪一個人能逃得出命運呢？能逃得出命運的，過去講只有修行人。所以看相算命的，他不看修行人。爲什麼呢？修行人的命相看不準，因爲他自己能改造。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準，還對看相的誇獎幾句，自己還不曉得反過來慚愧——修了這麼多年，還是在命運手中，一點都沒有轉過來；那他的修行是一點都沒有進展的！

袁了凡是個凡夫俗子，都能扭轉命運；我們是佛門四眾弟子，要不能改造命運，那還談什麼修道呢？無論在家、出家，學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命運，這是祖師特別提倡流通本書的用意所在。也就是給我們在佛法裡面，奠定良好的基礎，而後大、小乘的經典，我們才能得受用。末後一句『此理，勢所必然也』，這個道理勢在必然。

須知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棄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輪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也。哀哉。

這是祖師對於一般凡夫的悲痛與感嘆。由夢東禪師的兩句話，我們就明白了，因果的道理，凡聖皆不能避免，皆不能超越。現在先問我們自己相信不相信呢？如果能相信因果報應，這一種人就是經上所講的多善根、多福德。不相信因果報應，那是少善根、少福德。不信因果他就不肯修善因，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棄可以得到善果的機會，這真叫做自暴自棄。在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要注意「斷惡修善」是我們本分上的事情，我們應該要這樣做，至於善的果報根本不要理會。富貴、功名、長壽、多子孫，一概都不要求。你的善因厚了，自然就報得了，何必

要求呢？如果你要求，那個善就不是真善。古德教我們「只問耕耘，莫問收穫」；即是只問修善因，不理會善果——善積厚了，果報自然現前。這多麼自在！不相信善惡果報的，必然是常造惡因；常造惡因的人，惡業成熟，焉有不受惡報的道理！果報不可思議。印祖在此地給我們講『常受惡果，經塵點劫』，常受惡報。「塵點劫」是指時間之長。

尤註說：「劫，最長時間也。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中劫。歷第一中劫曰成劫，歷第二中劫曰住劫，歷第三中劫曰壞劫，歷第四中劫曰空劫，循環往復多不勝計曰塵劫。」「塵」是指微塵，成、住、壞、空四個中劫合起來稱爲一大劫。這就是說明我們要是不相信因果報應，依然造作惡因，沒有不墮惡道的。一墮惡道，苦報的時間就太長了。我們學佛的同修們，要想在這一生真正有成就，必要從深信因果上做起。換一句話說，最低限度的好處是不墮惡道，這是給那些

凡夫俗子，沒有志氣的人所講的。對於真正聰明智慧有志氣的人說，最低限度也要帶業往生，這才不辜負自己，不辜負佛菩薩教誨之恩。要能帶業往生，現前我們所做的正助雙修就要精進。所謂正修，即二六時中佛號不間斷，憶佛念佛，一切時、一切處，心上只有阿彌陀佛；助修則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也就是這一篇給我們講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斷惡修善，不希求一切福報。求什麼呢？只求臨命終時心不顛倒，這就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了。這樣修學正是再穩當不過的，決定可以成功。如其不然，縱然來生享人天福報，福報享盡了，還是免不了輪轉惡道，這是很可怕的事。須知「眾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地獄道，(五)餓鬼道，(六)畜生道。地獄、餓鬼、畜生為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這就是講我們六道生死凡夫，不相信因果報應，所以才出不了輪迴，是很值得哀傷的。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返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沒。親得受用耳。

此處說的『聖賢』，包括世出世間。世間的聖賢人和出世間的聖賢人，都是這樣教導我們，所以說千言萬語，目的只是一個——教我們『返省』，教我們『克念』。反省是「慧」，克念是「定」；反省是看破，克念是放下。念是什麼呢？妄念。克服自己的妄想念頭，妄念能夠息滅，真心理體才能夠現前（真心裡面本具之光明，在佛法裡稱般若智慧），孔夫子所說的明明德，也才能夠現前。換句話說，性體本具的光明德用，才不致於埋沒。

『親得受用』，『親』是親自。你能得到理體上的受用，就像諸佛菩薩的受用沒有兩樣。這種受用，是指法身、般若、解脫。你證得清淨

法身，證得無量的智慧、無量的神通，得大自在，這是聖賢垂教的目的所在。

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畢生讀之。亦止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為事。因茲當面錯過。

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警惕。聖賢書現在人讀的固然不多，但我們的同修可以說人人都讀過。縱然沒有讀過世間的聖賢書，佛教的經典、祖師的語錄，這是出世間的聖賢，我們讀了不少年。但是我們的法身、般若、解脫，有沒有親得受用呢？如果三德秘藏還沒有現前，還沒有得到受用，原因在什麼地方？這裡就給我們說出來了，把我們的毛病診斷出來了，我們的毛病是「不相信因果」。口頭上說因果，這是沒有用處的。為什麼？身心還是『肆意縱情』、六根放逸，這就不相信因果。

經上佛教我們應怎麼做，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卻沒有依教奉行。佛說的是一樁事情，我們自己做的又是另一樁事情。我們的心行與佛的教誨不能相應，還是肆意縱情。這樣的心態，縱然讀之，不要說讀一年、兩年，就是念一輩子也是枉然。何以故？這樣念一輩子經，也不過學其章句而已。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發心要作菩薩、要作佛，所以不能成就。

『希』是希望，希望做聖人，希望做賢人。『聖』就是佛，『賢』就是菩薩。我們反過來問自己，有沒有發這個心——我要作佛。什麼時候作佛？這一生就要作佛，不必等來生；現在就要作佛。要發這樣的心才行，這樣才能得受用。要是不發這樣的心，大乘經典、世出世間聖賢的教訓，焉有不當面錯過之理！這一句話點破我們四眾同修的毛病，我們應該要覺悟。

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讀之自有欣欣向榮。亟欲取法之勢。

袁了凡先生這四篇文章是他教兒子的家訓，在文字上、在義理上，都能夠達到「通暢無阻」。「豁人心目」，就是佛法裡講的開悟。只要你認真去讀，都能夠叫你開悟的。『讀之自有欣欣向榮』，這裡的欣欣向榮，是以植物來做比喻。就是自然生起遠惡向善之心。尤註說：「指心地上一片生機。」確實有這個味道在。『亟欲取法之勢』，念了之後，你心裡就會起效法之心。了凡先生這樣做是對的，我也應該這樣效法；他能夠改造命運，我為什麼不能？不但我們能，我們要比他更殊勝，我們前途比他更光明。因為我們藉這個基礎，可以直接入大乘佛法。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修學大乘佛法也是落空了。

在彌陀法會中，我向諸位強調「念處、正勤」，四念處、四正勤要不曉得怎麼修法，讀《了凡四訓》就行了。有《了凡四訓》，就可以代替了。你看看這多麼重要！要是沒有這個基礎，等於沒有根。我們五根（信、進、念、定、慧）裡要具足前面三根，才能帶業往生，就像植物的根。根生在哪裡？根生在土壤之中。要是沒有土壤，根要生在什麼地方？土壤是什麼呢？就是念處、正勤，換句話說，就是《了凡四訓》。

我們現在學的大乘佛法沒有立足處，所以我才普勸同修們，先修《了凡四訓》。這太重要了！好比我們心裡面，想興建高樓大廈，得先找地皮。《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就是土地。把土地找到了，再蓋房子才有可能。土地沒有找到，在什麼地方蓋房子？因此這兩本書是我們當前不可或缺的課程，應該積極的取法。

洵淑世良謨也。

『淑』，善也，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這是極力稱讚這部書，這部書確確實實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也可以說這部書是修行成佛作祖的根本。

永嘉周群錚居士。發願流通。祈予為序。

此處說出流通這一部書的因緣。什麼人發心流通呢？永嘉就是現在的溫州，溫州有一位姓周的，周群錚居士，他發心流通。將這一部書重新翻印，贈送給十方結緣，請求老法師給他作一篇序文。序文就是對這部書裡面的要義以及功德利益，作一番介紹。

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以塞其責云。

這是祖師謙虛的話。『撮取』是僅舉大要。『聖賢克己復禮』，尤註說：「戰勝私欲之謂。即孔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修省工夫。」這是儒家（孔子）教誠學人用功的方法，在佛法上就是離一切相。《金剛經》教我們，不要取相，不要著相，也是這個意思，這是講克己的功夫。「毋意」的意，我們用佛法的名相來說，大家更容易懂，意就是意識，再說得粗淺一點，就是分別心，就是第六意識。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要用第六意識。你看看孔老夫子，他不是不懂，他講的跟佛法沒兩樣。佛教我們離心意識，這就是離意識——第六意識。毋必、毋固，固就是固執，必就是一定要這樣，這兩個字可以說就是末那識。必與固都是執著，在境界當中，一切不執著。「毋我」就是忘我，在佛法

裡就是破我執。破人我執、破法我執，豈不就是離末那識？你看看與佛法離心意識參，有什麼兩樣？參禪要離心意識，研教也要離心意識，念佛還是要離心意識，才能明心見性。

『復禮』，說實在的話就是見性的境界。性是講體，禮是講用，是從相用上說，得其相用必然見性。孔夫子爲什麼多禮？釋迦牟尼佛爲什麼多禮？對待任何人都恭敬——佛教我們一切恭敬。真正有禮貌，絲毫不欠缺的是聖人，有體有用。如果說世出世間一些大德們，學問增長，道業增長，卻貢高我慢，瞧不起人，這就顛倒行事，絕沒有這種道理的。愈有智慧，愈有修持，對待眾生是愈謙虛。你從謙敬當中，才能真正體會到智慧光明。如果說學問增長了，脾氣也大了，貢高我慢習氣增長了，這決定沒學問。在佛法裡面講那是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他已經遭難了。也就是說他走的不是佛道，他已經落到魔道裡面了，決定不是

佛，決定不是在正法上。

『復』是回復恭敬。可見得從前不知道恭敬，明心見性之後才知道恭敬，才曉得平等，才知道謙虛。懂得盡量把自己壓下來，抬舉別人，一切眾生皆是佛，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尤註說：「恭敬可謂之爲無形之禮服。」從這些地方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的功夫，我們對一切人、對一切事、對一切法，我們謙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長？傲慢的習氣是不是天天在斷除？這是很值得我們檢點反省的。假如我們傲慢習氣在增長，謙敬的功夫沒有進步，自己就要覺悟，我們沒有在菩提道上；換句話說，在佛法裡面，無論學哪個法門，一定有過失，一定有毛病，道業不會增進，善果不會現前的。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就用這個功夫就行了，不必請教別人。別人都說客氣話，都恭維你。爲什麼呢？說真話的人很少（因爲聽假話我們歡喜），口裡說的是一樁事情，心裡面想的是

另一樁事情。我過去不懂，人情世故知道得少，就犯說真話這個毛病。

以前有一個同期的戒兄弟，感情非常好。他講經，我也在下面聽。講完了以後，他說：「我講得不好的地方，請指教、指教。」我就以為是真話，就告訴他，你哪個地方有毛病，要改過。他臉馬上就紅起來了，眼睛瞪著我，不高興了。我就改說：「你講得很不錯，很好！很好！」只好講客氣話，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說實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請教別人，別人也一樣恭維我——說假的，不會說真的。我們怎麼能有進步呢？真正想求進步，只有自己反省，自己檢點。不要檢點別的，就這兩樁事情就行了——我是不是做到一切恭敬？是不是把貢高我慢的習氣，天天在減低？就這麼兩樁事情，就能夠觀察得出，我們是不是在菩提道上，在道業上天天精進。

尤註說：「防閑邪念，使勿踰越範圍，防心如防賊之意也。」『閑

邪存誠』，『閑』就是防止的意思，這在《十善業道經》裡面常說的，防意如城。這個『邪』是指邪思邪念、邪行邪說。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防，念頭一起來就要覺悟，提起覺照的功夫，知道我這一念是善念或是惡念。念頭不起則已，一起就曉得這個念頭是善念、是惡念，將來果報是善報、是惡報，立刻就覺察，這叫做『閑邪』，這叫做『存誠』。

閑邪與存誠的功夫是一體的二面，印祖說他作這一篇序文的意思，最後結歸到這兩點，是希望我們像聖賢一樣，要做克己復禮的功夫，要做閑邪存誠的功夫，才不辜負他老人家，作這一篇序文來介紹《了凡四訓》。同時在這一篇序文裡面，我們也明瞭修學《了凡四訓》，特別著重在「自淨其意」上。

舊序裡說明這本書精深博大、中正精微。改過、積善兩篇是正文，前面也曾經提到，好像經書裡面的正宗分一樣。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

等於序分一樣。第四篇謙德之效，等於流通分一樣。諸位要知道這本書裡著重在得福報——修善根福德。善根福德你會修還要會保持。用什麼方法能保持呢？謙德能保持。剛才講的「一切恭敬」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要不能一切恭敬，所修的福報都漏掉了——有漏的福報。一面修一面漏，修的還不夠漏的，修了一輩子依然沒有福報。這是佛經所說的「可憐憫者」。

貳、了凡四訓講記

一、立命之學

第一篇「立命之學」，這是世間每個人都想明瞭的課題。我們一般所見所聞，這個世界上的人，有富貴、貧賤、長壽、短命，都認為是命裡注定的，這種說法不能說他完全錯。因為一個人若是前世做好人好事，這一世自然是一個富貴、長壽的人；若是前世做壞事，這一世自然是貧賤、短命。這是平常的道理，可是我們要曉得還有特別的，就是命運可以改變的道理。若一個人本來命裡注定富貴、長壽，但他做了極大的惡事，等不到下一世去受報應，就在這一世變成了貧賤、短命的人。也有一種人，本來命裡注定貧賤、短命，因為他做了極大的善事，不必等到下一世來享福，就在這一世變成了富貴、長壽的人了。這種事自古以來，中外歷史上的事例很多。所以雖然說今世所受的都是前世所作，命

裡早就注定，但是也不一定會被命運束縛，還要靠自己現在去創造。

這一篇「立命之學」，就是了凡先生把他自己改造命運的經過，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運的人的種種效驗，告訴他兒子。要他兒子不被這個「命」字束縛住，要竭力去做種種的善事，不可以做壞事。「立」字是建立的意思，「立命」兩個字，就是命不能束縛我，是我創造命運，命運掌握在我手裡的意思。所以「立命之學」，就是論立命的學問，講立命的道理。反過來說，我們念佛修行的人，若能夠按照這個方法去做，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得到一個快樂美滿的人生。

(一) 孔公算準宿命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

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

這四篇文章，都是袁了凡先生對他兒子所說的話，所以文章是上對下勉勵其子的語氣；他自己一生命運是如何改變的，希望他的子孫也能明瞭此理，依教奉行。所以叫做「家庭四訓」。

他自己敘述，從小父親就過世，母親叫他放棄『舉業』，舉業是讀書求學從政，『棄舉業』學醫也就是放棄讀書去學醫。因為在中國過去舊社會裡，讀書求學目的是從政，放棄讀書，就是放棄從政的行業。『學醫』可以養生，自己有一技之長，將來可以憑行醫謀生，所以這裡的『養生』，『生』是生活。同時又可以救人，『濟』就是救濟別人，這是很好的行業。

人生選擇行業是很重要的。從前教書的先生，學生接受他的教學，

沒有規定學費多少，而是隨便供養的。家裡富裕的人就多送些，貧窮的人就少送些，只要至誠恭敬的表達尊師重道的心，學費的多寡不是很重要的。醫生也是如此，只要盡心盡力地爲人治病，至於報酬就隨各人的心意，因爲他是以救人爲目的。所以古老的社會裡，教師和醫生普遍的受到人們的尊重，道理就在此。

『且習一藝以成名』，這個『藝』字就是技藝。技藝如果專精，就可以成爲一代名醫。『爾父夙心也』，母親告訴他，這是你父親的願望。當然，了凡先生就放下讀書的念頭來學醫。

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

傳。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

這一段是敘述他改變命運的機緣。內容描述在慈雲寺遇到一位老人，這個老人『修髯偉貌』，『髯』是鬚鬚，從面頰兩邊垂下的叫『髯』，在下巴底下，嘴兩邊的叫『鬚』。這個人鬚鬚很長，相貌莊嚴，個子高大，看起來不是一個凡人，所以叫『飄飄若仙』。仙風道骨，瀟灑出眾，沒有一點俗氣的樣子，所以袁先生對這位老人非常敬重，因為他品貌不凡。

老人就告訴他：「你是將來要從政的人。」『子』是對人的尊稱，『仕』是做官。『仕路』就是官場，像現在的政治界一樣的意思。『明年即進學』，因為老人會看相，就叫他趕快去進學。『進學』，從前國

家人用，都要經由考試來選拔人才，如果考上了秀才，就會派進到縣立的學校讀書，所以叫做進學。並且說：「你是從政之人，爲何不趕快讀書呢？」『余告以故』，了凡就把母親所說其先父希望他學醫的原因，向老人說明，並且請教老人姓名和住所。『里居』也包括籍貫和住處。老人就告訴了凡先生，他姓孔，是雲南人。

『得邵子皇極數正傳』，『邵子』就是宋朝的邵康節，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皇極數》就是《皇極經世書》，這本書也有相當的分量，收在《四庫全書》裡。它的內容，完全是依照《易經》的理論來推算命運，它推算命運的範圍非常廣泛，整個世界國家轉變都有論定。朝代的興亡、個人的吉凶，也可從數理上推斷，是一部非常高深的學問。這的確是有根據，相當科學的。

由此可知，每一個人，甚至每一樁事皆有定數，這就是佛法裡講的

因緣果報。只要你起心動念，你就有定數；只要你沒有心念，那你就超越數字、數量之外了。修行人往往能超越，爲什麼呢？因爲他入定。入了定，他的心就不起作用，沒有任何念頭；沒有念頭，就不落在數量裡。由此可知，只要你有念頭，就必定落在數量裡。換句話說，遇到高明的人，他就能夠把你的流年命運，推斷得清清楚楚。

所以凡夫都有數，唯獨超越三界——阿羅漢以上的聖者，就可以超越宿命了。即使是三界之內，色界、無色界的天人修成了四禪八定，不能超越數量呢？的確，他在定中，數對他是失去了作用，但是這個失掉作用只是暫時的，並不是永遠的失掉。爲什麼呢？他的定力若消失，念頭又起，就又掉到數裡去了，想逃沒法逃出，在那邊緣上，心一動就掉下來。這就是他爲什麼永遠不能夠脫離六道輪迴的原因了。如果定功再進一步達到九次第定，永遠保持不會退轉，他就超越數量了。這時他

才能夠脫離六道輪迴，在佛法裡稱爲聖人、阿羅漢。我們懂得了這個原理，知道這個世界一切都是有一定數的；既然有一定數，我們就要用平常心來看這個世界，好的順境不必喜歡，看到不好的逆境也不要悲傷。爲什麼呢？一切都是注定的。

孔先生精通《皇極經》，是邵康節的傳人，這也是代代相傳，都是有師承，一代傳一代。他看到袁了凡，就把他看得很清楚，而且告訴他『數該傳汝』：你跟我有緣分，我這一套學問應該傳給你。可以說孔先生找到了傳人。

『余引之歸』，了凡先生就請他到家裡去坐坐。了凡很孝順，告訴他的母親，他母親教他好好接待孔先生，而且告訴他要算算命，試試看靈不靈。這是處世待人的良好態度，禮貌很周到。你所講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要經過試驗才行，絕對不是貿然就接受。這一試是真的

，大小事情他推算都非常靈驗，這樣他的信心就生了，對孔先生的建議也相信了。

余遂起讀書之念。

進學念書這個念頭就生起來了。

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禮郁為師。

這是說生起讀書進學的念頭，往從政的道路做預備工夫。以前讀書並不像現在有很多學校，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學，沒有學校。國家只有大學，沒有中學，必須私塾裡念得很好，才有機會考入大學。那時稱太學，明、清都叫國子監，相當於現代的大學，是國家辦的。私塾是私人

辦的小規模學校，老師只有一個，學生通常只有二、三十人。

正好他的表兄有一個朋友叫郁海谷，在沈友夫家裡開館。沈友夫大概是地方上相當富有的一戶人家，因為家裡很有錢，有幾間空房子，一間作教室，請老師教自己的子弟，親戚朋友的子弟也可以到這裡來上學。郁海谷先生此時正好在沈友夫家裡開館教學，他就拜郁海谷作老師，進學讀書。

孔為余起數。

孔先生給他算命。

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

孔先生算他的流年命運，告訴他，你明年去考童生（秀才），要經過好幾次的考試。先要經過『縣考』，了凡先生應考中第十四名。縣上面有府，府上面有省，這是明、清兩代的制度。一個府大概管七、八個縣，主管稱為知府，是在縣之上，省之下。民國就把府廢除了，改成行政專員。『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提學』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省政府教育廳長，管一個省的教育。所以地方上考試能考多少名、考得取、考不取，命裡都注定了。到第二年去參加考試，果然沒有錯，都符合。

復為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

我們看這段文，不是只看袁了凡先生，而是看自己。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個時辰生死都已注定了，怎麼死法也注定了，一生全都是命裡注定的，你怎麼胡思亂想都逃不過定命。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誰都沒法子逃過。

因為孔先生給他算得這麼靈，所以就請他算終身的命運。『終身休咎』就是一生的吉凶。孔先生把他的流年排到死，什麼時辰死亡，都爲他排定了。歷年的考試，能考取多少名，都給他註出來。

『某年當補廩』，『廩』是廩生，『補』是補缺，相當於現代所講的公費學生。雖然是學生，但是領國家的津貼，每個月生活費由公家補貼。每一個縣都有一定的名額，必須有缺了，你才能夠遞補上去。『某年當貢』，『貢』是貢生。廩生、貢生都是明、清兩代依學生的程度而設立的，不是學位，相當於我們現代的中學生、大學生，但是受到國家

照顧，由國家發給生活費用。從前生活費用是發米，而米多的、吃不完的可以賣錢，相當於實物配給。現代則用貨幣來代替食物，是方便多了。至於秀才、舉人、進士，相當於我們現代的學位，好比是學士、碩士、博士。進士相當於博士，是最高的學位。貢後某一年他去做官了。『四川一大尹』，『大尹』相當於現代的縣長，還有二尹、三尹。二尹相當於現代的主任秘書，三尹相當於現代所講的科長。『在任三年半』，做三年半的縣長，就得要辭職。爲什麼呢？壽命到了。五十三歲，壽命也不很長。『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就壽終正寢，這還是得到一個好死。『惜無子』，可惜命裡沒有兒子。了凡先生把這些事情恭恭敬敬的記下來，給自己作一個參考。

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

往後每次考試，完全跟孔先生算的名次都相符合，一點也沒差錯。孔先生的確很高明，算得很靈。

獨算余食廩米。

『廩米』這是廩生所得的俸米。

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

一石是十斗。他說每個月領俸祿，你自己記住，等你領米領到『九十一石五斗』，你就『出貢』了，就升級了，你就從廩生升到貢生了。升到貢生，廩米就不給了，廩生的缺就讓別人來補，這有一定的名額。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

『屠宗師』就是當時的提學，相當於現代的教育廳長。他看袁先生的學問、品德還不錯，建議要提拔他。出貢就是批准了『補貢』，從廩生就補貢生的缺了，也就是升級了。

余竊疑之。

這下他懷疑了，孔先生這一著沒算對。

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嘆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

俸祿領到七十多石的時候，屠先生就批准他補貢了。可能屠先生批准之後，也許就升官高遷，也許是調職了。『署印』是代理，教育廳長

大概被調走了，現在有個代理教育廳長。這一位代理教育廳長不同意，把他駁回去，不准他補貢，他還繼續去當秀才——廩生（廩生、貢生都是秀才）。一直到了丁卯年殷秋溟宗師當提學，他看到『場中備卷』，這些考卷就是落第的、沒有考取的卷子，還保存著。有些時候，主管的官員會把這些沒有考取的卷子拿來重新看一看，希望發現遺漏的人才。如果真正是人才，他們還是要提拔的，怕的是一時差錯遺漏了。

殷秋溟就看到袁了凡的考試卷。『五策』就是『五篇』，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論文，五篇論文。殷先生看了非常滿意，非常的讚歎，他說這五篇論文，就像是五篇奏議。『奏議』是臣子對皇帝的建議；國家施政應興應革，他們都可以提出意見，貢獻給朝廷，由朝廷來取捨。殷先生說這五篇確實就是奏議，可見袁先生見識很高，文章寫得很好。因為一般對國家興革提出建議，都是屬於大臣的事情，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

到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政務委員、國策顧問。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與他們相提並論，可見他的確是有學問。

『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博』是指見識廣博，『洽』是說理非常清晰通達，『淹』是透澈，『貫』是文章無論理路、無論是章法結構都有條不紊。能得此四個字的評語，定是上乘的文章，無論是在思想理論、文字的結構，都屬於上等的。所以不能叫他終老於窗下，一生只做個秀才，應當要把他選出來替國家服務。『遂依縣申文准貢』，就是交代當地的縣政府，要把這個人提拔起來。『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

從此處來看，屠宗師是很了不起的人，看到袁先生的卷子馬上就想提拔他，可是代理人楊先生把他駁回去了，這就是兩個人的看法不一樣。袁了凡是有才幹，可是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啓示，那就是有才

還要有命。所以人的一生命運主宰了一切，命、時、因緣都有定數，這裡面講才、命、時。袁先生一定要遇到殷秋溟，他的因緣才成熟，這些我們都應當要明白的。

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

從此以後，袁先生真的覺悟，真的明白了。一個人一生的際遇，吉凶禍福、貧富貴賤都有命，都有時節因緣，不能強求的。命裡面沒有，怎麼動腦筋也求不到；命裡面有的，什麼念頭都不想，到時候自然來了。他從此以後無求、無得、無失，心地真正平靜下來了。所以我讀《了凡四訓》，學佛以後，我們可以稱袁了凡在這一階段，是一個標準的凡夫。我們連一般的凡夫都不夠標準。爲什麼呢？心不清淨，一天到晚還胡思亂想。他的妄念沒有了，對於一生的休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古德云：「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冤枉爲小人。」爲什麼呢？因爲君子知命，知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小人很冤枉，拼命的追求，不知道這是命裡有的，努力拼命求得的，還是命裡有的。你說冤枉不冤枉呢？這是指定數，一般人都在定數裡。這個時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數，不知道定數之外還有一個變數，命運是可以改變的。

下一段以後就是講變數，講立命的理論方法。要按照真正的理論方法去求，就能夠改變命運，你想求什麼就能夠得到什麼，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佛家所講的「布施」，你想得到財富，就必須行「財布施」；想得聰明智慧，那就要行「法布施」；想長壽平安，那就要行「無畏布施」，這就是正確的創造命運的方法。按照正確的理論方法去求，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的，甚至連成佛也求得到，何況這些世間的小小福報？

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

『燕都』就是現在的北京，也就是首都所在地，元、明、清三朝首都都在北京。『留京一年』，他出貢之後就到北京去了，在北京住了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每天靜坐；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心地多麼清淨。心清淨了自然就生智慧，一般人智慧不能現前是心不清淨。他之所以能夠靜得下來，就是他對於自己的命運完全知道，想也沒用處，所以什麼都不想了，心定下來了。

(二) 雲谷勸導改造命運

1. 改造命運的原理

己巳歸。游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

己巳這一年，他回到南方。『游南雍』，南雍是皇帝所辦的大學，就是國子監，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南京，北京稱為北雍，南京稱為南雍，是國家辦的兩所大學。『未入監』，就是未入學。在還沒有入學之前，先去拜訪雲谷禪師。『雲谷會禪師』，『會』是他的法名，雲谷禪師的法名叫『法會』，這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善知識。了凡先生他到南京棲霞山去參訪，去拜見他。『對坐一室』，在禪堂裡打坐。『凡三晝夜不

瞑目』，也沒有倦容。爲什麼呢？因爲沒有妄想，沒有雜念，故能精神飽滿。雲谷禪師看到他這麼年輕，有這樣好的功夫，很難得，不容易。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

凡夫之所以不能夠成爲阿羅漢以上的聖人，原因在那裡呢？妄想太多了。《華嚴》上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病根就是在妄想，『妄念相纏』，不得作聖。你坐在這裡三天三夜，我沒有看到你起一個妄念，這是爲什麼呢？

余曰。吾為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

了凡先生是個老實人（老實最可貴）。他說：「因為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一生的吉凶禍福都注定了，還有什麼好想呢？想也沒有用處，所以乾脆就不想了。」知道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就要走了，所以生死是一定的。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那一個時辰，人家都算定了，有什麼話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

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

一個人能夠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念頭，那是很了不起的功夫。他不是功夫，他是命給人算定了。所以雲谷禪師就笑著說：「我還以為你是功夫不錯的豪傑，原來你還是個凡夫。」

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

了凡先生就向雲谷禪師請教：「這是什麼緣故？」這就說明數的道理，人爲什麼會有命運？爲什麼會落在數量裡？人如果到了無心，就超越數量了。袁了凡先生有沒有到無心？沒有！他只是什麼都不想，因爲想也沒用。他還有一個妄念，就是「我什麼都不想了」，有這麼一個妄念，還是有心，並不是無心。他常常心裡有個念頭：「我一生都算定了，一生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並沒有到真正的無心。既然沒有到無心，決定爲陰陽所縛，怎麼會沒有數？數就是數量，是以數學的原理來推演出過去、現在、未來。

甚深禪定不是一般世間人所有的。佛門裡像黃檗祖師，他是在定中所見的境界。因爲在禪定中，時空都突破了。時空突破了之後，過去、現在、未來自成一片，全部都看到，那是決定真實，一點都不會差錯。爲什麼？他看到未來的事，不是他推算的，而是眼前親見，這要相當功

夫才行。所以靠數理來推論，我們世間凡夫做得到；現量境界現前，就不是世間凡夫所能做到的。在佛門至少要三果阿那含以上，他們有甚深的禪定，能夠見到過去、未來，這是不會有錯的。

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

你從遇到孔先生，被他算命算定之後，距離現在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你的命運一點都沒有改變，完全照著他給你算定的走，這不是凡夫，是什麼？你的命運裡每一年、每一月沒有加減乘除，這是標準凡夫。一個大善之人，命有沒有？有，但改變了；大惡之人呢？也改變了，不會照原定的樣子。由此可知他二十年來沒有行善，也算沒有作惡，他

的命運完全照著孔先生所算定的，這叫做標準凡夫。

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

了凡先生就問雲谷禪師，難道命運可以改變？『逃』就是超越，那就是定數裡面還有變數。孔先生給他算的是定數，變數則掌握在自己手上，這是孔先生不曉得的，不能推算的。

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為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

這是雲谷禪師教導他改造命運，也就是跟他講定數裡有變數，這是袁了凡原本不知道的。雲谷禪師承不承認有定數？承認。前面講過：『

人未能無心，安得無數。」世俗講的命運，雲谷禪師完全肯定、承認，確實有命運。但是命運自己可以改變，可以創造。所以佛家不是宿命論，佛家是創命論，由自己創造美好的前途。但是立命要靠自己，任何一個人都幫不上忙，沒有人能夠代替我們改造命運，決定要靠自己覺醒，靠自己改造。了凡是個讀書人，所以就先用詩書裡面的道理來開導他。『命由我作，福自己求』，這是儒家所講的，《詩經》、《書經》中所說的。雲谷禪師懂得，他說這是明明白白、的的確確的教訓，這是事實。

再看看佛所講的，『我教典中說』，雲谷禪師是佛門大德，『我教典』就是佛教經典中所講的。『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命裡沒有兒子，你要求，就可以得兒子。『求長壽得長壽』，因為了凡先生短命，壽命只有五十三歲。這就是說，你求什麼得什麼；這是真的，一

點都不假。

章嘉大師說過：「佛氏門中有求必應。」但是章嘉大師有解釋，有些人在佛門當中求，求不得，是什麼原因？那是不如理、不如法。懂理論、懂方法，如理如法的求，就有求必應。如理如法的求，還是得不到時，這是有業障，必須把業障消除，障礙沒有了，就得感應。這是章嘉大師說過的，沒有求不到的。

從根本的原理來講，世出世間法，都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我們一切的需求，就是求作佛也能成佛，都是根據「萬法唯心」這個原理。《華嚴》上說：「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我們「求」，基本的原理就是真如本性；方法最圓滿、最恰當的就是佛陀的教誡。依據佛法的理論、教訓去求，我們求不老、求不病、求不死，能不能求得到？決定求得到，確實求得到，都在佛門之中；雲谷傳給了凡的只是極

小的一部分，因為了凡的志向不大，只求世間的功名、富貴，所以雲谷禪師只教他這個部分。雲谷禪師滿他的願望，他想求得功名、富貴，就告訴他求得的方法。還特別告訴他，『妄語乃釋迦大戒』，戒律裡有「四根本戒」，就是殺、盜、淫、妄，所以妄語是佛家的根本大戒。佛怎麼會妄語？怎麼會騙人？換句話說，告訴他求男女得男女，求富貴得富貴，求長壽得長壽；這是事實，決定可以得到的。以後了凡依教修行，此三者果然如願獲得。

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

這是進一步向禪師請教，說『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孟子》上有這麼一句話。但是在凡先生他的想法，『道德仁義，

可以力求』，那是我本身的事情，我希望成聖成賢，在道理上是講得通的。『功名富貴，如何求得？』功名富貴是身外之物，也能求得到？我沒有功名，能求得功名？沒有富貴，能求得富貴？這似乎是命裡注定的，命裡沒有，那裡能求得到？「命裡有的求得到，命裡沒有的到那裡去求？」這是一般宿命論，也就是命中的一個常數。常數是前生造作的因，這一生應得的果報，殊不知常數裡有變數，加上變數就不一樣。功名富貴我們的確可以求得到的。

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

孟老夫子的話沒錯，『汝自錯解了』，你自己錯會了意思；你並沒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說的，你的解釋只對了一半，另一半你不曉得。對的

一半是德性上，除了德性之外，還有事相上，你也可以求得到的。你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這話出自《壇經》。

《六祖壇經》、《金剛經》、《楞嚴經》，這三部經典在中國，自古以來被大家公認是第一等的作品。《壇經》是中國人寫的，所以對中國人來說，有一份特別親切的感情在其中，也實在寫得很好，是整個佛法的綱要；我們不能把它單單看成是禪宗的經典，它是整個佛法的綱要，也可以說是六祖大師的修學心得報告。

六祖講『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方寸』就是心地。『從心而覓，感無不通』，要到那裡求呢？從心地裡面去求。

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

益於得也。

這段教訓非常重要。內求、外求都要從內心求，不要向外面求，向外面求就錯了。所以佛法裡講，求什麼得什麼，都是從內心求，不是叫我們從外面求。外面求，決定得不到。爲什麼？外面是常數，外面不會變；心地是個變數，不是常數。

了凡先生二十年來，心地算是清淨，沒有妄想。他的心是守定常數，不知變數，所以他這二十年中的命運跟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樣，連考試，都不會提前一名，也不會落後一名，因爲他不懂變數的原理。

雲谷禪師教他這個道理——『求在我』，在自己。道德仁義是內——德行的修養；功名富貴是外——生活上的享受。內外都得，這個求才真正叫做『有益於得』。《華嚴經》裡面所講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那是究竟圓滿的享受，內外皆得大圓滿。那真是我們講的事事如意，沒有一樣不稱心，自在如意。如果沒有這樣殊勝的果報，就不會有人學佛了。

學佛不是消極，是非常現實的。現在人講「現實」，沒有比學佛更現實，這是實在的，你看就曉得了。一般講現實，未必能得到現實；佛法裡講現實，是真正能夠得到。須知佛陀教育之好，但是，實在講，世間人對佛教誤解了，錯會了意思，不知道它的好處。能夠真正體認了，才曉得佛陀的教學才是世出世間最圓滿、最殊勝、最良好的教育，古今中外絕對找不到的，尤其是大乘佛法。

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
內外雙失。故無益。

這是指現代社會，大眾所追求的，能不能求得到？求不到。縱然得到了，那是命裡有的；命裡沒有而得到的，這才叫做「求得」。命裡有的你求得，那不算求得，因為不求也得到。

譬如今天有人說做股票很賺錢，一年賺了幾千萬，這是命裡有的，他得到了。命裡沒有的，你看多少人做股票賠錢，不是每個人都賺錢！若每個人都賺錢，股票誰賠錢？賭博贏來的錢還是命裡有的，你說冤枉不冤枉？甚至於做小偷、做強盜得來的，還是命裡有的。命裡沒有的，偷都偷不來。

古人明白這個道理，才說：「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冤枉爲小人。」爲什麼？沒能逃過定命，沒能逃過常數。所以人要是真正明白道理了，都會安於本分。安於本分，自己日子過得好，社會也安定，天下也太平，大家都沒有爭執了。

所以佛法教我們求命裡面沒有的；常數裡面沒有的，我們能夠求得，這是屬於變數。怎麼求呢？要向內心裡面求。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就是這一段所說的，他不能夠『反躬內省』——『反省』是向內心裡面求覺悟，向內心裡存養厚德。他不懂這個道理，每天動腦筋往外去求。這種求法，即使是『求之有道』，縱然你有方法、有手段、有計謀，可是怎麼樣呢？『得之有命』，你命裡沒有還是得不到，你得到的都是你命裡的常數，命裡有的。你說冤枉不冤枉？袁了凡懂得常數，所以他不操心，不用種種非法手段去求。他曉得有命，打什麼樣的妄想，用什麼樣的手段，命裡沒有，決定得不到。

『內外雙失』，內是什麼呢？心不清淨；外面所求得不到，怎能不生煩惱？了凡居士這二十年，「內」他沒有失，「外面」他失掉了。因為他不想了，什麼也不求了，「內」——算是保持了心地的清淨、平和

，但是外面一切都是命運所安排的。一般人拼命向外馳求，見識比不上袁了凡。了凡先生得到一個心安理得，而一般人向外馳求的是心不安，得到的還是命裡面注定的，這是『內外雙失』。

『故無益』，沒有利益就是損失，結果必是有損無益。這一段開示的確把世出世間的現象完全道破了，我們明白了，應該有所選擇。

2. 改造命運的方法

① 知過

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

雲谷禪師就再問他：「孔先生給你算的終身流年休咎，算得怎麼樣？」他就老老實實將孔先生所算的告訴他。

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

雲谷禪師反問他一句，這就是教他反省。『揣』是揣量，就是自己認真的去反省一下，應不應該得科第？

應生子否。

應不應該有兒子？你好好的反省反省，應不應該有？當然雲谷禪師跟他談話不會只有這麼兩句，但是這兩樁事在了凡來講是最重要的、最關切的，所以提出兩條大的——他最關心的事情，其餘的就不必提了。

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

雲谷禪師這一問，他想了很久，答覆雲谷禪師說：『不應也。』他

真正知道自己的病根，老老實實回答：「不應該。」因為他老實，尤註說：「老實乃進德之基，凡飾非掩過之人，前途有何希望？」善知識遇到誠實人，他一定會愛護，才會指出他一條明路。要是自大傲慢不誠實，人家對你笑笑就完了，不會認真教誨的。下面是了凡先生反省自己的缺點，這是立命的基因。

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

從政的人要有福，如果沒有福，老百姓就要遭難。一個人有福，確實全國的人民都有福了。今天講民主自由，大家都認為這是真理，是時代的潮流，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抵擋的。這個潮流是好還是壞，必須再看下面的結果才能夠論斷。我們看看古時候的社會制度，讀書明理的人沒有爭執，做皇帝的人有的非常開明。我們讀唐太宗的《貞觀政要》，

太宗的心胸之開明，真叫人佩服。他給別人說：「做皇帝有什麼好處？負這麼大的責任，你想要做，我讓給你做。」有這樣大的心胸！他做皇帝並不是在那邊享福，不是在那邊作威作福，是替百姓做事，是替全國老百姓謀幸福，為國家選拔人才，這些人才是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

確實，從政的人都是有福相的。『余福薄』，他想想，說：「我福太薄。」沒福！沒福又不能修福，『又不能積功累行』，不肯修福。『以基厚福』，『基』就是培植；不肯培福、不肯修福。沒福不像做官的樣子，不足以領導百姓、造福百姓。

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

這個毛病就更大了。性情急躁，就是薄福之相。前面是說一個綱領，底下再給我們仔細分析。前面是總說，後面是一樁一樁來分析。確實

沒福——不耐煩！性情急躁。『不能容人』，心量狹小不能容人。不能容人當然就不能用人，不能夠服人，這是一定的道理。

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

『直心直行』是當任意、縱情解釋，也就是我們常講的「使性子」。他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這也是別人所不能承受的。

『輕言妄談』，言論不謹慎，隨便說話，不負責任。

『此皆薄福之相也』，這是薄福。真正有福的人莫不渾厚、老成，心胸廣闊而能容人，言語動作緩慢；「緩」顯得穩重。孔夫子說：「不重則不威。」穩重，其威德才能服人，才能夠處世。了凡先生年輕時不夠穩重，自己說出自己沒福，不應該中科第。下一段則說他不應該有兒

女，這一段反省是說明他不應該得科第之所以然。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

俗話說，地下不乾淨會長東西，會生五穀雜糧；水要是太清了就沒有魚。爲什麼？魚在清水裡，牠也知道會被人家捕去，所以牠不會在清水裡游。也可以說地裡頭很乾淨沒有穢物，是不會生長植物的。

余好潔。宜無子者一。

袁了凡有潔癖。整齊、清潔是件好事情，但是太過分的清潔也是個毛病。一點髒東西都不能忍受的，這也不行。這是不應有子的第一個原因。

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

和氣能興家，俗話常說「和氣生財」，袁了凡沒有財富，與這也有關係。他並不富有，家境清寒。他喜歡發怒，常常發脾氣，看不慣的，看不順眼的，他就要發作，不能容忍。這是沒福，這是『宜無子者』第二個原因。

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

『愛』是仁愛，能夠推己及人。這些道理他曉得，但是自己做不到。為什麼？他是個很刻薄的人，『忍』就是刻薄。換句話說，他愛惜自己的名節，不願意幫助別人，這也是無子的一個原因。底下又說：

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

前面是講存心，以下則從生理上說。他反省說了六條原因，前面三條是從心理上講的——不應該有兒女。後面是從生理上說的，也不應該有兒女；他喜歡說話，喜歡批評人，喜歡論是非，所以說言語上常常喜歡強出人頭。這容易傷氣，生理上受傷害，這是『宜無子者』第四個原因。

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

不但喜歡高談闊論，還喜歡喝酒，大概酒量也不錯。飲酒過度會傷神，『精』是精神；傷精神，對於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妨礙。末後又說：

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

他晚上不睡覺，一定是找朋友聊天，喝酒作樂，不知道保養。想必了凡先生的身體相當虛弱，他不知道保養身體。

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

想想自己一身的過失毛病，惡作太多了，數不盡。他的爲人真正誠實，這叫「懺悔」，發露懺悔。自己身心毛病都能夠對人說出來，坦誠的說出來，毫無隱瞞。佛門講「懺除業障」，這樣才能夠真正把自己的業障除掉。能夠發現自己種種的弊病，這叫「開悟」。覺悟之後能夠把這些毛病改正過來，這叫「修行」。一般人修行，修什麼行！自己有什麼毛病都不知道，從那裡修起呢！「修」是修正，「行」是錯誤的行爲

；把錯誤的思想、行爲改過來，這叫「修行」。所以修正行爲第一要緊的，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錯誤行爲，才能改過自新。了凡先生很了不起，雲谷禪師一追問，他認真的反省，就把自己心行的毛病一樁一樁的找出來，這是後來他能夠改造命運的根本原因。

他憑什麼能改造命運？我們爲什麼不能改造？我們對於自己的毛病一無所知，從那裡改起？人家一反省，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就一樁一樁的把它改掉。所以內裡求德行，外面求富貴、求兒女，樣樣都得到了。他不是從外面求的，我們看他並沒有在送子觀音前面燒香拜拜，求菩薩送一個兒子。他求功名、富貴也不是在佛菩薩面前去禱告求的。現在人拜神求神都是錯了！那裡能求得到！寺廟香火鼎盛，一天到晚不知道多少人去求富貴、求男女，得來的全是命裡有的，不求也會得來。還以爲是神賜給他的，神對他特別有恩惠，實在是冤枉！所以學佛的人一定

要明理，如理如法的去求，就是雲谷禪師所講的「內外雙得」，沒有得不到的。

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

雲谷大師這些開示非常重要，絕對不能看作迷信。如果看作迷信，實在講不是雲谷迷信，是我們自己迷信。自己迷了，不相信聖人之言，不相信事實的真相，是自己迷惑顛倒。前面雲谷禪師教袁了凡真實的反

省檢討，才真正知道自己過失很多。「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世間最大的善行就是改過。

我們在《無量壽經》裡也讀到，佛告訴我們，縱使供養無量無邊的聖人——這是大善，還不如自己回頭來認真修行。認真修行就是改過自新，我們古聖先賢所講的，改過是大善，中外的聖人都有共同的見解。

雲谷在此就講到『豈惟科第哉』，豈祇是功名？求取功名是要靠積德，是要靠過去生中的修積，才能夠得到科第。『世間享千金之產者』，這是講富貴。家財萬貫，一定是富貴之人，他才能夠享受富貴。富貴不是隨便可以得來的，佛門裡說，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財布施修得多，這一生才能得大富。我們這一生貧困是前生沒有大修財布施的果報，能不能勉強得到呢？不可能，得不到的。如果勉強去求，災禍跟著就來了。「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我們看中國古人造字，學問都很大，「

禍」跟「福」兩個字很像，就差那麼一點點，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這些都是教我們要知道因果，然後我們求功名、求富貴，才能夠如理如法，沒有一樣求不到的。

『千金』是說大富，『百金』是講中富，就是講中產階級，必定他們前世都種了善因，所以是大富之人，或是中富之人。「應該餓死的人」，是他前世造惡多端，不修布施，貪妒吝嗇所致。世間有沒有這樣的人？有。我們也曾見過一毛不拔，一點好事都不願意做的人。他勸人布施，自己不肯布施。這樣的人，我們知道，來生必得貧窮的果報。因緣果報是自作自受，絕沒有個主宰在支配。如果說有個主宰在支配，這是錯誤的看法。

『天不過因材而篤』，世間人常以為一切皆是天意安排，其實不然，裡面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絕對不是天意，天沒有意思。只有大

聖大賢有真實的智慧，能把這些事相和事實真理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一段是講富貴窮通都有定命，下面是講兒女也有定命，這是世間人的兩樁大事。

『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中國的大德，印光大師常讚歎的有兩個人。第一是孔老夫子，所修的是「百世之德」。孔夫子所念都是利益國家、利益百姓，沒有一絲一毫爲自己著想。他一生從事教學，把自己的理想抱負傳給學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子孫一直到今天，已經七十多代了，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還受到大眾的尊敬。不但是中國人，甚至外國人——像美國人，一聽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後代，特別加以禮敬，特別招待他。種善因得善果，於此顯見。

『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十世之德」，在中國歷

史上，帝王將相建立一個政權能夠傳十幾代；像清朝傳了十代——從順治到宣統。如果祖先不積德，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人不相信這些事實，認為自己有能力、有權謀、有智慧，這些想法都錯誤了。祖宗積德，及本身宿世的德行，感應道交，有同樣德行的人到了一家，才能夠保得住。

小而言之，我們家庭的事業能夠傳多少代？我們舉個例子，像台灣同仁堂。同仁堂原來是在北京，也是祖先積德，這個堂號做了一百多年——百年老店，他傳多少代！老祖宗存的心仁慈，開藥店是以救人為目的，利潤不在乎，只要生活能夠維持，店面能夠維持下去就可以。不是以賺錢為目的，不是以個人享受為目的，是以利益社會，幫助苦難的眾生為目的。他存這個心，所以他能夠維繫一百多年。如果子子孫孫不變祖先的宗旨，他的公司行號必然能夠不斷的延續下去。不像現在許多人

開公司，開不到二、三年就倒閉了，這就是德薄。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能夠傳三世、二世，也『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我們中國俗話常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是德很薄，以至於他不能傳下去了。過去社會對這些事很重視，現在觀念完全改變了，甚至於有許多年輕的夫婦，他們不要兒女，嫌兒女麻煩。現在社會的結構跟從前不一樣了，現在有社會福利。美國或加拿大，誰養老？國家養老，不需要靠兒女養老，所以他可以不要小孩。六十五歲退休了，國家有養老金，按月送來，比兒子還孝順。這是現代的社會福利制度比從前好，從前老人唯有兒女來撫養，現在的社會逐漸趨向於由國家、由政府來照顧。但是因果的原則是不會變更的。

養兒防老這是世俗的觀點。在出世間法，尤註說：「出世聖賢以絕

慾斷愛，爲去惑轉智，超凡入聖第一功修，惜俗情未及了解耳。」這種觀念至今還存在。年輕人發心出家，父母親友總是想盡辦法來阻擋，原因在他不曉得，還守著舊觀念——無後爲大。佛法是看三世——過去、現在、未來，它看到整個宇宙，實在是認清宇宙本來面目。我們世俗人看的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看不到全體，而且只看到很小的一部分。在十法界裡只看到人法界；人法界裡面只看到現前，看不到過去、未來，所以眼光沒有佛菩薩那樣的透澈。家裡面如果有人出家，那真正是第一大喜事、第一殊勝之事。

可是出家一定要認真修行，出家修行要是沒有結果，於家庭沒有損害，於自身必定墮落。佛家常說：「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了道的確很不容易，你修行要有一定的成就，決定要證果，至少也要決定往生淨土，超出三界。譬

如小乘一定要證得須陀洹果以上，雖沒有出三界也不要緊。爲什麼？證得「位不退」，就算是聖人了。以後天上、人間七次往來，決定證阿羅漢果，時間雖然長，不墮三惡道，算是有成就了。

以這個標準來看，在大乘佛法裡面最低限度，也要把見思煩惱斷一部分——也就是八十八品見惑斷掉，才算是成就。八十八品見惑沒有斷掉，這一生就沒有成就，這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的。八十八品見惑斷掉，在大乘圓教裡是初信位，小乘是初果位，不達到這個標準不算成就，還是要六道輪迴。六道輪迴就要還債，十方的供養你必須要一一償還。人家不是白白的供養你，一定要償還。如果證得小乘初果、圓教初信位，供養的人都有福了，也不要還債，他的確種在福田上了。依此標準來看，我們這一代的出家人做不到。誰有能力可以做到！

做不到還有一個方法——求生淨土。求生淨土，一定要能往生，若

不能往生還是不行。實在講求生淨土，比斷八十八品見惑實在容易得多了。生西方淨土，八十八品見惑一品不斷都沒有關係，所謂帶業往生。只要具足真正的信心、真實的願行，老實念佛，沒有一個不成就的，這是我們在《無量壽經》、《彌陀經》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發心出家，一定要成就的。

②針對缺失徹底改過

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

這是雲谷禪師教給了凡先生改造命運的方法，對著袁了凡的習氣毛病來下藥——應病與藥。他已經知道自己的毛病習氣，所以教他要『盡情改刷』，『改』是改過，『刷』是刷洗。尤註說：「各人有各人之病

痛，既能平心自檢，尋出一一病痛、一一過失所在，便有下手處。」『盡情改刷』是真正的修行，並不是天天念經、拜佛、念咒這些形式上的功夫——修一輩子還要搞六道三途，都叫形式。形式的目的無非是提醒自己，是表演給別人看的，引發別人覺悟，真正目的在此地。個人修行不重形式，重在發現自己的毛病，這個叫「開悟」；把自己的毛病改正過來，就叫修行的「功夫」。所以最要緊的是，自己能心平氣和來反省檢點，把自己的毛病習氣找出來。「尋出」就是尋找，找出自己的病痛，找出自己過失到底在那裡，這樣「便有下手處」，你才知道如何去修正，怎樣去改過。「用全神全力反轉來」，「神」是精神——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反轉來」，把它反轉過來。下面尤註舉出幾個例子教我們。

「慳貪者轉之以施捨」，譬如「慳貪」，「慳」是慳吝；我們有的

不肯施捨給別人，沒有的希望貪得。如果我們有這個毛病，「轉之以施捨」，用布施的方法把它改正過來。我有的別人沒有，人家向我要，我很慷慨、很大方，我能送給別人。或者我看到別人有急需，他還沒有向我要，我就主動的布施給他，這是修福。

「布施」有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這三大類。法布施是我們以智慧、技術去幫助別人，或者是教導別人。別人不會的我們會，我們要熱心去教他，使他也有這種能力，或啓發他的智慧，這叫法布施。無畏布施是幫助別人身心安穩。他心有不安、有恐懼，我們幫助他，使他身心安穩，這叫無畏布施。譬如有人害怕走夜路、怕鬼，我們有時間就送他回家，跟他做伴，他就不怕了，這也屬無畏布施。

又如現在年輕的學生，都要去服兵役，服兵役也是無畏布施。為什麼呢？軍人保護這個地區國家百姓的安全，不受外面敵人干擾侵害，這

自然是屬於無畏布施，所以三類布施的範圍非常廣泛。佛告訴我們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

臺灣放生的風氣很盛，放生也是屬於無畏布施，但是現在放生有很多流弊。因為大家拼命去放生，有些商人拼命去捕捉鳥獸（你不放生他就不去捕捉了）；這樣的心態、行為就不是無畏布施，而是戕害眾生，好心也變成了造惡業。放生應該是我們到市場去買菜，看到很多活潑的動物，推想牠決定可以活得下去的，就買來放生，這是慈悲救苦。我們還聽說有很多鳥獸公司，賣的都是自己飼養的動物，決定沒有野地謀生的能力，一旦被放生到野外，決定是死路一條，這些我們都要知道。所以是在菜市場偶爾發現，買去放生。放生的儀式，給牠念阿彌陀佛，念三歸依就很好了。

「憤激者轉之以和平」，這是講性情。容易發脾氣，容易急躁，這

是大毛病。了凡患了這毛病，雲谷禪師在此地勸他「轉之以和平」；和氣心平。心地平靜，你的態度自然溫和不。這在德行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無論是佛家、儒家都講求。孔夫子的學生讚歎孔子的德行有五種——「溫、良、恭、儉、讓」。第一就是溫和，這是學生們對老師的評語——老師溫和；良是善良；恭是恭敬，無論對人對事他都謹慎恭敬，謹就是謹慎；儉就是節儉、不奢侈，生活很樸實；禮讓，孔夫子事事都讓別人，決不會與人相爭。這是夫子之美德，是做人的典型。

「虛夸者轉之以切實」，這就是喜好誇大的毛病，爲人不實在。如果知道這些事實，別人對我們說的話自然要打折扣，難以取信於人，因爲我們不誠實。所以決定不能夠浮誇，要誠實。

「浮囂者轉之以沉淀」，「浮囂」就是我們常講心浮氣躁；心浮就要以「沉淀」來對治；要沉著，心要清淨，要能定得下來。

「驕慢者轉之以謙恭」，世出世間實在沒有一樣值得驕傲。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做好了，是本分的，是應該的；做不好要處分。諸佛菩薩一切恭敬，孔孟亦無不敬。我們比起佛菩薩差太遠了！所以對人一定要謙恭有禮，要謙虛、要恭敬，謙與敬都是性德。

「惰逸者轉之以勤奮」，懈怠懶散，是很大的煩惱。世出世間法如有這毛病，一定不會有成就的。所以一定要精進、要努力，要把精神提起來。釋迦牟尼佛在世時，阿那律陀懶散的毛病就很嚴重，被佛呵斥一頓之後，他真的振奮起來，七天七夜不眠不休，結果把眼睛搞壞了。佛很慈悲的教他修「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以後他得了「半頭天眼」，不用肉眼比別人看得還清楚，他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人一定要發憤，要振奮起來。懶惰，做一切事情都不能成就；不但是佛法不能成就，世間法也不能成就，一事無成。古今中外，世出世間那一個有成就的人

是懶惰的人，是散漫的人？沒有！大乘善根唯一精進。

「殘忍者轉之以仁慈，怯退者轉之以勇進。」「退怯」是退步、退轉。這也是大病，必須要勇猛精進。

這些毛病都是了凡先生自己敘述出來的。前面說過，各人有各人的病痛，如果我們也像他這樣改進，其他的病痛要想一想，用方法來對治。下文是雲谷禪師教他修持的幾個重要綱領。

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

『務』是務必，一定要『積德』，斷惡修善。『積德』，世出世間法都以這個為基礎。前面講的「享千金之產」、「有百世之德」，如果不是認真斷惡修善積德，怎麼能辦得到？孔子受一國人尊敬，釋迦牟尼佛受全世界人尊敬。一個是積世間的大德，一個是積世出世間的大德；

佛是世出世間的德行都修積。

『務要包荒』，是講心量要拓開，要能夠包容。不能包容，我們自己的煩惱就多，對於佛法的修學造成了障礙。我們是修「覺、正、淨」，如果心不得清淨就不會覺悟，我們的見解也就會有偏差。正知正見、大覺大悟，一定是以清淨心為基礎。所以要能包容，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必認真計較。《金剛經》上說得好：「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一切法不是真實的。就是世間一切境界，古人也說是「過眼雲煙」，這種看法跟《金剛經》非常接近。有什麼值得計較的？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妨礙了自己的清淨心。

『務要和愛』，這是了凡最大的弊病。一定要和氣，一定要能夠博愛；就是佛法講的慈悲。佛講的慈悲是平等的，所以叫「大慈大悲」。儒家講仁愛，仁愛跟佛法的大慈大悲確實相當接近。孔老夫子說：「仁

者無敵。」「敵」就是敵對。這世間還有跟我對立的，那就不是仁愛了，仁愛是沒有敵對的；沒有敵對就是佛法裡面講的大慈大悲。雖然儒家講的話不一樣，其實裡面的內容是相同的，這是我們應當要修學的，真正利益自己的。

淨宗講「一心不亂」，有了對立，一心絕對得不到。有對立是二心，就是有對待。六祖大師講「本來無一物」，有一物存在就不是真心，所用的還是妄心。心裡果然清淨，決定沒有相對的。沒有對立的，真心才能顯露，清淨心才能現前，淨宗所修的一心不亂，我們才能獲得。

不要說真正的一心不亂，就是相似的一心不亂——功夫成片，也是從這裡下手的。念佛人念了多少年，功夫成片沒有得到，就要找出毛病在那裡。將病根找出來了，然後再把病根消除，障礙就沒有了，功夫就可以成片了，功夫成片就決定往生。功夫到何種程度自己曉得，清清楚楚

楚、明明白白，不必問別人。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凡聖同居土，事一心不亂是生方便有餘土，理一心不亂是生實報莊嚴土。品位與功夫正好成正比。

功夫成片裡面也有高下不等，所以有九品。上三品的都能自在往生，中三品的都能預知時至。上三品的自在往生，就是想什麼時候往生，就什麼時候往生；暫時不想走，也可以隨意多住幾年，一切皆能隨心所欲，確實能做得到。一心不亂功夫更高了，因為事一心、理一心都不是我們凡夫一生中能達到的，但是功夫成片則人人可以做到。所以要想這一生自在往生，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我們一般凡夫也可以做得到的。這就是凡聖同居土裡的上三品往生，是功夫成片帶業往生的。

『務要惜精神』，要愛惜精神。因為了凡喜歡徹夜長坐，不知道保養身體，所以對於身體精神的保養要重視。上面大師所講的都是針對了

凡的開示。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不要後悔，不要再去想它；想一遍則又造一次新業，阿賴耶識裡又落印象。所以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絕對不再去想它。要緊的是改正現在的，修正未來的。所以「疑」跟「悔」都是煩惱，在《百法》裡是屬於二十六個煩惱的心所。佛不叫我們常常去想過去。尤註說：「此至人造命訣也。」「至人」是一個有高度智慧的人，真正覺悟的人。改造命運的祕訣，就是這一段的開示，其精要就是從『務要積德』到『義理再生之身』六句，確是改造命運的祕訣。

尤居士此節小註說得好：「改造命運第一步工夫，便是痛改前非。」

一一積習悉皆掃除，一一病根悉皆拔去，時時處處常自警覺，嚴自克治。保善天真，如保赤子。改造命運全權在己，不屬造化，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是也。」

「積習」就是習氣，如前面所講的壞習慣，「悉皆掃除」。

「一一病根悉皆拔去，時時處處常自警覺，嚴自克治」，對待自己要嚴格，不要常常原諒自己；常常原諒自己，前途就有限了。律己要嚴，對人要寬；對人要寬厚，對自己要嚴厲。要克服自己的毛病，對治自己的習氣。

「保善天真」，「保」是保護，「善」是純善。什麼叫「天真」？心裡面一念不生就是天真。天天在打妄想，天真就失掉了。天真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清淨心。

「如保赤子」，好像慈母照顧嬰兒一樣，要全心全力、全副精神去

照顧起心動念。

「改造命運全權在己，不屬造化」，改造命運之事完全在我自己，與諸佛菩薩與天地鬼神毫不相干。所以真正把這本小冊子明瞭了，從今以後你也不要再去相、算命、看風水，都用不著了。仔細反省一下自己的命運就知道了。怎樣去改造，也曉得了，不會再受別人的欺騙了。

「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是也。」前面雲谷禪師說，什麼樣的人叫「極善之人」？我們淨宗講極樂世界「諸上善人」，這個「上善之人」就是「極善之人」。那一類的人是「上善之人」呢？能夠改過的人就是「上善之人」。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天天都反省、改過，一直到沒有過可改了，那是成佛了。

等覺菩薩還有過失，什麼過失？一品生相無明沒斷，就是他的毛病，就是他的過失，他還要改過自新。由此可知，等覺菩薩還要改過，何

況我們！我們看到這裡應該覺悟了，修行，修什麼？就是改過。從現在起發心改過，一直到等覺菩薩還是改過，過失都沒有了，就成佛了。有過失就不能成佛，所以菩薩叫「覺有情」，菩薩是有情眾生，不過他覺悟。覺悟，就是知過能改。我們凡夫有情不覺，不覺就是不知過、不會改，認為自己樣樣都是對的。想想自己有沒有毛病？想了半天，一個毛病都沒有。所以常說凡夫沒有毛病，菩薩毛病很多。菩薩常常檢點，知道自已毛病很多，不斷在改，三大阿僧祇劫都還沒改完。你想想看，這毛病多少？凡夫居然沒毛病，這怎麼得了！就是什麼叫做「覺」，什麼叫做「不覺」。知道自己一身毛病——這是覺悟的人，就是我們佛家講的菩薩；不知道自己毛病的人就是佛家講的凡夫。這很好懂，菩薩不是神，菩薩是一個知道自己毛病的人、常常改過自新的人，意思是覺悟的有情眾生。

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不但改過自新，又能發阿彌陀佛之願，即是改造命運最殊勝的方法。我們天天念《無量壽經》，把《無量壽經》念得很熟，這只是初步功夫。第二步功夫就拿《無量壽經》當作一面鏡子，每念一遍就是照一次，照一次就是對照一下，去尋找自己的毛病。我們照鏡子曉得那個地方髒了，趕快把它洗淨，洗淨就是修正。心裡面骯髒不能覺悟，要讀經，經典是一面鏡子，這個鏡子照一照，知道我們心裡那些地方有毛病，趕緊把它改過來。所以第一步是念熟，第二步是依教奉行，就是依照《無量壽經》來修行。

修行第一要「發願」。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仔細想想我們有沒有？我們要把四十八願變成自己的願心，咱們跟阿彌陀佛是同心同願，真正的同志。同願、同志就是一個人，換句話說，你也變成了阿彌陀佛的化身。所以阿彌陀佛是榜樣，我們要照這個樣子來塑造自己，把自己改變

成跟阿彌陀佛一模一樣——心一樣、願一樣。你想想，你怎麼不能往生？決定往生！心願相同。然後言阿彌陀佛之言，言語相同了。平常處事、待人、接物，念念不忘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勸人念阿彌陀佛，這就是言阿彌陀佛之言，行阿彌陀佛之行。

我們的身、語、意三業都像阿彌陀佛，就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就是阿彌陀佛乘願再來。這比『義理再生之身』高明得多，這是即身成佛，成了阿彌陀佛了。把我們凡夫身搖身一變，成了阿彌陀佛再來。本來我們是業報身來投胎的，現在一變，變成了阿彌陀佛乘願再來，這是改造命運最殊勝、最上乘的改法。

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

其實這裡面的重點是講妄念——妄想執著。身與數實在講不相干，

真正有關係的是心。身是受心的影響，主要的是心地。凡夫的心地，總而言之——自私自利。這是凡夫心，一定墮在數量裡。如果拿佛法來講，若用意識心，亦決定墮落在數量裡，也就是用八識，八識是有爲法。佛菩薩爲什麼能超越？因爲他轉八識成四智，他不用八識，所以不落在數量裡。

『義理之身』，自己覺悟之後，用的是覺心。前面『血肉之身』用的是迷情，如果用的是覺智，『豈不能格天』！

尤註說：「精誠所至，金石爲裂，此至誠所以格天也。」這有一個典故。漢朝名將李廣，有一次行軍時，路邊草很深，草裡面有一塊大石頭，他看錯了，以爲是一隻老虎。他拔弓箭射牠，用的力很猛，箭射去插得很深。下馬一看是一塊石頭，自己也很驚訝！想：「我的力量這麼大，箭能插得這麼深！」再射一次就射不進去了，才知是「精誠所至」

。正像羅什大師七歲時舉大鐵鉢一樣，沒有心、沒有念頭時把它舉起來。再一想：「我人這麼小怎麼能舉得動？」再舉就舉不動了。李廣把石頭當成一隻老虎，不知道它是石頭；知道以後箭再也射不進去了。這比喻一個人以真誠之心，真誠沒有妄念，所以金石為開。

由這兩則小故事也能證實《華嚴經》講的「事事無礙」。事事無礙是心地清淨到相當程度，才沒有妨礙；如果心不清淨，事事都有障礙，所以觸事成障。心地清淨就沒有障礙了。

「至誠所以格天」，「格」當作感格、感應講。儒家講的格物，「格」是格鬥，「物」是物欲。我們要捨棄欲望，不會被欲望所轉，這叫「格物」。此地講「格天」，「天」就是數，就是定數，也就是我們講的命運；以至誠感格而改變了命運，轉移了命運。至誠就是真心，至誠心就是《觀無量壽經》講的菩提心——至誠心、深心、發願迴向心。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是商朝時候的皇帝，在早年也是胡作妄爲，以後得大賢伊尹的教導，他改過自新。這幾句話是他改過自新之後，對於伊尹感謝的話。

『天作孽，猶可違』，天命所做的不善是可以改變，我們修善積德就可以改變。「天」就是指天命，天命也就是「數」，我們一般講的命運——是可以改造的。

『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是這一生自己造作的不善。『天作孽』是宿世的，過去生中所造的惡業。這一世所得的不善果報可以改，這就是宿命可以改；現前造的罪業，那就沒辦法了。現前繼續再造，你就不會改過。過去有惡因，現在再加惡緣，必定結惡果；過去有惡因

，現在斷惡緣，雖有惡因不結惡果，這是一定的道理。

改造命運的原理就在「緣」上——「因緣果報」，「因」是過去生中所造的，沒有法子改變，能改變的在「緣」。譬如說我們種瓜種豆，瓜與豆的種子是因，不能把瓜子變成豆，也不能把豆子變成瓜；因是定數。我們今天想要瓜，還是想要豆，就在緣上加以決定。我們想要豆，把豆的種子種下去，瓜的種子收藏起來，它就不會結果。結果需要緣，緣有土壤、肥料、陽光、空氣、水分等等，這些緣都具足，它一定會長得很好。若不需要它結果，雖然有因，只要把緣斷了，譬如瓜子放在茶杯裡，放一百年也不會長成瓜。爲什麼？它沒有緣。

所以過去雖然造作惡因，這一生中不造惡業，斷惡修善，惡的緣就沒有了。過去生中總有善因，一個人那有一生做惡沒有做善的？找不到！一生都行善，沒有一點惡，這種人也找不到。所以生生世世我們所造

的業都是善惡混雜，惡多少是有的，或者是惡做得多，善做得少。惡做得多不要怕，只要今生不再做惡，惡緣斷了，雖然是少善，少善也會開花結果。所以一定要斷惡修善。

『自作孽』就是現在還繼續不斷去造惡業，惡的果報一定現前，所以『自作孽，不可活』。『天作孽』是過去生所做的，這是我們可以改造；現前再要不斷的造作惡業，那就沒法子改造了。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是《詩經》，五經與十三經裡都有《詩經》。《詩經》裡面有兩句話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是永恆的意思；『配命』就是「上合天心」。這兩句話就是佛家早晚課誦真正的目的。早課是提醒自己，晚課是反省、是檢點，這樣早晚課做得就有意義了。在佛陀

的時代，早晚課的內容就是三歸依。早晚課所念的詞句是出自《華嚴經淨行品》——「自歸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早晚都一樣。現在我們所見的課誦本是古德所編的，內容適合於當時在一起共修的大眾，這對於我們自己修學恰不恰當？不恰當就要修正。根據什麼修正？針對我們的毛病來修正，則課誦對於我們才有大利益。拜懺也是如此。如果天天拜懺，心還是不清淨，業障不但不能消除，還在增長。就跟生病吃藥一樣，如果這些藥用下去之後沒有收到效果，生病的人就得趕緊換個醫生，另外換處方才對。誦經、拜懺是治我們的心病，治我們的煩惱，若沒有效，就要想方法對治。所以夏蓮居居士所編的《寶王三昧懺》，比起其他懺本更契合於現在眾生的一般毛病，諸位仔細看看就曉得，裡面許多文句講的是我們現前的病痛。因此早晚課誦要根據自己病痛來選定。

圖書館早晚課誦都念《無量壽經》，就是修定。如果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來做課誦，可以在早晨念第六章——四十八願，晚課念三十二至三十七章，這六章都是講因果報應，希望自己能改過自新。早課提醒，晚課反省，這才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地所講的「天心」就是自性，所以「天」不是指天地、天神，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與自性相應，與真心相應，這是第一善。也就是《無量壽經》中講的八個自然，都是這個意思。

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

孔先生給你算命，你命裡沒有登科第的福報、沒有兒子。這是你過去生中所造的業，所積的惡業，前世所修的不善，但是可以改造。就是

命運是有，但不是定命，不是一成不變的；以前是常數，現在再造的是變數。

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

雲谷禪師非常具體的指出來，如何改造自己的命運。改造命運一定要曉得從心地上改——『擴充德性』，就從這裡改。由此可知，在外面改、外面求，則是雲谷講的『內外雙失』。現在有人改風水，改個門，改個窗，改個位置，莫不內外兩失。表面上好像是有得，其實還是命裡有的，依然還是個常數，不是變數。

要知道從心裡面改，從觀念上去改，就是斷惡修善。『多積陰德』，『陰德』是自己多做好事，不需讓人知道，這叫陰德。做了一點好事，到處宣揚，受人讚歎，果報就報掉了；一面做一面就報掉了，德積不

住。做好事沒有人知道，很好；做了好事還有人罵你更好——罵你是給你消業。罪業惡報都消掉了，好的、善的都藏在那裡沒動，善是愈積愈多，惡是愈消愈少。今天做好事遭人家毀謗而不甘心，做了好事爲什麼還遭惡報？其實那才是善報。做了好事人家馬上表揚，什麼好人好事……，現前都報掉了。所以善一定要累積，就是藏起來不讓人知道，這才是真正的做好事。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你自己這一生所造的善業，當然你自己享受。佛經裡講「因果通三世」，我們這一生的果報，是前生修的；這一生修的，來世得果報。如果你修得很積極，修得太多了，等不到來世，現前就報了，是這麼個道理。了凡居士後半生的命運全部改過來，就是這個道理。他積的善太多

了，不等到來世，現在就得果報。

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

『易』是《易經》，《易經》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學書，裡面有甚深的哲理，教人成賢成聖，而且著重在數學的探討。內容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從這裡面去推衍陰陽剛柔的變化，能夠知道過去未來的一切事相。小而個人，大至國家、世界的變化，都可以從這裡面推衍出來。這是自然的因果律，也就是它所能推算得出來的。但是雲谷禪師講的超越數量，它就沒有辦法推斷。所以它能推斷的是常數，沒有辦法推斷變數，其目的是教人『趨吉避凶』。常數是定數，《易經》知道有變數。但是人的心境，一念善就是加，一

念惡就是減，天天都有加減乘除。如果加減乘除的幅度不大，於常數沒有太大的變化，那麼命運就會被人算得很準。

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之後，他二十年不增也不減，完全相符，一點也不錯的。凡夫一般總是有變化的——一念善，一念惡……，不像了凡先生不想做善事，也不做惡事，始終保持一個常數，所以他的命運還是相當準確的；如果變化大就超越了。因為超越常數，所以「吉可以趨」，「凶可以避免」，就是自己可以爭取的。

尤註說：「因為諸行無常，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可以隨著各人行爲，把他加減乘除去來。」「行」是思想、見解、行爲，這不是一個常數，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可以隨著各人行爲，把它加減乘除去來。常數是因，變數是緣，改造命運的關鍵在「緣」上。佛法對緣非常重視，所以講「天地萬物，因緣所生」

。因緣所生著重在緣——緣生法，因為緣是變數，因是常數，掌握這個變數，自己就可以改造命運了。自己就可以循著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願望，得到殊勝圓滿的結果。佛在經上也給我們說「無常、無我、涅槃」，懂得這個原理，人可以成聖、成賢，可以成阿羅漢、成菩薩、成佛，都是基於這個原理上來說的。

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

由此可知，《易經》了解世間宇宙人生的常數，但是它也知道這裡面有變數。掌握了變數，小的可以改造自己的命運，大則可以代世界國家謀求永久的安定和平。這一部書真正是了不起，很可惜現在幾乎變成看相算命的書，實在太可惜了！正如同梅光羲居士在《無量壽經》序文中說：「《彌陀經》本來是幫助我們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祖的一部

書，現在變成爲人送終的經卷，這實在是太冤枉了！」《彌陀經》淪落到這種地步，就像《易經》淪落到看相、算命、看風水一樣，太可惜了！《易經》確實是指導人生幸福、世界安定和平的一部哲理書。《易經》教導我們改造命運，就是『積善』。積善當然先要改過，改過而後積善，這樣的人家『必有餘慶』。雲谷禪師問了凡：「你能不能相信？」余信其言。

袁了凡之所以能改造命運，關鍵的所在，就是聞到善言他能夠深信，這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他遇到雲谷這是因緣。佛經上講的「善根、福德、因緣」，這三個條件具足，他的命運怎麼會不轉？決定能轉過來的。

尤註說：「聞善言而生疑謗者，是爲罪惡之相，故曰疑爲罪根。」

「善言」是聖教，世出世間聖人的教誨，後人稱之爲經典。經典所說就是真理，永遠不變，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時間就是幾千年前所說的道理，幾千年之後還是這個道理，永遠不變的；在中國是這個道理，拿到外國去還是這個道理，這是超空間。超時間、超空間，這才稱之爲經典。

所以聽到這些話，知道這些世出世間的聖人，他們的著作教訓絕對不是經驗累積的。經驗累積有時候還有差誤，還有不適時宜。佛經是從真如本性流露出來的真言，不是經驗的累積；歷史教訓是經驗的累積。經典著作是真性的流露，所以超越時空，是絕對的真理。你能相信，絕對得利益、得好處；不相信，這種殊勝的功德利益，是你當面錯過。所以佛法講「疑是罪根」，是根本煩惱。根本煩惱六個——貪、瞋、癡、慢、疑、惡見，「惡見」是錯誤的見解。尤註說：「聞善言而起敬信者

，是爲福德之相，故曰信爲福母。」「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世出世間的福德都是從「信善言」而生的。你能深信聖言，你能相信聖教，無量無邊的福德都是從這裡生出來了。了凡先生很難得，聽到雲谷的開導他就深信。

3. 修福積德超越宿命

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

『拜而受教』，在此處我們見到了凡尊師重道的真誠表態，並不是隨便說：「我相信，我一定照做。」然後過了兩天都忘掉了，他是認真的照做。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敘述，從此把從前種種的習氣、種種的

毛病在佛前盡情發露，絲毫不隱瞞。而且『為疏一通』，『疏』就是疏文。述說自己種種過失的情形，向佛菩薩陳白，這是表示自己真心懺悔，求佛菩薩為作證明。《寶王三昧懺》裡有不少文字，跟了凡先生的疏文相同，將自己的過失一樁樁的說出來。

尤註說：「朱子家訓有云，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自己的缺點，自己的毛病不要怕人知道。真正聰明智慧的人，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越好；人家批評一句，人家責罵一句，業障就消了。如果自己的毛病隱藏起來，不讓人家知道，惡越積越大，後來的果報不堪設想！所以有過失不要隱藏，別人說出來，自己要感謝。縱然沒有過失，人家冤枉了我們也好；冤枉我們也是替我們消業，不必去辯白、辯護。常常為自己辯護，自己真的有毛病人家就不說了，那個惡就大了。中國唐太宗之所以成為歷史上賢明的帝王，就是他不護短。任何人可以當他面說他的過失，

他以帝王之尊不責備人。爲什麼？他要知過改過。

了凡先生發願『先求登科』，這「科第」是他命裡沒有的。命裡沒有而求得，那才是真正求得的。『誓行善事三千條』，發願改過修善。『以報天地祖宗之德』，『天地』是講神明；天地神明、祖宗之德。

雲谷出功過格示余。

雲谷禪師贈送『功過格』給了凡先生。對於什麼是「功德」，什麼是「過失」，列出具體的條目。

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

教導袁了凡先生依此修行，每天反省檢點，有過失要記下來，修的善事也要記下來。

善則記數。惡則退除。

「功過格」在明朝末年很流行，世間有一些讀書人以此來修身，佛門裡也有。蓮池大師就編有功過格，名稱叫「自知錄」，完全是以佛法善惡的標準，提供給四眾弟子做為斷惡修善的標準。功過格流傳到現在有很多種，可以給我們做參考。了凡距離我們現在有五百多年，時代背景跟現在不一樣，生活方式也不相同。換句話說，許多事相上的標準不一樣。我們守住它的原理原則，要用智慧，然後細想當前的社會，我們應該怎麼做法。目前還沒有人給現代人編一個功過格，現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過格，我們要曉得它的精神之所在。

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

「準提菩薩」是觀世音菩薩在密教裡的化身。爲什麼雲谷禪師不教他念經，要他念咒？念咒的目的是要恢復清淨心，不要胡思亂想。咒沒有意思，沒有辦法想意思，一直念下去，念久了心就清淨了，目的在此。所以念經、念咒、念佛，目的都相同，這要應機施教。因爲了凡如果教他念經，他會想經中的意思，所以教他念一個咒。佛門裡也說：「念經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都是講求實行。

我們今天缺乏以往的基礎教育，能做的就是古德所講的「亡羊補牢」。所以把學佛的頭幾年著重在背書——背誦《無量壽經》。尤其是年輕人，二十歲以前是求學最好的黃金時代，能把這部書背得很熟，一生受用無窮。這種作法是一舉四得：第一、中國語言不會忘掉，尤其是海外的僑居子弟，使他不忘本。第二、能夠認識中國文字。第三、目的是通達文言文。能通達文言文，這是自己一生真實的本錢，他有能力閱讀

《四庫全書》——就是我們中國五千年所傳下來的這些經典，這是古聖先賢智慧經驗的結晶，可以吸收都變成自己的學問。第四、也有能力讀佛經，作為學佛的基礎。佛法是無上究竟圓滿的智慧，所以背誦經典是根本的基礎，非常重要。能斷惡修善，又能作心地功夫，就是修清淨心。『以期必驗』，所求必定可以得到。

語余曰。符錄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

『符錄』是道教的一種法術，類似佛門裡的念咒。『不會書符』，就是不會畫符。『被鬼神笑』，不會畫符的人，畫的符不靈，鬼神都笑。

話他。『此有祕傳』，這符要怎樣畫才靈？祕訣是『只是不動念也』，就是不動念。『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畫符的祕訣就在此，你懂得祕訣，也就會畫符了。

你要是懂得這個原則，念咒也是如此。有人念咒很靈，念大悲咒很靈，有人念得不靈。祕訣在那裡？就在此地。他念咒從頭到尾沒有一個雜念，這就靈了。如果念咒當中有一個妄想、一個雜念，這咒就不靈了。所以咒愈長愈難念，愈不容易靈驗。楞嚴咒非常之靈，現在念楞嚴咒的人很少有靈驗的。爲什麼呢？念楞嚴咒時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妄想——一個妄想就不靈了，何況打很多妄想，當然不靈！

同樣的道理，念經也是如此。念一部《無量壽經》，如果沒有一個妄想，那了不得！必定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感應道交。所以我們讀經要

以清淨心、平等心、真誠心、恭敬心去念就有感應了；一面念一面打妄想是不可能有感應的。

由此可知咒愈短愈好念，愈短我們攝心比較容易。而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更短了，如果嫌這個還長，蓮池大師告訴我們念「阿彌陀佛」四個字。念這四個字沒有一個妄念，這四個字就靈驗了。就好像我們這裡打電報給阿彌陀佛，電報打去，那裡就收到了。如果加一個妄念，他就收不到，沒有感應。這段開示的道理很重要。

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

『祈』是祈禱，或者是向佛菩薩祈禱，或者是向天地鬼神祈禱。『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感格』就是感應、靈感，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示。「要從無思無慮處」，使心地真正清淨，沒有一個妄念——就是

真誠心、清淨心、恭敬心。我們祈求佛菩薩定要如此用心，至誠恭敬的去禱告，才有感應。原理如是，怎麼會沒有感應？我們中國人祭祀祖先，在祖先神位前禱告，也是這個原理，心不清淨禱告是沒用處的。所以古代祭祀，這是大典，主祭者要沐浴齋戒三天。這三天修清淨心，自己關在一個小房子裡，一切萬緣放下。我們佛家講「觀想」，祭神如神在，到祭祀時，確實他的祖先神靈來了。

所以要知道，寺院裡供奉的佛菩薩，佛菩薩在不在？不一定在，不是說佛菩薩形像供奉就在。如果這個寺院裡面，四眾同修，心地真誠清淨，佛菩薩就在；如果心地不清淨，往往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薩來作祟了。這事《楞嚴經》上講得很清楚。所以寺院裡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薩的。

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

這是孟子所說的，『夭』是短命，『壽』是長壽，這是迥然不同的兩樁事情，為什麼說是『不二』？我們起了妄念，有分別、有執著，這是『二』；如果不分別、不執著，就『不二』了。

『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可見得是『從無思無慮處』才能看到不二。夭與壽不二，這是舉一個例子；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不二的，佛法中所謂「入不二法門」。不二法門是《維摩詰經》上講的，不二法門也就是淨宗所講的一心不亂，也是《華嚴經》所講的一真法界，這是諸佛如來果地上的境界。這裡孟子也說到不二法門，可見都是地上菩薩的境界。

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

這裡講到安身立命，心安住的所在叫做『立』。「富貴安於富貴，貧賤安於貧賤」，社會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在生命之中、生活裡面，都能夠得到樂趣。樂趣是什麼？沒有妄想，沒有憂慮，沒有煩惱。乞丐可以說貧賤到了極處，他要真正能夠知命，他也很自在、很幸福、很快樂。

民國初年，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江蘇，當時有一個乞丐，白天出來討飯，晚上就在破廟裡睡覺，生活過得很自在、快樂。以後他的兒子做生意發了財，在地方上很有聲望，很有地位，他父親還在外面討飯，人家就罵他：「你這做兒子的真不孝！有這麼大的財富，怎麼可以讓你父親在外面討飯呢？」兒子聽了也很難受，就派很多人到處去找，把父

親找回來了，在家裡供養。他父親在家裡住了一個多月，又偷偷的跑出去討飯。人家就問他：「你在家裡享福不好嗎？」他說：「不自在！我白天遊山玩水，晚上到處爲家，生活多麼自在，快樂無比！在家裡受人供養，簡直受罪！」他能在貧賤上立命，真正放得下，真自在！財、色、名、食、睡，一點都不動心，心地清淨安樂。看這個社會，就像看戲一樣；社會上的人天天追逐名聞利養，社會大眾演戲，他在一旁看戲。這個人確實不是普通人，這真正是智慧立命的好樣子。人生在世，追求幸福美滿的人生，幸福美滿不是財富，也不是地位。所以要知命，要能夠順應——「恆順眾生，隨喜功德」，這才能真正幸福美滿。

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

『貴』是富貴，能夠安於富貴；『賤』是貧賤，能夠安於貧賤。『

「貧富」是從財富上說的，多財是富，少財爲貧。『貴賤』是從社會地位上說的，貴是地位高的，賤是地位低的。

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

「生死自在」就把所有順逆境界包括了，無論處順境、處逆境，無不自在，正是所謂頭頭是道，左右逢源，得大自在，這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真實的幸福，沒有大學問，沒有真實的功夫做不到。由是可知唯有「覺者」才能安身立命，迷的人沒有法子，天天胡作妄爲，愈陷愈深。所以佛常常在經上說之爲「可憐憫者」，真正可憐！

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

『俟』是等待，『修身』等待我們的命運改變、改造。改造命運並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做得到的，是要有時間之累積，要勇猛精進，並且與自己的勤、惰、迷、悟有很大的關係。一定要覺而不迷，正而不邪，還要勇猛精進，再假以時間，一定能得到效果。

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

『修』就是修正。「行」就是行爲，思想、見解、造作，這些都屬於行爲。說了『身』就包括心、包括語。身、語、意三業有過失、有惡意、有惡行，要把它改正過來。『治』就是對治，要用方法對治。

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

『覬覦』是非分希望善報、善果早一點來，這個心是妄心，這一念

是障礙。古人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你只要勤於耕耘，它自然有收穫，何必要天天去求？這是把實修的方法教給我們——什麼都不要求，只管斷惡修善，到最後什麼都得到了。不必求，樣樣都得到了；有求反而得到的有限，求一樁，才得一樁，多可惜！若不求就樣樣都得到了。爲什麼說不求樣樣都得到？因爲你不求，樣樣都是性德顯露，與性德相應，所以樣樣都得到。若有所求，則修德不與性德相應，故所得者有限。

實在講，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修德，還不是性德，因爲他還是有求——先求功名，然後再求兒女。他有求，求一樣就得一樣。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頭都沒有，唯一修身積德，則他樣樣都圓滿。他沒有求壽命，壽命也延長，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以後活到七十四歲。

『覬覦』是非分的希望，要把一念非分希望的心除掉。『將迎』，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攀緣」，把攀緣的心也要去掉。『皆當斬絕之矣』，把它斷除，沒有絲毫非分的希望。如理的希望就是我們的生活能過得很安穩，三餐吃得飽、睡得好、穿得暖，這就夠了！衣食不缺，生活安穩。小房子住得很舒服，費用少，生活容易。一般人要求奢侈、豪華，講求派頭，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辛勞，這是得不償失。自己縱然有能力、有福報，應當給大家共享，那你的福報就是積德——積百世之德，你的子子孫孫都享受不盡。所以有餘福一定給大眾去享受，這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何必求福報提前的到來！

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

『實學』是真實的學問。『直造先天之境』，就是佛法講的「返本還源」，也就是說自性流露，不是凡夫的境界。這裡面有真樂，法喜充

滿，真正是離苦得樂，這是覺悟的人所求的。

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

這是教他「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這叫「圓修圓證」——《華嚴》上講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修一切修」，祕訣還是『無記無數，不令間斷』，這就是常講的不間斷、不夾雜，這個功夫很重要。要不要記數？雲谷禪師傳給他不必記數，只要求不間斷。古德有很多要求我們從記數下手，原因是什麼？我們懈怠懶惰。所以每天老老實實的定一個數字，一天念一萬聲，一定要念滿一萬，來對治懈怠懶惰的毛病。不記數，有時候就忘掉。像了凡這樣的人非常老實、認真，教這種人可以不必要記數，記數反而是夾雜。他真學、真做、真精進

，所以就教給他不間斷、不夾雜。法門平等，無二無別，關鍵就是要一門深入。古人從讀經下手的非常普遍，不管是念經還是念咒、持名，都要以清淨心、平等心、恭敬心一直念下去，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無心』兩個字很重要，這兩個字是關鍵的所在。『無心』就是沒有妄想、分別、執著。袁了凡雖然和雲谷禪師兩個人在禪堂裡，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他沒有到無心的程度。他只是一點信心把煩惱伏住，不是定功；他相信一切皆是命運，相信因果報應。所以雲谷禪師教他更進一步，要「修定」。持準提咒是修定——妄想、執著沒有了，真性就顯露出來了。佛在大乘經上常說的「法爾自然」，就是淨宗所講的一心不亂，這是佛門裡面修證的目標，也就是圓滿真實的功夫。功夫到了，『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就是我們常講「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念一句佛號

如此，念經也是如此。我們念《無量壽經》——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念經一樣達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亂。可見得方法、手段不相同，原則、原理、目標完全是相同的。到念頭不動的時候，感應自然就現前了。

所以做功夫，大致上分三個等級——上乘的功夫，理一心不亂；中等的功夫，事一心不亂；下等的功夫，功夫成片。修學一定從功夫成片，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亂，晉級到理一心不亂。所以我們功夫達到第一個階段時，不可中止，不要滿足，一滿足就不能提升了。

功夫成片的上乘，已有生死自在的可能——想那一天走，就那一天走；想什麼時候走，阿彌陀佛就什麼時候來接引你。雖到這個境界——生死自在，最好還在世間多住幾天。為什麼？經上講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於西方世界修一百年，住在這個世界磨練磨練。第二個更大的意義是多勸幾個人往生。我們自己去了很好，若是能帶一批人去，那不是更

好！所以就不妨把目標著重在幫助別人，在化他。「自行化他」，功德是圓滿的，這樣才能報答佛菩薩的深恩大德，幫助佛接引眾生。有求必定有得，也就是『靈驗』。

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

古人跟我們現在不一樣，有名、有字、有號。「名」是父母取的，決定不能改變。要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這是大不孝。父母給你取的名，就是父母對你一生的期望，你把名字改掉，對於父母的希望忽略了，這是真正的不孝。古時候名、字之外再用「號」。用號的在社會上是比較有身分、有地位了。

古人成年之後，沒有人再稱他的「名」了，這是對他尊敬。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在沒有行冠禮之前，大眾皆可以稱他的名，行了冠禮之後

，表示他已成年了，如果稱他的名就是對他不尊敬。那要怎樣稱呼呢？就是在行冠禮時，他的同輩、兄弟、同學、朋友送他一個「字」，從此以後稱他的字，不稱他的名，一生都是如此。縱然將來做官，朝廷上皇帝也稱他的「字」，不稱他的「名」。若稱名，必是他犯法有罪了，他要被判刑罰罪。這些稱呼上的常識，不可不知道。

若對他更恭敬，「字」也不稱了，稱他的「號」，或是出生地名——他是某一地方出生的。表示這個地方出了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稱地名是最恭敬、最尊敬的，譬如清朝的李鴻章，當時很受大眾尊敬，名、字、號都不稱，稱他「李合肥」——他是合肥人。佛門裡也是如此，到達最尊敬的時候，名、字、號都不稱了，往往稱寺廟或地名。像我們稱智者大師爲「天台大師」——他居住在天台山；「慈恩法師」——是慈恩寺的窺基大師。

『了凡』、『學海』皆是他的號，這是很尊敬的稱呼。他的名，終其一生只有兩個人稱他。一個是父母，父母一生稱你名，不稱你的字；你的祖父母、伯叔都要稱字，這是對你尊重客氣。除父母之外，另一個就是老師稱名。所以對老師、父母是一樣的尊敬，父母之恩和老師之恩是同等的。只有父母、老師可以稱名，皇帝都不稱名。但是對於長輩，自己要稱名，表示恭敬。對於平輩可以稱字。這些稱謂我們要曉得，不能搞錯。佛門裡面有內號、外號——內號就是法名，外號是字，還稱名、稱字。

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

容受。

這一段是說他改過自新的決心和行持。首先他把別號改了，以前他的別號叫『學海』，從這以後就改成『了凡』。『了』是明瞭，『凡』是凡俗；現在對於世俗之間的事情他都明瞭，也就是覺悟的意思——真正曉得命運是自己可以改造。道理、方法他都懂得了，從此以後不會再走宿命論這條道路（命不是一定的）。決心改過之後，氣象就不相同了，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感觸不一樣了。他說從此終日能提高警覺，『兢兢』是警覺的狀態，不像從前迷惑顛倒。以前是『悠悠放任』，『悠悠放任』是很隨便的意思，就是過一天算一天。日子怎麼過的？不曉得。沒有理想，沒有方向，俗話講的「醉生夢死」。這樣決定被命運拘束，不能創造自己光明的前途。改過之後，『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拿現

在的話講，改過自新後的意識形態不一樣，也就是說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轉變過來了。從前的看法是一切命中注定的，還有什麼轉變的呢？沒有法子。現在曉得，命運可以自己改造，這個觀念轉變過來了，比以前顯示得更積極、更發憤、更樂觀。

『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這一句非常重要，一般人所以不能改過自新，就是不曉得這個事實。爲什麼《無量壽經》念多了，真正體會到這種情形，會比袁了凡還要來的謹慎。因爲西方極樂世界的人數絕對沒有法子計算，就是集合全世界的電腦來計算，也算不出來。他們每一個人的神通道力都像阿彌陀佛一樣，天眼洞視、天耳徹聽、他心徧知。我們一舉一動，甚至心裡面起個念頭，他們都知道。不要說做壞事，就是起個惡念，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西方世界的大眾們沒有一個不知道。能瞞過誰？

這是講獨居無侶，人目所不見處，他也是規規矩矩、謹謹慎慎，不敢起一個惡念，這才真正做到了克己的功夫。我們想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想成就自己的德行，如果還是自己欺騙自己，那怎麼能成就呢？孔子說：「君子慎獨。」「慎」是謹慎，「獨」是獨自一個人。獨居也決定不放逸，這叫真正做功夫。一般人懈怠、放任的習氣太重，就是隨便慣了。在大眾中比較謹慎收斂一點；人見不到的地方他就放逸了。

爲什麼從前寺院叢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廣單，不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一個人一間寮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睡廣單就是「依眾靠眾」，十幾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裡，我們今天稱爲「睡通鋪」，睡覺時也不能隨便亂動。用這個方法，目的在使人不可以有絲毫放縱，這樣來歷練自己。現在的社會跟從前的社會不一樣，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約束自己，一定要享受舒服。不錯，這一生可以好好的享受，來生再到三途裡慢慢去「

享受」，道業不能成就。

寺院裡也有單獨的房間，是專為年老的修行人而設的，因為他的行動不方便。大家在一起過團體生活，行動都要一致，年老的人，體力衰弱、行動不便，才給他一間寮房。寺院裡面身分地位比較高的，瑣碎的事情多——像住持、當家師，什麼事情都要過問，也要單獨一個房間，便利於辦事。

所以真正修行，六和敬裡的「身和同住」，絕對不是一個人一個房間。如果說是兩、三個人住一個房間不方便，我不願意跟他住，有這種念頭，念佛功夫成片絕對得不到。為什麼呢？心不平等、心不清淨，還有嫌棄。這怎麼能成就？修行在那裡修？就在這個地方修。在極不平等的環境裡面修自己的清淨心、平等心，這叫修行。不願意跟人相處，這就是過失，就是毛病。了凡居士發現他自己的毛病，就要痛改前非，把

毛病改過來。我們現在有這個毛病，不但不改，還要繼續去培養，這怎麼能成功呢？

所以僧團裡首先要求我們修學的就是「六和敬」，「六和敬」就是大眾在一塊共修的基本戒條，個人所遵守的就是「五戒十善」。在從前，寺院叢林裡面以《沙彌律儀》做基礎——「十戒二十四門威儀」。現在不要求那樣的苛刻了，我們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夠了。出家、在家都應當如此，規矩不能再降低了。團體生活就要求六和敬，把我們的毛病習氣都修正過來，不討厭別人，不怨憎別人。

『遇人憎我毀我』，『毀』是毀謗；不會跟他計較，不會把他放在心上。『自能恬然容受』，『恬』是安然。由此可知，他的心境相當平靜，不像從前，他心浮氣躁，一點點委屈都受不得，現在可以受委屈了。這就是看到他修行的功夫在增長，這就是效果。所以一個修道的人，

一個真正學佛的人，要學著跟任何人都能相處；跟佛菩薩能相處，跟妖魔鬼怪也能相處，在任何境界裡，都是怡然自得。

我們看《六祖壇經》，六祖大師在黃梅證的果位我們不曉得，但最低限度也應該是圓教初住菩薩，只會比這個更高，不會比這個更低。他是明心見性的人——初住以上的菩薩，這還得了！他去侍候那些打獵的人。打獵，天天殺生造惡，他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還要替那些獵人燒飯，侍候這些獵人。獵人是他的主人，他是獵人隊裡的僕人，獵人要吃肉，他也要侍候。不是短時間，是十五年！我們能忍受得了嗎？他在那個環境裡怡然自得，不起心、不動念、不分別、不執著，十五年六祖真正的修行。他在黃梅是開悟了，「悟後起修」，他在一切順境、逆境裡面修清淨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沒有別的，就是修這三樣。

我們今天與人相處，是不是在順、逆境界裡面，物質環境、人事環

境裡修清淨心？如果不是修清淨心，就沒有修行，於自己一點利益都得不到。那不是學佛，那是搞「佛學」。每天在文字紙堆裡去鑽，也能說得天花亂墜，煩惱天天增加，將來的前途依舊是往生三途六道。這就錯了！真正修行人絕不執著文字——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他求的是心地清淨、心地平等。清淨心、平等心就是真心，就是本性，他所求的是明心見性。

我們念佛人也是這個目標，我們求功夫成片。「成片」就是心地清淨平等，平等就是一片，清淨就是一片，心裡面沒有界限。換句話說，還有分別執著就不能成片；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離開一切分別執著，功夫才可以成片，這叫真正修行。他有了這樣的功夫，功夫並不很深，稍稍上軌道了，感應就現前。

到明年。禮部考科舉。

明、清的『禮部』相當於現代的教育部。『科舉』是國家舉辦的考試，相當於現代的高普考。現代中國的高普考是考試院負責的，從前考試跟教育都是禮部掌管，禮部的職權相當於現在教育部跟考選部。

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

他命裡注定的是第三名，現在跟命裡就不一樣了。這是他行善積德，他的名位從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其言不驗』，這就跟定命不一樣了，這就是變數，他嚐到了——確實有變數，而不是定數。『而秋闈中式矣』，古時候大考都定在秋天，『闈』是闈場、考場；他考中了，就是考中了舉人。了凡先生的命裡，原本只有中秀才的分。因為命裡講，

他沒有科第，科第最高的是進士。以後他發願求中進士，也被他求到了，那是他命裡沒有的，才是求到的。

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

這段所敘述的幾樁事，都值得我們參考，值得我們效法。『行義未純』，『義』是道義，或者說得更淺一點就是義務。幫助別人，不要求報酬的，這是義務。儒家教我們的五倫十義，由此可知，『行義』是性德。父母對於兒女的愛護教導是義務，兒女對於父母孝順也是義務。兄弟恭，乃至於朋友有信——於朋友信實——這都是義務。義務就是應當這樣做的。人與人之間應該要互愛，應該要互敬互助，了凡居士懂得

，雖然是做，做得不純，裡面摻雜個人利害。我去幫助他，對我自己不利！這一考慮就不純了，也不能夠盡心盡力去幫助別人。這是自己反省，雖然做，做得不夠。

『檢身多誤』，『檢』是檢點，反省自己的毛病、過失還是很多。下面舉幾個明顯的例子，或者是『見善而行之不勇』，儒家所講「成人之美」，美就是善；我們遇到了人家做好事要幫助、要成就他。爲什麼？一件善事對於整個社會、鄉里都有好處。譬如道路壞了，這人要發心修補，我們見到了，就要盡心盡力的幫助他，把這件善事做好，便利於大眾。類似這種對於社會有利益，對大家有利益、有幫助的事情，我們都要幫助他。了凡先生也能夠隨喜去做，但是做得不夠勇猛。也就是說沒有盡心盡力，只稍稍的隨喜一點。這就是反省自己的過失。

『或救人而心常自疑』，別人有苦難，要去幫助他——應不應該幫

助他？如果在今天的社會，求幫助的人很多，我們常常遇到。而且求幫助的人當中，有很多是來騙錢的。騙了之後他到外面去吃喝嫖賭，那就有罪過了。所以行善的確不容易，行善真正要有智慧、要有慈悲。智慧能明察、能判斷應不應該做；慈悲是真正的動力。他確實有苦難，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去幫助他；如果他用欺騙的手段，我們一眼看穿，我們要教導他。如果他並不是很衰老，也並不是有病，身體健康強壯，應該勸導他、教導他從事正當的行業，不要用這種方式來討生活。

『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所以改過自新不是猝然成就的，是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斷去改；初期這些現象，決定是免不了的。身雖然善，能夠合於禮法，但是口裡面的言語還會有過失——口不擇言，這是習氣。自古以來，所謂言語是禍福之門，不能不謹慎。孔夫子教學的四科，第一個科目是德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今天講教育中的德育。

現在這個社會德育沒有了，不講求了。第二個科目就是言語。孔夫子多麼著重言語——說話要有分寸，說話不能傷人。言語傷人，是不知不覺的，人家懷恨在心，將來的報復是沒有辦法預料的，往往許多的怨仇、誤會都是從這兒來的。這個事情麻煩大——「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所以不可不謹慎。少言就寡過，何必多說話呢？

尤其修行人求心地清淨，自行化他，一句「阿彌陀佛」就行了。人家給我們講再多的非，我們一句也不要答覆他——「阿彌陀佛！」他再講——「阿彌陀佛！」聽個幾句「阿彌陀佛」。聽完之後，他講什麼我不曉得，我們就念「阿彌陀佛！」我們把這句「阿彌陀佛」給他，他講的那些東西我沒聽進去。這樣好！所以言語少好！袁了凡是有言語多的毛病。

『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就是清醒時能注意自己的言行，很守

規矩、很如法；但他喜歡喝酒，酒喝醉了，就又放逸了，毛病就出來了。酒是佛法的大戒，五戒裡有酒戒。但是諸位要曉得，佛爲什麼要戒酒？就是酒醉後亂性。如果我們飲酒不至於醉，酒有開緣，可以喝的，但決定不能喝醉。戒律講得很嚴格，是滴酒不沾。爲什麼？怕我們止不住，感情用事，沒有理智，一杯接著一杯，那麻煩大了，那決定是破戒。

從前我在台中求學，李老師講《禮記》，《禮記》的註解是鄭康成（鄭玄）註的。鄭玄是東漢大儒，是馬融的學生。馬融在當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學問家，但是馬融的心量不大，學生成就若是超過他，他心裡很不是味道。鄭玄的成就超過老師，青出於藍，老師不甘心，想派刺客把他殺死。所以他離去時，馬融帶著學生到十里長亭送行——實在是懷好意，令同學們每人敬酒三杯，鄭玄喝了三百杯（三百杯的典故就是從這裡來的）。希望把他灌醉，在路上好下手。那裡曉得鄭康成的酒

量很大，三百杯喝下去，小小的禮節都不失。李老師說，如果人的酒量都像鄭康成，釋迦牟尼佛這條戒就不用制定了。

釋迦牟尼佛爲什麼制定這條酒戒？我們要了解制戒的意義。學佛的同修如果在烹調時用作料酒，是不會醉人的，調味是可以的。如果年歲大、體力衰，他血液循環慢，酒可以幫助血液循環，每餐飯喝一杯酒，這也是可以的，這是開緣，不是破戒。

同樣道理，佛門忌五辛，五辛裡，尤其是大蒜。五辛是大蒜、葱、蕎頭（大陸叫小蒜）、韭菜、興渠。佛爲什麼禁止我們吃呢？《楞嚴經》上說得很好，修行最重要的是清淨心，功夫不到家，飲食會影響心理、生理。功夫到家，心理作得主宰，境隨心轉，那就事事無礙；如果還是心隨境轉，這是有障礙。「五辛」佛跟我們說：生吃助長肝火，容易發脾氣；熟吃增長荷爾蒙，容易引起性衝動，所以佛制禁食都有道理的。

。換句話說，不管生吃、熟吃，它都增長煩惱，所以禁止。

有一些在家同修說：「五辛不能吃，我們對吃素的興趣都沒有了。」要明白佛制禁食的用意，五辛若當佐料配菜不起作用；像炒一盤菜裡面加一兩個大蒜，是起不了作用。所以要明理，佛法是很講道理的，這才曉得佛法是活用的，合情、合理、合法，通人情、通道理的。受了戒也有開緣，你才能度很多人，自己也歡歡喜喜的跟大眾在一起。所以在某一個場合裡，用智慧觀察，通權達變，要利用機會把佛法介紹給大眾，因為他們能聞到佛法是很難得的。我們在飲食之間就把佛法的大道理告訴他，他聽聽也種了善根，所以這是機會教育。

『以過折功，日常虛度』，功與過兩相比較，每天的過多功少，沒進步！光陰空過了。

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

己巳（隆慶三年，公元一五六七年）至己卯（萬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經歷十一年，許求取科舉、科第之願，要行三千善事。三千善事十一年才圓滿。『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這是因為他在外面服務，曾經一度在李漸菴的軍中辦事，任參謀一樣的職務，跟著軍隊到處行軍，沒有機會回向。『庚辰南還』，第二年才有機會。『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這就是他己巳年所許的願圓滿了，真正做到了，最後回向。因為他許願時自己寫了疏文，表示要認真改過自新，積功累德。現在他修積的功德，三千善事做圓滿了，回向報恩

，他的願求也果然是得到了。

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

他命裡沒有兒子，想發願求得兒子，他求到了——「求有益於得也」，真正是他修來的。『辛巳生男天啓』，他許願行三千善事，三千善事還沒有圓滿，他就生了兒子。因為他發這個願，第二年就生兒子了（天啓是他的大兒子）。所以真正發願，一發願就有感應。當然三千善事他一定會兌現的，雖然還沒有修完，兒子已經得到了。跟前面一樣，前面禮部考試，他三千善事還沒有圓滿時，他居然考中第一名；命裡注定是第三，他考中第一名，這是感應道交，不可思議。

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

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

每天行善，做一樁好事他就記下來，夫妻兩個都行善。他太太不認識字，不能記，就用鵝毛管蘸著印泥，家裡用的日曆本子，每一天做一樁好事，印一個紅圈。

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命。

這是舉兩個例子。『或買放生命』，這就是放生。今天我們發心放生，要記住不要受騙。很多發心放生的人都到鳥獸公司去買，他們是專門捕捉來給你放生的，你不放生他就不捕捉了；你愈放得多，他拼命去捕，這不是放生，是害生，這是決定錯誤的。不但沒有功德，還有過失——是有罪過。所以佛教講放生，是在日常生活中，買菜時偶然看見的

（不要故意去找，故意去找就是攀緣）。偶然之間發現了，這個動物活活潑潑，判斷牠可以活命，買下來放生（一定能活下去的）。看到雖然是活的，如果買去放生牠活不成，就不必了，不如拿這個錢做其他的功德。所以一定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

我們宣揚吃素，勸人不殺生，勸人愛護動物，都是放生修學的意義，不一定要買動物去放才叫放生，那就搞錯了。像豐子愷的《護生畫集》，能多印多流通——他畫得很好，裡面題的詞，內容也非常的好。但是他裡面的題詞多半是用文言文，如果能發心把它改寫成白話文，再把畫面改成彩色，再標上注音符號，多印給中、小學生，讓他們從小培養愛護動物的觀念，這就真正能收到放生的效果。所以要多方面去著眼，廣泛去修學，不能死在一句話裡面。須知『放生』二字含義很廣很深；『布施』有財、法、無畏多種，義實深廣不可思議。

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

了凡夫婦斷惡修善，顯然比過去進步多了。在過去一天難得做一件好事，好幾天才做一椿，所以三千善事十年才完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可見得一天做一件善事，還有六百五十天沒有做善事。現在一天居然做了十幾椿善事，比從前是大有進步了。想到改過自新、斷惡修善真正不容易，你看了凡夫婦的確有毅力、有耐心。看他們這樣努力，就曉得精進不懈的修善不容易。要是沒有毅力，沒有決心，毛病習氣不容易斷除，這就是菩提道上進得少、退得多的道理。

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

坻知縣。

到『癸未』（發願的時候是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從庚辰到癸未——公元一五八三年，共四年），才四年三千善就圓滿了。前面三千善事十一年才圓滿，第二次發的願四年就圓滿了。『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請法師們到自己家裡的佛堂來做回向。

『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他命裡沒有進士，所以現在要求中進士。命裡面沒有兒子，他得了兒子，這是他自己在這一生當中求得來的。命裡沒有進士的學位，他能得到的話，這也是一個變數。雲谷禪師教給他的完全兌現了，有了靈驗。現在他許願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從癸未年的九月十三日發的願，到丙戌（萬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只有三年，他果然中了進士，『登第

』就是進士及第。命裡沒有的，他又得到了。

『授寶坻知縣』，朝廷分發他去做寶坻縣的知縣，這也是他命裡沒有的。他命裡講的，是到四川一個縣做縣長，命裡沒有說在京城附近。寶坻是京畿附近，當時的首都是在北京，寶坻縣距北京很近，在北京的東南方，現在屬於河北省。

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

這是敘述他做了官之後，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處理公務，替老百姓造福。縣市長是朝廷選的，不是老百姓選舉的。這個縣市長好！他確實斷惡修善，積功累德。從做了縣長開始，他每天準備一本冊子——空白的本子，名『治心編』。這是對治心裡、檢點起心動念善惡的記事本。

『晨起坐堂』，每日處理公務，審問案子。因為從前的知縣就相當於現在的縣長，不但要管理縣的行政，而且還要管縣的司法；就是縣裡最高的司法官，案件都需要他來審查。不像現在行政、司法分開了，司法有法院法官處理。從前縣市長還要管司法、管審案，這叫『坐堂』。

『家人』，家裡的佣人；這本冊子都隨身攜帶。『門役』，是縣政府裡的當差。門役就將這一冊記事本放在他辦公桌上。他每天做的善事，做的惡事，大小事都登記在其中。因為他許願要做一萬條善事，所以小善、大善都要登記，看看到什麼時候這一萬條善事才能圓滿。晚上他還要設香案，就是在庭院裡擺一個香案，把一天所做的事情向天帝、鬼神報告，不敢隱瞞在心裡。

『效趙閱道焚香告帝』，仿效古人的做法，使得自己真正懺悔，身心清淨，絲毫不敢隱瞞，這是佛家所講的「發露懺悔」。

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為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

從前沒做官，工作不會太忙，所以太太幫助做善事容易。現在做官，住在官府裡面——等於現在的公家宿舍。從前做官的住家與老百姓是不接觸的，尤其是眷屬和外面不接觸，家人無法幫助他行善。想一想，所許的一萬條善事要到那一年才能圓滿呢？這使他的太太發愁擔憂的。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

他白天動這個念頭，晚上就有感應。晚上作夢，夢到一位神人，他就跟神明說：「我許的一萬條善事，在公務當中修積善事，反而不及從

前便利，這一萬條善事很難圓滿。」神就告訴他：「你所做減糧這件事，你的一萬條善事都做圓滿了。」他的確做了這樁好事。

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

他做了縣長之後就把田租減少了。前一任知縣時，收租是按照每畝田二分三釐七毫這個數字來收租的。『余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神怎麼知道我減租？想想真的有這一樁事。他減租稅的幅度很大，所以全縣的農民都得到他的好處。這一個縣何止一萬農民得到他的好處？一萬件好事不就做圓滿了嘛！所以他自己也懷疑，懷疑兩樁事情——第一、我做事情神怎麼會知道？第二、做這一樁事情會有這麼多、這麼大的功德嗎？所以諸位要曉得，俗語常講：「公

門好積德。」一般人修大福德沒有機會，袁了凡要沒有做縣長，他想做一萬條善事那要多少年！今天他有這個機會，能夠利益萬民，一樁善事就抵得過一萬樁善事。

公門裡積德是容易，造罪也容易；一個政策如果不便利於老百姓，對老百姓有損害的，這一樁事就是一萬條罪過。禍福確實是在一念之間！地位愈高，禍福造作的範圍就愈廣泛。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個政策，一個善行，於全國老百姓有幫助，那就行了千千万萬條的善事；一個政策有害於老百姓的，那他就做了億萬條的惡事。一般人沒有這個機緣——不在位，行善、造惡都有限，都不太大；得到這個地位，有這個機會，造惡、造善都不能不謹慎。行善，前途絕對光明；造惡，必墮三途苦報。爲什麼呢？他所造作的都比一般人來得深廣，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

他剛剛作了這個夢不久，恰巧碰到從五臺山來的『幻余禪師』，了凡就把這件事情向他請教。並且問他：「這個事情能不能相信？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回事情，那實在是好！所許的一萬條善事就圓滿了；如果不能相信，這一萬條善事得慢慢去做。」法師就告訴他，『善心真切』，確實是『一行可當萬善』。

這道理在《華嚴經》上，所謂「一修一切修」，這是華嚴「事事無礙」的修學。為什麼說一修可以一切修呢？如果這一修是見性的話，那就一切修了；這一修沒有見性，那一等於一，一不等於二。如果一修要見性的話，一就是無量，無量就是一。

什麼是心性？我們舉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淨宗講的「清淨心」，心清淨沒有一樣不是，何止萬善！一句「阿彌陀佛」稱爲萬德洪名，我們逐漸明瞭事實真相，才覺得蕩益大師的話很有道理。他告訴我們，一句阿彌陀佛，無量無邊的法門都包含在裡面，萬行都在其中。他說：「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裡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裡許。」前一句是把教下都包括了；這一句「千七百公案」，是禪宗也包括了。宗門教下，都在這句佛號裡面。又說：「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裡許。」持戒也在裡面了。持戒就是守法，包括世出世間一切法。什麼法門都在一句阿彌陀佛聖號裡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許多人不懂得。修到心地清淨，那就是佛門講的法門無量，都圓滿了——圓修圓證。多少人尚不知道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好處！

所以我們起心動念，諸佛菩薩、天地鬼神沒有不知道的。這一念從真性裡生出來，特別著重在真心；真心沒有界限，真心沒有邊際，行再微小的一樁善事，與真心相應，再小的善也是盡虛空、徧法界。了凡還沒到這個境界，了凡只是在事相上利益了一縣的老百姓。

『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這是理。『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這理論了凡先生還不會，他的萬善圓滿是在事上修的。如果從性上修，就是真心上修，那一善是盡虛空、徧法界，不只是萬善。縱然我們在街上遇到一個乞丐，布施他一塊錢，這一塊錢的功德「稱性」。爲什麼？因爲當時你沒有人、我的分別，沒有分別「他」是乞丐，「我」是能布施的人——能所雙忘、三輪體空。一塊錢的布施功德是盡虛空、徧法界，因爲是性德的顯露。今天布施千萬、億萬，不如真心人布施一塊錢的功德大。爲什麼？你布施千萬、億萬是從意識心上布施的。意

識心是有分別、執著、有限的，你突破不了這個界限。真心人一塊錢雖少，他沒有分別、執著，沒有界限，就和虛空法界完全相等，這是不一樣！所以諸佛菩薩修功德，我們沒有法子跟他比，原因是用心不一樣。境隨心轉，我們的心量很狹小，修再大的福德，分別執著的界限畫在那裡出不去。菩薩、阿羅漢邊界沒有了，所以他的一點點善事，就是無量無邊的擴展出去了，達到盡虛空、徧法界。頭一句講的是理，我們要曉得這道理，念念功德圓滿——圓徧法界，徧滿十方，這個意境就不是凡夫所能想像得到的。了凡先生是從事上修的，事上修便利於萬民。

吾即捐俸銀。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

很難得，他立刻就能夠將自己的俸祿捐獻出來，到五臺山去齋僧，供萬人大齋。常講「千僧齋」，他要打「萬僧齋」，滿他這一萬條善事

的大願。『齋僧』就是請出家人吃飯。明、清時代四大名山出家眾經常都有幾萬人，五臺山一萬人是少的，人數最多的是普陀山，普陀山住眾大約三、四萬人。在明、清佛法相當興盛時，峨嵋、九華大約有一萬多人。所以他到那裡去齋僧。

尤註說：「足見其人當機立斷慷慨布施，無絲毫牽強吝情處，宜其受福無量也。」「宜」是應該。這樣慷慨大方布施，沒有一絲毫懷疑、沒有一絲毫吝嗇，自己所有的馬上能夠拿出去。了凡先生是個清官，不貪污。清官俸祿能有幾何？這次請客，請一萬人吃飯，大概把他那一點俸祿積蓄全部都拿出來了。他出身清寒，尤其相信因果報應，決定不敢取一分非法之財，所以這是很難得的，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人雖做好事，總是抽出幾分之幾，有一百塊錢，拿出一塊錢做好事就覺得很滿意了。不像袁先生，全都拿出來，這是很難得的。

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

就是五十三歲壽命就到了。而且算得很準確，是八月十四日丑時，算得那麼清楚。這一年有災難，這一年過不去。

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矣。

他寫這篇文章是六十九歲。五十三歲那一年他沒有求長壽，那一年也過來了，也沒有什麼災難。沒有求長壽，壽命延長了。由此可知，世間法裡最大的就是生死大事，也就是壽命。連壽命都可以求得，何況其他的呢？功名、富貴、兒女，沒有壽命難求；壽命都可以求得，那麼其他沒有一樣是求不到的。這個求要如理如法的求，要從至心上求，從自己心地上求，沒有一樣求不到的。如果撇開了心地，從外面去求，那

就是前面雲谷禪師所說的『內外雙失』。所以佛門講的求福、求慧、求生淨土；中國世俗所講的是求福、求壽、求兒孫。多福、多壽、多男女、多兒孫，世間人求這個確實求得到，沒有求不到的。我們知道了凡確實是添福、延壽、添丁，完全是超出他命裡的常數，這是他一生修得的，不是命裡注定的。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

『書』是《書經》，五經裡的一部書。《書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歷史，記載上古時代的典章制度。這兩句話，「文見商書（商朝）咸有一德篇」，《商書》裡面的一篇。『天』是講天命，也就是我們講的定命。我們命運被人算定了，落在數量裡。『諶』就是信的意思；天命難信。也就是常數是有的，但很難相信。為什麼？它有變化。雖是一個常數

，但它天天都有加減乘除。了凡居士斷惡修善，惡的天天減少，善的漸漸在增加。做了知縣，減糧這一節，這是乘法不是加法。這一乘，一萬條善事沒幾天就做完了、圓滿了。這就不是一一相加，是乘法。如果造大惡，那一下就除掉，不是一樁一樁減。所以我們起心動念，所作所爲，的確有加減乘除，這就是很大的變數；常數有，變數就難信。常數決定是有，但不是呆板的，是會變的。

『命靡常』，《太上感應篇》明白的告訴我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禍福都是自己行業感得的果報。

又云。惟命不於常。

這一句話也是《書經上周書康誥篇》裡所說的，也是說天命無常。告訴我們修德的重要，變數勝於常數。

皆非誑語。

古聖先賢這些教訓都是真實的，所以我們尊稱爲「經典」。「經典」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真理，絕對是真實，不會改變的。這些教訓應用在現代，還是真實的；若不信，憑著自己的意思，胡作妄爲，只有增加過失。眼前縱然得到一點好處——何況所得到的還是命中有的，若不知修德，所得也保不住。不但財富不能常保，壽命都靠不住。命都保不住了，財富再多又有什麼用？這個社會隨時都有災難，隨時都可以把命丟掉。你想想看，其他的還有什麼意義？縱然得到了也沒有意義。《普賢菩薩行願品》裡說得很好，一個人在臨命終時什麼都帶不去，你的家親眷屬、地位、威勢、財富，沒有一樣你能夠帶得去的。能夠帶得去的是「十大願王」，願王常隨不捨，引導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佛門也說：「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這是很重要的警語。既然曉得業隨身，業會隨著我們走，就應該要努力修善因，不要帶著惡業走。帶惡業，我們就由惡業引導墮三惡道；善業引導生三善道；念佛的淨業引導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比較比較、衡量衡量，我們就清楚了，這一生中應該要做些什麼？所以眼光要看遠一點，要看大一點，不要在眼前斤斤計較，不要計較這一生的得失。這一生時光非常短促，如果我們能在這一生中，多做一點好事、多利益一切眾生，這個功德大了！

古聖先賢的話，我們讀了要能夠相信、能接受，依教奉行，所得的功德利益是自己受用不盡的。你不相信，你認為那是神話，靠不住，那是自己的業障。無比殊勝的因緣，就當面錯過了。

4. 教子知過・改過・修福積德

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

這是了凡先生真正覺悟的話。大聖大賢有真實的智慧，把事實真相看得清清楚楚。佛菩薩是聖人當中的聖人。

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

這是講常數。以前孔先生跟他算命是世俗之論，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是聖賢之言。曉得這個道理，你還需要去算命嗎？還去看相，看風水嗎？不要了！相信聖賢之言，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開拓美好的前途。

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

了凡先生的命是被人算定了。他的兒子沒有給人算過，不知道他的定命是如何，實在講也不需要算了。『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以下這一段開示，非常重要，是他教導兒子：縱然你命裡將來是大富大貴、達官顯要，也要常作落寞的想法。『落寞』即是不得志。為什麼要作此想？因為以後縱然發達了，人謙虛，能夠禮讓，不會以富貴對別人起一種驕慢的念頭。自己能謙虛，這是培養自己真實的福德。

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

樣樣事都很順利時，也常常要想著遇到許多的困難。就是在順利當中，還是要謹慎，還是要小心，不敢大意。諸葛亮一生成功就是在此——

——諸葛一生做事小心謹慎。

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

眼前衣食不缺乏，相當的豐富，可是一定要知道節儉。如果在富貴時能常常守住這一點，德行、善行都能夠增長，中國歷史上范仲淹就是如此。范仲淹出身非常清寒，年輕時在寺院裡念書沒有東西吃，每一天煮一鍋粥（稀飯），把粥畫成四格，每餐吃一塊，過這樣貧困的生活。到以後發達了，做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的生活方式還是保持從前窮秀才的生活，沒有改變多少，只是小幅度的調整。他收入多，就想到很多貧苦的人，把他的收入救濟那些貧苦的人。看他的傳記，得知他曾養活三百多家。一個人的收入養活了三百多家，你就曉得三百多家也只能餬口而已，都過很貧窮的生活。如果過得很富裕，他那有能力

養活三百多家！

這是我們中國人中的大賢，印光大師讚歎——孔夫子之後就是他。他的子子孫孫一直到民國初年都不衰，這是他培育「百世之德」，才有百世的子孫保之。中國世家第一個是孔夫子，第二個是范仲淹。范家八百年不衰，都是積德積得厚，真正修行，真做！能夠把自己的福報分給別人去享受，這是大福報。福報不要享盡了，分給別人享，後福就無窮了。一直到民國初年時，范家的子孫都能守住家風，都很好，在中國歷史上像這樣有大德的人家不多。印祖在《文鈔》裡說還有一個人，清初的一位葉狀元，這個人一直到滿清末年時，他的家業三百年不衰。由此可知，斷惡修善、積功累德，才是人生第一大事。

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

俗話講「受寵若驚」，別人愛護我們是好，但是我們要自己想，我們有什麼地方值得人愛護？值得人敬仰？唯恐自己的德能不夠，這樣想法是好——時時能回頭，進德修業，不負眾望。

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這些都足以戒除貢高我慢。慢是很大的煩惱，貪、瞋、癡、慢，傲慢與貪、瞋、癡有連帶的關係，他從這裡著眼下手，確實是斷煩惱的好方法。斷盡煩惱，性德才能夠顯露，這是真正修德有功。

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

這以下的文字是這一章的總結，非常重要！立命的關鍵就在此。我

們心裡思的什麼，想的什麼，這是進德修善的典範。中國過去的教育，說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教你常常想，『遠』要如何榮宗耀祖，『揚』是顯揚祖宗之德。自己在社會上，道德、學問、事業能為社會大眾所尊重，是祖先之光榮。今天社會努力精進的動力是什麼？是名利；大家拼命去做。為什麼？錢財在那裡鼓勵，在那裡推動。如果沒有錢財，誰肯去做？大家都不願去做了！從前人努力勤奮工作，他的動力是孝道，他想到祖宗，想到父母——我一定要努力修善積德，使我的父母有面子，我的祖宗很光榮，這個動力比名利高尙得多。這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道統，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所以對於祖宗的祭祀，祠堂的建立，都非常重視，這是中國文化的大根本。人能夠孝親，能夠不忘本，自然能夠心正行正，不會做壞事。

『近思蓋父母之愆』，『愆』是過失。兒子孝順，兒子對社會有貢

獻，父母縱然有一點小的過失，社會人士也會把它忘掉。父母有這麼一個好兒子，大眾都讚歎他父母了。這是孝子。

『上思報國之恩』，國家對人民有君親師的使命，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國民應爲國家盡忠。

『下思造家之福』，『家』是家庭，不像現在的小家庭；從前的家是家族，內外眷屬，是一個大的家族。爲子弟的要常思造整個家族之福，不是一個小家庭之福。所以一人有福，一個家族皆能享受。

『外思濟人之急』，從社會來著想，要盡心盡力替社會服務，爲社會大眾造福。在今日社會，最急者無過於倫理道德教育之復興與發揚光大。

『內思閑己之邪』，『閑』是防止；防止自己的過失。『邪』就是邪知邪見；我們今天講的妄想要知道防止，絕對不可有非分之想，起心

動念都要知道本分。人人都能知道本分，能夠守住本分——社會祥和，天下太平。《孟子》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是本分，守本分就是要盡義務。儒家所講的本，是指五倫十義，就是要盡到我們在社會、在人生應該盡到的義務。應當做到的這些事情要認真去做，要努力去做，爲社會、爲家庭造福。

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

『日日知非』就是覺悟，佛家所說的「開悟」——始覺、本覺、究竟覺。始覺就是「日日知非」，「始」是開始，是天天開始，所以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都是始覺。天天發現自己的過失、自己的毛病，發現了就改，這叫真正的修行——修正自己的見解、思想、行爲，日日改過，這就是大聖大賢的真實修功。

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

我們要想改造命運，想離苦得樂，這幾句話是關鍵、是鎖鑰，非常重要。一般人一生當中不能成聖成賢，修行得不到一個結果，毛病就犯在此地。天天知道自己的過失，就是天天始覺。一發現就把它改正過來，這叫功夫。真的改過，這是功夫得力。不必多，一天真的能知一過失，改一過失，三年之後你不是聖人就是賢人，這一點都不假。一天改一條過失，一個念佛人三年之後，不是上品往生，也是中上品往生，這是修學成佛作祖，你肯不肯認真去做？一天一條過失都沒有發現，這是迷惑顛倒。不知道自己的過失，當然就無過可改，那有進步！不進則退，自然墮落。『安於自是』——自以為是，是最可怕的生活。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

這是真的，聰明才智的人很多。『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因循』是放逸、懶散、偷安，日子得過且過，我們常講的混日子。這樣一天天混下去了，這樣過生活，就是定命。你命裡面注定的——怎麼生、怎麼死，死了以後要到那一道去，全按著定數安排。這就是雲谷禪師講的凡俗之人、庸俗之人，完全照著命運去走，也是佛在經裡所講「可憐憫者」。他教他兒子這一段，確實是世出世間修學用功，都離不開的原則。

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

勉行之。毋自曠也。

了凡先生將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的理論與方法，寫出來傳授給他的兒子，希望他也依照這個方法來修學。了凡先生依此修學，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對雲谷禪師所說的理論與方法深信不疑。

『至精至邃』，『精』是精華、精純、精彩到了極處；『邃』是深遠、真實，決定正確。

『熟玩而勉行之』，『熟玩』就是把它讀熟深思，細細去體會，就是熟玩。常常思惟，常常去想，你會得到其中的法味，然後把它變成自己的行為，努力去做。

『勿自曠也』，『曠』是光陰空過，不可虛度這一生。

二、改過之法

(一) 改過之因——避禍納福人之常情

1. 吉凶禍福皆有預兆

第一章是講因果的理論，以下兩章就講命怎麼改法——惡要怎麼改？善要怎麼積？兩章完全著重在行門。前一章是建立改造命運的信心，信了以後要去做；要怎麼做法，這裡給我們說得非常具體。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

從此處可見古人學問的真實。《春秋》是魯國的歷史，孔夫子當年

在世把它整理，做成了定本流傳於後世。這部書有三個人註解，流傳最廣的是左丘明註的《左傳》。今天所看到的《左傳》就是左丘明所註解的《春秋》。（《春秋》是孔子整理的，並不是孔子作的。原來有很多材料，孔子重新整編，左丘明再加以詳細的解釋。）除《左傳》之外，還有《公羊傳》、《穀梁傳》。在這三種註解裡註得最好的，文章也好，記載也很詳實，是左丘明的《左傳》。現在所流傳的《十三經》，三種傳都在其中。

『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這是說古人聽到別人的談話、舉止動作，就能判斷此人的吉凶禍福，而且判斷得很正確，後來都應驗了。小則一個人成功失敗，大的能看出國家的興衰。這是確實的，我們在『左國』（左傳和國語兩部史書）讀到很多。他們有這種觀察能力，就是懂得因果報應的道理。你的言善、行善，穩重厚道，就可以

判斷你有福，這個人有前途；言語刻薄，行動輕浮，這人沒前途。即使現在很得意，那也是曇花一現。連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出來一生吉凶禍福，所以心行言動不可以不謹慎。

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

這不只是理論，也是事實。一個人、一個國家都是如此——事還沒有形成，它就有吉凶的預兆，這種預兆都是在起心動念處、在所作為處。所以頭腦冷靜、很有理智的人，能夠觀察得出來，預知未來的變化。他從眾人心行中就能看到國家興亡——「國者人之積」，你看這國家上上下下的人，他們每天想什麼，他們每天做些什麼，就知道這個國家有沒有前途，知道這個國家的興亡；我們一個家庭裡的人，想的是什麼，念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這個家庭的興衰也就可知了；個人的吉凶

禍福也在乎個人的行爲。這些都有預兆，預兆很明顯，看得清清楚楚，都顯露出來，所以對一個有智慧、有學問的人是隱瞞不過的。

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

『厚』是厚道。厚道的人，心地厚道，行爲厚道。能夠損己幫助別人，這是厚道。對自己可以刻薄一點，對別人要好一點，這種人一定有後福。

『過於薄者常近禍』，對待別人刻薄，貪圖自己的享受，這個人將來必有災難。

『俗眼多翳』，俗人看不出這個預兆，像眼睛被遮住一樣。

『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好像一切吉凶禍福沒法子預測，看不出

來，其實吉凶禍福的預兆都擺在眼前。什麼人才去看相算命？就是此地說的『俗眼多翳』才會找人給他算算命、看看相。下面這一段就很要緊，是我們應當要留意、要修學的。

至誠合天。

這是大原則——我們一個人處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不欺騙自己，不欺騙任何一個人。『天』就是佛法講的真如本性，日常生活中妄念不生，常常保持著正念現前。『至誠合天』，現在這人縱然受苦受難，畢竟苦難很快就要過去，大福報要來。所以世出世間法的大根大本就是真誠。儒家講學養，八條綱目裡「誠意、正心」是重心，「格物、致知」是達到誠意、正心的手段，這兩條不能做，雖然想誠意，也誠不了，就是做不到「至誠」。格物，物是什麼？物是五欲六塵。財、色、名

、食、睡要放下，如果不能淡薄，你的心會被外面境界所動，怎麼誠得了？縱然不能把整個欲望捨掉，也要看淡。凡夫天天在打妄想，其實妄想無濟於事。不如把這些妄想捨掉，把五欲六塵種種的享受捨掉一些，多替別人想想。我們有福，把福報都給別人去享，這個福報就大了，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就要真做！

淨空學佛，最初得力的就是《了凡四訓》，朱鏡宙老居士將此書贈送給我。我讀了之後，想想年輕的時候和了凡先生一樣，他有的毛病我都有。我也是短命，過去多少看相算命的，連甘珠活佛都說我短命，我相信。所以算命的說我過不了四十五歲，我很相信。因此，我出家學佛就把時間表定到四十五歲，因為我只有這麼多的時間好修（我沒有求長壽）。果然四十五歲那年得了一場病。當時基隆大覺寺，靈源老和尚舉辦結夏安居，靈老請我講《楞嚴經》，我只講了三卷，就生病了。自己

想想壽命到了，所以也不找醫生，也不吃藥，天天在家念佛等往生。病了一個多月，也沒有往生！病好了！這些年來依照這個方法修行，愈修行愈靈驗，愈有信心。現在什麼都捨了，捨乾淨就更自在了。

所以「捨」才會有「得」，不「捨」就沒有「得」。我們中國人說「捨得」，「捨得」這個名詞是從佛經裡來的。你能捨才能得，不能捨什麼都得不到。這篇改造命運的文章也就是叫我們「捨」；求呢？求也有助於得也。怎麼求？捨了就得了，你所求的都能得到；首先要把妄想、執著捨掉。『至誠合天』是從根本上捨，捨自私自利——將利益自己的念頭捨得乾乾淨淨，起心動念都是利益大眾、利益社會、利益眾生，這個人後福自然無窮。

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

知之矣。

所以吉凶禍福都有預兆。福將要來了，看他的善心、善行——他能把自己的利益分給別人共享，這是善行，於是曉得他福報快到了。若只顧自私自利，奪取別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與福報不肯與別人分享，他的福報是會享盡的。享盡了就沒有了！災禍就來了！所以只要看到他想的不善、做的不善，就知道他的災禍快來了。一個人、一個家庭，大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乃至於整個世界，都可以從這個原理來觀察。只要很冷靜、很細心，沒有看不清楚的。所以吉凶禍福、世界的安定動亂、國家的興衰都可以預知。

(二)改過的基礎——三心圓發

1.羞恥心——知恥能生大勇

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

前面了凡舉出吉凶禍福都有預兆。無論個人、家庭、國家，乃至於全世界都是有預兆的。這些預兆，唯有心地很清淨的人看得清楚。有定功的人，不僅是佛門，就是道家、儒家、讀書人，心比較清淨的，也都能看得出來，定功愈深看得愈遠。所以佛經裡常常告訴我們，阿羅漢能知過去五百世、未來五百世，這是我們每一個眾生的本能——本有的能力，應當是如此。現在能力喪失了，就是因為心亂了；被妄想、分別、執著、煩惱搞混濁了，使這個能力失去。佛法教我們是要把心地上的障

礙、污穢去掉，恢復我們本能而已。

前面說的道理明白了，要從那裡下手呢？這裡開始要給我們講真正用功下手的方法。我們每個人都想求福、求慧，都希望遠離災難，想得到幸福。「福」是從「行善」得來的——行善是因，得福報是果。可是業障要是沒有除，福也不容易得到，所以先要把業障去掉。求有理論、有方法，世間一般人都在事相上求，都在常數裡面求，那怎麼可能求得到？現在雖然知道有變數，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畢竟變數並沒有立刻現前！如何能達到這個目的？先要修清淨心。什麼是善？心地清淨是第一善。心地不清淨，縱然修善，善裡面有摻雜、不純，所獲得的福報很有限。就是講消業障，也消得不夠徹底，消得不很多。

由此可知，心地純善、純淨，非常重要。如何使自己心地恢復到清淨？那就要改過，將自己的心地真正做一番洗刷的功夫。所以此處教導

我們『未論行善』——我們還沒談論行善、修善的方法之前；『先須改過』，『須』是必須，這個字非常的肯定。那麼過要怎麼改法？這裡提出幾條綱領，這些綱領非常的重要。

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

中國古聖先賢教導我們「知恥近乎勇」——儒家講的大智、大仁、大勇。什麼人是大勇？唯有知『恥』，才能真正改過自新，才能發憤向上。人要不知恥，那就沒有前途了。我們不要跟一般人比，把標準提高一點，跟誰比？跟諸佛菩薩比。佛菩薩也是人，我也是人，爲什麼他能成佛菩薩，他能得到不生不滅，我們還要搞六道輪迴？這是大恥辱！

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

裂。

如果我們能常常這樣想，這樣反問自己，『恥心』就能生，這是改造命運的開端，也是改造命運的動力。什麼力量在推動？這是原始動力，不可思議的動力。了凡先生在此地所說的多半是世間法，世間有大聖大賢——孔子、孟子、周公、伊尹，都是我們中國古聖先賢。他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此地的「丈夫」沒有男女之分，能爲人之不能爲，謂之大丈夫。）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得到，我爲什麼做不到？要從這個地方去反省。

在出世間，別人證阿羅漢、成菩薩、成佛了，他們過去生中有無量劫，我們過去生中也是無量劫；爲什麼別人生生世世修行，成菩薩、成佛，我們生生世世修行，還是搞六道輪迴？這實在是奇恥大辱！世間恥

辱跟這裡是不能比的。『百世可師』——世出世間聖人都是天人師，佛十個德號裡有「天人師」——此處的「師」就是典型、模範。他可以做一切眾生的模範，做一切眾生的好榜樣。再想想自己『一身瓦裂』，『瓦裂』是比喻，就是造惡業受惡報。

了凡先生的好處就是他對於自己的過失，絲毫都不隱瞞。他所講的不是一般人的過失，是自己的過失。他發現了，能痛改前非，這是他的長處。他之所以能成就，關鍵就在此地。第一個大病：

耽染塵情。

『耽染』就是貪愛、貪戀，貪戀是清淨心受了染污。『塵情』是五欲六塵；五欲是情，塵是指六塵，塵也是代表染污的意思。我們坐的桌椅如果一天不擦，上面就有灰塵，天天去擦拭是為除去染污。我們的清

淨心也被欲塵染污了——財、色、名、食、睡，是五欲，起貪、瞋、癡、慢、疑，這就是染污。所以佛把外面境界——色、聲、香、味、觸、法，叫做六塵，就是這些染污我們的清淨心，這就是病根。如果我們要恢復自性清淨心，這些塵情要放下。世間人最難的就是放下！能放下一分，心就清淨一分；放下兩分，心就清淨兩分。菩薩所以有五十一個等級，實在就是塵情放下多寡不同，而分爲五十一個等級。五十一分塵情都放下了，絲毫塵情都不染了，就叫成佛。若還有一分未放下，就是等覺菩薩。這個『塵情』就是業障。

淨宗講「帶業往生」，所謂帶業往生就是放下一些，沒放得乾淨，還帶一部分去。過去有人主張淨土法門不是帶業往生，是「消業往生」，震撼了全世界的念佛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與經義完全不相應。雖然在淨土諸經裡面找不到「帶業往生」這四個字，可是意思非常的具足

。讀《無量壽經》，得知如果不帶業，業都消了才往生——既然業都消了，何必要往生？等覺菩薩還帶一品生相無明，就是塵情還沒有斷乾淨，還帶一分業，所以菩薩叫「覺有情」。「有情」是什麼？還有塵情；完全沒有，就成佛了！

嚴格來講，心地純淨只有一個人——佛，除佛之外，絕對沒有心地純淨的。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菩薩有塵情，但是沒有前頭那兩個字——『耽染』。所以他叫「覺有情」，他是覺悟的有情。我們凡夫就是『耽染』很重，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帶業往生」是祖師根據經義說出來的，與經義絕對沒有違背，我們要相信。尤其淨土法門，一品惑沒有斷也能往生。在過去、在現代我們看到許多念佛往生的人，這是真實的見證，這是證明。所以有些偏差的言論，我們要有能力辨別，不要受它的影響，要「依法不依人」，那

是人說的，我們要依照經典來修學。

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

『不義』就是不應該做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合人情、不合道德、不合風俗習慣，這都叫不義。自己做不應該做的事情，以爲別人不知道——實在講是有些人不知道。那些人呢？迷惑顛倒的人、心思蒙蔽的人。聰明正直、心地清涼自在的人知道，這樣的人絕對瞞不過他；何況還有天地鬼神，鬼神有五通（鬼神五通是報得的，不是修得的）；鬼神都知道，諸佛菩薩就更不必說了——我們六道凡夫起心動念，他們沒有不知道的。所以我們念了經論與聖賢典籍之後，真的是寒毛直豎，沒有絲毫能隱藏得住，想想還是發露懺悔才對！爲什麼？他們都知道了。我們不發露他也知道，還不如自己說出來好一點，我們心地比較能夠得到

一點平安。

『傲然無愧』，這個『傲』是傲慢，沒有慚愧之心。『無愧』就是我們俗話說的「麻木不仁」，沒有一點羞恥心，沒有一點慚愧心；再說個不好聽的，就是所謂「喪失天良」。做壞事常常還受良心責備，這人還是好人。雖然他外面瞞人，自己心裡常常感到不安，這種人有救了。壞事麻木不仁，這種人沒救。若是尚有羞愧之心，這是有救的，可以回頭的。

傲然無愧之人，『將日淪於禽獸』，他現在雖然是有身人的樣子，他所造的惡業將來必定墮三惡道——他自己不知，諸佛菩薩、天地鬼神皆知道。在他運衰時，妖魔鬼怪會來欺負。妖魔鬼怪欺負人，要看什麼樣的人——將來生人天道以上的，他不敢欺負，對於善人不但不敢欺負，他還恭敬；對於造惡的人則常常諷刺他、譏笑他、欺負他，因為惡人

雖然現在是人身，將來必墮惡道。

這些道理、這些事實只有真正學佛的人明瞭，明瞭之後，起心動念、一切行爲自然就謹慎了。我們這一生不但決定不能墮惡道，也決定不能再搞輪迴。如果我們不想再搞輪迴，只有一條路——求生淨土。所以對於取淨土，一定要下很大的決心。淨土如何取得？心淨則土淨——信願持名、修清淨心，也就是說『耽染塵情』要遠遠的把它捨離。當然不可能完全捨掉，完全捨掉就成佛了。我們捨的愈多愈好，不需要牽掛的就盡量不要去牽掛，把牽掛的念頭轉變成念阿彌陀佛；把自己身家的利益——身是本人，家是我的家庭，也就是起心動念都是念自家利益的念頭、把這個念頭轉變爲利益一切眾生，這樣我們心就清淨了。

佛菩薩與眾生的差別，就在佛菩薩起心動念是想一切眾生，沒想自己；眾生起心動念先想自己，不想眾生。如果念念都想一切眾生的利益

，我執不刻意斷，自然就漸漸沒有了。我執要是沒有了，在念佛功夫上就得「事一心不亂」，往生品位就高了，可生「方便有餘土」，決定往生。我們要從這個地方下功夫，要認真的去做，所以眼光要遠大，不要僅僅看這一生，不要只看眼前。我們眼前乃至於這一生，是非常之虛幻無常。經上講的沒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要知道諸法無常，不值得我們去牽掛。在我們身旁的家親眷屬，我們要教他正法，要勸他如理如法的修學。

曾經有一位同修，他很著急——他的小孩想到國外去留學，出國留學很不容易。他自己住在巴黎，他問我怎麼辦？我就教他，把一切妄念放下，全家念《無量壽經》、念阿彌陀佛，一定有感應。他說：「這不行！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妥，我的心才能放得下，才來念經、念佛。」我說：「你如果這樣想法，你這一輩子都沒有指望。」他問：「爲什

麼？」我說：「你的方法用錯了，你今天所思考運用的方法，是你自己的業力，你沒有三寶加持的力量。」會用三寶的力量，把自己的力量捨掉——我自己力量做不到，我用清淨心求三寶加持，會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這個才重要！就是此地講的，我們要用變數，不用常數；常數是命中注定的，變數是自己創造命運。

創造命運要從心地裡面求，這個心是真心，不是妄心。成天胡思亂想的，那是妄心，妄心是在常數上，不是在變數上。一用真心，常數就改變了，我們在佛經上、在《了凡四訓》裡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求佛菩薩怎麼個求法？不是跟佛菩薩談條件——求佛菩薩保佑我發財，給我賺一百萬，我供養你五十萬，我們兩個對分。這不行！佛菩薩怎麼會答應你這個條件！所以世間一般人想利用佛菩薩，想利用三寶的力量談條件——許願都是談條件的，這很有限，這是錯誤的，沒有條件好談的。最

要緊的是恢復自己的清淨心，這有最根本的理論依據。就如佛法中所說，六祖也講得很好：「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已說明一切都是現成的，向自性裡面求，沒有求不到的——有求必應——因為自性本來具足，自性能生萬法。三寶不過是給你做一個助緣而已，求得也是我們自性本有；自性裡沒有，三寶也幫不上。『佛氏門中有求必應』，你完全相信，一點都不懷疑，要求什麼得什麼——求成佛都可以得到，何況其餘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理，「求」，一定能得到。世間人不知道，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這就是佛經裡面講的「世智聰辯」。這不是求取功名富貴，實在講是在造罪業（他自己還不曉得）。就是求得的，還是命裡有的，你說這多冤枉！他所造作的罪業，將來必定有果報。

佛法裡講十法界，十法界中每一界又有十界，所以叫「百界千如」

。我們現在是在人法界，這一法界裡就有十法界。我們現在在一心一意念佛求生淨土，我們現在是在佛法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現在修成佛之因，現在就在佛法界；我今天念菩薩，我今天修六度萬行，就是菩薩法界；我今天念仁義道德，就是人天法界；我今天想盡方法想去賺錢，貪這個世間的物質享受，這是餓鬼法界；見到一切人、一切事都不順眼，是地獄法界；糊里糊塗、迷惑顛倒、一天混一天是畜生法界。雖然現在都是人身，已經可以給我們分成十個不同的樣子了。諸佛菩薩、天地鬼神看到我們的樣子，他就知道是佛，還是菩薩，或是其他，他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每一界裡都有十界。我們自己明白這個道理，知道這個事實真相，就曉得該如何去選擇，這個權的確操在自己手上。

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

人家成佛、成菩薩，我們還在搞三惡道、搞六道輪迴，這是太可恥了！世間『可羞可恥者』，沒有比這個更大了。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

『恥』這字與人的關係太大了，為什麼？「知恥」，這個人可以成聖成賢；「不知恥」，必定淪落三途。你看這個字與一個人的前途關係多麼重大！

『以其得之則聖賢』，『得之』就是知恥；知道羞辱就發憤雪恥圖強，能振奮起來。

『失之則禽獸耳』，『失』就是不知恥；不知恥就是小人，胡作妄爲。在佛法講，不知恥才會搞貪、瞋、癡、慢；知恥的人絕對沒有貪、

瞋、癡、慢，他曉得貪心墮餓鬼，瞋恚心墮地獄，愚癡墮畜生，有什麼值得傲慢的？跟佛菩薩比差太遠了！所以這些煩惱心自然就消失了。

『此改過之要機也』，『要』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樞機，也就是關鍵。把它擺在第一——要知恥。說得粗俗一點，就是善行善果不如人是羞恥，知恥一定奮發自強。希望發最上乘者，一齊來組成一個「知恥學社」，提倡知恥運動，喚醒大眾，共創人類和平福祉。

2. 畏懼心——知畏能生誠敬

第二。要發畏心。

『畏』是畏懼。人常懷有畏懼之心，那是一種很大的控制力量，使自己不敢作惡。他有所恐懼，他怕什麼？

天地在上。鬼神難欺。

『天地』是指天神與鬼神。在我們上面的諸天天神有天眼通，我們一切動作牠們皆看得很清楚；地下則有鬼神，鬼也有五通，能力雖然比不上天神，牠們的感觸比我們一般人還要強。鬼的智慧比不上我們，但是牠能見、能聽，這些能力比我們強。（也許你不相信，而認為鬼神有五通，應該是牠們的聰明智慧比我們強才對。）現在科學家已經測驗出來，很多動物牠們的器官很特殊，譬如說狗——牠的鼻子比人靈，我們覺察不出來的味道，牠可以覺察得出來；狗的耳朵也比我們靈。牠是畜生，牠沒有我們聰明。畜生裡尚且有許多種能力超過我們，何況鬼神呢？所以鬼有五通是可以相信的。牠為什麼還受苦難？牠智慧不如我們，福德多數不如我們。所以地上地下有鬼神，我們一舉一動牠們都清楚。

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

我們縱然在很隱密的地方，也就是說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做一點小小的過失，天地鬼神有天眼——我們的牆壁障礙不住，祂們看得清清楚楚。真正可怕！這些眾生的神通還是小的，因為距離我們很近，祂們實在都看到。『鑒』就是看到，『臨』就在我們面前。我們看不到祂，祂實在就在我們面前，祂看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佛菩薩則不必說了。佛菩薩是大慈大悲，看到我們做什麼壞事，他心清淨，他不會找我們麻煩；可是鬼神不一樣，鬼神是凡夫，看到我們作惡，祂生氣，有時要找我們麻煩。佛菩薩無所謂，但護法神是眾生，祂看不順眼，也要找你麻煩。因為護法神是凡夫，祂沒有成佛、成菩薩。鬼神更是凡夫，所以『重

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我們有重大的罪惡，這些鬼神就要來懲罰我們，這就遇到一些災難災殃了。輕的——就是我們常說的折福。要是真正明白這個事實，怎麼能不怕！

所以《無量壽經》裡有好幾段經文，讀了真正叫人敬畏。西方極樂世界人數無量無邊，個個「天眼洞視」（洞視就是沒障礙，一點障礙都沒有），「天耳徹聽」，能力是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一切諸佛剎土，我們肉眼看不見的，他看得見；我們耳朵聽不見的，他聽得見。所以想想我們還有什麼地方能隱瞞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連那些人都不能隱瞞，又如何能瞞過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呢？沒有法子隱瞞！

我們真正明白這一樁事實，深知念佛求生淨土，形式上的回向不回向是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的心願他們都知道，不必嘴裡講：「我要求生淨土！」他們早就知道，起心動念時他們就曉得了。好好的念阿彌陀佛

，這是真話，其他的廢話可以不必講了——求一心不亂、求上品上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才是第一等大智、大福德人。

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慄慄。

前面所講是在一般時處，這裡是講我們一個人在私室獨居時。一個人在自己房間裡關起門來，有時就不檢點了，可以馬虎隨便一點了，不知「慎獨」功夫要緊。因為有人在，自己總會約束一點，沒有人在就放逸了。

李老師講過，古時候，好像是鄭康成（鄭玄）跟一些同學們在一起，有一次大家自我反省，提出自己有什麼過失，把過失說出來。每位同

學反省時都能把自己的缺點說出很多，唯獨鄭玄想不出來。最後大家問他：「你再想想！」他說：「我在想！」想了很久，想出來了——有一次上廁所時沒有戴帽子，這就是我的過失。可見古人慎獨的功夫，在自己房間關著門，衣服都整齊，像見賓客一樣的慎重。現在人會說何必這樣做作？古人他就是這樣做法，這叫「慎獨」。在他們的觀念中，縱然是掩蓋得很嚴密，天地鬼神也見到，如果馬虎一點、隨便一點就是失禮。隱密之處也如臨天地鬼神，所以態度是恭恭敬敬，不敢有一點放逸，就是講這樁事情。

『閒居』是指私人的臥房，在裡面也是『指視昭然』。雖在私室中，亦如十目之所監視、十手所指——就像在大庭廣眾之下一樣的檢點、一樣的謹慎，不敢隨便。

『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文』是文飾，就是掩蓋自己的過

失，還用花言巧語去掩飾，其實是掩飾不住的。『掩』就是騙人、自欺欺人。實在是『肺肝早露』，『肺肝』是內臟，一般人看不到，可是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是用這個來比喻。比喻我們在暗室，在臥室裡面，一舉一動、起心動念，天地鬼神沒有不知道的。我們以為掩藏得很密，那不過是自欺欺人——其實早就被人看破了，看破了就一文不值。想到這裡，怎麼不害怕！

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

人知恥，就有敬畏之心，就能改過，就能滅罪。我們講「懺除業障」，學佛的人天天去拜懺，拜一輩子不但業障沒消除，愈拜愈多，原因在那裡？他不曉得從那裡去懺悔。今天在寺院拜懺，就是此地講的『文之甚巧』；他不是真懺悔，而是在掩飾他的罪惡，罪惡愈積愈重，所以

愈拜懺罪愈多。真正修行是知恥、畏敬，我們能夠在念頭上轉就好了。

『一息尚存』，只要一口氣沒有斷。『彌天之惡』，『彌天』就是大惡，佛經裡所說的五逆十惡——必墮地獄。這樣的人在一口氣沒斷時，有沒有救呢？還有救——『猶可悔改』，他還能改過自新。他要是真正的知恥，真正的生敬畏之心，悔過發願求生西方，一念、十念決定往生。

我們在《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讀到。在印度、在中國，在過去有這種實例。譬如唐朝時的張善和，他是屠夫，臨終十念往生。在古印度有阿闍世王，我們在《觀無量壽經》裡讀過，他殺父親、害母親、破和合僧，也是無惡不作（《大藏經》裡面有一部《阿闍世王經》，釋迦牟尼佛專講這個人的因緣果報），他在臨命終時，一口氣還沒斷，他真正懺悔了，一心念佛求生淨土，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中生」，實

在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才曉得往生極樂世界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我們平常積功累德，平常修行往生的；另外一種是作大惡的人，臨終懺悔往生的。所以我們不可輕慢造作罪業的人，說不定他在臨終時懺悔的力量強，往生的品位比我們還要高，這是很可能的。我們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浪子一回頭比一般好人還要好，平常一般好人比不上他，就是這麼一個道理。所以對於惡人不可以存輕慢之心。

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我們決定不能存僥倖的心——造惡臨終懺悔還可以往生，我現在多造一點惡不要緊，臨終時還來得及。我們要是存這個心就壞了，存這個心可以說決定墮三途。諸位要知道，臨終懺悔往生是很不簡單的事情！表面上看是一生，其實他過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不知道有多麼厚！在這一生當中他迷了，臨終時他又醒過來了，這才行！

過去生中沒有深厚的善根（大家可以去參觀病院，你就曉得了），幾個人在臨命終時頭腦清醒？這是第一個條件。如果臨命終時昏迷了，求懺悔的念頭忘掉了，那不就往惡道去了！我們明瞭事實真相，決定不敢存這個念頭。爲什麼？太難！太難了！真是千萬人中，難得有一個臨終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這是第一個條件，沒有這一個條件就辦不到。我們能保證自己臨終時頭腦清楚嗎？第二要遇善知識。第三要立刻回頭，一心懺悔，念佛求生淨土。我們能保證臨終時這些條件都能具足嗎？若不能，還是老老實實，平常積功累德，這才穩當可靠。淨宗是萬人修萬人去的法門，但是尤註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苟有悔罪之心，便開自新之路。」這要愈早愈好，愈早覺悟愈好。趕緊回頭，不要再造惡業了！

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

這種例子很多，世俗、佛門中都有，如前所說。近代我們見得到的，美國首都華盛頓周廣大往生。他雖然不是一個作惡的人，但給我們證明，臨終遇到佛法，一念十念是可以往生的。周廣大是一個經商的好人，不是個惡人。他一生沒有遇到佛法，臨終前三天才聽到善友說西方淨土。他聽了很歡喜，沒有絲毫懷疑就接受了，就發願求生淨土，一心念阿彌陀佛，這是他過去生中的善根現前。一發願求生，他病痛就沒有了，這是佛法講的華報。真心一發，三寶就加持，雖然有病，沒有痛苦；雖然病重，精神提得起來。從本身上來講是自己的願力、法喜——人逢喜事精神爽，特別有精神，這是本身的力量；另外是阿彌陀佛威神加持，所以他能提得起精神來念佛。念了三天佛，他看到西方三聖從雲端下

來，接引他往生。這是最近發生的事，如何不信？

諸位要曉得修行重實質，不重形式。周先生沒有聽過經，也沒有讀過經，沒有受過三歸，也沒有受過五戒，不過是善友勸他念一聲阿彌陀佛。真的！阿彌陀佛西方三聖接引他往生。修行重實質、重心地、重真心。

尤註說：「修不嫌早，悔不嫌遲。臨終安詳，超拔之徵。」臨終悔過還是來得及的。凡是臨終死得好，他來生去處一定好，這是可以斷定的——好死好生，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人「好死」在我們中國是五福之一，五福最後一條是「考終」，這是講安詳——死得安詳，沒有痛苦，他來生決定是生三善道，決定不會墮三惡道。

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

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

這個事實儒、佛都說，可見得它是真的，絕對不是假的。改過要勇猛，真正勇猛的去改過，縱然是大惡，縱然是久惡，都能懺除。『一念猛厲』，就是真實的懺除業障，所以『足以滌百年之惡也』，『滌』是洗刷乾淨，『百年』是講長久累積的惡業，都可以懺除洗淨。

『譬如千年幽谷』，千年的黑洞，我們點一盞燈，黑暗就沒有了，就照明了。『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這就把燈、光明比喻你勇猛改過的這一念心，就能夠把長時間的積惡都洗刷掉。所以過失不論大小、不論久近，是『以改為貴』，我們一定要改過。

佛法裡常講：「法器難得。」如果不是法器，決定不能續佛慧命。器是器皿，譬如這個杯子一定要乾乾淨淨，我們盛水才能飲用。如果這

個茶杯不乾淨，裡面有一點毒藥，你盛滿一杯水喝了，是要中毒的，毒就是惡業；要成法器，就是先要把我們的惡業淘汰盡，我們接受的佛法才能自利利他。

前面講修福，為什麼先要改過？這就是先使自己成爲一個法器。諸佛菩薩、天地鬼神賜福，我們才能接受——真正是福，不會變質。如果自己接受的器皿不乾淨，煩惱重重，惡業很多，佛菩薩給我們的福會變成更毒的藥，怎麼能受得了！這就是先要改過自新，然後才能修福的道理。過要是不改，我們修的福是彌增大惡。爲什麼？沒有福報，造的惡小，沒有能力造；福報大，造的惡就更重更大，將來墮地獄墮得更深！墮得更苦！世間貧窮人，縱然想造罪惡，造不大；富貴人造的惡就比平常人造的都大，這也是一定的道理。明瞭修福先要改過，就是先要消災。先不要求福，先消災，然後修的那個福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如果自己

積習不消除，我們要去修福，福來了往往造更大的罪業。真正善知識，真正好老師，傳不傳這種學生？不傳！爲什麼不傳？害他！這就是佛門講的，他不是法器——不是法器不能傳法。不是說這個人很聰明、很有智慧，舉一反三就是法器，不是的。若這個人心地清淨、善良，沒有貪、瞋、癡、慢，這是法器，再笨都不怕。我們看倣虛法師《影塵回憶錄》後面有個曬蠟燭的出家人，他真是笨頭笨腦，一點智慧都沒有。但是他心地清淨，他老實，他沒有壞心眼。老和尚看中他了，他是法器，叫他去拜佛，去拜阿育王寺釋迦牟尼佛的舍利，一天拜三千拜。他拜了三三年，開悟了，悟了以後能作詩、作偈，辯才無礙，後來講經說法，廣受人歡迎。雖然自己有成就，生活很節儉，對人非常謙虛有禮。這就是法器，是真實的福報！所以傳法能成就人，也會害人。自古以來，世出世間的善師、好老師，傳法是要選擇人才的。選人的標準，是德行第一，

其他的不考慮，因為其他可以培養。所以我們自己如果想真正成就，在這一生真正往生，能夠自利利他，一定要從改過下手，這是『惟以改為貴』。

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

這四句是勸勉我們要把握時間及時改過。世間無常，佛經上講：「人命在呼吸之間」，一口氣不來就是隔世，想改也來不及了。知道這確實是人生第一樁大事，就要認真的去做，把握機會、把握時間、天天反省、天天改過，才是真正的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行為，就是把自己錯誤的行為都修正過來。現在有許多人，以為修行就是每天念念經、拜佛、念念佛，就叫做修行。這樣做與自己的惡習氣毫不相關，完全流於形式，不起作用。我們念經是修行，念一個小時，這一個小時沒有妄

想，精神集中在經文上，甚至連經文的意思都不要去想，因為想還是打妄想。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修「清淨心」，把妄想止住而已。念經、念咒、念佛都是這個目的，這是「修心」。心清淨了，身就清淨。

我們這些年來，真正體會到心清淨、身清淨就不會生病（平時飲食起居要謹慎）。身清淨，境界清淨，沒有憂慮，沒有煩惱；所以年歲雖長，不會有疾病，不會衰老。李炳南老居士是最好的榜樣，他天天講經說法，還有很多應酬，這就是說明能這麼大的年歲，還保持健康長壽而不生病，六根聰明不輸給年輕人，就是他的心清淨、身清淨。

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

一個人作惡不知道懺悔，不知道改過，惡名流傳到後世，孝子賢孫都沒有辦法爲他洗刷。中國歷史上，大家曉得曹操不善，其實秦檜才是

真不善；這個惡名，後世子孫再怎麼好，也不能從歷史上替他洗刷掉。

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

這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惡業必墮地獄，墮地獄是很可怕的事。佛經上講地獄，時間長短有很多種的講法。最淺顯的，像李老師在《十四講表》裡所列的，那是我們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懂的，也是根據佛經上說的——地獄的一天等於我們人間兩千七百年。中國人常自誇有五千年歷史，若在地獄才不過兩天。你想地獄有多麼可怕！地獄的壽命，短命的都有一萬歲。也算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地獄的一天是我們人間兩千七百年，可不得了！這個苦日子沒有出頭的時候，真是百千萬劫難出頭！在這一生當中，造作地獄罪業很容易，可是墮落下去之後想出來，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們要是深信佛講的是真實話，我們怎麼敢輕舉妄動

，造作一切重罪！

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

墮落在地獄，諸佛菩薩大慈大悲也沒有辦法度脫。地藏菩薩雖然是幽冥教主，能度得了嗎？度不了！墮落在地獄裡，實在講是要有非常善根、福德的人，地藏菩薩才能幫他的忙——跟他說法，他即能悔改，徹底的悔改，這就超越地獄了。人在受非常苦難時，往往什麼好話都聽不進去；愈是受苦，惡念愈是增加，愈是不平，愈是怨天尤人，好話怎麼聽得進去！說了好話，他反而說你諷刺他，更恨你。人間受苦難的人尚且如此，何況地獄！所以往往受地獄苦，又造重罪，因此地獄果報很難超越，道理在此！地藏菩薩能度的是什麼人？是真正有善根、有福德的人。這些人以一念差錯，墮到地獄去了，這種人還有救。地藏菩薩勸他

，他肯聽，後悔覺悟了，就容易出來。若不是善根深厚、一念差錯的人，是沒法子救的，佛菩薩救不了的。看到這樣子，想到這件事情，怎麼會不害怕？

第二教我們要有畏懼之心。知道我們絲毫的過失，瞞不過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們人人皆知道。所以縱然在暗室，起心動念都不可有邪念。沒有邪念，自然就不會作惡，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改過要從心上改起。心善了，言語、行爲自然都善；心不善，言語、行爲裝得再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

3. 勇猛心——知勇則能振奮

第三。須發勇心。

勇於改過。前面第一條講「知恥近乎勇」，知恥是開悟自覺，不知恥是迷惑顛倒；所以知恥是開悟的條件，勇猛是功夫的條件。知恥是從內心裡覺悟——內心裡真正覺悟了；畏懼是外力的加持，使我們不敢做壞事——就是自性裡面的甚深慚愧。知恥是真正「慚心所」，畏懼是「愧心所」，慚愧是兩個「善心所」。《百法明門》裡十一個善法，就有「慚愧」。人能有慚愧心，必定有成就。印光祖師一生自號「常慚愧」，就是他常常懷著「知恥畏懼」的心情來修持，所以才能勇猛精進。真正做到，『須發勇心』。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

『因循』就是得過且過，我們常說混日子、混時間。『退縮』，不進則退，這是一定的道理。不求長進，沒有進取的心——進取須是在德行上。現代人也是勇猛精進——他是求五欲六塵，在貪、瞋、癡、慢上勇猛精進，而未知後果之可畏。世出世間聖人教我們要在道德學問上精進。道德學問比學術還要高，學問和學術不一樣，學問是智慧，是從真如本性流出來的，就是佛法講的「般若智慧」；學術在佛法講是「世智辯聰」。我們今天勇猛精進方向錯了，往六道、往三途裡去了；世出世間聖人教我們的方向是超越三界、永脫輪迴，與諸佛菩薩看齊，這就對了！所以『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必須奮然振作，要奮發，要把精神提起來，勇猛精進。不要懷疑，不要再拖時間，現在就做。不要遲疑，不需要等待，說做就做，就從現在開始，絕無退縮。

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

『抉剔』，『剔』就是拔掉。小過失就好像『芒刺在肉』。我們身上若有個刺，就很痛苦，總是想盡辦法趕快把它剔掉。過失在心裡比這個更痛，我們不能不覺察；不覺察就是麻木不仁——刺進去不知道痛就是麻木，我們現在皮肉沒有麻木，良心麻木了。

大者如毒蛇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

大的罪惡，就好像毒蛇咬了我們的手指。毒蛇咬了手指，不要猶豫，趕緊把手指斬掉！爲什麼？不斬掉，毒一散開，必死無疑——沒救了。這是比喻要下定決心，斷一切惡。每一天昏沉，提不起精神，是業障現前；妄念很多、煩惱很多、憂慮很多、牽掛很多，樣樣不能順心，不能稱意，都是業障現前的相。佛門常講「業障」，什麼是業障，我們自己要知道，自己要看得清楚。晚上睡覺作惡夢，是業障；生活習慣沒有規律，是業障。要認真反省，要警惕！能把這些過失都改過來，業障就消除了。業障少的人，必然法喜充滿、身心輕快、沒有負擔。業障少就是煩惱少；煩惱少，心地自然清淨，常生智慧，於世出世間法，身心世界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要有決心，要能省察——先要把自己的過失找出來，勇敢的去把它改正過來，不要憂慮，不要害怕。

『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末後這一句是引用《易經》「風雷益」

這個卦相。《易經》六十四卦，「風雷」這個卦相就是「利益」，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果斷、決心。人能有果斷、決心，改惡修善，說做就做，這才能得到真正利益。沒有猶豫，立刻改過自新，就是《易經》裡「風雷」這一卦裡所顯示出的卦相。

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

改過自新必須要具備這『三心』——知恥心、敬畏心、勇猛心。知恥是自覺——「慚心所」，敬畏是「愧心所」，具足慚愧，才產生出勇猛心來改過。由此可知，過失為什麼改不掉？原因就是沒有恥心與畏心，沒有力量產生勇猛心。勇猛心是從知恥、敬畏裡生出的，人不知恥也，不怕別人笑話他，就沒有辦法修善了！

如何培養『三心』？我們現在為什麼在一切經典裡，選擇《無量壽

《經》來讓大家受持？一切經不是不好，沒有《無量壽經》講得圓滿。《無量壽經》是事、理、因、果面面都說到了，分量也不多，現代人容易受持，何況這是一切經典的精華！

我們現在《早晚課誦》，是專爲淨宗學會同學重訂的課誦本。以前的課誦本是古德所編的，他們編的課誦本用來對治當時人的毛病，果然有效；我們現在人的病跟從前人不一樣，所以早晚課我們要修訂。早課念《無量壽經第六章》，以求與佛同心同願；晚課念《三十二到三十七章》，這第六章是講五惡、五痛、五燒，就是改過自新。每天念一遍，反省我們現在的毛病，認真的改過自新。念此第六章經就是懺悔文，念了要警惕、要覺悟、要痛改前非，以求與佛同解同行，這樣課誦就得到效果。所以要具足三心。

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

具足三心，有過即改。就像春天的冰——春天天氣暖和了，冰薄了，沒有冬天結得那麼厚。『遇日，何患不消乎？』太陽出來冰就化掉了——就是智慧增長，業障消除了。

(三) 改過的方法

1. 從事相上改

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

尤註說：「發恥畏勇三心爲改過之因，示事理心三路詳改過之法。」

「前面說的是理論，現在給我們講方法。方法歸納起來有三大類，這三大類功夫不一樣，改過的效果也不相同。先講『事』——從事上改。

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怒』是發脾氣，『詈』是罵人。喜歡發脾氣，喜歡罵人，惡言侵犯別人。『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這完全是從事相上改——把毛病找出來一樣一樣的改過。了凡先生從前也是在事上改，你看他行三千善事，十一年才圓滿，那麼長的時間，收到的效果也不太大。第二次他用了四年的時間行三千善事，求得一個兒子，費的時間還是長。實在講，得效果如願所求，這皆是從事上改的。

佛門裡面，從事上改的就是「持戒」。大乘八宗、小乘二宗，大小

乘的修學都是從「戒行」上做起——是從事上修的。尤其是小乘戒——小乘戒是論事不論心。大乘戒就不一樣了，大乘戒如梵網戒。《梵網經》並沒有完全翻譯成中文，這是一部很大的經，傳到中國來也只翻了全經最重要的一品——《心地戒品》兩卷，上卷是講菩薩心地，下卷是講菩薩戒行。實在講，重要的是在心地，上半部改過自新，從心上改；下半部是從事上改。當然，從心上改而能兼事是最上乘的。

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

病根是心！『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不是『廓然之道』——這不是根本之計。這是治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根還在，沒有拔除。換句話說，身很像那麼一回事了，心不清淨；外表像樣，心

地不然，這在佛門裡講是小乘人。所以小乘人很固執，確實妄想可以伏住一些，分別、執著則相當堅固，沒有辦法捨掉。

2. 從明理上改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

這一段是從理上改。我們要知道事實真相，想想它的道理，我們自然就不忍心吃眾生肉了。前面不明道理，很勉強的做，這勢必很難——

強制執行，心不悅服，自己跟自己在鬥爭，相當痛苦，明理就可以將之化解。所以常常要想到——『上帝好生』，這是自然的。尤其現在科學也逐漸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講自然生態平衡，自然生態就是此地講的『上帝好生』之德。自然生態一定是均衡的，自然生態之平衡若被破壞，整個世界眾生都遭難，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會破壞自然生態。

其實人在一切動物中是最壞的、最殘忍的、最惡的。老虎、毒蛇只有在飢餓時，才傷害其他的動物。牠吃飽了，別的動物在牠旁邊走來走去，牠動也不動，由此可知，牠殺生是不得已。人不一樣，人並不是被逼不得已才殺害眾生，是任意的殘殺；畜生實在很少造惡業。我們想想，人造的惡業是一切畜生都做不到的，造的罪業太大了！因此，在六道中我們有什麼值得驕傲！

墮畜生道很苦，但牠不造業，牠在消業障；我們得人身若不學佛，

人身有什麼好處？天天在那裡造罪業。畜生消業，我們造業。牠的罪業消了，牠就出頭了，生三善道；我們造業，業果熟時我們入三惡道。牠們準備出來，我們準備進去，有什麼值得驕傲的？這些都是事實真相，我們一定要明瞭。何況一切眾生都貪生怕死，我們殺害牠，是牠沒有能力抵抗。所以說弱肉強食——因為沒有法子抵抗。雖然不能抵抗，牠能甘心嗎？牠要是不甘心，怨恨一定存在，能免得了冤冤相報嗎？

有一位同修來問我：「超度嬰靈（墮胎）有沒有效？」

我告訴他：「沒效！你以為超度就沒事了？」

他說：「那萬一這小孩生下來是個殘障，那不是很痛苦？不如就叫他不生。」

「我們要曉得，生一個小孩殘障，那是來討債的。你欠他的債，還不讓他來討，還要殺他一條命。換句話說，你過去欠他的債，現在再加

上命債，以後更不得了！現在科學家只看到眼前這一段，不知道後世的因果——因果通三世，這決定是大罪。」

他說：「小孩還沒有成形，只懷一、兩星期。」

我說：「不行！神識一投胎他就來了，成形不成形沒有關係。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了，你跟他過去世就有瓜葛了——所謂報恩、報怨、討債、還債。如果他是來報恩的，你把他殺害，恩將仇報，以後變成仇人；明明是孝子賢孫來報恩的，你殺害了他就變成仇人、怨家了！這還得了？不得了！你做一點功德，花幾個錢，安個牌位就能超度？沒這種事！那是騙自己，安慰自己，不是事實。」

所以諸位能真正看到前後因果——太可怕了！不可以不慎重，不能不明理，不可以不曉得事實真相。殺害眾生來養自己，這是大過失！現在人認為這是正常的。有些宗教還認為是上帝供給他吃的。如果說這些

眾生都是給我們吃的，上帝就不稱其爲「上帝」了！上帝又那裡談得上有「好生之德」呢？這一個錯誤的觀念，使我們造作許多的罪惡，自己都不知道，這就是知見上的錯誤。一切眾生被殺害時，被屠割時，你看不到那狀況——慘叫的音聲，這就是牠不服氣。佛經裡講：「人死爲羊，羊死爲人。」生生世世互相殺害報復。所以說吃牠半斤，還牠八兩；欠錢的還錢，欠命的還命——這是因果定律。

我們真正的相信、真正的肯定，我們決定不會有一念殺害眾生之心。爲什麼？我不希望將來世世償命。我們決定不會貪圖不義之財。爲什麼？知道將來世世要還債。明白這個事實真相，人自然就安分守己，本本分分了。這絕不是消極、絕不是退轉，是奮發精進，創造自己美好的前途。這一世好，來世更好，求得生生世世都好。沒有智慧，不知道事實真相，是決定求不到的。

這一段文講肉食，我們看到眾生被殺害，那種痛苦的狀況——『徹入骨髓』，殺了牠，拿來養自己，怎麼忍心？何況『食過即空』。眾生貪圖美味，無論怎樣去烹調，知道味道、享受味道的就是舌頭，舌頭以下就不知道了。爲了三寸舌不知殺害多少眾生！不曉得造多少罪業！

而『疏食菜羹，儘可充腹』，要是說素食沒有營養，吃素食長壽的人很多，吃素食健康的人很多；從小吃長齋的出家人，肥肥胖胖的、滿面紅光的多的是，怎麼可以說沒有肉食就沒有營養？這都是錯誤的觀念。殺害眾生，吃牠的肉養自己，不但跟眾生結冤仇，還損自己的福報。一個真正的聰明人，絕對不肯幹這種事情。

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

一切動物不但有生命，也有『靈』性，跟我們人沒有兩樣。除了佛

菩薩之外，誰知道『皆我一體』？

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

了凡先生一定是全家吃素，因為他曉得道理，他知道事實真相。現在人還有些錯誤的觀念——我們大人吃素，認為小孩太小了，怕他營養不良，還要多多給他一點肉食。這個觀念是錯誤的，這是怕他的業障太少，冤家債主太少了，多讓他結一點怨業，如此而已。跟他講，他不相信，還毀謗我們——頭腦太舊了，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營養。其實不然，他真的錯了！所以覺悟要趁早，愈早愈好；小孩愈小吃素愈好，他的福德根基厚。這正像《無量壽經》和《阿難問事佛吉凶經》所講的「先人無知」，「先人」就是長輩；沒有智慧，使我們不知不覺中犯下了過

失，造了很多的罪業。單飲食這一條就不得了，罪業就很重了。

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

過去喜歡發脾氣，瞋恚心重。如果自己能認真反省，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別人有過失，我自己也有過失；我不能原諒別人的過失，別人能原諒我的過失嗎？想到這個地方，就不會有責備人的心了，反而有憐憫之心。『矜』就是憐憫。他無知、愚昧，才會犯過；對於真妄、邪正、是非、利害，沒有能力分辨，所以不能改過自新，不能斷惡修善，應當要憐憫他，不要去責備他，這是佛菩薩處事、待人、接物的態度。

『悖理相干，於我何與？』即使是無理的冒犯，與我也不相干。

『本無可怒者』，即使相犯——我這個身，身不是我。我們的清淨心永遠不接受侵犯的——清淨心裡本來無一物。我們今天處事、待人、接物，可惜沒有用清淨心，用的是妄想心；妄想心不是自己。佛門所求的「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本來面目是真心、是清淨心。清淨心裡一念不生，清淨心決定不受外境的干擾。所以與我無關，何必去計較？何必去執著？離開一切分別、執著、妄想，諸位想想，那一物與我們相干？所以『本無可怒』。

這都是從理上去觀察，所以說「心安理得」——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不會受外境所動了。外面什麼境界，內心都不為所動——順境裡不起貪心，逆境裡不起瞋恚心。順逆境界裡都能夠保持自己的清淨、平等、慈悲，這是真正的改過。

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

這是教我們從心地上改，在方法上，這是最上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歷事練心」——就是從心地上改過修行，所以要自己認真去反省。

『天下無自是之豪傑』，「英雄豪傑」在佛門裡就是稱的佛、菩薩。佛是英雄，菩薩是豪傑。出人頭地，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夠做得到，這叫英雄。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寶殿」，「雄」是英雄——大英雄寶殿，就是這個意思。常人做不到的——不能改過自新，佛能改過自新，佛能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正了，這才是英雄，這才叫豪傑！所以沒有自

以爲是的佛菩薩，大聖大賢沒有一個不謙虛的，沒有一個不忍讓的；謙敬是性德的流露。

『亦無尤人之學問』，真正有學問的人不會怨天，不會怪人。學問是智慧，是從真性裡流露出來的，儒、佛都是如此。儒家講智慧也是從本性裡流露出來的，所以儒家講「誠意、正心」。誠意就是真心——是從真誠心裡流露出來的，這是智慧，這叫學問。所以一個有學問、有智慧的人不會怪人，不會怨天尤人。

『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得』就是成就。在日常生活，我們的言行還會有人批評，還會有人毀謗，這就是『不得』。不要怪別人，反過頭來想自己，是自己的德學沒有成就，還不能感動那些人。

所以『吾悉以自反』，人家罵我、誹謗我、批評我，都接受過來；

不但沒有報復的意念，還生感激之心。爲什麼？他提供這些寶貴資料讓我回過頭來反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我沒有過，也不怪他；如果有的，趕緊改過自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就用這方法，把一身的毛病改得乾乾淨淨，最後成佛了。

五十三參講「歷事練心」，事就是日常生活，與一切人、事接觸，這一切的一切，都提供自己反省。把外面的境界，無論是任何人都看作是老師、是佛菩薩給我的教訓，我要認真去反省，認真去修學；學生只有自己一個人，除自己之外，都是我的老師、都是我的善知識、都是佛菩薩；他們沒有過失，只有我一個人有過失。善財童子是這樣即身成佛的。你看《華嚴經》，善財童子並沒有換一個身，他是肉身成佛——從凡夫一直修到究竟圓滿的佛果，一生究竟成佛。他怎麼修的？就是這麼修的。如果我們學會這個本事，學會這個方法，我們這一生當中也必定

是肉身成佛。修行首先決定不怨天、不尤人，看別人不順眼，就是自己業障現前；別人是佛、是菩薩，沒有一點毛病，我看不順眼，是我的業障，是我的毛病。

六祖大師講得很好：「若見他人過，自過則相左。」左是墮落；右是升，左是降。是自己的業障現前，就要墮落。又告訴我們：「若真修道人，不見他人過。」善財童子是真正修道人，沒有見到一個人有過失。他只見自己的過失，反省改過自新都來不及了，還有什麼時間看別人的過失？看不到！所以眼睛看到一切人都是賢人、都是諸佛、都是菩薩，自己也就成佛、成菩薩了；看到別人還有過失，就是自己的過失現行、業障現行。所以佛眼睛裡看一切眾生都是佛，凡夫看諸佛菩薩都是凡夫，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最上乘的改過自新是從心地上改。

『謗毀之來』，是好事。自己有毛病，自己不容易發現，自己找都

找不到，別人替我們找到，告訴我們，你看省了多少事！所以應當把它接受過來，這就是我『磨煉玉成之地』。他來幫助我，他是善知識，我們要用這樣的心態來接受。『何怒之有』？你怎麼可以憤怒？怎麼可以不接受？還要生報復的心——罪過大了！他對你是大恩大德之人，你還要用報復心來對待他，這個罪過重大！

我們中國聖人講孝，說孝道就會想到舜王。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不承認他是大孝——孝感天地。他這大孝，是什麼人成就他的？他的父母、兄弟成就他的。他母親死了，父親娶了一個後母，後母虐待他，父親又聽後母的話，後母又生了一個弟弟，一家三個人欺負他。不但欺負他，時時刻刻都想置他於死地。這樣的狠毒！他沒有變心，總是自己常常反省：「爲什麼我得不到父母、弟弟的歡心？」總是想自己有過失，沒有見到別人有過失。天天在反省自己的過失，如何改過自新，到最

後終於把一家人感化了。他沒有想逃家、出離，沒有想到將來要報復；念念反省總是自己不對，從來沒有想到他父母、他弟弟存心不好，對不起他。以後堯王知道他這些事情，把王位讓給他，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他，請他來繼承王位——他能感動一家人，將來就能感動天下。

在佛經裡我們看到「忍辱仙人」；忍辱仙人誰成就他？歌利王成就了他。《金剛經》上雖然說到，但沒說清楚，《大涅槃經》裡講得清楚。「歌利王」是梵語，翻成中文是「暴君」——所謂的無道昏君，梵語就叫「歌利王」。仙人在山中修行，他無緣無故的發脾氣，把仙人凌遲處死；忍辱仙人絲毫怨恨的心都沒有——「忍辱波羅密」圓滿了，看不到外面惡人，看不到外面有一樁惡事。諸位想想，他的心清淨到什麼程度？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學佛學什麼？就是學這個。

也許你說我們連善惡都不分，不是麻木不仁了？十法界因因果果擺

在面前，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但心裡頭乾乾淨淨，一點執著都沒有；不是對外頭不清楚，樣樣都清楚，可是絕對沒有絲毫分別、執著。所以在他，「自受用」裡是萬法皆如；「他受用」時，因為眾生有煩惱，必須要跟他講層次、跟他講原則，那是對眾生說的。對自己——我、人、眾、壽四相皆無，一切平等，決定沒有一絲毫差別；從平等法裡面建立差別法，是爲了幫助別人的。所以差別就是無差別，因為差別不是自己用的，是「他受用」。眾生沒有見性，要叫他斷惡修善；自己入這個境界了，無有惡可斷，也無有善可修，自己得到清淨平等，契入一真境界——「無修無證」；「無修無證」裡面，修證的事還照做，這就是空、有兩邊都不住。如果入了這個境界——事相上的修持都沒有了，就落在「空」；執著在事相上不明究理、不見本性，就落在「有」。他「空」、「有」兩邊都不住，像大勢至菩薩所示現的，「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都攝六根」不落有邊，「淨念相繼」不落空邊，這叫中道——空有兩邊不著。所以心地清淨平等，萬法一如，這一句阿彌陀佛，一天到晚還是不中斷，還是照念不誤——空有兩邊都不住。這是我們要學習的，這是真正修行，真實的修行。

又聞謗而不怒。雖讒佞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

這不但是理，也是事。別人誹謗我們、侮辱我們，我們如果心不動、不理會，自然就沒有事了。他罵我們，我們不要回答他。他罵！我就聽；罵了幾個鐘點，罵累了就不罵了。誰吃虧？他吃虧。他口不斷在動，很疲倦了；我們心清淨，若無其事。這個方法對治是非常有效的。

我十幾歲在學校念書，就學會這套本事，我這套本事實是在跟我一位同學學來的。因為我年輕在學校念書時跟了凡先生一樣刻薄——喜歡

挖苦人、戲弄人。可是我遇到一位同班同學——這位同學是我的大善知識。我處處欺侮他，大庭廣眾之中常拿他來取笑，他從來對我一句話不回，整整過了一年，我被他感動了。這個人真正了不起，真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從他那裡學到這套本事，一生都得受用。所以不管人家怎麼樣毀謗、怎麼說，到最後都煙消雲散，對自己內心的修養也增加了。如果講福報——一般人對你更加讚歎，某人真有修養！如果不是這些人來侮辱、誹謗，你的忍辱功夫就不能現前。他是來成就你修功的，何必不收？是送好禮來給我們的。

我們一個機關團體裡面，有這樣的人對付我們，我們能以很清淨的心應他，長官也欣賞你，同事也佩服你，你的升遷機會也就提早了。他送這麼多好處給你，你為什麼不要？你要對他惡言相報時，則兩個人程度一樣高。

我們從前在學校裡，兩個同學吵架，老師往往是一起處罰——兩個都跪著！我們心裡很不服氣！明明我有理，為什麼老師也叫我跪？到以後才曉得，凡是會打架、會吵罵的，程度是一樣高；一個高一個低絕對打不起來、罵不起來的，這個很有道理。遇到這個情形，修養程度的高下馬上看出來。所以遇到這些事，要曉得他是來送好禮給我的，他是我們的恩人，不可以恩將仇報。第一、是來測驗自己修養功夫。第二、很現實的福報馬上就來了——你將得到大眾的讚歎、禮敬。所以他是來送禮的，他不是壞人，是好人，是真正的好人，不要錯怪了他。

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

這一段所說的不但是世間法，出世法裡也非常重要。菩薩六度，有

兩條是關鍵。第一、是「布施」。布施是修福，人不能沒有福，佛是更不可以無福。我們稱佛爲「二足尊」，足就是滿足、圓滿。佛是智慧圓滿、福報圓滿，世出世間論福報沒有超過佛的。所以求福、求慧是應當的——我們自性裡本來具足了無量無邊的福慧。布施有三種：就是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這都是一切眾生所追求的，佛告訴我們種善因必定能得善果。

第二、是「忍辱」。忍辱能夠保持，如果只有修施福，而沒有忍辱，修積的福德保不住。《金剛經》上說「一切法得成於忍」。這一切法是指世間法、出世間法，要想保全，忍辱波羅密就不能不修。經上常說「火燒功德林」。什麼火？瞋恚之火。若一發脾氣，功德就沒有了，所以功德的修積相當不容易。如果你想你的功德修積多少？想想上次是幾時動過瞋恚心，一念瞋心起，火燒功德林；念佛人若在臨命終時發脾氣

，那就完了。這就是說明，爲什麼人臨終時，佛法教我們八個小時內不要去碰他；因爲一個人雖然斷氣了，八小時之內，神識沒有離開，你去觸摸他，怕他發脾氣。這時若發脾氣，絲毫的功德都沒有了，所以功德很難修積。福德則不會失掉，功德隨時可以失掉。

功德是什麼？功德是清淨心、是定、是慧。諸位想想：一發脾氣那有定和慧？定、慧都沒有了。至於福德，是我們講的財富、聰明（世間的聰明是法布施的果報）。我們念佛，所修積的功德就是一心不亂、功夫成片。一發脾氣，功夫成片沒有了，一心不亂更沒有了！所以要曉得功德是很難保持，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覺。

我們修行，在菩提道上——就是修行過程之中，冤家債主常常會來作對。爲什麼？他們的報復心很強烈，看到我們修行要成就了，成就之後他就永遠不能再報復了；所以總是想盡方法來障礙、來阻擾。這些障

礙、阻擾的方法，就是叫我們自己把自己的功德毀掉——火燒功德林。自己要不肯毀掉，任何外面的境緣對我們是無可奈何。

所以有些人有「境緣」。「境」是環境，「緣」是人事。物質、人事環境常常叫我們不滿意。不滿意就發脾氣，一發脾氣就把自己的功德燒掉。誰叫我們不滿意？可能都是冤親債主在那裡作祟。藉著人事、物質環境的緣，他在挑撥。所謂說話的人也許是無心的，我們自己聽了有意——自己聽了就不舒服、就難過。不要說表面上發作，你心裡稍有恚意功德就沒有了。只是小小的瞋恚，為什麼功德沒有了？因為清淨心失掉了，這是必須要明瞭的。所以世出世間法的成就都在忍辱，都在定功。「定」，不但是出世法修行的樞紐，世間法也少不了的。

「聞謗不怒」，這是定，這是智慧——定慧現前；『聞謗而怒』，那是業障現前。從這裡可見到，我們是定慧現前？還是業障現前？自己

要清楚。

這些境界好不好？對修行人來講，是好的！常常有人來找麻煩，有些事叫自己不如意——這是好境界。若不從這種境界裡去修，「定」從那裡修得成功？所以逆境、逆緣現前，正是自己修「忍辱波羅密」的時候，修忍辱波羅密的機會來了！所以感謝都來不及，怎麼可以抱怨？怎麼可以發脾氣？這正是鍛鍊自己功夫的時候。

古人鍛鍊一個學生，首先用的方法，就是教他修「忍辱波羅密」。看到這個人是個法器——就是可以教的學生，對他就沒有好臉色。會處處有意去找麻煩，好像很討厭，這是看他能不能忍受——有意折磨他；他若不能忍受，離開了，就算了！不能忍辱就不能成就，雖然其他的面很優秀，不能忍辱其成就也有限。

我們在《禪林寶訓》裡看到，有一位老和尚折磨他的學生，就是完

全不講理的。一見面就罵、就呵斥。有一次洗腳，洗腳水就潑在學生的身上，學生還是不走，還是要賴在這個地方。以後老和尚實在生氣了，趕走！遷單！不讓他住在這裡。學生沒法子，不能住了！於是他住在遠遠的走廊下。老和尚講經說法時，他在窗戶外一心諦聽，不讓老和尚看到。過一年了，老和尚要傳法、要退休，要推選一位新的住持來繼承他，大家不曉得老和尚要選什麼人？老和尚要大家把在外面聽經的那個人找過來，傳法給他，把住持的位讓給他。大家才曉得，這麼多年來老和尚是爲了要鍛鍊他。如果我們遇到小小不如意，就想掉頭而去不願接受磨鍊，也就決定不會有成就；即使其他方面再優秀，也不能成就。世出世法成敗關鍵就是忍辱——他能忍，他就有定；他有定，他就有真智慧，不會被外境所動搖。

有時候，我們看某人很優秀，在這兒住了沒多久他走了，常住的人

笑笑，無所謂。受不了折磨，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的人在常住多一個、少一個，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有些眼光短淺的人認爲某人是個人才！走了可惜！這是看得近，往深遠處一看，不是如此。真正是人才——他有定功、有智慧。唯有定、慧才能續佛慧命，才能住持佛法；沒有定絕對沒有慧，定的前方便是「忍辱波羅密」，先有忍而後才有定，沒有忍那裡來的定？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知道這是個真正道場，是有道學可以學的，打都打不走。他沒有學到手，怎麼肯走？什麼樣的侮辱都甘心承受。爲什麼？必須學到手之後才肯走，沒有學到手是決定不肯走的！這是真正求學的人！假使小小的一點不如意，他掉頭就走，不能忍辱——沒有用處的，不必去留他。

這一段文字非常的重要，息謗息爭的妙法——就是根本不把它放在

心裡，再怎樣的誹謗也就消失了。所以誹謗來，不可以爭、不可以辯，愈辯就像此地講的『春蠶作繭，自取纏綿』。用不著辯的！冤枉了！冤枉也用了不著辯。

所以說『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害是太大太大。如果做事，上司對於一個易怒之人是不會重用的，也不會提拔的。一個長官考核部屬，往往在生活中，從他待人接物之處觀察。這個人值不值得栽培？這個人有沒有前途？他看到心裡有數。易怒之人沒有什麼大前途，不值得栽培的，因為怒會害事。

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

這四句是改過自新的最高原理、原則，大乘佛法就用這個方法，所以成就快速。小乘人改過是在事相上，事相就是枝枝葉葉，一個事情錯

了，下一次不要再錯了。枝枝葉葉上改——難！而且很苦，時間很長，不容易收到效果，不如前面講的從理上改。理上改比事上改高明多了！這是一般講的大乘權教菩薩，權教菩薩從理上改。大乘實教（實是真實）法身大士從心上改——心是根本，萬法唯心。

3. 從心地上改

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

『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善業、惡業都是心造的，十法界依正莊嚴全是心造的。《華嚴》說得好：「應觀法界性——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性就是本體，體即是心——，一切唯心所造。」大乘菩薩到地獄裡度眾生，用什麼方法進入地獄？打開地獄之門？就是這一句偈。我們看

《地藏經》，破地獄門，就是《華嚴》這首偈。地獄是什麼？「唯心所造」。明白這個道理，地獄原本沒有門，但可以自由通達。

所以改過從心地上改，修善從心地上修。若從心地上修，就是很小很小一樁善事，像我們在路上遇到討飯的，布施一文錢，這一點點小善的功德也是盡虛空、徧法界。爲什麼？這是自性大慈悲心的顯露，心量是無量無邊。因爲是從心地上修的，福就是那麼大，稱性的。所以從事上修的善小，性德未顯，得的福報也小。

怎樣從心地上改？就是真心改。真心想要改，真心修善，真心斷惡，這就是從心地上用功。心地法門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理上還有條件，心地上功夫是不談條件的。所以純真無妄，一絲毫的善也稱性。改過要從心地上去改，知道「一切唯心造」。

吾心不動。過安從生。

這是最高的原理——心清淨了，無量劫來的罪業都沒有了。要怎樣達到『心不動』？不動心就是「禪定」，在念佛法門裡稱「一心不亂」。諸位要曉得，若得一心，罪業都消除了；起心動念，罪業又現行了。

譬如看電視。把電視機關起來，電視畫面就沒有了，螢光幕上乾乾淨淨，一打開畫面又現行了。眾生心中業相亦如是，心定的時候一切業相都不現行，心動時業障又現行了。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知道修清淨心，清淨心是心裡一念不生，禪宗六祖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要曉得業障是在妄心裡，真心裡面沒有，真心本來清淨，現在還是清淨。

像我們戴眼鏡，眼睛本來清淨，我們戴上眼鏡，鏡片上落有灰塵，

看到外面模模糊糊的。這不是眼睛有毛病，是鏡片上的毛病。所以我們講業障，業障在那裡？業障是鏡片上的污染，眼睛並沒有障礙，大家要懂得這個道理。幾時能把眼鏡去掉，不但污染除盡，鏡片也不要了——則淨眼明見，好比明心見性就成佛了；你若戴上眼鏡，隔著一層障礙起用，就是凡夫、就是有情眾生；除去障礙就是諸佛如來。

我們現前用什麼心？用妄心，不是用真心——真心沒有障礙。我們用肉眼來看一切萬法，是戴上了妄心鏡片看東西，透過一層「妄」來看外面的境界。這個「妄」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這是重重污染的鏡片。我們是透過八識五十一心所接觸外面的境界，所以外面境界也變了，變成「六塵」了。如果不用八識五十一心所看外面的境界，外境即非六塵，而是「真如本性」。見性見色性，聞性聞聲性，轉六塵爲真性——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現在的大麻煩就是我們沒辦法把眼鏡去掉——八識五十一心所沒有辦法除掉。佛家修學的宗旨都是教我們把這個東西捨掉——「轉識成智」。智是真性起用，識是迷了真性的作用，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起作用，這是在功夫上說的。權教以下皆用八識五十一心所，阿羅漢、辟支佛、權教菩薩因此不能見性成佛。所以懺罪，有從事上懺，有從理上懺，沒有辦法從心上懺。爲什麼呢？他不知道心在那裡。如《楞嚴經》所說，你看阿難尊者那麼聰明，心在那裡都不曉得，都找不到。楞嚴會上一開頭，釋迦牟尼佛問阿難，心在那裡？阿難找不出來，不知道心在那裡。不曉得什麼叫做「心」，你從那裡懺起？

大乘實教菩薩，在圓教講就是初住以上——《華嚴經》上講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們修的懺悔法，就是從心地上懺悔。諸位讀《華嚴經》就很清楚，特別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你看善財童子怎麼修？五

十三位善知識，代表圓教初住一直到等覺菩薩。這些菩薩示現在人間，男女老少各行各業都有，人家是怎麼修的？佛法真正講修行，有理、有事，還做出樣子給我們看，沒有比《四十華嚴》更好。《華嚴》縱然不能全讀，四十卷完整的《普賢菩薩行願品》確實很重要。要曉得大乘最殊勝、最高級的佛法，如何應用在我們現代人的生活上，這是真實修行的一部好書，真正值得提倡。

依照這個原理、原則，古德常常開導我們，教我們修行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你想想看，這「一向專念」有沒有道理？教你一天到晚念這一句「阿彌陀佛」，把一切的妄念歸成一念。這一句「阿彌陀佛」是善還是惡？非善非惡，善、惡兩邊都離開了，與心性相應了。善、惡是兩邊，識心心所裡面才有兩邊，真心裡沒有兩邊。所以這一句「阿彌陀佛」念久了，自自然然就明心見性了，這是八萬四千法門以外，修

明心見性最殊勝的方法。

萬一用的功夫不夠，見不了性，見不了性也沒關係，可以見阿彌陀佛，見了阿彌陀佛之後一定會見性。這是方便，是任何一個法門裡面所沒有的。其他的法門不見性，就不能算是成就；念阿彌陀佛不見性，見到阿彌陀佛就算是成就。從心地修——現在教給你一心念佛，就是從心地起修。你一心念這句「阿彌陀佛」，什麼罪業都消除了。阿彌陀佛那有罪業？這句「阿彌陀佛」是真善，真善不是善惡之善；善惡之善是相對的善，不是真善。真善是離開相對——絕對的大善。

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

這是舉幾個例子來說。過失有千萬條，『不必逐類尋求』。學戒律的，從事上修的，他就要想：一天有多少過失？那些事錯了？慢慢在那

裡想，再一條一條改；天天要反省，還要搞功過格去記。這種對於很執著的人有效，非常有效！一切眾生根性不相同，這是與過去生中習氣有關係。大乘菩薩根性的人，絕對不幹這種事情；小乘根性的人很歡喜，很受用。小乘根性的人叫他不用這種方法，他沒辦法。每個人的根性不相同，因此所用的對治理論與方法也不一樣。

在中國大陸大乘根性的人多，這是事實。像南洋、泰國、錫蘭，小乘根性多，以其世代相傳都是小乘法，都是樣樣要分別、執著、計較。他從事相上斷惡修善；大乘是從理論上、從心地上斷惡修善。從心上修，是從根本上下手，不必要在枝葉上尋求了。

但當一心為善。正念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這個方法好！簡單明瞭；如果沒有真實智慧，你還是做不到。爲什

麼？因為懷疑。以為自己一身的罪業，這樣做能消除嗎？他懷疑、不相信、不接受。甚至於聽我們講：「你一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他以為一身的罪業很重，怎能往生淨土？那有臉見阿彌陀佛？不但沒有臉見阿彌陀佛，連寺院大殿塑的佛像他都不敢進去拜；總是認為自己罪業太重了，我怎麼好意思見佛！這樣根性的人，就教他用「事上懺」，他相信，他知道一條罪業，他能改一條，他的心能安，這樣就很好。

能夠接受淨土法門，真的是經上所說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緣」。不是最上乘根性的人，不可能接受念佛法門。因為接受念佛法門，無始劫以來的罪業，念佛就消除了。西方極樂世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諸上善人之一——文殊、普賢、觀音、勢至諸上善人，你往生到那裡，就跟他們是同等人物。小乘根性的人不敢承當，

怎麼敢跟觀音菩薩並肩攜手！所以念佛法門——黃老居士的《無量壽經註解》裡講是度上上根的人。什麼人是上上根？能信、能願、肯念佛的人是上上根。禪宗六祖大師是度上上根人，殊不知淨宗的上上根超過禪門上上根。六祖大師度的上上根還保不住，還會退轉；淨宗的上上根人決定不退轉，圓證三不退。六祖大師的上上根，只是證三不退，不是圓證三不退。所以說在一切法門裡，確實無與倫比。念佛法門殊勝！遇到念佛法門幸運！也是自己生生世世修學的善根福德累積成熟，不是偶然得來。你很幸運！你的運氣好！不是這樣的，是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緣在這一生成熟，我們才遇到。

『一心為善』，「一心」就是決定沒有二念。『正念現前』，這個「正念」是第一念、絕對正念、無上正念——就是念這句「阿彌陀佛」，一心一意去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淨土。改過最妙的方法、滅罪消

業障極妙的方法，就是「無念」。無念是無妄念，不是無正念；正念要沒有了，那就墮到無明了。所以是無妄念，妄念就是分別、執著。這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但是在念佛人來講，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什麼是「正念現前」？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這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最真實的正念、無上的正念，要把它認清楚！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大事，就是保持正念現前，希望自己不要落在邪思邪念上，念念都是阿彌陀佛，二六時中不間斷。諸位果能夠從這個地方下手，三個月見效。你一天到晚保持著「阿彌陀佛」這一念，有這一念，當然你的妄念就少了。妄念不可能沒有，一定是有的。有，不要怕！阿彌陀佛這個念頭佔得多，妄念佔得少；十個念頭裡有六、七個是阿彌陀佛，有三、四個妄念，不在乎！沒有關係！你不念阿彌陀佛，就全是妄念。念上三個月就有效果——阿彌陀佛之念多了、妄念少了、心自在了。心裡安寧了

、法喜現前了，這就是業障消除的現象。本來是憂鬱煩惱，前途黯淡；現在歡喜，顯得有智慧，生活有情趣、有信心，前途充滿了光明，與從前不一樣了。

要繼續念上半年，效果更大，信心更堅定。真正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三年是可以成就的。自古以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用三年功夫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一類根性的人，說：「這個法門不能修！三年就死了，這不行！」那還談什麼呢？所以說真的，有許多人不敢修，不敢修的人貪戀六道，捨不得六道輪迴。這就是眼光短淺，不知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受用自在快樂，人間天上、諸佛世界皆不能比。這樣好的地方不想去，還願意在這裡受苦受難，還有什麼話說？就不必講了！

真正有志氣、有眼光的人不能不曉得，我們一心一意求生淨土，求見阿彌陀佛，才是究竟圓滿的成就。自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永離一切

分別、執著，再沒有一樁事情值得牽掛，值得留戀的。生活隨緣而不攀緣，你說多自在！多快樂！自己真正成就了。這是世人想不到的——轉煩惱爲菩提，生死自在——不是我們壽命到了才往生，而是隨意往生，想去就去。如果你覺得這世界上還需要住幾年，也不妨多住幾年。只有一個道理——還有些人與我有緣，要我勸他們一同去，所以那時住在世間是來度眾生；如果爲自己，則早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留在此地，是爲了幫助一切眾生，爲了宣揚這個法門，不妨多住幾天。假如念佛法門有人繼承，有人在這裡繼續宣揚，那我把擔子交給他，我可以先去了，大事因緣讓他們去做，何等的自在！所以諸位要曉得，「三年成就往生」的是他沒有法緣，沒有法緣他就決定走，他決定不會在這地方多耽誤一天。不能走那是沒有法子，無可奈何，能走的人決定是走了。

諸位只要真的這樣念法——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一心稱念，

三年決定成功。你看諦閑老和尚有一位徒弟，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什麼都不懂。出家剃了頭，老和尚不准他去受戒；他不認識字，也不要他去聽經；甚至於不要他住寺院裡，住院裡跟大家一塊工作，他年歲大了恐怕他受不了；別人會欺侮他，他要不能忍耐，天天發脾氣，就不好了。因此把他送到寧波鄉下沒有人住的小廟，讓他一個人住。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這樣念了三年，預知時至往生。他憑什麼本事？就是『一心為善，正念現前』。真正做到了老實念佛！不是平常人能夠跟他相比的。他成功了，他只有往生，因為他沒有能力去弘法利生——他不識字，沒有基礎，他念佛成功就走了。他沒有生病，沒有痛苦，自己知道什麼時候走，而且站著走。走了以後還站了三天，等諦閑老和尚給他辦後事。不簡單！不容易！這是我們念佛人的榜樣。你說這個法門不好，那一個法門能有這個樣子給我們看呢！那一個法門臨走的時候，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站著走，走了以後還站了三天，等人家替他辦後事。這是我們真正的見證。

我教給諸位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我們身體還在這個世間，不能沒有生活，當然要工作；工作放下來就念佛。工作時專心去工作，工作一放下來，佛號馬上就提起來。甚至於在工作時，只要不用思考，也可以念佛；或者是放錄音帶的佛號，工作時可以聽佛號。若工作需用思考，就放下佛號專心思考；不用思考時，工作也可以念，也可以聽佛號。把念佛當作我們一生中第一樁大事，其餘的都是雞毛蒜皮，不值得牽掛的——這就是從心地上改、從心地上懺罪。會修行的人一定是把根本抓住，從根本修。

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

『魍魎』就是妖魔鬼怪。光天化日之下，妖魔鬼怪不能出現。『此精一之真傳也』，我們講改過自新，這是精華、『是精一』。「一」是純一，「精」就是精純——這是『真傳』。諸佛如來確確實實有真傳之寶，可惜很多人不相信。《彌陀經》、《無量壽經》是諸佛如來度眾生成佛道的唯一真傳，幾個人相信！

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

『枝枝而伐』就是一枝一條的砍下來，葉子一片片摘下來，這譬如從事上改。事上改的是枝枝葉葉，心上改的是連根拔除，所以要知道改過的訣竅。竅門在那裡？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改？滿益大師的開示，諸位若能熟記，依教奉行，就是從心地上改——確實無量劫所有的罪過都

改掉了，這一句「阿彌陀佛」將一切罪業全都改掉了；世出世間一切善法，一句「阿彌陀佛」都圓修了。一修一切修，一改一切改，就用這一句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大家要深信。有許多人懷疑，恐怕這個法門不太可靠，或者還有比這個更好的。我聽了笑笑，跟他合掌念「阿彌陀佛」就好了，不可受他的動搖。

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

從心上改，這是『最上』。『當下清淨』，就是我跟各位講的，你如果能夠一切放下，一句阿彌陀佛念下去，三個月、六個月，你的心就清淨了，效果就現前了。縱然弘法學講經，我也常勉勵大家學講一部經。你每天念一部經，讀一部經，三、五個月心得到清淨；若同時看很多經，三、五年得不到清淨心，沒有用處。這個秘訣就是「專精」，

知道的人也不多。

真正學佛，愈學心愈清淨，愈學煩惱愈少，愈學無明愈薄、智慧愈長、容光煥發、身體健康，這才是功效！所以要牢牢記住蓮池大師講的：「三藏十二部，讓給別人悟。」我們辦圖書館，書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給自己看的，大家要記住！爲什麼要給他看那麼多書？因爲他不相信；不相信，就給他去看。他要走廣學的路，讓他走；我們走專精的路，跟他不一樣。他們改過從枝葉上改、從事上改；我們改過是從心地上改。從此處就看出，智慧不相同，見解不一樣。

纔動即覺。覺之即無。

這是講從心上改的。『動』就是煩惱，就是業障；『動』是心動了，心裡有念頭，心裡有妄想。才有妄想、才有念頭，馬上就知道，知道

了即轉成阿彌陀佛。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心一動，不管你是歡喜、是厭惡，不管是善念、是惡念，只要念頭才動，第二念就轉爲「阿彌陀佛」。真正修行人念六個字、四個字「阿彌陀佛」都可以。妄念一動，第二念「阿彌陀佛」就是『覺』，覺而不迷。第一念迷，第二念覺；覺要快速，決定不能讓迷繼續增長，效果就大了，這是真正的開智慧。

如果你能堅持半年、一年，智慧開了，眼睛就放光——六根聰利，世出世間法一接觸就通達、就明瞭。人家要看多少書、看多少資料，還要找多少世界的資訊，才能夠判斷，還未必能夠判斷正確；你什麼都不要，你一看就明瞭、就通達，決定正確，沒有錯誤。這種本事世間人沒有，這是佛菩薩的本能——佛教給我們求真實智慧！

發心弘經，最要真誠、清淨、慈悲，不必還要找參考資料來研究怎麼講法。不要落到第六意識，也許錯解了如來真實意。我說過很多次，

經典是沒有意思的；我們在這裡想經中意思，三世佛皆喊冤枉！所以只要老老實實去念，不要求意思；沒有解釋、沒有講法，老老實實念，把心念清淨了，自性裡的智慧就能現出來。人家要來問經義，你跟他講，講出來的是「無量義」。不求意思，「無量義」都顯示出來了，無量義是你自性裡的智慧顯現。所以展開經本，深講、淺講、短講、長講，自會恰到好處。講完了之後，人家問你：「你講些什麼？」真的不曉得，真的不知道。爲什麼呢？你不問，什麼意思都沒有；一問，即生起來了。生起無量義是「他受用」，沒有意思是「自受用」。「自受用」就是清淨心、一念不生，唯有一句阿彌陀佛；講經說法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所以講出去之後何必還要記住我講些什麼？不知道，心才乾淨！

永遠保持清淨心，清淨就是「覺」；染污是「動」，心動就染污了。換句話說，你心裡有念就是染污，無念就是本覺；念這一句「阿彌陀

佛」就是始覺合本覺。念佛法門確實不可思議！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念念都是始覺合本覺，這是真正修行！

所以經只要念《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就可以了；《阿彌陀經》和《無量壽經》兩種都念也行，念一種也行，其他的實在沒有必要了！爲了要講經，要利益別人，可以念《無量壽經》的註解，念《阿彌陀經》的註解——《阿彌陀經疏鈔》、《阿彌陀經要解》。《疏鈔》尚有《演義》，非常圓滿，正是滿益大師所讚歎的——博大精深。念《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就等於念了一部《大藏經》，因爲蓮池大師引經據典，遍及世出世法，實在是非常豐富。滿益大師的《要解》有圓瑛法師的《講義》、寶靜法師的《親聞記》。弘揚淨宗，依這四本註解就夠了，《無量壽經註解》是黃念祖老居士寫的。這四種你把它念通了，不但所有淨土經論全通，連這一部《大藏經》也通達了，無論那一宗、那一派沒有一

樣不通。不能搞多，搞多了心決定雜，心雜亂自然不生智慧。所以諸位發心弘揚淨宗，這四本書就夠了，多一樣都不要看。不要說我看得少，我沒有材料講；沒有材料少講一點！何必一定要充數呢？愈少愈精，愈精愈妙，不浪費聽眾的時間。若蒐集好多材料，湊起來像大拼盤，吃了什麼味道也不是，浪費自己的精神，也耽誤別人的時間，這是過失！

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為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

假使我們做不到最上的治心，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須明理以遣之』，遇事時冷靜地想它的理；通情達理以後，人心自然就平息了，妄念就會減少，忿怒可以化除。

『又未能然』，這是對初學的人講。初學的人對理也搞不通，怎麼

辦？就要在事上加以禁止，尋枝摘葉，一條一條來對治；不對治會出麻煩，會造成更重的罪業，招來更苦的果報。所以對初學的人，要求他嚴守戒律，因為他還不能明理；戒律的精神就是「防非止過」。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為失策』，已經得清淨心，已經明理的人，他在事相上，都能受持，這是最好的。確實自行化他——自己心地清淨了，又做了一個榜樣給初學的人看，所以說是『未為失策』。

『執下而昧上，則拙矣』，有一些人死在戒律條文裡，執著在事上修學，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這是愚昧笨拙之人。其實戒律是活的；持戒清淨要明理，更要求的是清淨心。持戒的目的在得定，定就是清淨心。要是執著在事上修，則不能得定——天天分別事相、執著事相，怎能得定？離開分別、執著才能得定。定還是手段，所以執著在定還是不行，還是開不了智慧。

二乘人執著在「定」。佛在《楞嚴》裡講阿羅漢的境界，阿羅漢所證的是「九次第定」——偏真涅槃的境界「內守幽閑」。「守」就是執著、放不下，守著幽閑的境界——「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他還是分別執著「滅法塵」。譬如講斷煩惱，小乘人完全從「事」上斷，有時亦兼「理」，而非從「心」上斷。所以斷見思煩惱，需要天上人間七次往來，經上講「其難如斷四十里瀑流」——四十里瀑布，一下擋住叫它不流，你看多麼難！從「事」上去修就這麼困難，此是前面講的尋枝摘葉。

要把樹砍掉，怎麼砍法呢？先把葉子一片一片摘下來，再把枝條一條一條砍掉，慢慢再去挖根，這種事情多麻煩；樹是除掉了沒錯，費的功夫太大了！聰明人只要把樹根挖掉，樹葉自然就枯掉了，何必枝枝葉葉去斷？所以聰明人是從根本上拔除，愚人是從枝葉上去折伐，這比喻改過應從心上改。

(四)改過之效驗

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

我們要發恥心（知恥）、畏心、勇猛精進心，這三心是改過的「親因緣」；還得加上「增上緣」。就是要有好的同參道友提醒我們，在外面幫助一把，這是明的「增上緣」。因為已有一念善心、一念真心想改過自新，諸佛菩薩歡喜，一切善神恭敬讚歎；所以冥冥當中會有佛菩薩保佑，龍天善神擁護。可見得一念善心確實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因緣具足，就要真正在事上去修改。

『一心懺悔，晝夜不懈』，如果一懈怠又造罪惡了，決定不能懈怠

！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號晝夜都不斷。古大德祖師的念佛道場，分四個人爲一班，四個人在佛門稱「一眾」，輪班念佛，所以佛號晝夜不間斷；晚上輪班，白天大眾依儀規一起念。

現前我們雖然沒有殊勝的因緣，可是可以利用錄音帶，跟著錄音帶念，也跟大眾一樣。佛號聲音不要太大，太大會吵到別人，自己能清楚聽到就好，晚上睡覺都開著。有時作夢也聽到，夢中也念佛了，就是古人講的，你在睡覺時聽到打鼓，作夢時在打雷，就是這個道理。睡覺時聽到念佛，好像在佛堂跟大眾打佛七念佛一樣，這樣子好！

『經一七』，打佛七，不如找幾位志同道合的蓮友，找個清淨地方打佛七，在自己家裡好好的念七天七夜。佛七是連晚上都不能中斷的，不是說白天念，晚上不念，這不叫佛七。實在講，一開始念不要念七天，七天一般人受不了；先念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念個幾次，覺得很

受用；再念兩天兩夜、三天三夜，漸漸地把時間延長。所以真正修行，能在一個星期念三天三夜，每一個星期念一次；或者做不到的話，則每星期念一次，一天一夜，功德就很殊勝，非常受用。書上主要講的就是改造命運，有求必應。我們想求一個道場，求一個修學環境，應該也是求得到的。這樣的功夫能堅持到一月、二月、三月，就有了效驗。

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

以下舉幾則明顯效驗的例子。如過去總是悶悶不樂，現在心開意解，快樂了，這就是有效驗。

『或覺智慧頓開』，過去好像糊里糊塗的，現在覺得聰明了，不糊塗了。

『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冗沓』是很繁雜不容易解決的事務。

現在遇到了事情，很容易就把它解決了；別人覺得很麻煩，他很容易就解決了。我們現前同修當中就有——把事情接過來，人家覺得很麻煩，他也沒操什麼心就擺平了。

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

「此大福德、大智慧之相。」以往跟你過不去，對你很不同意的人——冤家對頭，現在對你印象好了，態度轉變了。這都是自己修學的功德，潛移默化而有感動。「仁者無敵」，這是福德、智慧之相。

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

『黑物』是染污、業障。從前惡夢很多，而且夢得亂七八糟，現在

這些現象沒有了。縱然有夢，也是清清楚楚，就像白天遇事一樣，這是好事。『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學佛的人，夢見佛菩薩講經說法，教導修行，是好事情。『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這些無論是在現實的生活中，或是在夢中的感應，都是業障漸漸消除，福祉漸漸顯現出來了。

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

『高』就是傲慢。業障才消，若生驕慢則又墮落，決定不可貢高我慢。『畫而不進』，「畫」是畫界限，到此為止就滿足，那你以後永遠不再進步了。應當要不斷再用功，更求進步，永遠沒有止境——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還是天天求進步；怎麼可以知足？在物質、精神生活上，我們應知足；進德修業、斷煩惱求智慧，永遠不能知足，要勇猛精進。

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

這是中國的一位大賢人，春秋時，衛國大夫蘧伯玉，才二十歲，很年輕，他就覺悟了，就知道自己的過失，發願改過自新。

『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這就證明前面一句話，『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蘧伯玉做到了。他年年月月不斷的在反省，不斷的在改過，二十一歲時覺得二十歲雖然改，還有太多的過失。

『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這是年年改、月月改、天天改。

『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蘧伯玉這段公案，是講古人改過這樣的認真，有這樣的恆心、毅力，證實他的忍辱、精進功夫，足爲後人效法。

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蜚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了凡告訴他的兒子，看看古人，再回過頭來想想自己。我們是凡夫，凡夫的過惡太多了。『蜚』是刺蜚，是一種動物，全身都長著刺，若遇野獸侵害牠時，牠的刺完全豎起來——保衛自己。『蜚集』，比喻我們過惡之多。

『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想想今天、想想昨天、想想去年、想想過去，好像沒有什麼大錯；沒有做過什麼錯事，這是什麼原

因呢？

『心粗而眼翳也』，我們的心太粗，我們的眼睛有翳，看不到自己的過失。看不到自己的過失，就不會改過，就永遠不會有自拔出頭的日子。所以蓮池大師教初學的人，用「功過格」來檢點自己的過失；發現自己的過失很多，才真正害怕了。但是改的方法，必定要從心上改。以心上改為主，事上改為輔助；正助雙修，理事兼修。

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

我們學佛，實在得到一點利益，不但業障重看得出來，小小業障也能看得出來。不僅是對別人，自己小小業障也能覺察到。

『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心』是心思，『神』是精神。就是

精神提不起來，做事情或者讀書，記憶力喪失了，很容易忘事。尤其是年輕人，忘事居然跟老年人一樣，這是業障！老年人真正有修行的，到了八、九十歲還是一樣不會忘事。

『或無事而常煩惱』，沒有事就想事，這是業障。過去已經過去了，你想它做什麼？明天還沒到，想也是妄想。有的人很會想，想過去、想未來，一天到晚在想——叫無事生事，這個是業障。

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

『赧然』，是不好意思；見到正人君子不好意思，心裡有愧疚。心地正大光明，見什麼人也不會有這種態度！『消沮』，是精神頹喪，就是精神提不起來，萎靡而不能夠振作。

『或聞正論而不樂』，不喜歡佛法的道理和孔孟的教誡。清朝在早期，宮廷裡面都念《無量壽經》，後來慈禧太后聽了就不舒服，把念《無量壽經》廢除了；大概聽到五惡、五痛、五燒不是味道，這就是業障現前！

『或施惠而人反怨』，你好心對待別人，送別人禮物，人家不但不感謝，還怨恨你。

『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妄言』這是大的業障；『妄言失志』就是精神分裂，胡言亂語，辭不達意，業障相當嚴重了。『皆作孽之相也』。

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有這些現象，就要認真懺悔，要奮發把舊習氣革除，不能再因循苟

且。如果不改過、不自新，前途就沒有了！所以一發現有這些現象，立刻就要回頭，回頭是岸，不可自己誤了自己的一生。

真正把自己的毛病習氣革除了，才可以接受教誨，修善積德。如果不是真正的法器，教他是沒有用處的；特別是在教學、傳法，一定要傳給有條件的人——佛門稱爲「法器」——過失少、心地清淨、勇於改過、有智慧的人，才是法器。若是一身毛病，如果你傳授法給他，將來造業更重！他要不得法，他害人少，造業也小；他要是多學了一些，本事大了！能力強了！壞事做得更多、做得更重——那老師就看錯人了！所以傳法要認識人，非其人不傳，這不叫「吝法」；如果是個法器，你不肯傳，叫做「失人」。不是法器，不能傳；是法器，一定要傳給他。

下面是「積善之方」。積善之前先改過，使自己有能力具備接受大法的條件；先培養資格，然後才接受大法。

三、積善之方

(一)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1. 古德十人以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

開端引用《易經》來作爲積善理論的依據。積善的人家一定有餘慶，他一生享受不盡，留給子子孫孫享之，其中有很深的道理。

『昔』是過去，『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古人跟今人真的不一樣，中國自古以來，婚嫁

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現代自由戀愛，說老實話，有好處！好處是什麼？真正有學問、有道德的父母，不會把你配錯；壞處是若父母沒有受過教育，無知無識，可以把女兒賣掉，所以兒女不甘心、不情願的勉強湊合，這是缺點。但是不可以不知道，它有絕對的好處。

『叔梁紇』是孔子的父親，孔子的母親姓顏，這裡的『顏氏』就是孔子的外公。他把女兒嫁給孔子的父親——你看！不是隨便嫁的。他看出孔氏一家人代代都積德、代代修善，這家庭裡子孫一定有發達的，所以他將女兒嫁給孔家是有道理的。

『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他們一家人的長處就是修善積德。『逆知』，就是預知，就是根據他們祖宗積德，曉得他們家裡將來一定有好子孫，會興旺的，這才把女兒嫁給叔梁紇，生了孔子。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國自古以來，幸福的家庭很多。

古代的執政者，只要掌握政權，大的是帝王，統治國家；小的縣市長、鄉鎮長——我們一般講政務官。在他們的職責範圍裡有三句話——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君是領導人，你是這個地區的領導人；「作之親」，你是這個地區百姓的父母，你要把百姓當做子弟來看待，要照顧他、要愛護他、要養育他；「作之師」，師是模範，他們不懂，你要教導他。現代民主制度，沒有這三條。所以「君、親、師」三個人的責任集中在執政者身上——如能盡職，功德不可思量。

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

前面依據《易經》敘述孔夫子的家世，再說到孔夫子對於舜王的讚歎。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孝之人——只見自己過，不見別人過。在

佛法來說，他是道道地地的修行人。《壇經》上說：「若真修道人，不見他人過。」舜確實做到了，所以他積的德『子孫保之』。這些話『皆至論也』，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真理。

『試以往事徵之』，我們從歷史事實上看到。以下了凡先生所舉的人、所舉的事，都是當朝的——就是明朝——距離他幾十年的事情，說出來大家都知道；善有善報，勉勵人要修善、要積善。

楊少師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

。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我童年在建甌住過六年，常和同學們到楊榮他家去玩。他們的房子古色古香，門口兩個石獅子，掛著燈籠，像廟堂一樣。明朝時的「建寧府」就是現在的建甌縣，在延平北面，建陽南面，屬於閩北，距離浙江很近，從建甌到金華大約三百里。

『世以濟渡為生』，他家裡的先人是划渡船謀生的（大陸從前河川大部分都是用渡船）。

『久雨溪漲』，建甌有一條河，就是閩江，一直經過南平，從福州出海。雨下多了，河川就氾濫，成為水災。

『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這是講水災相當的嚴重。

『他舟皆撈取貨物』，別人看著大水災，就撈東西，趁機會發一筆

橫財。

『獨少師曾祖及祖』，只有他的曾祖父及祖父。『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父子兩個划了船專門救人，對於漂流的貨物，看都不看一眼，只顧救人。

『鄉人嗤其愚』，鄉人譏笑他：這樣發財的機會，不多撈一點而去救人；笑他愚癡。

『逮少師父生』，到楊榮的父親出生。『家漸裕』，家庭生活環境慢慢好轉了。諸位想想：划渡船一天能收入幾文錢？還有坐渡船的身上實在沒有帶錢，也不能不渡。所以渡錢多半是隨意給——船旁邊擺一個小的盤子，並沒有刻意規定渡船要收多少錢。這是從前福建常見的情形；學生過渡都不要付錢。這就是善因定有善報。

『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

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兔墳也』，風水不是假的，但是沒有善福也得不到。而且風水好壞，一定是按照個人的福德因緣，自自然然的，縱然有人指點，那只是一個增上緣；如果沒有這個福分，指點你得到風水不但沒有福，禍害反而來了，這是沒有福分享受。所以看到福報來了不要歡喜，爲什麼呢？想想自己能不能消受得了？

讀了《了凡四訓》，真的一點也不錯，確實一個普通的凡夫「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你不懂得這個道理，不曉得改過，不曉得修善，你的命運裡沒有變數，只是常數。唯有真正懂得積善改過，那就有變數了；真正改造了命運、創造了命運。我們在這一生，看到許多的事，儒、佛所講的道理完全證實了。

『後生少師，弱冠登第』，『弱冠』是二十歲，『冠』是男子二十歲行冠禮，二十一、二、三歲都叫弱冠。也就是他年紀輕，二十一、二

歲中進士——進士及第。這是過去最高的學位，等於現代的博士，拿到博士學位了。

『位至三公』，他以後做官，做到了少師。『三公』就是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也是三公，位置比太師、太傅、太保稍微低一點。以現代的地位相比，大概是國策顧問的地位，也就是皇帝的顧問，皇帝有什麼困難的事情要向他們請教，所以地位很高。

『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古時候做官的確是榮宗耀祖。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雖然是一介平民，他現在做到這樣高的官位，皇帝要追封他的祖父、曾祖父，也跟他官爵一樣。他的曾祖父、祖父，朝廷也封爲少師——這是古代的榮宗耀祖。

我們今天獎勵行善，政府表揚好人好事。實在講，古時候這種表揚比我們現在表揚有力量，教育的意義更深。因爲子孫對國家有貢獻，國

家對他的恩惠可以追加到他的遠祖。今天表揚好事是你個人而不及尊長，古代的追封加到曾祖三代如其官。在我們肉眼看，好像人已死了多少年了，有什麼意義？其實不然。這是優良教育的深意，使知道自己成就，亦必賴祖宗之積德修善，報在子孫之事實。明乎此，焉有不肯修善之理？此事若就佛法中講六道，帝王的追封，不管他在那一道，榮耀實際上他也能得到。他如果是在鬼道，一切鬼王都尊敬他；他是大善人，必定受天帝鬼神的尊敬。所以這種教育的意義，實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因為世代積德積得厚，楊榮以後就變成世家。一直到了凡這個時候，他們家裡世代皆有賢人，既貴且盛。鄞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

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饑。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為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又俱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鄞』是浙江寧波，在明朝稱「鄞縣」，現在稱寧波。『楊自懲』先生，『初為縣吏』，在縣政府裡當差——相當現代科長、科員這樣的職位都叫「吏」，「縣吏」是不太高的職位。他『存心仁厚，守法公平』

』，這個人心地厚道，正直清明。

『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從前縣長兼理司法（現在是政務跟司法分開了，司法由法院、法官去處理），縣長就是法官，他要兼理司法。有一個罪犯，問口供不說實話，狡辯！縣長就發脾氣生氣了！給他用刑，打得很重，血流滿地；可是縣長怒氣還沒息。

『楊跪而寬解之』，楊自懲看到這情形，就替囚犯求情。『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這個囚犯犯的罪很重，教人看了就生氣！不得不怒。

『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為之霽顏』，其實說這樣的話要有相當的膽識，這是直諫！如果長官不接受，怪罪下來，很麻煩。假如這個長官相當賢明

、明理，他不會怪罪，這是提醒他。『上失其道』，『上』是指政務官，不敢指皇帝，也就是指省市縣長。國家的政治教育沒有辦好，這叫『失道』。『道』是什麼？道就是君、親、師。我們做地方官員主持縣政，沒有做到親、師的本分，沒有真正愛護老百姓；百姓犯過了，我沒有教得好，這就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散』是無所適從，無有依靠。政教要上軌道了，老百姓皆有一個原則可以依靠。

中國從劉邦建立政權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孔孟，制定教育政策，用孔孟的思想教導百姓。在這以前，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之多教人無所適從。諸子百家留下來的典籍，每人有自己的主張，每人有一套說法，看看都很有道理；這麼多的主張，這麼多的講法，我們到底依那一個？所以一定要在諸子百家裡選擇一家，大家都覺得他的主張可以接受，各種不同的民族也能夠適應，取這一家為主，以諸子百家來輔助，這

樣確立了國民教育宗旨。

我們的道統主流是孔孟，從漢高祖制定一直到清朝都沒有變更，自然成了中華民族的道統。孔孟教給我們五倫十義，這是我們要遵守的原則，這就是道。五倫講人與人的關係——最小的指居住在同一個房間的夫婦。丈夫要怎樣做好丈夫的本分，妻子要怎樣做好妻子的本分；分就是義務，你要盡到你的義務——夫妻和合是家庭興旺的基礎。室的外面就是家——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兒女，中有兄弟。每個人的身分不相同，義務責任就不一樣。每個人應盡自己的義務職責，這叫「天職」——不是別人派給你的；這就是「道義」，天然的叫「道」。家之外是社會、國家——上有領導人是國君；下有被領導的人，那就是臣，平輩的有朋友。「五倫」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領導與被領導）、朋友；從內向外擴展，則「四海之內皆兄弟」，所以五倫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大

團結。我們這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大家族——「中華民族」，這是道。

古聖先賢心目中從政者即是偉大人物，稱爲「大人」——負有對人民教育、養育、領導之天職。教導人民，教他一舉一動，使他的見解、他的思想、他的思考有個範圍（倫理道德），不能超越範圍，人怎麼會作亂！怎麼會做壞事！再加以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薰陶。儒家基本教育的目標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代學校已經不教這些課目，疏忽人文而重科技，老百姓的思想、見解、所作所爲沒有一個準則了。這就是教我們看到別人犯罪，回頭想想自己爲官做得不夠好。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對於他犯罪的動機、犯罪的行爲，我們真正知道了，要同情他，要哀憫他，不能因破案而歡喜。爲什麼不能歡喜？因爲我們自己的責任沒有盡到。

『喜且不可，而況怒乎』，破案尙且不可歡喜，又怎麼可以發脾氣！從前做官、做縣市長，至少是個舉人（何況大多數縣市長都是進士及第的），所以一提醒，他馬上覺悟了。

『宰為之霽顏』，這是很很有膽識的勸諫，而縣官一經提醒就覺悟了，就息怒了。從這個地方我們能見到楊先生的智慧、德性、見地，都很了不起。所以他在公門好修行，多行善事。

楊先生『家甚貧』，在從前做官只靠俸祿，是不會發財的，所以退休後真是兩袖清風——一生清貧的人非常之多；如果做官告老還鄉而富有的，就是貪官污吏。否則錢從那裡來？因為以前念書人不會去做生意。如果官做大了，對國家有大的貢獻，那麼國家有獎勵，送你多少田宅，這是相當的富有。如果是平常一個官吏告老還鄉，都是相當清寒，何況楊先生只是縣政府裡的一個小職員。

『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他不接受人家送禮。有人要拜託他，尤其是犯了案子的人（犯法的囚犯），總想說一點人情，能夠得到好一點的照顧，或者刑罰判得輕一點——可能他的職位掌管這些事，於是人情就免不了。他總是秉公處理，不接受別人送的禮，十分清廉，很難得！

『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從前囚犯的糧食很少，有時在遞解的路上常常缺乏糧食，沒東西吃，楊先生總是盡心盡力，設法救濟他們。

『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杭』是現在的杭州，杭州到寧波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囚犯帶著刑具，手鐐腳鐐，都是步行，這樣一天能走多遠？一天能走五、六十里已是相當辛苦

了；而從杭州走到寧波，要好多天才能走得到。

『沿路忍饑，菜色可掬』，沿途沒東西吃，餓了好多天，很可憐！夫妻商量一下，『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家裡米少，都送給他們，自己就沒得吃；自己吃了，他們就沒得吃了。怎麼辦？煮粥！分一半給他們。

『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為南北吏部侍郎』，以後他生兩個兒子，這是夫妻積德，報在兒孫。『吏部』就是相當現在的內政部。從前的中央政府只有六個部，現在則有十幾個；以前部的職權比現在部的職權要大（像前面講的禮部，就兼現在教育部和考選部的職權）。『吏部』是管行政的，職權也比現在大。『侍郎』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政務次長——副部長。部長在那時候叫「尚書」；侍郎是次長，就是副部長。通常副部長有兩位——「左右侍郎」，像我們現在部裡也是兩位次

長——「政務次長」與「常務次長」。

『長孫為刑部侍郎』，『刑部』就是現代的法務部、司法行政部；這兩個部的職權，都是從前的刑部。

『次孫為四川廉憲』，『廉憲』相當於行政專員，比省長小一級，比縣市長高；大概管七、八個縣到十幾個縣的地方行政首長。

『又俱為名臣』，治理地方非常有成績，很有聲望地位。

『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今』就是現在。楚亭先生也是做官的，也是非常之清廉，是他們家的後人。這是夫妻兩個積德，子子孫孫都好！

昔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

『正統』（公元一四三六年——一四四九年），是明朝英宗的年號。『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就是造反、叛變。『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都憲』是官名，『楷』是他的名字。『布政司』相當於現代的民政、財政廳長，主管一省的行政和財政。

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為宰輔。孫丕。復中探花。

這一段是講不妄殺所得的果報。我們看看中國的歷史，凡是統軍的大將，後代有好果報的人很少。為什麼呢？殺業太重了、結的冤仇太多了。做將軍有好後代的，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十個都見不到，這是其中一

個得善報的。因果報應最明顯的：唐朝的大將郭子儀，他的後代能保全，是做將軍積善德。宋朝的時候，曹彬、曹翰都是趙匡胤手下的大將。曹翰的後代就很差，沒有傳到第三代，女兒淪落爲娼妓，家敗人亡；曹彬是很仁慈的將軍，不妄殺，後代都很好。所以做將軍的人如果軍紀不嚴，士兵騷擾百姓，都是他的罪過。這裡說的是不妄殺的果報；這個人很聰明，只要不是擁護叛黨的，都教他們如何來區別，在戰爭的時候就可以不誤傷人命。其子孫的功名富貴，說明了善因善果，絲毫不爽。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

『莆田』屬於福建的一個縣，在福州的北面。這也是先人積善。她

每天做一點吃的東西——粉團，布施給窮人。她也沒有分別心，每天做，誰要吃都給，很難得！此事偶爾爲之容易，長遠心願難發。她是樂此不疲，這樣的布施給別人。有個仙人化成老道，每一天早晨都到她那裡去要六、七個粉團，三年如一日，才曉得老太太確實是誠心誠意做好事、做善事。真誠是積德，布施是積善。她也沒什麼希求，只是幫助一些貧困之人。

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

老道就告訴他：「我每天都跟妳要粉團，我吃了三年，怎麼報答妳呢？」

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菰子之數。其子依所點

葬之。

道士會看風水，他說：「妳家裡有一塊地，風水很好。葬在那兒，妳的後代，做官的人數有一升芝麻那麼多。」芝麻粒很小，一升芝麻你想有多少！

『其子依所點葬之』，以後老太太死了，她的兒子就依照老道所指點的穴，葬在這個地方。

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第一代家裡就有九個人做官，可見老太太好善積德，子孫很多。『累代簪纓甚盛』，『簪纓』就是指古時候的貴人，他的帽子裡插著花。『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這一句話是真的，福建的林家可以說是全

省第一個大家族，非常興旺。這是講誠心施食的果報。

馮琢菴太史之父。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殭矣。遂解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

這是說救人一命的善報。『太史』是過去任職在翰林院，「翰林」稱之為太史，相當於現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這是馮琢菴父親過去做秀才的時候（『庠生』就是秀才），早起上學，在路上遇到一個人，在大雪之中，凍傷倒地。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人必定是貧病交加，遇到這樣一個災難。他看到的時候用手去摸他，幾乎快要凍死了，但還沒有凍死。把他救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脫下來給他穿，帶回去救活了。

救凍一定要有常識，北方人都知道，南方人不曉得。救凍是要用涼水——用涼的毛巾，涼水給他摩擦，使他內裡面的寒氣能散發出來。

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

看到可憐人，不管是什麼人，出於誠心來救人一命，是爲大善。『吾遣韓琦為汝子』，『韓琦』是宋朝的大將，也是名臣——韓魏公，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這位神人就將韓琦介紹到他家去投胎，到人道來了。『及生琢菴，遂名琦』，這是救人一命得到好兒子。這裡也說明了六道輪迴轉世投胎的事實，古人皆能深信不疑。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

『習業』就是讀書。從前讀書人多半都在寺院，只有寺院才有多餘的房間，才有圖書室。藏經樓裡不但收藏佛經很完備，世間的四書五經

、諸子百家，大概寺院裡都有典藏，藏經樓就是圖書館。從前地方社會沒有圖書館的設置，所以寺院就是學校，藏經樓就是地方上的圖書館。念書的人多半選擇在寺院，寺院環境幽靜，都在山林之中，是讀書修學的好場所。

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

鬼是確實存在，人鬼雜居。如果人煙稀少，或者氣不旺盛的時候，往往就有很多鬼出現。『公不懼也』，應先生心地清淨、正大光明，他對於這些妖魔鬼怪毫不在乎，也不害怕。『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凡是自殺的都要有替身，才能再去投胎；如果沒有替身，他也相當苦。他吊死的地方，

還得另有一個人吊死他才能得自由。現在有些車禍也是如此，他不是自殺的，是偶發事件，是橫死的，也都要有替身。橫死是很不吉祥的，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某個地方常常容易出車禍，那個地方有冤鬼，他在那裡等待找替身。

這是一個吊死鬼找替身，他預先就曉得了。他說某個人家，先生在外面做生意，很久沒有回來，家人不知道他死活，逼著他太太改嫁。太太不甘心，想尋短見，明天要在這裡上吊。這個吊死鬼說：「我有機會！她明天可以來代替我了。」這話被應先生聽見了。

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

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他也是個窮秀才，那來的錢呢？趕緊回去賣田，得四兩銀子，造一封假的書信，送到婦人家裡去。

『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這封信不是他兒子親筆寫的，一看就曉得。『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那有人送錢來呢？這個錢不是假的，所以說『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到以後沒多久，他兒子果然回來了。這是保全一個家庭的完整，這個功德很大。應先生當時做這個事情，也不是想去做功德，只是同情、憐憫人家。他是發了真心去幫助她，救她一命，保全這個家庭，沒有想到什麼功德不功德，仍繼續到寺裡去念書。

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

之。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替死鬼，我可以有人來代我了，這個秀才把我的事情搞壞了。『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旁邊有一個鬼就說了，你爲什麼不去報復他？『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從此地我們就知道，鬼神所以作祟、能害人，也是他罪有應得。他要沒有罪業，鬼神想害他也害不了，對他無可奈何！俗話說：「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我們怕鬼，那是很冤枉的，鬼怕人比我們怕他還要嚴重！所以只有自己做了虧心事，才怕鬼，鬼才會欺負你。如果你心地光明磊落，這些妖魔鬼怪絕對不會作祟的。這些事情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蒲松齡的《聊齋誌異》，還有中國正史《二十五史》裡面也記載得很多。在民國初年出版的《歷史感應統紀》，都是

講二十五史所記載的因果報應之事。鬼神是真正有的。

『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上帝』是指天帝；『以此人心好』，看到這個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已經委派給他作陰德尚書。「尚書」就是現代的部長，他以後果然做到尚書。他聽到鬼神講話，自己預知前途。

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橫逆』就是別人對他非禮、侵犯他、侮辱他，他都能反省。『怡然順受』，『怡然』是心平氣和，沒有一點浮躁，不與人計較，決定沒有報復的心理，能夠容忍。『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不但自己做

到部長這麼高的地位，子子孫孫都非常之賢善。這是救急全節——保護一個家庭的完美，所獲得的果報。

常熟徐鳳竹棧。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

常熟縣在江蘇省。『徐鳳竹棧』，『鳳竹』是他的字，古人都稱字，『棧』是他的名。（名只有父母老師可以稱，但是寫傳記時，他的名諱寫在字下面，稱「徐鳳竹棧」。）『其父素富』，他的父親相當富有。『偶遇年荒』，地方上有災難，年荒就是收成不好。『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倡」就是提倡，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跟進。可見他們田地很多，田地給農民種，地主收租；荒年收成不好，他捐租——就是今年的稻租他不要了，使農民的生活能過得下去。地主不要租金，農夫還能

勉強維持得下去，這是很難得的一樁善事。『又分穀以賑貧乏』，大陸上富有的人家，都有倉庫，是蓄存裝稻米的。他把自己家裡倉庫打開來，把糧食分給貧困的人家，救濟急難。

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

住在鄉村裡，這些鬼怪的事情時有所聞，有的時候還可以見到，鬼說的話有時也聽得很清楚。『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鬼在外面唱。『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這一年鳳竹果然中了舉人，果然應驗了。鬼在外面唱，說他家的兒子今年可以中舉人；今年去考果然沒錯，中了舉人。

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修橋修路。齋僧接眾。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善有善報，確有效驗，明白人更努力去修善。『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都堂』就是都察院，是掌理刑事的，好比現在的司法院大法官這樣的地位。『鳳竹官終兩浙巡撫』，最後他的官階做到『兩浙巡撫』，『巡撫』就是現在的省主席。這是真心賑濟貧困，災難中發心賑濟貧困的果報。

嘉興屠康僖公。初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

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

幫助別人平反冤獄，這是很難得的。審判案子，再小心、再謹慎，冤枉人是難免的。由此可知，做法官、做律師很難很難；冤枉人縱然不是有意的，仍是有很大的過失。

屠康僖先生為人非常難得——他要使囚犯裡減少冤獄，他自己跑到監獄裡面，跟囚犯混在一起，了解他們真實的情況。有些人在大堂審訊之下真是喪魂失魄，真實的情況不敢說出來（從前大堂裡的威嚴跟現在比起來，那真是不一樣）。從前審案多半在清晨天沒有亮的時候，法堂裡面陰森森的，真像閻羅王審案一樣的味道，氣氛看了叫人害怕；所以

把囚犯在那時拉到大堂裡，像去見閻羅王一樣；跟現在完全不相同。

『刑部』就像現在的法務部、高等法院。『主事』相當於現代的科長，地位並不很高。他到監獄裡面去打聽囚犯的真實狀況；自己不居功，把情況寫出來給『堂官』（堂官就是刑部的尚書），功勞都歸他的長官。長官當然很歡喜！長官在早晨審案時，就預先知道實際情況，再一樁一樁的審問，果然平反了十幾個人。

皇帝乘坐的轎子叫『輦』；『輦下』就是京師，從前叫做京城，現代稱做首都。『咸頌尚書之明』，沒有一個不讚歎刑部尚書公正廉明。

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

京師是皇帝所在之處，首善之區；這個地方政治清明，應該是全國的模範，所以叫「京師」。「師」就是師範的意思，做其他都市的模範。『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京城還有這麼多冤枉的人，何況其他的地方呢？京師以外其他的城市，冤枉的人一定不少。『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這是他的建議——以為至少每隔五年，朝廷裡委派一位官員，重新把老案子審查一下。『覈實平反』，平反冤獄；這個建議非常之好。『尚書為奏，允其議』，刑部尚書就把這個意見稟告皇帝，皇帝就批准了。『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刑部尚書對他非常之好，知道他是非常廉明公正、存心仁厚之人；這個制度建立之後，就是國家有了減刑官了，刑部也派屠康僖為減刑官的一員——每個人分配幾個縣市去審理案件。

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埏。應坤。應垓。皆顯官。

他命裡沒有兒子，像袁了凡先生一樣，命裡沒有兒子，他是求子得子的；屠先生是積功累德得子的。

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為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

『池陽』就是現在安徽池州。『太守』是地方行政首長。『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平湖』也是地名，包憑入贅在袁家。『與

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二氏』就是佛教、道教。包憑去考舉人，每次都沒有考取，就顯得消極——學佛、學道，天天跟出家人、道士一塊交遊；跟袁了凡算是世交，他們平時都有往來。

一日東游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囊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置。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裎何傷。

這一件事是出於真誠——施金修建佛寺。他屢次參加考試都沒有考取，對於仕途心灰意冷，家境也很不錯，能過得去，所以學佛、學道去了。偶然在一個鄉下村莊見到一座佛寺，看到觀音像被雨淋。由此可知

，這座佛寺年久失修，下雨才會漏，觀音像才會被雨淋到。他看到這情形，想要修寺，把自己的錢袋打開（『橐』就是錢袋），裡面還有十兩銀子，全給『主僧』（就是寺裡的住持），請他把觀音殿修一修。主僧告訴他：「修殿十兩銀子不夠。」十兩銀子，在從前數字是相當大了。由此可知，大概是古寺，有相當的規模。他聽了這個話，再把身上所帶的四疋布捐出來，還有行李裡面（『篋』就是竹子編的籐箱子），有幾件好的衣服拿去賣，賣了錢拿來修佛寺。衣服裡面有一件袷衣（『紵褶』就是新的袷衣），料子非常好，當然價錢也相當高。他的僕人就跟他講：「這一件還是留下來吧！」他說：「只要佛寺能修好，觀音聖像不被雨淋，我自己就是裸露、赤膊也無所謂。」

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

捨財施濟，在有錢的人家，不是難事。

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

他的真誠心——只顧到佛像，沒有想到自己，這點心是太難得了！
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

佛寺修好以後，他是功德主，寺裡邀請他去；他就請父親一道去。
『宿寺中』，晚上就住在寺裡面。『公夢伽藍來謝曰』，『伽藍』是護法神，護法神在晚上托夢向他道謝。

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樸芳。皆登第。作顯官。

這是一念真誠心修補佛寺感得的善報——也是報在子孫，足見善惡

行業是同體的。

嘉善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

『嘉善』是地名，在現在的浙江。『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這是一個囚犯，支立的父親知道他是冤枉，但是還是被判了重刑。

意哀之。欲求其生。

刑房吏（支立的父親）看到他非常可憐，想方法去脫他的罪。

因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

支立的父親知道這個人冤枉而憐憫他，想方法開脫他的刑罪。這是一樁好事情，不但是救一個人，也救了這個人一家。這個囚犯就在妻子來探監的時候告訴她：『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支公這麼好的心意，知道我冤枉，要脫我的罪，我沒有法子報答他。他說：『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或是無期徒刑，很重的罪。支立的父親，曉得這個事情，有意替他辦，所以囚犯囑咐他的妻子：「你去好好侍奉他，他能夠多幫忙一點。」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

把支先生請到他家裡去。『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

為盡力平反之』，這是出於道義，他從事於這個職務，是他應盡的責任。『囚出獄』後，『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支公沒有兒子，家境也並不怎麼好——公家做事，真正拿薪水、不貪污，生活的確是相當清苦。

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

他說：你們夫妻結婚這麼多年，沒有兒子，我有一個女兒成年了，願意送給你做妾，希望能夠給你綿延後代；這在禮法上可以講得通的。支為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

支立的父親娶之為妾，果然生了兒子——也就是支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弱冠』是二十幾歲；『中魁』就是考試高中。以

後官做到『翰林孔目』，『孔目』是官名，相當於現代的主任秘書；『翰林院孔目』就好像現代中央研究院的主任秘書，地位也相當之高。

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為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這皆是救護無辜，而感應得的善報。在這一章裡面，了凡先生舉了十個「積善得善報」的例子。這麼多人，可見得不是偶然的，而且這些人年代距離都很近，其中還有一、兩個，跟了凡先生家裡有關係、有往來。可見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決定真實，一點都不假。

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

他們十位所做的事不一樣，但都是善行，都是積善。

(二) 什麼是善？

1. 善的辨別

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

修善最重要的是出於真誠而無所求，這是真善。有條件的善，不但不是善，而且是造惡。譬如我們這個世間不少人——尤其是佛教徒，不明白佛陀教化眾生破除妄想執著的道理；他們來佛寺燒香拜拜，都是有所求而來的；他要沒有所求，就「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在佛菩薩面前許願燒香拜拜，求佛菩薩保佑，目的達到之後再來還願供養奉獻——談

條件，把佛菩薩當做什麼人！不但心不誠，且把佛菩薩當做惡勢力包庇者，豈非罪過！

支立的父親，是正人君子，囚犯那種做法，就等於把他當做小人看待。支立的父親不生氣，仍舊幫他忙，真是難中之難！所以他得的果報是應當的。前面舉十個例子，現在再講道理；也就是積善的事和理不可以不知道。先說真假——什麼是真善？什麼是假善？

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

『中峰和尚』是元朝時候人，我們對他應該相當熟悉，因為常常拜的《三時繫念》就是中峰和尚編輯的，這是專修淨土的一個方法。那時有一些念書人去拜訪中峰禪師。

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

佛家常講，道家也講：「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他們說『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這是講現世，現前的善人子孫不好；『某人惡，而家門隆盛』，惡人反而『家門隆盛』。他們就說：『佛說無稽矣！』佛法說的果報與事實不符。拿這個問題來向中峰禪師請教。

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往往有之。

一般人是肉眼凡夫——你的俗情，你的心地不乾淨；就是妄想執著還很多，沒有慧眼，看不到事實真相。『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善惡

顛倒了，這就叫迷惑顛倒。『往往有之』，不但這樣的人在世間確實有，而且還很多。禪師客氣，不說很多，說有這種人就是了。

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眾曰。善惡何致相反。

他不曉得自己反省，不辨是非，反而怨天尤人，說老天報應不公平。眾曰：『善惡何致相反？』世間迷人，爲什麼把善看成惡，惡看成善？

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

中峰大師就叫他們自己說說。一個人就講，『詈人毆人是惡』，打人罵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這是那些學生自己說的，他們善惡標

準在此地——罵人打人是惡，恭敬人、對人有禮這是善。

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眾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

中峰禪師說：「你的標準不可靠。」一個人又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貪賊枉法是惡，廉潔有守有爲的是好官。中峰禪師又說：『未必然也。』『眾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這些標準禪師皆不同意。『因請問』，於是大家就請問老和尚，我們的標準你不同意，你的標準講給我們聽聽。

2. 善的定義

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

這是佛法講的標準。『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打他、罵他都是善。『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所謂有意討好、巴結、諂媚之類是也。

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

這就找到一個真正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存心利益社會大眾，為一切眾生造福，這是善。為大家造福，自己還要得相當的報酬，這是善裡夾雜著惡——善不純。先講真善、假善，後面還講圓滿的善、不圓滿的

善摻雜在一起；有半滿、有圓滿，有純、有雜，都要搞清楚。

所以諸佛菩薩、世間聖賢沒有想到自己，完全是利益眾人，那是真善，那是圓滿的善。世間的人，不說別人，我們說范仲淹。范仲淹的行善、積善就是真實，就是圓滿，是我們的好榜樣。他從來沒有替自己著想，也沒有替兒女打算一下，一心一意只知爲國家、爲社會造福，連自己的身家都忘掉了。我們讀他的傳記，他自己積善，一家積善，子孫皆知行善。自己做到宰相，五個兒子中，有兩個做過宰相，一個作過御史大夫。自己死的時候買不起棺材。錢到那裡去？全都拿來做社會福利事業去了。所以印光大師讚歎他，說他的德行僅次於孔夫子。他的家庭一直到民國初年——八百年不衰，子子孫孫都好，積德積得厚。

我們今天行善，拿出自己百分之一、二的力量來行善，已經覺得我是善人了！而且還要捨一得萬報！大家到佛寺來燒香布施，爲什麼？這

個利潤最大——一本萬利。所以到佛門裡來燒香拜佛，心想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今天布施一塊錢，明天得一個彩票中一萬塊），是這種心態到佛門裡布施修善的，冤不冤枉！把佛菩薩看得真連小人都不如了。所以有很多人到佛門時，你看他很虔誠拜佛念佛——但是他自己不好，他的家庭後世都不好，真正的原因在此。好像不是有心把佛菩薩看成一個壞人，看成一個接受賄賂的人，可是有意無意他就是這種心態；雖然不明顯，還是有這個心態。這是絕大的錯誤！我們在公家辦事，要去拜託人，要送紅包；所以跟佛菩薩打交道也送紅包——接受拜託的都不是好人，那佛菩薩接受紅包，也接受賄賂，也不是好人，這個罪就重了！

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皆當自考。

『根心』，是從真誠裡發心的，這是「真善」；我們跟人家去做，不是發自於真心，這是「假善」。『無為』就是沒有希求，沒有希求的善是真善；行善而有所求就不是真善，就是『有為』了。『皆當自考』，自己要考量。

什麼是真善？什麼是假善？我們一定要從心地裡面去區別，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行善。貪財、妄取是惡，而中峰禪師說『未必然也』；如果取得是爲了做好事、利益眾生，這也是善，不能算是惡。

常常有一些經商的同修來找我說：「五戒裡的不妄語他們不能持；因爲做生意天天打妄語，希望把別人荷包裡的錢，騙到自己的荷包裡來，不打妄語怎麼做生意？」我說：「真正行菩薩道，未嘗不可以。」現代的人，你勸他行善，他不肯；騙他，他肯。問題在那裡？在我們自己是不是菩薩心。如果用這種手段（當然這是一種非常手段），把他的錢

財騙來了，替他做好事，你是行菩薩道；如果把他的錢騙來自己貪圖享受，就是惡了。凡夫不知道做好事，不知道行善，我們替他修善、替他修福，這是好事。所以單單看表面，確實善惡難分。善惡在心地——積大善、建大功都要從心地上去修。尤其是大菩薩，外表上不露痕跡，不注重小節，純粹是利人濟世，所以他的觀點，確實跟普通人不一樣。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為善而取之。

『端』，是端莊正直，『曲』，是委曲婉轉。『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為善而取之』，見到唯命是從的、恭恭敬敬順從的——這個人是好人。現在一般在位有權的人，想用人，都喜歡用這種人。為什麼？他聽話，叫他怎樣，他就怎樣；認為這是好人，喜歡用這種人。所謂願意用「奴才」，奴才聽話，一天到晚對你很恭敬，侍候你舒舒服服的。

聖人則寧取狂狷。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為德之賊。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

大聖大賢他們用人，不用鄉愿、謹愿。鄉愿之士，是一般人講的好人。聖賢用人才，人才倔強、傲慢，有時候無禮。為什麼？他有一技之長，值得驕傲，有時候不一定能順你的意思；可是這樣的人能幹、能辦事。那個老好人（人是好人），不能辦事，墨守成規，不能自動自發做事情。所以聖賢人『寧取狂狷』，狂狷之人勇於進取，不拘小節。

『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為德之賊』，這種好人往往不明事理、不辨是非，所以是『德之賊』。『德』是風俗道德，往往都被他們不知不覺當中破壞了。

『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大聖大賢的善惡標準跟世人

的善惡標準不一樣；即使在佛門中，大乘的善惡標準跟小乘的就不一樣。小乘著重在事相上，所以小乘人守戒守得很嚴格，一點都不敢犯；大乘人你看他好像是不拘小節（小乘人看不起大乘人）。大乘戒在心地，小乘戒在事相。

前面講的三種改過之法，小乘從事上改；大乘從心上改，不一樣。所以小乘就是『謹愿之士』，大乘是『狂狷之人』，成就也不相同。譬如說大乘好像是不持戒，其實不然——他心地清淨平等，人家往生的瑞相，站著走、坐著走、不生病，這就能看到結果。中國歷代大乘修學，明心見性、了生死、出三界確實不少！諸位在《高僧傳》、《神僧傳》、《居士傳》、《善女人傳》都能看到。《善女人傳》是專記在家女居士修行成就的。所以小乘不了解大乘，就是因為是、非、善、惡的標準不相同。

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

這是真善、假善，我們很清楚就能辨別。天地鬼神與聖人的標準相同，而不與世俗的標準相同。爲什麼？因爲天地鬼神與聖人的用心見解是一樣的。

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皆當細辨。

我們真正要發心斷一切惡，修一切善。發心度自己，首先『不可徇

耳目』，就是決定不可貪戀五欲六塵，一定要看淡。五欲六塵看不淡，你的自私自利斷不了！自私自利的意識是惡業的根源，由惡根所做的一切善，善也變成惡了。這就是爲什麼世間人講的那些善，中峰和尚都不同意；不同意的根源就是你還有私心。有私心所做的一切善事，都希望獲得自私的利益，這個善就不真、不純。所以先要把五欲六塵看淡，然後逐漸捨掉，不受五欲六塵干擾，這樣才從『心源隱微處』——沒有人見到的地方、念頭才動的地方，就要覺察。

『默默洗滌』，『洗滌』就是洗心。也是《無量壽經》講的「洗心易行」，「易」是換、改變——改變我們從前不善的行爲，心地乾淨、光明，才充滿智慧！

『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只有一個念、一個心，利益一切眾生，幫助一切眾生；幫助他明理，幫助他破迷開悟。他只要明理，破迷開悟

了，他自然就會知道要斷惡、要修善。所以佛法在世間的第一大功德，就是幫助人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認清了，十法界你願意取哪個法界，隨心所欲，佛不干涉，佛也不勉強；佛不是說「佛」好，你們都成佛，佛沒有這樣要求！佛希望你們成佛，但是絕不勉強你們。願意來生做人，佛就教你做人的道理；願意到三惡道，就搞貪、瞋、癡，到三惡道。佛不會去阻擾我們，也不會幫助我們，佛只教人破迷開悟。這是純真，所以這個叫『端』。

『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媚』，簡單的說，就是巴結討好群眾之心，取得世間名聞利養；就是以不正當的手段，求取名聞利養爲目的。他所做的一切善事、善行都是『曲』，不是端。

『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皆當細辨』，處世的態度應當謹慎，慎就是慎重。待人、接物、處事都要用謹慎恭敬的

態度，玩世不恭是錯誤的，不可以不辨別清楚。

何謂陰陽。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為善而人不知。則為陰德。

『何謂陰陽？』這一條也很重要。古聖先賢都叫我們要積陰德，什麼是陰德？

『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你所做的善事、善行，大家都知道，人人看到都讚歎你——讚歎就是福報。政府表揚，送個匾額給你掛著（你是好人，你做了很多好事），果報都報掉了！

『為善而人不知，則為陰德』，所以諸位要曉得，無論做多少善事，不必要讓人知道，則善果永遠就積在那裡，而不求現報，叫「積善」。別人知道了，善就積不住，隨修隨報，到後來一點善果都沒有了，反

而造了很多惡。惡慢慢積，愈積愈多，後果就不堪設想。

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現在我們講知名度，知名度就是『名』。人貪名、好名！名也是福報之一，爲善以此報掉了。而且，『名者，造物所忌』，造物，是講天地鬼神，也爲世人所嫉妒。

『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奇禍』，就是有非常的災難。你的名跟你的德行不相副，災禍隨之而來。

『人之無過咎』，這個人沒有什麼過失。

『而橫被惡名者』，別人都嫌棄他、冤枉他、侮辱他，但他並沒有

什麼過惡。

『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所以積功累德，自己默默的去，知道的人愈少愈好；也不必要人家讚歎恭敬。人家愈是不滿意，愈是嫉妒、毀謗愈好。爲什麼呢？因爲這些毀謗、障礙之來，是消自己的罪業。罪業都報掉了，你的善德愈積愈厚，後來果報就大。所以『子孫往往驟發』，『驟發』就是突然發達。細觀今日台灣許多發達者，其先人多類此。明白這個道理，我們才真正曉得陰德之可貴。

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

『是非』很難辨別，因爲我們世間人的標準，跟聖賢人的標準也不相同。

『魯國之法』，春秋時候魯國的法律。

『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府』是官府。這個人爲什麼會到諸侯家裡面去做臣妾呢？（『臣妾』就是佣人。）都是有罪、犯法的人，分發在達官顯要家中服勞役。只要有人肯拿錢把他贖回來，就等於替他繳罰金，他就可以恢復自由，這是好事情！政府獎勵社會上有錢的人多做一些好事，能幫助這些人恢復自由，讓他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子貢在諸侯家裡，把佣人贖回來，政府的獎勵他不接受。

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

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子貢不接受政府的獎勵，孔子聽了很不高興。『曰：賜失之矣！』

『賜』是子貢的名字，老師叫學生是稱名字。說：「賜，你做錯了！」

『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這就是聖人的是非觀念，跟世人不一樣。他看的是整個社會，希望建立良好的風俗習慣、道德標準；聖人的教導是普遍為老百姓所建立的，不是為個人。如果單就個人來講，子貢這種做法是難能可貴、值得讚歎的；但是他把風俗習慣破壞了，他的過失在此。

『非獨適己之行也』，不是為某個人。

『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在當時，魯國社會上貧窮的人多，富有的人少。

『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政府的獎勵對一般百姓有鼓舞的作用，今天子貢不接受獎勵，大家稱你是好人；以後有人做這件事情，政府的獎勵，他們也就不敢接受了。一接受，人家就說是為圖獎勵而做的，於是大家都不願做了，那麼政府這個好的制度就被破壞了。如果要鼓勵一般人都行善事，子貢應當要接受政府獎勵，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社會大眾。這是聖人與常人見解不同處。

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

子路在路上，看到一個人掉在水裡，快要淹死了，就下去把他救上來。這個人牽一頭牛送給子路，感謝他救命之恩，子路就接受。孔夫子

知道了很歡喜，讚歎子路說：「從今以後，魯國人『多拯人於溺矣』——人有急難的時候，勇於救人就多了。」爲什麼？被救的人一定感謝；救人的人他還會接受感謝。這是鼓勵大家救助災難。

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為優。子路之受牛為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為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

這是孔子的真實教誨，應當切記深思篤行。

『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孔子的看法跟世間人剛好相反。他讚歎子路，而不贊成子貢的做法，這是很深的道理的。

『乃知人之為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你看大聖大賢，眼光看得遠大、看得深微；凡

夫眼光淺近，只看眼前，不知道他的行為對於後世的影響。我們要爲整個社會、國家，乃至於整個世界來設想，於後世的歷史來觀察，這樣你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你就會知道孔夫子的看法是正確的。所以善惡不能只看眼前現行，要曉得它對歷史、對後世久遠以後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

現前表面上看是善，實際上不善。在一個人是善，在一時是善；在一個社會是不善，在後世是不善。所以佛法裡面講善惡就不講『現行』。今世善不是真善；後世善、生生世世都善，佛說這是善。現在是善，來世不善，後世不善，要到三途地獄去，這不是善；這一世善，來世善，後世更善，這才叫做真善。

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

像子路接受人家的牛，好像是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這是真善。『然此就一節論之耳』，這是就一樁事情來說明，什麼叫「是」，什麼叫「非」。

『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什麼叫「道義」？什麼是「禮敬」？什麼是「信用」？什麼是「慈悲」？這裡都有「是」有「非」，如果不能辨別，往往自以為行善，其實造了大惡。講修福，沒有智慧的人怎麼修福？真的要有福、要有慧；沒有福慧，想修福也修不到福。

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

呂文懿公告老返鄉，就是現在講的退休。古代的制度，宰相就相當於現代的行政院長。雖然退休，他的德望功勳爲世人所敬仰。『泰山北斗』，比喻高。

『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同鄉有一個人，喝醉了酒，牢騷滿腹，遇到呂先生就罵他。呂先生做過宰相，度量寬大，有涵養，不跟他計較。跟他的僱人說：「他

醉了，不要跟他計較。」閉門謝之，也不在意。

『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過了一年，聽說這個人犯了重罪，判死刑入獄了。

『呂公始悔之曰』，呂老先生才後悔，上一次遭遇的事情處置錯了！說：『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當時如果跟他計較，捉他去監牢關幾天，使他警戒收斂一點，可能不致於犯今日之死罪。

『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這種例子太多了——善心造了大惡。尤其是現代一些年輕的父母，對待兒女溺愛；到兒女長成了，不孝順父母、爲非作歹，才曉得自己大錯特錯！小孩就是要從小教起——少成若天性。小時候如果不嚴加管教，長大了就沒法子教了；必然是背叛父母，父母對他稍微有點

不好，他就不滿意。這還得了！

從前中國古老的刑罰裡有一條叫「親權處分」——是父母說我這兒子不孝，你把我的兒子判死刑，殺了他！法官馬上判，什麼都不要審了！「親權」是第一等處分。所以從前兒女怕父母；父母若告狀，法官不審就定案了。父母說給他坐三年牢，馬上就批准。爲什麼？那是「父母之命」，沒話講的，不必審，大家認爲這是絕對正確的。那個做父母的不愛兒女呢？父母不愛你，你在社會上就不能做人了，社會自然也不要你了。「親權處分」好像在民國二十幾年還有，以後廢除掉了。有這一條法律，的確兒子不敢不孝，不孝，國家法律要治罪的；而且還沒有辦法請律師，都不能請的——親權沒有辯護的。這是真正值得我們去反省深思的。

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搶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眾始定。不然幾亂矣。

遇到荒年收成不好，『窮民白晝搶粟於市』，『粟』就是糧食，貧民到處去搶劫。

『告之縣，縣不理』，到縣政府告狀，縣政府怕群眾暴亂，不敢阻攔。

『窮民愈肆』，搶劫的風氣愈來愈盛，縣官也管不了。怎麼辦呢？『遂私執而困辱之，眾始定』，他自己把這些搶劫的人抓來，私自用刑，把事情平定了。如果事情不平定？『不然幾亂矣』，幾乎地方就發生動亂，就不能收拾。這是以惡心、惡行，對社會做了一樁好事。

故善者為正。惡者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什麼叫『正』？什麼叫『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善心是『正』，惡事是『偏』。像前面所說的呂老先生，就是以善心做了一件惡事；這就是『正中偏』。

『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但是善惡的標準都要從對社會、對世道人心之影響而論斷的。如果說他們來搶我家的糧食，縣官也不管；我家裡佣人多，我們組織起來反抗，把暴民制止，用刑罰加諸於他——這是私刑，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他做了一樁什麼善事呢？對社會安定幫助很大——使暴民不至於爲害地方，引起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這是爲了私心替大眾做了一樁

好的事情，這個是『偏中正』。

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

這是古聖先賢的教訓，後人尊稱爲經。這個教訓是真理——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積善成名，積惡滅身」，絕對真實正確。

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

比喻有一個器皿，我們要想在裡面存滿——存久就滿了；如果不存，它不會滿的。這就是要知道積善的重要，而不可積惡以自取滅亡！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為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師親為懺悔。今施數千金。而師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為半。而二文為滿也。

這是佛門的公案。從前有一位女居士到佛寺裡想布施，但沒有錢。『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只有兩文錢（從前兩文錢是很少很少），她拿去捐在佛寺裡做功德。『主席者親為懺悔』，『主席』就是佛寺的方丈，因她心誠，親自給她懺悔，給她祝福。

『及後入宮富貴』，沒想到這個女子的命還不錯，以後進入到宮廷

裡面，做了皇帝的妃子——這富貴了。

『攜數千金入寺捨之』，帶了黃金千鎰到寺院來做佛事。

『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主持老和尚沒有親自給她回向，只叫他的徒弟給她拜懺消災回向。

『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師親為懺悔；今施數千金，而師不回向，何也？』老和尚很有道德；不像現在，我們看到許多不如法的事情。

從前有道德的人不論施財多少，但看修福的人心是否真誠。如果是真心修福，再少的錢都要親自給他主持；如果心地不是很虔誠，則用不著老和尚親自去操心。這老和尚就告訴她，『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從前妳雖只施兩文錢，但是妳的心真誠，『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日妳得到富貴，施金雖多，而施心不切。這是她從前心真，真誠地在三寶裡修福，這是捨一得萬報，她真的得到了。老和尚親自給她修

懺悔。

現在她已經富貴了，但對於佛法上那種虔誠的心，被富貴榮華淹沒了，退轉了。『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我派徒弟代表我替妳懺悔就夠了！其實老和尚這個舉止就是喚醒她，真正是大慈大悲——機會教育，教她真正回頭。這個人是個可救之人，不是不可救。

『此千金為半，而二文為滿也』，從前施二文，她的福報是圓滿的；現在布施千金，得到的福報是一半——不圓滿。所以諸位同修要知道，我們修福，念念圓滿，確實不在乎施錢多，不在乎做得多；心真切，盡心盡力就是念念圓滿。

所以回向必講三處——就是真心顯露。我今天修行：第一、回向實際。實際是求明心見性，求恢復自己本來面目。第二、回向菩提。菩提

是求覺而不迷，真實明瞭宇宙的真相。第三、回向眾生。願三寶加被，盡心盡力，協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不為自己。果然存這個心，用這個心，則念念功德圓滿。如果有絲毫自私自利，求名聞利養，這裡說得好聽——得一半功德；其實，不但一點功德得不到，就像剛剛我跟諸位說的——造了一身罪業。所以看問題絕對不能只看表層，要有深遠的眼光；你要看得細，看得遠，看得大。這裡只是舉一個例子。

鍾離授丹於呂祖。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為也。

這是中國人尊敬的「八仙」。呂洞賓是其中一位，唐朝鍾離權也是一位。呂洞賓當年跟鍾離權學點鐵成金術，鍾離權告訴他：『點鐵為金

，可以濟世。』有些貧困人，你「點鐵成金」可以幫助他發財，幫助他富有，解決他的貧困。

『呂問曰：終變否？』呂洞賓問：「此金以後會不會變為鐵？」鍾離權告訴他：『五百年後，當復本質。』五百年後金才會變成鐵。呂祖說：『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為也。』雖然利益現在的人，但害了後人，這個事情做不得！我們看看現代的人，現前只要得到便宜，他怎會想到後來會害人？由此可知，世道人心是怎樣的變化。

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

道教講：「修神仙要積三千功德。」就是說要做三千樁好事，才有資格修道。『授丹』就是傳道給他。他的條件比佛法的條件寬得多了！

佛法的條件比這個要嚴，佛法是清淨心才能入道，才能成爲一個法器；道家的條件是修三千善，他不是講清淨心，是講善心，是真正的善心，才有資格傳道給你。所以他的條件是善心、善人；佛法的條件是清淨心——比善還要難修。

他這樣的存心，三千功德圓滿了。他不害一切眾生，實在講超越了三千善行，一念就圓滿了。像了凡居士做的減租一事，他這一念，一萬條善事就圓滿了。這是在心地上修。

又為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盡心盡力就是『圓滿』，心與力都沒有盡，還留一部分，這個善是『半善』。所以積功累德一定要盡心盡力。世間人不了解事實真相，對於聖教懷疑，就是煩惱裡「貪、瞋、癡、慢、疑」的「疑」。你說的，我們聽了也信；叫我們修善、布施，總是要留一點，總是不能全心全力的布施。想到若是全都布施了，明天生活怎麼辦？這是心裡面有「疑」，不能果斷，無有智慧。所修的善都是半善，都不是滿分的善。所以往往修善得不到好的果報，也不能立刻得到果報。你要曉得原因在那裡？

如果你真正肯修，對於聖教完全明瞭、信從，一點也不懷疑。（但是世間人講你傻！你迷信！我們有時想想，他講的似有道理，因而善心不敢發、善事不敢為，你的善心已為邪見所轉了。）果然相信，果然肯做，果報是顯著的，不只像《了凡四訓》所說的，是真實不可思議！讀了這本書，你決定要深信，你要有膽量承當。只要真心去做，捨一何只

得萬報？一點都不錯。如果貪著「捨一得萬報」才發心，那不是真心；雖然捨盡了，當然還是可以得到——得到的是「半」，不是「滿」。

捨財決定得財富，捨法決定得智慧，無畏布施決定得健康長壽。因緣果報是真理——天經地義。真心去做，不求富貴、不求財富、也不求聰明智慧、也不求健康長壽——什麼都不求，你得到的必定是樣樣都圓滿。這多自在！有求的心還是能得到，得到的不圓滿。爲什麼呢？因爲你一無所求，你的心純真，你行的善稱性；性德流露，果報不可思議，其受用就是西方極樂世界、華藏世界。諸佛淨土，皆從性德流露出來；有一念希求，不稱性了，你所得的功名富貴、健康長壽是修來的——修得的會失掉，是有限的、有範圍、有大小、有長短的，是享受得盡的。唯有性德，它跟真如本性一樣——不生不滅、無有窮盡，這才叫真正自在。要不是一个大福大智的人，誰肯把自己的利益捨得乾乾淨淨？

沒有人願意這樣做的。所以真正的大福，唯有諸佛菩薩在修；二乘人都不能修，二乘人怕麻煩。譬如度眾生，我好心去幫助他，他不接受，還要毀謗侮辱，算了！不度他！這就不行了，這就不圓滿了；菩薩則不然，他知道眾生的煩惱習氣，種種忤逆，菩薩也不在意，還是很耐心很慈悲的去度他。所以菩薩用心跟阿羅漢、辟支佛不一樣。阿羅漢、辟支佛還是用意識心；佛菩薩是用真心。你要求真正的富貴，其實富貴不是求來的，本性裡本來具足。諸佛教人無非是開發自性真實富貴，就是明心見性。

所以佛弟子的修學目標，其中一個就是回向實際，開發自性。自性裡什麼都具足，我不向外求，只求開發自性。自性裡有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寶庫，都是世出世間最富有的，可惜自己不曉得；唯有最聰明的、最富有的佛陀，教我們

開發自性。因此佛的恩德就無比了，佛的恩德第一大！這些真實的道理、事實的真相，我們一定要知道。

用真心，確實『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粟』是糧食，『斗粟』是一斗糧食，可以造沒有邊際的福。因為它稱性。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以一文錢供養三寶，能消千劫之罪。《楞嚴經》上說得很好，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表面很像佛教，實際裡面所作所爲是妖魔鬼怪。我們今天要想種福、修德，到那裡去種？萬一這寺院是妖魔鬼怪，我們不但福沒種上，可能還要作惡！諸位要曉得，佛法講的是「心地法門」。如果你是真心來拜佛，這個佛就是阿彌陀佛，就是釋迦牟尼佛，是自己真誠心的感應。我的心正，縱然是邪魔外道的廟我去拜，也正——也是佛菩薩，也是正神；我心不正，雖然是正法道場，我去拜，所感應的也是妖邪。

若說末法時期沒有地方好修行，那就錯了！真正道場是在心地。《維摩詰經》上講「直心是道場」、「清淨心是道場」、「慈悲心是道場」；道場在心裡。我心有道，我到那裡都是道場；我的心正，到什麼地方都是正法；這才叫「境隨心轉」，外面境界都隨我心轉變。諸位同修果能明白這個道理，認真修學，大家都修，則社會有福，國家有福了。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

『未忘』，就是沒有把這些妄想雜念除掉；縱然是『黃金萬鎰』拿來布施，所得的福都不是圓滿的。這是講「半滿」。

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為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一軸。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

。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筭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

福善有大有小。古人有個故事，從前『衛仲達為館職』，『館職』

——一種是教書的先生，一種是服務於政府機關，如翰林院類者。『被攝至冥司』，有一天他被小鬼抓去見閻羅王，閻羅王就審判他，叫判官把他的檔案拿出來。

每一個人一生都有善、有惡，就有善、惡兩本記錄；在閻羅王、鬼王那裡都有檔案，故了凡先生教我們要發「敬畏之心」。檔案拿來之後，看到記錄惡的不只一本，搬了一大堆出來，都是他造惡的記錄。作善的記錄『如筭』。他一生做的善就只有一卷；所造的惡有幾十本之多。把他造的惡和善秤一秤，看那個重？結果所造的惡還不重；惡是很多，

可能是沒有大惡。就好像記過一樣，小過記了很多，沒什麼大過失；所以一個大善就抵『盈庭』之小惡。這一秤，閻羅王也歡喜了，這個人畢竟還是一個善人。

所以仲達就問了，他說：「我年未四十，這一生怎麼會造這麼多的惡業過失？」閻羅王就告訴他，『一念不正』就是惡，不是說做了惡事，那才叫惡。一個念頭惡，鬼神就給你記一筆。雖然這一生作的惡不多，但惡念很多；還好他有造一大善業。

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

。雖多亦小。

這一卷善的內容是『朝廷常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帝王想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他看這是沒有必要的，就建議皇帝不要做勞民傷財的事。皇帝沒有理會他，還是照做。這一卷就是他上疏的文稿。

『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而能有如是之力』，我雖然建議，沒有用處，於事無補，朝廷還是照做了。『曰』，鬼王說：『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可見善惡是在念頭。你當時這一念不是爲自己，是真正愛護老百姓，你發的這一念在萬民，多少老百姓得利益！何況興這麼大的工程，是用老百姓所納的稅，能夠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對老百姓都有利。所以這一念，你想想看，影響力有多大！

雖然沒做，他的心是真實的，是圓滿的。

所以『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如果朝廷照你的建議去做，那你的善就更大了！雖然沒做，你的善還是很大。

『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大、小』差別是在這裡，就看發心是不是真實；是為天下國家，還是為自己家庭。我們明白道理之後，念經、念佛回向，常常為某一個人回向修福，希望三寶加持，讓他能得利益——這是小善，利益很小。他是不是真正能得到？還不一定。如果遇到這樣情形，家親眷屬有困難，或者有病痛，我們念經、念佛回向十方世界；希望一切眾生沒有病痛、沒有苦難，都能得到平安利益，你家裡的人就得真實利益。為什麼？你心太大了！讀《地藏經》光目女、婆羅門女為母發願事便知。

世人常說：「我修的功德都給別人，我自己得不到，修這個做什麼

？」這是心量太小。在佛菩薩面前禱告，禱告了半天都不靈，原因就是心量太小了！完全是自私自利，不曉得把自己修行的功德，擴大到十方法界。功德的回向眾生，猶如傳燈一樣；以我的燈火，點燃別人的燈火，如是光光互照，光明增盛，實無損於自己，而有大利於自己。故佛教人必應將自己修證功德回向法界眾生、菩提、實際，才能顯證圓滿佛性。

我們中國文化的命脈，大根大本是「祠堂」、「文言文」。中國之所以成爲一個文明古國，幾千年來都不衰，不被滅亡，倫常才是根本。文言文不能斷，文言文斷了之後，中國人將來會有很大的苦難，真正是陷於永劫不復；還有「大乘佛法」。這三樣能保住，不但國家民族有前途，世界也有大光明。

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為仁。亦曰先難。

首先引古聖先賢的教訓告訴我們。我們的煩惱習氣很重，那一種最重就先把它斷除；最難斷的能斷，小的毛病就不難克服了。斷惡修善要知道下手處。孔夫子論『仁』——就是仁愛，說到『先難』，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

『必』，是必定。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難行能行、難捨能捨。

『修』，原來是乾肉；『束』，是一束，一把沒有幾條。這是古代做學生每逢過年過節送給老師的一點微薄禮物。禮不能缺，以後凡是學生對

老師的供養通稱『束修』，不一定都是乾肉。古代教書的所在都稱「私塾」，學生的人數不定，有二、三十個人就相當多了，少的只有十幾個人，所以老師得到的供養相當微薄。兩年的積蓄，他能拿出來，『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江西舒老先生做到了。

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

一個是捨兩年的待遇，一個是能捨十年的積蓄——都是贖官銀。這就是欠了公款，或者是判了刑罰坐牢，拿這個錢去贖，救濟陷於苦難的一家人。

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

因爲人在世間，必須依賴財物生活，所以捨財是一樁很難的事情；

尤其是把全部的財物都捨盡了，這很不容易！這就是向『先難』處去做，就是克己。

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為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

『鎮江』，過去是江蘇省會。靳老先生年老無子；在過去有置妾的習俗，再娶一個，來傳宗接代，這是人倫之大事。鄰居家裡有一個女孩子年齡很小，送來給他做妾。因為年齡相差太懸殊了，他不忍心，再送她回家。雖然沒有兒子，他也覺得無所謂，總不能耽誤人家一生的幸福。這也是『難忍處能忍』。

故天降之福亦厚。

有這樣的善行，必然有善報，一定是有善果的。

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為。是為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為。斯可貴耳。

這就是『難、易』。明白這個道理，我們要把握修善積德的機會；機會失掉了，以後想做也沒有緣分去做了。財富不能常保；人的運五年一轉，一生當中有最好的五年，也有最壞的五年。好運如果是在晚年，才是真正的好運；如果五年最壞的運在晚年，此時體力衰退，困苦艱難就很可怕了。所以少壯時有福最好能捨，奉獻給社會大眾共同享受，捨了以後命裡還有。明白這個道理，年輕體力還夠，福報來時我不去享受，就把享受福報延後了；不好的我先受了，好的留到後面，後福就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修晚年的福報。

我們學佛的人，更應該要曉得修的是什麼？修的是臨終時的福報。臨終時什麼福報呢？不生病，自己曉得什麼時候走，坐著走、站著走，知道到那裡去，這才是福報。世間人對此大事往往疏忽了，學佛的人應當時時刻刻提醒，有福讓大家享，福報就殊勝了。

『有勢』，就是有地位、有權勢。有權——積德很容易，幫助別人往往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有權勢的時候，不可以拿著權勢去欺壓別人，應當以權勢多做善事，多積陰德。『易』而不肯做是自暴自棄；貧賤修福就『難』，沒有財、沒有力量，難！難而能做，那是非常之可貴。

(三) 隨緣盡力修十善

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為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

這就是佛門裡常講的「隨喜功德」——隨緣隨力的幫助社會大眾。『其類至繁』，隨緣的功德太多太多了，略舉十大類。『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為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這十條皆是真實利益眾生的好事，應當盡心盡力去做。下面一條一條來說。

何謂與人為善。昔舜在雷澤。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

『何謂與人為善』，了凡先生舉了一個例子，教導我們怎樣跟大眾在一起，在一個團體裡面帶頭誘導人人修善。

『雷澤』是地名，在現在山東省。漁獵在古時候是生活裡一個重要的部分。『深潭厚澤』，就是魚多的地方。年老的人因為好的捕魚地區被年輕人霸佔了，沒有辦法跟他們爭，所以就在淺水和急流處捕魚；淺水魚少，不容易捕得。

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掄揚而取法之。暮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

舜看到這樣的情形心裡很難過。『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他用的方法很巧妙，『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他有智慧、有耐心、善巧方便，參加他們一起捕魚；實際上的目的並不是去打漁，而是想感化這一批人。見到大家相爭，他不說一句話；如果當中有一兩個相讓的，他就很讚歎。他用這個方法——「隱惡揚善」。『暮年』，就是一年之後，『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一年之後沒有相爭的，只有相讓的，果然真的被他感化了。

我們現代的社會，宣揚惡事、惡行，只要有一點違背風俗道德或者是法律的，報章雜誌就大肆宣揚。說善的很少，說惡的很多，這種做法，社會上必然是善人少，惡人多。你行善，有誰知道？不但不能激勵人修善，反而誘導他人去造惡。

我們看古聖先賢——作惡，不要說他，讓他自己慢慢去反省、去覺

悟，這才是正確的。人都有天良，只是一時爲利欲蒙蔽而已；只要有善巧方便去幫助他，沒有不覺悟的。舜王用這種方法，把這一群捕漁的人感化了。看下文就知道聖賢的用心。

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

舜王不是說一篇大道理，勸勸這些人；他用的是身教，自己作榜樣來勸別人。雖然時間長一點，但是效果會相當的深遠，因爲言教不如身教！此正是他明哲處。

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

覆之。

『末世』，就是佛法的末法時期。『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這是要痛戒的。自己有長處，要用長處去欺壓別人，就是世間人講的「值得驕傲」這句話。能夠『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才是真正的修養。自己才智要藏一點、收斂一點，不要太露鋒芒。古德常說：「大智若愚。」凡是露鋒芒的，縱有才智，也沒有多大作為。一個真正有大作為的人，他絕對不像一般人顯示的那樣淺薄，必然是渾厚老成。我們用包涵的態度對人——隱人之惡，揚人之善，才是真實持戒修福之人。

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為艷稱而廣述之。

『縱』，是放縱。能夠收到這樣好的效果（人人不敢放縱），大舜的所作所爲就是很好的證明。『見人有微長可取』，『微長』就是小善。『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為艷稱而廣述之』，人家有善行，我們隨喜，而且加以讚揚。

過去我初見李老師時，他曾教導我：「不要說人家的過失。」隱惡，這句話我懂。他又說：「不要讚歎別人。」我不明白，心裡就很疑惑。說人家的短處，這是不好的事情；讚歎別人是好事，為什麼不可以讚歎別人呢？後來李老師解釋說：「讚歎別人比說人家的過失、害處還要大。」怎麼會有害？他說：「讚歎別人要有智慧，沒有智慧的讚歎反而會害人的。人家有一點小小的能力，你就拼命去讚歎他，過分的讚歎，使那個人聽到之後得意忘形，認為自己很了不起，就不會再有進步了。不進則退，豈不是你害了人？」我想想，的確有道理。

那一種人我們應該讚歎？佛門裡常講的「八風吹不動」，這樣的人你應該特別去讚歎他，因為他不受你的害。你讚歎他，他如如不動；愈讚歎，他愈謙虛，愈覺得自己努力不夠，這種人應該加以讚歎。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能夠以善心做了壞事。從這一段來看，我們才真正體會到舜王用心之苦；他用一年的時間，把這地方壞的習俗轉移過來。

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為自己起念。全是為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

『則』，就是榜樣，就是原則。都是為社會、為地方、為大眾作一個榜樣。

『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什麼人才叫『大人』？天下為公才叫『大人』；念念都是為自己的叫做「小人」。所以小人為私，大人為公。

。佛菩薩稱之爲『大人』，你看看《八大人覺經》——菩薩八種大覺；『大人』就是佛菩薩。這一節說的就是菩薩道、菩薩行。

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

『形迹』，就是外表。君子和小人，如果只從外表上來看——常常會搞錯、常常會相混，實在不容易分辨。

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

若從心地上來看，小人和君子就截然不同了。

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儒家講「君子賢聖」，佛門裡講「諸佛菩薩」，他們與一切凡夫所

不同的，就是『存心』；形迹很難區別，所以往往我們把聖人看錯了！在佛門裡，像過去浙江天台山出現寒山、拾得、豐干。《天台山誌》上記載，在當時一般人看這三個人瘋瘋癲癲的，認為他們有神經病，不正常，沒人理會他們！所以形迹上怎麼看得出來呢？豐干是在水碓房裡舂米的，就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黃梅的那一份工作。豐干是阿彌陀佛的化身，阿彌陀佛在廚房舂米來供養大家；寒山、拾得是等覺菩薩——文殊、普賢化身的，在廚房裡燒火；都是在廚房裡打雜的，做這種苦事。打赤腳，穿得破破爛爛，瘋瘋癲癲的，所以沒人瞧得起他們。在形迹上，肉眼凡夫確實很難判別，實際上他們三個人是聖人應化——這是豐干說出來的。

當時有一位地方官吏閭太守，於上任的路上，母親生了病，他很著急，請了很多醫生都沒能治好。豐干經過那裡去找他說：「你家裡有個

病人，我有方法把他治好。」治好之後，太守對他非常感謝。看他是出家人，請問他在那一個寶剎？

他說：「我在天台山。」

閻太守就向豐干請教：「你們的寶剎，有沒有聖賢人住在那裡？」

豐干說：「有文殊、普賢兩位菩薩在。」

太守說：「我要怎麼樣去親近？」

豐干說：「一個叫寒山，一個叫拾得。」

太守上任沒幾天就去朝山，參拜這兩位大菩薩。結果他們是在廚房打雜的，瘋瘋癲癲的；可是太守一見到就頂禮膜拜。兩個人根本不理，轉頭就跑。太守派人去追，看看他們到那去了？結果看到他們跑到山邊，兩座山就打開了，兩個人一直退到裡面，山就合起來，兩個人都不見了。最後他們還說：「彌陀饒舌。」於是太守等人才曉得豐干原來是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多事，把他們兩個身分說出來了——三位是聖人。在寺院裡每半月誦戒，是很重要的法事，寒山、拾得時常在門口譏笑，所以寺院裡的人都不喜歡他們。到最後才曉得是佛菩薩化身應現在此地，這個時候大眾才生慚愧心，原來阿彌陀佛、文殊、普賢每天都來侍候他們的飲食。這是佛菩薩跟常人『存心』不相同處。

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

普賢十大願王，第一願就是禮敬諸佛。『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這是從「理」上來觀察；「事」上確實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但都是我們的『同胞』。

所以明白這個道理，這個事實真相，才曉得真正是『皆吾同胞，皆吾一體』。佛說「盡虛空、徧法界就是一個自己」。所以佛的慈悲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這樣建立的。那一個不應該禮敬，不應該愛護呢？人人都應該敬愛，事事物物我們都應該要敬愛。

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通聖賢之志。

從前讀書明理的人「敬聖敬賢」，跟我們現代工商社會貪、瞋、癡、慢不斷增長的人「敬聖敬賢」，在思想、心態上不一樣。從前人敬聖敬賢，是因為聖賢是我們的模範，取「見賢思齊」的意思；現代人敬佛、敬菩薩、敬鬼神，是希望佛菩薩、鬼神多讓他賺一點錢，其目的在此。『通聖賢之志』，聖賢之志就是為眾生造福。那一個人不希望得到安和樂利？中國人常講的五福——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福，希望自己長壽、

富貴、健康、幸福，這是世間人的希望。但是這些都是善因善果；希望得好的果報，但是忘了好的果報是要好因緣才結得的。若不修好因，不結善緣；希求好的果報，是決定不能得到的。聖賢人希望每一個人都得到殊勝的果報，所以聖人之志就是群眾之心。只是聖人有智慧，群眾迷惑顛倒，所以聖人教導大眾修善積德，才能使人人皆得到好的果報。

修善積德從『愛敬』開始。先學愛人、敬人，愛物、敬物，愛事、敬事，對於人、物、事要真正『愛敬』。所以十大願王裡的菩薩修行原則，第一條就是「禮敬諸佛」。我們讀《禮記》，第一句話「曲禮曰：毋不敬。」就是教「敬」，「毋不敬」就是一切恭敬。要從這裡下手。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為聖賢而安之也。

聖賢、佛菩薩只有一個想法、一個心願，就是教導一切眾生『各得其所』。聰明傑出的人，誘導他成佛作祖；沒有這個大志，他希望得到什麼，都祝福他、幫助他能夠如願，這是聖賢之志。所以要心存愛敬。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

『成』，是成就。別人有好事，我們要幫他成就，這也是性德。

『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這是舉一個比喻。『玉』是石頭裡面最精最美的，加以琢磨就變成玉器；『圭璋』，是古時候的信物。在古代——尤其是上古，玉做成「璧」，璧是圓形的，中間有個孔；「圭」是手上拿的。當時的用途，就像我們現在記事用的記事本子，是作備忘之用。「圭」大，「璋」比較小。這些玉器在故宮裡可以看到，有商周的、秦漢的，歷史的價值都非常高。

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或為之維持。

我們今天所講的「培育人才」。看到這個人心地很善良、很忠厚，或者志向純正可取；『資』，是資助，我們應當要幫助他、成全他。『皆須誘掖而成就之』，就是要誘導他、要成就他、教養他、培訓他。《華嚴經五十三參》是很好的榜樣，你看善財童子自己以學生身分去參訪善知識，他是我們的前輩，是我們的前輩。縱然年歲很輕，他的道德、學問是我們所尊敬的，我們應當跟他學習。他見到善知識先是禮敬，善知識一定會問他，你從那裡來的？你到這裡來做什麼？你有什麼需求？五十三位善知識，所問與善財對答完全相同。所以這句話給我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前後重複了數十遍。第一句是：「我已經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立志要成就無上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但是我不曉得怎樣修持？怎樣存心？所以到這裡來請教。」發心就是此地講的「立志」。志可取，又好學，我們遇到了一定要盡心盡力幫助他。所以有志向、有目標，不論世間、出世間都是有前途、有成就；遇到這樣的人，就是俗話常講的「遇英才而育之」。你真正遇到這樣的材料，就要設法去幫助他、成全他！

『或為之獎借』，『獎』，是獎勵。『或為之維持』，『維持』，就是在他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使他能安心於學業和道業。

或為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

世出世間賢者在修行過程中免不了遭嫉妒、毀謗，往往會給他帶來困惑；有時候足以教他退心，那就很可惜了！這時我們要替他分憂。『

誣」，是誣讎冤枉。要幫他洗刷冤情，成就他，以「務使之成立而後已」爲目標；如此成全人便是大學問、大智慧、大福德之相。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建功立業，是幫忙照顧他的人給他的；他將來有多少的功德，照顧他、幫助他的人也是跟他同等的。中國古代，「薦賢受上賞」——你替國家推薦一位賢人，國家對你的獎賞是最高的。爲什麼？這位賢人爲國家建功，替國家服務，爲老百姓造福，都是因你推薦的，等於就是你造的。所以在過去中國社會，確實是舉賢能、舉賢良、舉孝廉；把人才發掘出來，推薦給朝廷、推薦給國家。

好人爲什麼還有人找麻煩？俗話常說「好事多磨」，多魔障！你作惡——魔就喜歡作惡，他不但不會障礙你，還會幫助你；你做好事，恰恰跟他相反，他看了不順眼，所以來找麻煩。一方面是魔來找麻煩，二方面是自己生生世世的冤家債主，看到你修行，將來你超越六道輪迴——

——過去世你欠他的命沒有還，欠他的債也沒有還，怎麼可以跑掉呢？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要來障礙你，所以菩提道上魔難重重。

無始劫以來自己所造無邊的業障，要怎樣免除這些業障呢？我們每天將所做的功課回向冤親債主，把所修學的功德都分享給他們。諸位要知道，全給他們就是自己圓滿的功德！我們要什麼？什麼也不要。不發這樣的願心，你想在菩提道上沒有障礙，相當不容易！所以發這個願心，最好能依照《金剛經》的理論方法，要真正依教奉行，真實的去做。

大抵人各惡其非類。

一般人，跟他同類的就喜歡。學佛的同修彼此見到特別親切，對於不學佛的人就有距離、有界限。尤其是在家庭中，父母沒學佛，兄弟姊妹沒學佛；你吃素，他們不吃素，這一家人就鬧得雞犬不寧。這是我們

的錯，自己要深深反省。最大的錯在那裡？家裡的人為什麼反對你學佛？因為看到你的同修道友到家中來，親密超過了家人，你喜歡同道比喜歡母親超過多了！母親一看，她心裡當然不舒服——嫉妒。你要以愛護同道的心去愛護你的家人，家人就不會有反對的。所以往往學佛搞得家庭不和，自己都不知道反省，不曉得原因出在那裡；我們在旁邊明眼觀察，看得清清楚楚。問題出在那裡？實在應當反省，一反省就找出來了。我們的同修到家裡來，對我們的父母尤其要更尊敬、更孝順，那你的家人也更快樂了。不但不反對，還覺得學佛好，學佛都不錯，鼓勵你的親戚朋友都去學佛了。所以家庭裡面親屬之間，不能用「言教」；要學舜王，要用「身教」，做出來給家人看。他們看到確實是好，自然就會給你宣傳。

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

善人是一類，不善的人是一類。不善的人多，勢大；善人少，勢力孤單。『善人在俗，亦難自立』，善人要做好事不容易，惡的勢力很大，決定造成了障礙。佛門中自從釋迦牟尼佛示現，代代都不免有這種情形。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得法之後，明心見性了，還在獵人隊裡躲藏十五年。爲什麼？嫉妒、障礙。所以『善人在俗』，有些一生遇不到機緣，只好「獨善其身」。如果要教善人能「兼善天下」，我們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一定要幫助他。

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

『錚錚』，就是響亮的意思。『豪傑』，是指他的聰明、智慧、才幹超過別人。

在地方上大家都知道他，我們現代人講的「知名度」很高——這些人有專長、有才幹。但他生活馬虎、隨便，不太講求，不拘小節，有時就容易得罪人。我們也要知道，學佛，對佛一定要恭敬，對三寶要恭敬；但是有一些小節也不要過分的重視，太重視會影響你的修行。恭敬心是應當有，但是看到別人無禮，我們也不要掛在心上，修行要抓到真正的綱領；真正的綱領是「心淨則土淨」，二六時中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其他的都不重要！

年紀大、體力衰，誦經就不一定要跪著，不需要拘執形式；求心裡與阿彌陀佛不相捨離，才是重要！喜歡怎麼念就怎麼念，喜歡跪著、坐著、捧著經走著念都可以，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功夫不間斷。可以

躺著聽（放錄音帶）——體力不夠，躺在床上安安靜靜的聽。躺在床上聽念佛、聽念經，功德都是相等的。躺著不可以出聲念，會傷氣、傷身體。

大乘佛法是開放的，的確是自由自在，沒有拘束的。所有一切規矩儀式，是做什麼用呢？是唱戲表演做給別人看的——身教，啟發別人的恭敬心，啟發別人的道念，為大眾作一個好樣子，用意在此。

小乘著重在形式上，大乘人往往就沒有拘束了。大乘佛法論「心」不論事，小乘法是論「事」不論心。英雄豪傑他們不拘小節，往往容易得罪人，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善事常易敗』，好事多磨；好人常常容易遭受人的毀謗，遭受別人的指責，在這時候，仁人長者，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應當幫助他，排除他的困難，使他將來在社會上有成就，這個功德是最大的。因為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就，是他替社會、替國家造福

，爲一切眾生造福，這個功德就大了！

由此可知，如果在佛門裡面，我們能夠培養一位法師，功德之大，很多人不曉得。以爲修個廟，出多少錢，做多少好事的功德最大。其實那個大是有限的，不見得是真正大，有些是善心卻做了惡事；唯有培養人才，這個功德才是真大！唯有人才才能續佛慧命，使佛法綿延不絕。

佛法的人才最爲困難！他的志一定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他的心清淨平等、大公無私——這是佛門的人才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發現有這樣的人才，我們要盡心盡力去扶助他。他將來成就了，所度化的眾生，對於佛教所有一切貢獻，幫助他的人功德和他一樣大。

我們這一代弘法的人才爲什麼這麼少？當然發心大小、品質都有問題。真正發道心的人不多，外緣又不好。特別是在家的二眾弟子都捧老和尚，錦上添花！初學的人出來講經都不來聽，學生的信心完全失掉了

；還是去學敲打唱念，做佛事趕經懺吧！這是我們在家弟子在外緣上沒有盡到責任。所以今天凡是年輕人發心出來講經——講得純正，我們要聽；講得不純正，我們不聽。讓他自己去反省、去改正，改好我們再去聽，鼓勵他弘揚正法。這樣才能獎勵年輕人，鼓勵他們發道心，給他環境來培養他，這個功德無量無邊，這是真正的續佛慧命。

何謂勸人為善。生為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為惠最溥。

人沒有不向善的；再惡的人，他口裡也說要修善、要行善。由此可知，善心、善行是人的天性，就是佛法裡所講的「性德」。既然善心、善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為什麼還會作惡？仔細研究，不外兩個原因，

第一是內裡的煩惱、習氣；第二是外有惡緣，人才會造惡。雖然造惡，不被良心譴責的人很少；作惡，他知道不對，會受良心的責備，可惜他沒有善友提醒他、幫助他回頭，於是愈迷愈深、愈陷愈重，這種情形往往有之。

了凡先生在此，也說得很清楚：『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在世間營生，爲了生活、爲了家庭、爲了事業，都會受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一個不良的社會風氣。像現前臺灣賭博風氣太盛，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多少年輕人沉迷於此，對他本身、家庭、社會，皆是非常不利的，有識之士都能覺察。可是時勢所趨，這個不好的風氣，實際上會逐漸徧佈到全世界。尤其是大眾傳播工具發達，所以受影響的面就更大了，時間也就更長了。我們遇到親戚朋友，要能夠善於開導他，尤其是這一部《了凡四訓》，所說的全是真理真事。

做股票有時是很容易發財，所發的財也是命裡有的；命裡要是沒有，即使錢財在我們手上過一過，又能得到什麼呢？還是一無所有。帶在身上，怕偷、怕搶；放在銀行，銀行裡面鈔票很多，去看看跟自己的有什麼兩樣？無非是增長貪、瞋、癡、慢而已，一點好處都沒有！古人講得好，人生於世，也不過是「日食三餐，夜眠六尺」而已。與其說福報一時享盡，不如把福報慢慢的享用來得好！所以真正能如理如法的開導，使他們能覺悟過來，不作投機取巧的營生，才是正道、長遠之道！

所以『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佛法講善巧方便，使對方歡喜、樂於接受，真正達到警覺的目的。『開其迷惑』，用比喻來說，像『長夜大夢』忽然醒覺過來了，佛門裡面叫「開悟」，悟後就是「修」。又好比『久陷煩惱』，我們能把煩惱拔除，得到清涼自在，就是「智慧」；「煩惱」就是迷惑。『惠』，就是對別人最有益，最大的幫助。

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

這是講善巧方便法。『一時』，是當世。我們分析事理，勸導別人，令他覺悟，這是「口說」，只是有利於當世。如果我們要想勸導廣大的群眾，乃至於後世之人，最好的工具就是「文字」，能夠保存得久遠。這是勸我們把善言、善行記錄下來，才能流傳久遠。

像了凡先生這四篇文章，原先只不過是給他兒子作警惕而已，並不是要流傳到後世，普偏勸導大眾的。但是他的德澤，今天流傳得這樣廣大、普遍，這是他沒想到的；雖然無心，但做了大善！後世依照他的教訓修學，改造命運、離苦得樂的人非常之多，都是受了凡先生之惠。了凡先生這本小冊子，就是勸人爲善的典型；是他一生改過自新的心得，傳給他的子孫，希望他們記住，理解而效法！這是積善裡面最有效、最

顯著、最深廣的大善。實在講這樁事我們人人可行；你說我沒有文學的基礎，我不能寫作，其實不然。我們每天所見的，耳朵所聽的，能夠一天記一、兩條，你能記錄下來，也和這個教訓相差無幾。由此可知，「勸人以口，勸世以書」，不是件難事，只要真正肯發心。

較之與人為善。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在佛門稱為「同事攝」。跟他相處在一起，以身教去影響他，像舜王在那一群打漁人中一樣。

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佛教化眾生用四個原則攝受眾生（攝受就是感化誘導），稱為「四攝法」。第一、「布施」。布施是與他結緣、與他有恩，彼此先結個善

緣，說話、辦事他才能相信，而喜歡參與。第二、「愛語」。愛語若是完全說他喜歡聽的話，那就錯了，愛語一定要善巧方便。前面中峰禪師就說過，真正愛人，打他、罵他也是善。但是在責備他的時候，要顧及他是否能承受；不能承受，過分的責備是得不到效果的。凡是責備人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在場，人都顧全面子，面子下不去，他會起反感。這些都是善巧方便。第三、「利行」。我們所作所爲必定於他有真正的利益。第四、「同事」。與他共同來做一樁事，以身教去感化。

佛接引一切眾生，不外這四個原則，也可以說是手段。勸人爲善是言教，與人爲善是身教，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

失言失人。當反吾智。

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失人』；這個人是可教之材，你不去教

導他，這是『失人』。不是這個材料，偏偏去教導他，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這叫『失言』。迎賓待客，與人相處，要用智慧去觀察，使我們在一生當中「不失人」也「不失言」。六祖大師在《壇經》裡講得很好，可以接受的應當給他說法，不能接受的就合掌令歡喜。

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身。速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患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

人一生當中往往會遭遇到不幸的事，尤其是在戰亂，遭受顛沛流離之苦，誰都不能保證明天生活怎麼樣。所以我在十歲開始，家裡就訓練我們有能力照顧自己的生活，以防萬一不幸散失——妻離子散時，還可生活下去。還有，自己一個人在山林中要有求生的本能。

現在是太平盛世，尤其是現代的兒童，受父母的溺愛。世界會不會永遠像這樣安定和平下去？如果深入研究世界情勢，前途實在並不樂觀！這種『患難顛沛』，如果在中年或者晚年遇到，就非常不幸。『當如病瘵之在身』，如果我們見到遇難的人，就像病痛在自己身上一樣，所謂是「切膚之痛」，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幫助他，這就是「無畏布施」。他有苦難、有恐怖時，『速為解救』。

或者是『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抑』就是受壓迫；『屈』是冤枉。這是他的苦難，幫助他伸冤，幫助他平反。

『或以多方濟其顛連』，『顛連』就是連續的顛沛流離。如果災難很大，自己的力量不夠，我們發起以大眾的力量來救災，來救援。崔子說：『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這是仁者，是真正慈悲長者之言。恩惠不在大，要救急；救急不救貧。貧困的人要幫助他有謀生能力，應

當要幫助他獨立，這是最大的恩惠。

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

『鄉』是鄉村；『邑』是城鎮。小則爲一鄉謀幸福，大則爲一縣、一市謀幸福，就是現代所講的社會福利事業。政府應該要做，每一個老百姓有力量的都應該要做——造福鄉里。

『凡有利益，最宜興建』，只要利益一個地方的，都應該努力去做。諸位要有個觀念——大家有福，自己才有福；若大家沒福，只一個人有福，災難也免不了。中國俗話說：「一家飽暖千家怨。」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福分給大家享，這個社會就安定，天下太平，這是真正的福報。真正有福報是要與大眾共享，這是大智慧、大福德之相。今日『興建大

利』，無過於盡心盡力提倡推行《了凡四訓》與大乘佛法的教育。

或開渠道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

中國過去以農立國，水利灌溉是最重要的工程建設。『或築隄防患』，低窪的地方，築隄防範水災。『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不爲自己，是爲公眾、爲地方造福，縱然有一些挫折，也不能障礙自己的善行——不爲一切阻礙所挫折，善事才能真正圓滿。初做事時不免有反對的意見，成功之後大家才深受利益，才知道好處，才感激！所以眼光要遠大，有智慧、有愛心、有毅力，善事才能成就。善的標準是利他——利益眾生是善；自利就是不善，中峰禪師所說的善惡標準在此。

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為先。

這就是修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為先』，『釋門』就是佛教，佛陀教導人修行的方法很多，所以叫『萬行』——無量無邊的行門。所謂「法門無量」，「法」是方法，「門」是門徑；修行的方法門徑無量無邊。佛陀為了教學方便，將它歸納成六大類，就是「六度」——大乘常講「六度萬行」。這六大類再要歸納，實在講就是一個『布施』。『布施』有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三大類。「六度」都不出布施的範圍；像持戒、忍辱可以歸在「無畏布施」中；精進、禪定、般若是一「法布施」。所以三種布施把佛法的修行都包括了，行門再多都不出『布施』的範圍。佛在《金剛經》中，教人應生無所住心，而行布施，是最究竟圓滿的修行原則。

所以布施是修福，菩薩修的——菩薩真正在修福，六度都是修福。福裡面包括智慧——慧也是福。所以「法布施」得的是聰明、智慧，也屬於福；「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這當然是福；「財布施」得的是財富。中國人說「五福」：第一是福壽，有福有壽。第二是富貴，大富大貴。第三是康寧，健康快樂。第四是好德，其中就包括智慧了。第五是考終，就是好死，好死決定好生。念佛往生——我們在這一生當中，看到的、聽到的，完全是真的。世間法裡一生得到圓滿自在——依照這本書去做，決定不錯；出世間法裡，依《無量壽經》就足夠了。真正依照這兩本書去修行，世出世間你就得大自在。所以這裡勸我們修福，以『布施』爲先。

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

『布施』，就是放下、就是捨，愈捨愈自在。『達者』，是真正明白通達的人，像那些菩薩們有真正智慧。『內捨六根，外捨六塵』，『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塵』是外面境界——色、聲、香、味、觸、法。諸位同修想一想，這些怎麼能捨得掉？所謂『捨』，不是在事上捨，事上的肉身怎麼捨得掉？肉身不要了也不能解決問題。看到這一句，我要學菩薩道——『內捨六根』——是從心意上捨，就是內捨分別、執著；外不爲塵境誘惑。金剛經云：「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如不動是內捨六根，不取於相是外捨六塵；內外俱捨，則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過去生生世世迷惑顛倒有生死，從這一生起不再造生死業了。所以智者當捨娑婆，念佛往生淨土。「往生」是活著去的，不是死後去的——是活著親見阿彌陀佛來接引，我跟他去的。如果死了以後才去，說老

實話，超度還真有效！所以超度的效果是有限的，超度不能超度到西方，只能說使神識減少痛苦。

像「寶誌公」是觀世音菩薩化身，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夜摩天以上都沒辦法了；不可能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雖然每次超度都希望他「願生西方淨土中」——那只是我們的心願，事實上他去不了，往生須要靠自己的信願行。因此一定要趁著自己身體健康時認真修學，要認真去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

『捨』，是從心地上捨；就是心不牽掛五欲六塵，也不牽掛自己的身體，身心都不牽掛。凡夫妄想、執著很重，身心世界都不牽掛確實是難，妄想會常常起來。淨宗修行方法就是轉換觀念，教你牽掛阿彌陀佛！把念頭一轉，身心世界就捨掉了，專門去想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這才是真正的菩薩行。

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非能然。先從財上布施。

『一切所有』，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教人都要捨掉，心裡面都不要掛念。『苟非能然』，如果我們做不到，『先從財上布施』。捨財不爲財物所誘惑，我們的心不會被財物所轉。

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

佛陀教人了生死、出三界，超凡證聖，就是用此法。初捨的時候，總是有點勉強，捨了很難過，捨了之後還後悔。須是有智慧、有決心慢慢的養成施捨習慣，就自然了。每一個人修學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到

最後煩惱決定減輕，貪吝逐漸就淡了。對於一切財物受用，沒有把它放在心上，心就自在了。心得自在，身也自在，性德逐漸逐漸透露出來了，就會得大自在。尤其是「因果定律」，世出世間法都不會變更的；財布施愈多，你財富也愈多。財從那裡來的？連你自己都不曉得。法布施愈多，聰明智慧愈增長。所以不要吝財、不要吝法。吝財，得貧窮的果報；吝法，得愚癡的果報。不肯修無畏布施得的是病苦、短命的果報。

富貴五福都是從布施得來的，布施是因。我們要想得好的果報，就要修因；有因才有果。不肯修因妄想得果報，無有是處。

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

『正法』，就是大聖大賢以真實智慧親證之法，如儒佛大法。『法

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這是先把護持正法的重要性說出來。

『護持正法』，在中國首先要護持孔、孟、老莊，若不在這上面打基礎，佛法就沒有根。袁了凡時代沒有問題，那是明朝，念書人沒有不讀孔子書的。《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都有相當的基礎。今天佛法衰敗到這個地步，要知道原因在那裡？這才是根本之根本。儒家教我們做人，人都做不好了，還能做菩薩？還能成佛？佛菩薩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礎上。因此《四書》縱然不能完全讀，《大學》、《中庸》、《論語》是非讀不可的。《大學》、《中庸》、《論語》只有整個《四書》分量的一半而已，應當要熟讀，才知道怎麼樣做人。這是佛法的基本，根本的根本。古今註解裡面好的，我們把它會集起來，普遍的來流通。我們過去印的本子是大陸上石印的本子，沒有版權的，是朱熹註的《

四書集註》。這是應當要提倡，要從我們自己本身去做。

所以學佛的人一定要念《四書》。實在講，能念《四書》，能懂得中國的歷史文化，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才能真正生得起來。現在人把國家民族忘掉了，這是教育的失策，也是教育的失敗。現在只著重科技的教育，把做人的教育忘掉了。科技再發達，不知道做人的教育，古人說：「人與禽獸相去幾希？」人也是動物之一，如果不知道道德、仁義，則人與禽獸差不了好多。人是一切動物裡面最壞的動物，最殘忍的動物；所以要救度一切眾生，先要救人。人要能從惡轉過來向善，一切眾生都幸福了，他們才能真正各得其所，這是聖賢教化眾生的目標。

『正法』，包含儒、佛的道統，真正是萬世生靈之眼目。『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天地有養育萬法之功德。天生之，地養之；天地有養育萬物之恩。人如果能明白這個道理，不但不會破壞自然生態，而

且會協助自然生態，使它更爲圓滿，一切眾生都能夠各得其所，這就是『參贊天地』。『參』是參與，『贊』是贊助。天地功德多大！真正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可以參與贊助天地化育。世間大聖大賢與諸佛菩薩們皆是此類。佛門講：「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轉物」是轉變自己的觀念、自己的念頭，捨私欲而能夠與天地日月合其光明，參與化育，這是自行化他的真實功夫。然後全心全力的幫助一切眾生——『裁成萬物』。像諸佛菩薩弘法利生，指導眾生捨妄證真，真正利益眾生，才是「陶鑄群倫」。「群倫」是指九法界的眾生；「陶」是陶冶，「鑄」是鑄造。能跟天地造化一樣，成就一切萬物，這個功德就大了！『脫塵離縛』，這就是斷煩惱、開智慧，轉迷成覺。

『經世出世』，聖賢的行爲是眾人的模範，聖賢的言語教訓是經典，他們的言行都是超時間、超空間的；他所說的話，他的行爲、思想、

言論，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區，都是絕對正確沒有錯誤，這叫「經世聖賢事業」。佛經超越時空，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這樣教導當時的人；三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展開經典，覺得佛所講的句句都有道理，應當依教奉行。尤其是淨宗經典，決定一生得生淨土，超越世間，這叫「出世」。佛當年在印度說法，傳到中國來；中國跟印度不一樣，他的言行適合印度也適合中國。現在我們把它搬到歐洲、美洲都適合，這叫『經世出世』。

同樣的，孔孟思想就是這一部《四書》，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孔孟是兩千五百年以前的人，他所講的東西，對於國家、社會、家庭，以及個人有決定的利益。《四書》拿到外國跟外國人講，外國人聽了也都點頭，也都認為是對的，這就是超越時空了。所以孔孟、老莊的思想也是超時間、超空間，是真正的經典之作、經世之學。當然，經世之學古今

中外都有，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一下，最精彩的無過於孔孟、佛菩薩。

佛教裡的經典，實在講無過於《無量壽經》，這是佛法裡登峰造極的一部經典。中國固有道統之精華是《四書》，所以朱子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四書》的內容很像《華嚴》。《華嚴》裡面有理論、有方法、也有表演——就是把理論、方法做出來給人看。《四書》就是這個編法。《中庸》是理論，《大學》是方法，《論語》跟《孟子》是孔夫子與孟夫子一生所做的，就是把理論、方法應用在生活上、事業上，在處事、待人、接物上做出來給我們看。所以《論語》跟《孟子》就跟《華嚴》的五十三參一樣，作一個榜樣給我們看；理論與方法是《大學》、《中庸》兩篇。所以《四書》的架構跟《華嚴》完全相同。朱子是一個學佛的人，佛學造詣很深，是不是受《華嚴經》的啓示，編成這個教材就不可得知了！但是它確確實實像《華嚴經》。

前面一段講的『經世』，是爲世間作一個標準，作一個典範。再說到『出世』，實在出世間與世間並沒有界限。世、出世間的差別，就在迷、悟；覺悟了就超越世間。一念迷了就是世間，一念覺就是出世間。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

聖教就是聖人的教化、聖賢人的教育，對於世道人心、風俗習慣、社會的安和樂利、大眾的幸福，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自古賢哲們把它比喻做「人天眼目」。我們應當如何來護持？寺院是佛陀教育的機構，學校是世法教學的場所，必須要維護。現代的學校捨棄了倫理道德的教育，今天我們才有這樣大的苦難。如果還不覺悟，世界終必毀滅。

我們中國古聖先賢不是不懂科技，爲什麼不發展科技？就是知道科技發展到最後，世界將同歸於盡。所以中國教育是發展理性、啓發智慧

，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倫理、知道道義；使他徹底認清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人與天地大自然間之關係，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我們才有幸福可言，國家、民族才有真正的前途，那才是教育。民國初年廢除了讀經，當時多少賢哲痛心疾首。那時所造的因，我們今天嚐到了惡果；嚐到惡果還不覺悟，怎麼得了！這樣的心態足以亡國滅種。這是我們廢除讀經的後果，是摧毀了正法！所以儒家、道家的道統不能維護，大乘佛法也決定不能建立。佛法在中國二千年，能發揚光大，就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礎上，今天把根挖掉了，基礎挖掉了，所有一切佛法全是空談。

古時候讀書，書本不是自己的，不可以寫字作記號。書本用後還要流傳給後人去念，自己需要的話可以抄一本。從前印刷術不發達，得到一本書是相當的珍貴，這是教我們要珍惜、要尊重、要愛護。古書如破

損，須知修補翻印流通，方不至於失傳——功德最大。

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

這一句是教我們要弘法利生，把儒、佛的教化發揚光大，普徧利益一切眾生，這是真正的『上報佛恩』。要做到這一點，有兩樁事情要先做：第一、要替佛教培養弘法的人才。第二、要建立弘法的道場，使這些弘法的人能有良好的修學環境。現代弘法人才少，與其求人，不如求己。請別人發心，人家未必肯發心；你既然請別人發心，爲什麼不回頭來請自己發心？這比求人要方便多了。建大道場是希望多數人有機會來接觸佛法、理解佛法；而現代最理想的道場，無過於電視台，把佛法送到每個家庭裡面去。我們禮請很多的善知識，選擇利益社會的經論，輪流來講。佛法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礎上，應該先講《四書》，再講大

乘佛法，才得受用，講佛法才不是空談。所以要想提倡佛道，要先提倡中國固有的文化道統。這就是培養人才、建立道場。

建道場是不希望諸位花那麼多錢去蓋個廟，廟蓋好了之後，裡面必然又是鬥爭堅固，錢花得沒有意義。學了佛，有了智慧總要明瞭，錢財是過眼雲煙！再多的錢財，只是給你看看而已。你們想一想，那一張鈔票你們拿去收在家裡保存？那裡是自己的？自己的應該保存著，不應該給別人；一到手馬上就給別人了，真是過眼雲煙，所以不要把它看重！

有一位同修移民到國外，他做股票，告訴我一千萬才進來，又丟掉了。我就告訴他，為什麼不聽《了凡四訓》呢？命裡沒有的，丟掉再多，心裡也不要煩惱。所以賺了錢也不要歡喜，丟了也不要煩惱；每天浪費光陰，才是真正可惜。把大好光陰拿來念佛，這是真正聰明有智慧的人。人要明白事理，自己努力修學，弘法利生，功德無量無邊，諸佛菩

薩都讚歎。

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

中國古代的小學，著重於基礎教育。教「孝」、教「順」、教「敬」、「教「誠」，以這些爲教學的綱目，真所謂「少成若天性」，培養聖賢人的根基。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道統，是聖賢的教學，治國也是聖賢的政治。「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若教育本質沒有認識清楚，錯誤的觀念，足以毀滅國家民族！中國過去從政的人，沒有一個不念聖賢書的，縱然自己有私心，還是有範圍、有準則，不敢過分的越軌，多少還受良心的譴責。現在作姦、犯科、造惡，認爲理所當然——恥心沒有了，

也就是天理良心沒有了，的確人跟禽獸沒有差別，這是最可怕的。

希望同修們要認識清楚，「誠敬」是學佛的根基，是入佛之門。「誠敬」的培養就在家庭。在家能夠孝順父母，尊敬兄長；他到社會上才能忠於國家，服從長官，對職務盡忠職守，為國家、為社會、為老百姓服務。『習以成性』，習性培養成了，便是『和氣格天』——和平、心平氣和就能感動天地鬼神。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教育失掉倫常的理念，道德觀念沒有了；人們每天頭腦裡想的全是「貪、瞋、癡、慢」，天地中的惡鬼、惡神、惡魔、鬼怪都下降了。為什麼？感應道交——惡與惡交感，諸佛菩薩善神自然都不來了。人已經在造惡，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來作亂，更不得了！所以我們的世間，一定有非常的災難。這個災難之降臨，恐怕我們地球上的人會死很多。必須經歷這麼大的打擊，人心才會回頭，才會把他的迷惑顛倒打醒；小災小難是打不醒的，一定要有

非常的災難才會教大家覺悟，這是決定不能避免的。

諸位要讀中國歷史，以史識的眼光看世間之治亂，明瞭禍福的根源，則因果事理均可預見。今天世界人心，他們想的是什麼？思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我們就曉得將來的結果是什麼——從因就曉得將來的果報。我們今天看到的果報，是幾十年前所做的因結成今天的果報。現在造的因比那時不曉得超過多少倍，所以二、三十年後，果報會快速的現前。從前造的因是惡因，但是成長緩慢，到七、八十年之後我們才看見果報。現在加快速度在造惡因，所以惡果的成熟會快也會大，不會超過三十年，惡果就會現前，這是非常非常之可怕！「善因」一定結善果，「惡因」一定有惡報，因緣果報的真理是決定正確的。

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

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
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

所以忠孝傳家遠，現在父子是朋友關係，倫理毀掉了。倫理是性德——中國儒家、道家所講的。展開佛法仔細觀察，全是性德的流露；捨棄私心（私心是迷惑），性德才會往外流露。這些大聖大賢一絲毫的私心都沒有，全是性德的流露。孔夫子的學說是自性的流露，我們如果自性心現前時，流露出來的就跟他是一樣的。就像燈光一樣，他的燈光亮了，我的燈光也開了；光光交融，成爲一體，是自性的流露。這才是真正的偉大，真正不可思議，是圓滿的性德。

開發性德必須要用「孝敬」來作工具，才能明心見性。佛法裡講開發性德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發菩提心」，儒家亦復如是。「誠意、

正心」，就是佛所講的大菩提心。凡事能夠存心真誠，不自欺、不欺人，以孝順心、恭敬心處事、待人、接物。自己只是默默去做，真正積善累德，『此等處，最關陰德』。果報可以從歷史上來看，也可以從現前社會上觀察。可見得這是事實，絕對不是虛妄。所以我們動一個念頭，做一樁事情，決定不要認為別人不知道。人或許不知，天地鬼神、諸佛菩薩沒有一個不曉得的。了凡居士前面給我們講，改過要三種心——恥心、畏心、勇猛精進心。成聖、成賢、成菩薩、成佛，你只要真正圓發此三心，的確一生足以成辦。

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

『惻隱之心』就是仁民愛物之心。見到一切動物有苦難，自自然然

就生同情心，這就是『惻隱之心』。大家有沒有？相信每個人都有。如果你們看一齣悲劇會流眼淚，這就是惻隱之心。電視、電影的悲劇，那還不是真正的人物在面前遭受苦難，你都有這個心；何況真正見到一切人、物遭遇到苦難，一定會伸援手去幫助他。

不但人有惻隱之心，動物也有，這確實是天性，就是本性的性德。動物的本性跟人的本性不二，不過牠比人迷得更深，才變成了畜生。十法界一切眾生同一個真如本性，所以佛在大乘法裡才說：「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惻隱之心就是憐愛之心、憐憫之心，是從自性裡流露出來的。『求仁』，就是求的這個；『積德』，也是積的這個。希望把仁民愛物之心培養擴大，能夠真正的愛一切人、愛一切物，我們盡心盡力去幫助他們。

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

『孟春』是初春。古時候祭祀，最大的祭典用三牲——「牛、羊、豬」；普通民間祭祀只用豬。春天用的『犧牲』（祭祀用），不用母的；因為母的懷孕，殺一個等於害兩條命；這是仁慈。

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

孟夫子的用心，跟佛法講的「三淨肉」一樣——不見殺、不聞殺、不爲我殺。因為佛法在印度當時，生活方式是行托鉢的制度，人家施捨什麼就吃什麼，不分別、不執著，沒有選擇的。這是大慈大悲，一切隨緣而不攀緣，人家供養什麼就吃什麼。一直到今天，像泰國、錫蘭這些小乘國家還是如此。佛法傳到中國，中國是當時最先進的「禮儀之邦」

（現在禮儀都沒有了，講到禮儀比不上外國，實在講這是教育徹底的失敗），且中國人不重視乞食；當時法師是朝廷禮請到中國來，當然不能叫他出去討飯，所以就在宮廷裡接受供養。托鉢的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那時供養出家人還是「三淨肉」。

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所以現在全世界學佛的人，不論出家、在家，只有中國佛教是素食，全世界學佛的人都沒有素食的習慣。我們參加國際會議時，見到外國出家人沒有吃素的。所以諸位要曉得，佛教傳統是吃「三淨肉」，不是素食，素食是中國人提倡的。素食衛生、衛性、衛慈悲心，仁民愛物做得真正徹底、真正究竟；是最好的食物、養生方式，值得提倡推廣的。

『遠庖廚』，是遠離廚房。不見殺、不聞殺，吃得比較安心了——實在講心還是不安；最好是不吃眾生肉，尤其是現代的眾生肉更不能

吃。現代的肉品含有許多毒素，導致現代人常常得了一些怪病。病從那裡來的？肉食來的。古人講「病從口入」，李老師時常很感嘆的說，現代人是三餐在服毒，那裡是在吃飯！每天服三次毒，想想看，你的身體怎能不病！當然是百病叢生了。

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為我殺者不食。

這是佛法三淨肉又多加一條——出家人不許飼養畜生，在家人自己養的，自己再殺了吃，實在是講不過去。

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

實在不能斷除肉食，應當要守食「三淨肉」、「四不食戒」，以培

養大慈悲心。

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為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不過短短幾十年，維繫自己的生命，竟然是殺牠以養己。對於一切眾生，無論是有意無意的，虧欠得太多！也由此可知自身造的業有多重！所以佛說：「如果罪業要有形相、體積的話，盡虛空都容納不下。」我們業障有這麼多、這樣重！想到此地，自己警覺心才真正提得起來。如何能對得起天地一切眾生？不但要嚴持「不殺生」這條戒，就是在飲食起居上一定要節儉，決定不能夠糟蹋。

『暴殄之孽』，就是糟蹋一切生活必需品，不知道愛惜。現代人提

倡消費；不消費，工廠就得倒閉，經濟就不能發達。這種學說，諸位想想正確嗎？如果中峰禪師聽到這些話一定會說：「未必然也。」——不見得正確，而且是非常的不正確。美國是一個提倡消費的國家，消費的結果還是經濟逐漸走下坡了。唯有節儉才是富庶、康寧之道；沒有積蓄的習慣，國家如何富強？人民如何能得安定的生活？若無儲蓄，失業就要靠國家救濟，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若有積蓄的習慣，即使失業或有災難，我們還能活得下去，不必依賴國家。這是真正值得我們認真去反省的，所以一定要愛惜資源物力。

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

這些話我們只能自己去理解體會，在現代社會上決定是被否定的——

——怎麼可以『愛鼠』？老鼠對人類是有害的，故常見有「滅鼠運動」！世間人不曉得六道輪迴；這些老鼠被殺死了，會不會有冤冤相報呢？殺牠、滅牠是不是真能解決問題呢？除此之外有沒有別的辦法？沒有殺人償命，欠錢不還錢的。「因果通三世」，要是真正曉得事實真相，爲非作歹的事絕對不能做。你若是做了，還是自己吃虧！想佔人家的便宜佔不到，人家想佔我們的便宜也佔不到。明白這個道理，我們絕對不會傷害一切眾生，不跟牠結冤，不欠人家的債，自己這一生心安理得。世間唯真誠、清淨、慈悲，才能解決世人所無法解決之難題，所以佛經不可不讀。

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四訓裡這一章是主要的

一章。「積善」是建立在「改過」的基礎上，「改過」是建立在明白因果的概念上。第一章講因果報應，再教我們改過、積善，末後「謙德之效」一章是全書的總結。

四、謙德之效

(一)滿招損·謙受益

1. 古德五人以證之

『謙』，能保持善果，否則雖「積」也保不住，也是枉然。善真正能保持，要靠『謙』——『謙德之效』。所以《金剛經》裡講布施（修善），用忍辱來保持。不能忍辱，修積再多都落空。儒家的保持方法就是『謙德』。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盈』，是滿。我們看月亮的盈虧，就能體會到這個道理。滿月後的亮光必定是一天一天的減少；月未滿時，光明會一天一天的增加，增加一點就是『益謙』。「滿招損，謙受益」，我們從這些地方就能體會『天道』（大自然的定律）。

『地道變盈而流謙』，『盈』是盈滿。你看水滿就往低窪的地方流，這是地道之形象。鬼神看到你得志，就生起嫉妒心，他就想方法加害於你，找你的麻煩；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鬼神也憐憫你、同情你，想幫助你一點。人也是如此；『人道惡盈而好謙』，『惡』是厭惡。前清曾國藩，官位最高曾經做到四省的總督，真的像小皇帝一樣。他書念得多，他知道已經過了頭，不是好事情，就爲書房題名「求闕齋」，以明其志。人皆求圓滿，曾先生求闕；要求欠缺一點，不能盈滿。地位愈高愈謙虛，所以他能夠保得住，一直到現在，他的後人都相當好。這是

他自己有德行，修善積德，後人能遵遺教，所以富貴能常保。

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

《易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吉有凶，總是吉凶相參的，只有《謙卦》『六爻皆吉』。六十四卦只有這一卦！這個卦象稱為「地山謙」。上面是《坤卦》，坤是地；下面是《艮卦》，艮是山。高山是在地底下，這表謙虛。所以德位愈高，愈要卑下。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世出世間真正得好處、得大利益必是謙虛之人。『滿』，就是今天所講的驕慢。

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

這是了凡先生以他一生的經驗來觀察，《易經》、《書經》裡所講的非常有道理，都應驗在日常人事之間。他每一次去參加考試，跟同伴一塊去，看到這一科會考中的人都很謙虛。從這些經驗去觀察，這個人能不能考中，幾乎都可以預料得到。

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

『辛未計偕』，就是與同伴一起去參加考試。『敬字』是號，『賓』是名。這個人年紀很輕，『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費錦坡也是同行的一個。『此兄今年必第』，了凡先生觀察判斷他一定登第，一定考取。『費曰：何以見之？』他說，你怎麼知道？『予曰：惟謙受福。』了凡說明他觀察人理論的依據。『兄看十人中』，請看我們十個同伴之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這是形容其忠厚老成。十個人當中，忠厚老成那一個人比得上他？『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這兩句非常難得。別人侮辱他、侵犯他，他都能包容，都能不計較，量大福大。『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他果如所料的考取了！這是一個例子。

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

『丁丑』年了凡在京師，他與朋友『馮開之』相處。『見其虛己斂容』，看到他的學問、他的修養。『大變其幼年之習』，他在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幾年沒見，完全不相同。『李霽巖，直諒益友』，李霽巖是他好朋友——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這個朋友的確是我們所說的『益友』——看到他有毛病當面就呵斥，當面就教訓。『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人家指責他，他都能接受。正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嘉勉。」我沒有過失，人家冤枉我，也不怨人！責備總是好的，實在講，責備的人才是真正愛護自己。自己兒女有過失，你會責

備；鄰居的兒女有過失，爲什麼不責備呢？所以縱然是錯誤，也是出於愛心；因此都能順受——感激受教。

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

了凡先生告訴他說，禍福都是有徵兆，有預兆的。『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了凡先生有學問，而且又得孔先生的真傳，會看相算命。看相算命是其次；看到一個人斷惡、修善、積德，才是真正創造命運、改造命運。所以他的判斷可以說相當的準確——馮先生果然在當年考中。

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

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三尹』，就是縣政府裡面第三等的職位。縣長是「大尹」，主任秘書是「二尹」，科長是『三尹』。『趙裕峰』先生，隨父在『嘉善』縣時，『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錢明吾是當時的一位學者，他對錢明吾先生非常仰慕，拿著自己的文章去向他請教。『明吾悉抹其文』，錢先生把他的文章大幅修改。這在一般人會很難過，縱然作得不好，也不會改得那麼多！『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此處我們看到趙先生的謙虛、真誠、恭敬、認真學習的態度，所以他才會進步——第二年就考中了！

壬辰歲。予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

『壬辰』年，了凡先生『入覲』時，遇『夏建所』先生。見到夏先生『謙光逼人』，對人恭敬有禮。這一段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前面說，沒有慧不能修福，修也得不到福。爲什麼呢？福善有真、假，有半、滿，有是、非，你不認識！好心修福，誰知道造了一身罪業；造了罪業，自己還以爲是在修福。所以要先讀書，讀書才明理。理明白之後，才知道什麼是福田，應該怎樣種福。人若智慧現前，自然收斂、穩重、溫良、謙敬、忍讓。夏先

生也是在這一科考中了！

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為瞠目。

『張畏巖』先生，有才學，文章寫得很好，在一般讀書人之間也是很有名氣的。『甲午』年參加『南京鄉試』，結果沒考中，怨天尤人，大罵主考官沒有眼睛，這麼好的文章他沒錄取。

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

當時有位老道，聽他大罵主考官有眼無珠，不錄取他的文章，在那裡發脾氣；老道在旁邊微笑。

張遽移怒道者。

張先生見老道在笑他，他的氣就發到老道身上了。

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老道說：你的文章一定不好，所以主考官沒錄取你。

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

張先生聽了老道的批評，火氣更大了。他說：「你沒有見到我的文章，怎麼知道我的文章不好！」

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

得工。

老道說：「我聽說作文章要心平氣和，像你脾氣這麼暴躁、這麼貢高我慢，你的文章怎麼會作得好？」張先生畢竟是念書人，念書人服理；老道說得有理，他不得不服。

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

老道所言的確是有至理，想想是自己錯了！於是回過頭來，向老道『請教』。由此可見，張先生知過即改，這才是真學問、真功夫。

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

這就是真正知道命運，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中不中與文章沒有多大

的關係，與『命』有關係；功名如此，富貴也如此。你發不發財，與你做生意，怎麼樣經營、怎樣策畫，都沒有關係！問你命裡有沒有？有發大財的命，即使沒念過書，什麼都不懂，還是發大財；財是怎麼發的他自己也不曉得，年年都有那麼多財富收入，這是他命裡有！如果命裡沒有，想盡方法、使盡手段也得不到。

今天，人不知命，不信命運，胡作妄為，天天造罪業，還想得好報，那有這個道理！為什麼從前人的果報，很快就能見到，而現代人造的因果似乎見不到？這是因為大家都造惡，一個一個報來不及了！到時候必定是算總賬，一筆就消掉了。一個人的文學、才藝、富貴、壽、考都要有命運。創造命運、改造自己的命運，這才是真正聰明、真正有智慧。否則，若是命裡沒有，非理非分的妄想求得，最後都落空；時間、精力都浪費了，那才叫可惜！老道又說：

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

這就是雲谷禪師教了凡先生的——一定要自己改造自己的命運。命裡注定的也能變？命裡注定是常數，你能斷惡修善就有變數；你不知道斷惡修善，那就是真的一生都受命運的安排。果然能夠斷惡、修福、積德，你的命運決定會改變。

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

這是老道教他改造命運的方法，了凡居士在前面已經細說了。

張曰。我貧士。何能為。

張先生說：「我很貧寒，能拿什麼來修福呢？」

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

老道說：『善事陰功，皆由心造。』不須要錢財。往往沒有錢的人能夠積大功、積大德。有錢的人未必能造福、能積德。

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

這是舉例說明。像你剛才那個態度就是太傲慢了！你能謙虛一點就是善、就是德，這不要花錢。

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

考試不中，應當自己反省，改過自新，怎能責怪主考官？這是眼前

的事情。可見善惡、禍福，確實在一念之間。

張由此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旁人。曰。此今科試錄。問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這些事情，諸位讀了能相信，你就有福；你要不相信，福就很薄。天地鬼神與我們人間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皆有密切的關係。這不是迷信，這是事實。從前朱鏡宙老居士在世時，我初聞佛法，他爲我講過很多故事，是他親身經歷、親眼見的、親耳聽的——就是戰爭裡也沒有冤

枉死的。生死有命，該怎麼死，陰曹地府都有記錄，沒有一個是冤死的。所以你不要自以為是現代受過科學洗禮的人，科學人也逃不出閻羅王的手掌，這些全是事實，決非妄語。相信就有福了！這是聖賢人的教訓。現代的科學家對此事是一知半解——事理都不通達，我們一定要認真覺悟。

(二)虛心屈己・受福之基

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

『舉頭三尺，決有神明』，這也是事實。然吉凶禍福，原由我造，因此起心動念定要覺悟。佛教我們「覺而不迷、正而不邪、淨而不染」

；佛教我們「應無所住而行布施」，行為要約束、要合禮。我們要遵守古禮，要遵守教誡，學佛就是為一切眾生作個好榜樣。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做好人，做到盡善盡美，就是佛菩薩。

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

既然發心修學淨宗，一定要把《無量壽經》變成自己的思想、見解、行為。我們就跟阿彌陀佛沒有兩樣，這叫學佛！從內心行持上真正去做，遵依阿彌陀佛心、願、解、行的樣子，塑造自己。依《了凡四訓》做為助緣，《無量壽經》是我們的正課；持戒念佛，正助雙修，這一生中決定往生不退成佛！一心一意作佛去！聲聞、緣覺猶不為。從前禪宗參學，云「吃茶去」！今天我教你「作佛去」！真正可以作佛，一點也不假。如是則必得天地鬼神之佑護。

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

看看眼前國內外那些發達的人，一些顯然滿盈、器度不大，是謂富而不樂——不得真實受用。我聽說有些有錢的人，躲躲藏藏，怕人家找他麻煩，怕黑社會找他，生活痛苦不堪。那是受苦，不是享樂！人生在世要快快樂樂，不要痛苦，這才是幸福的人生。

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

這兩句話我們要記住，一定要認真學習，尤要學「謙虛」。

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修業進德」關鍵就在「謙」字，要學著不如人，人皆有擅長爲我不及——是真正不如人，不是假裝的不如人，若表面上謙虛，實際上還是很自負；縱然人家看不出來，天地鬼神佛菩薩早看清楚了。所以「謙」要真正從內心裡面發出來，沒有絲毫的虛假。善人我不如他，惡人我也不如他！真正謙虛——他有善行我沒有，我不如他；他作惡，我不敢，我也不如他。這才「謙」到了底，山才真正埋在地底下！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地山謙」的具體實踐。學生只有我一個，其他都是我的老師、我的善知識。《五十三參》實在講他所學的是什麼？「謙」之一字而已。最後他圓滿成佛了！

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

。自然感動天地。

這一節開示的話很要緊。立定志向，謙虛精進，才能滿願；果能依教力行，『自然感動天地』。

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科名亦然。

末後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話做爲總結。我自己一個人好樂，何不與民同樂？與民同樂才是真樂！所以凡是自己喜歡的，最好能把歡喜擴大，這才是正確的，這是真正的富貴。譬如在臺灣，老百姓都迷在財富上，如果政府能明白這個道理，國家與全民共同來創造財富，共享財富，

共享安和樂利；「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惡而惡之」，這才是「順應民心」。

我們用智慧修善積德、創造財富。要幫助全世界落後的地區、貧窮的地區，這種富貴創造得才有價值、才有意義。財富據爲己有，禍害就近了！

叁、
俞淨意遇灶神講記

尤惜陰居士曾說，《了凡四訓》是奉行《感應篇》與功過格的事實。了凡先生所用的功過格，我們在《德育古鑑》裡刊出來了。《德育古鑑》就是一部功過格的感應錄，完全是依功過格而編的，不但教我們修行，且加強我們的信心。《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一篇是補充《了凡四訓》沒有說到的地方。都是於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我們同樣把它當做寶典來受持。讀過之後，自己更應當深深的反省、檢點。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必須認真修學，才能趨吉避凶，轉災禍為吉祥。

一、懷才不遇・行善不昌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每試必高等。

俞先生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時代。嘉靖年間，佛教裡有一樁大事，就是《方冊大藏經》的刊行。從前《大藏經》都是摺疊的本子，就是諸位在寺院裡所見，誦經拜懺時用的「摺本」。古代經書都是摺本；用線裝訂的，就稱「方冊版本」。第一部方冊版本是嘉靖年間編印的，這一部藏經就稱《嘉靖藏》。「嘉靖」是指年代；憨山大師——德清和尚，發起主其事；編輯地點在金山，所以也叫做《金山藏》。經書從摺疊本轉為線裝本，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是佛門裡的一樁大事。最近在台灣重印的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原本就是《嘉靖藏》。這部藏經流傳到現在有五百多年了。國家跟佛教界，都有這樣的盛舉，因而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

嘉靖年間，江西有一位俞先生，名叫都，字良臣，多才博學——書念得很好，很有學問。『十八歲為諸生』。諸生就是秀才。『每試必高

等』，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

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

這一段說出他壯年時非常潦倒：年歲老大，家境也不好，靠著教書爲生，當時稱爲「私塾」，當然學生也不多。在這個時候，他與同學十餘人「結文昌社」。『同庠生』就是同年進學的同班同學。『文昌社』就是結一個社團，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實行《文昌帝君陰騭文》

，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訓來修學。

現在印的《安士全書》上半部，就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古代讀書人，普遍重視這一篇文章。童子在三、四歲時，家長或是老師就教他背誦。《印光大師文鈔》裡，還囑咐我們，家裡有子弟到了上學年齡的，就應當教他背《陰騭文》及《感應篇》。這確實有好處。這兩篇文字都不長，《文昌帝君陰騭文》只有一千多字，《感應篇》也是如此，都是簡短的文章。

「文昌社」的同學力行《陰騭文》，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陰騭文》裡，對於惜字紙、放生、戒淫、戒殺、戒妄語等，都說得很詳細。

『行之有年』。他們自結文昌社起，在一起修行，過了很多年。俞先生『前後應試七科』，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考中（從秀才考舉人，始終沒考中）。生了五個兒子，其中四個夭折了，剩下老三，也丟了。

老三是最聰明的，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失蹤了。四個女兒，死了三個。俞公共有九個兒女，除了失蹤的兒子之外，眼前就剩一個女兒，他的妻子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兩眼都哭瞎了。

『俞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俞先生的家境越來越困難。『自反無大過』，自己反省，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惡事，爲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

二、灶神現身・列舉意惡遭殃

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

『年四十外』。每年臘月三十，是民間風俗祭灶神的時候。灶神爺將往天上，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給玉皇大帝報告。所以，從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便寫一篇疏文，託灶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這樣過了好幾年，也沒有感應。直到四十七歲時才有了感應。

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

『除夕』就是臘月三十。從這幾句，足見俞先生家境多麼淒慘！

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

四十七歲那年，臘月三十的晚上，他正與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時候

，忽然有人敲門。他點蠟燭開門，看到一個人『角巾皂服』。從前角巾是一般隱士用的，它不是一頂帽子，是一塊方的布，紮在頭頂上，這叫角巾。修道之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皂服」，「皂」是黑色。穿著黑色的袍子。『鬚髮半蒼』，看年歲大概總有五、六十歲了。『長揖就座』，很有禮貌，向他一問訊作揖，就坐下來了。介紹自己姓張，並說：從遠路而歸，走到你家門口，聽到你家裡有愁嘆的聲音，特地前來慰問。這是說明來意。

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

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心裡覺得很奇怪，但是看看他的儀表談吐，又好像很不平凡，所以對他非常恭敬。在這種潦倒的時候，世態炎涼，哪裡還有朋友來慰問！尤其是臘月三十晚上，家家都團圓，誰有空閒

到家來慰問呢？在這個時候有個人來慰問，當然心裡非常感激，所以對他很恭敬。

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灶疏。為張誦之。

他是滿腹的牢騷，自己確實是有才學，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四十七歲『至今功名不遂』。那時的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學而優則仕」。有了功名之後，靠國家的俸祿才能養家活口。讀書人要是考不取功名，家境很清寒，沒有一點基礎，是相當之苦。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他就說出自己生平讀書與行持，好像都沒有什麼大過失，為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妻子不能保全，兒女夭折的那麼多，衣食不繼，生活都成問題。同時又說，這些年來，

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爺前焚疏。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把疏文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聽。

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

張先生說：我對你家裡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也很久了，你不必再告訴我。

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

這一段文的意思，是《四訓》裡沒有提到的，必須要補充。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個人，俞淨意先生也遇到了。一位遇到雲谷禪師，改過自新；一位遇到灶神，一樣把命運改轉過來。張公說他的『意惡太重』

，讀書積行，『專務虛名』。他自己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疏表，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這是褻瀆上帝！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不止如此，可能還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

公大驚曰。

俞先生生平所爲沒有別人知道，這個陌生人怎麼會曉得？經他這麼一說，心裡很驚訝。

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

俞先生聽了張公所云，並不服氣。他說：「我聽說冥冥之中，都有鬼神監察，很小很小的善，鬼神也知道，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與同學

們立下誓願，力行善事。文昌社裡訂的規條，就等於戒律一樣，大家都要遵守，我也是遵照奉行，沒有違犯。難道這些都是虛名嗎？」

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

張公就在文昌社規條裡，舉出幾樁事實來說明。《陰鸞文》裡很重視惜字紙（這是重視文化——重道，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當然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灶神張公就跟他講：既然有這一條，就應當依教奉行。然而你們還是將一些書冊或寫的文章，這都是字紙，還有舊書，用來糊窗子。現代都是用玻璃窗，還得講究花紋與美觀。年輕的同學不

知道，年歲大一點的人，也許會知道，過去窗子是用紙糊的。用字紙糊窗，或者用字紙包東西，這是大不敬。現代用字紙糊窗的事是沒有了；漂亮的壁紙多得是，儘管你挑選去，誰家還會用字紙糊窗！但是用字紙包東西倒還常見到。我們明瞭重道尊師之意，自己應當盡量避免；別人造這罪業，你要是勸他，他必然起反感。這事情就是看到人家跳火坑，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回來，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做個好榜樣。你要勸人，人說你迷信——大家都用字紙、報紙包東西，我為什麼不能用！幾個人懂這個道理？其義甚深。

敬惜字紙的意義，當知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從前的書籍都是木刻版本，要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誰肯花那麼多錢刻一本書！字是一個一個雕的，沒有現代的活字排版、照相製版方便。可見從前刻一本書非常不容易。因此，既是書，都是好文章。「文以載道」，書破了要修

補；實在破得不能用了，才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不敢褻瀆。這就是重道。

我們通常講一切恭敬裡，對於法寶之恭敬爲最。經書屬於法寶之一，雖然現代印刷術發達了，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尊敬。「敬」才有福；褻瀆就是造罪業，也就是折自己的福報。不知道的人，天天在折福，無可奈何！我們明瞭的人，就不可以這樣做。雖然是包東西，也盡可能不用字紙、報紙。換句話說，我們要包東西，應當要用牛皮紙或包裝紙之類的，家裡預備一些放著，不要用字紙包東西。我們讀到這裡，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就應當這樣做。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你只要照這樣做，保證有福報！你說等道理通了再做，恐怕等你想通的時候，壽命也差不多了，想做也來不及了。聖人教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要管他什麼道理，這就是有福之人。

張公說：當你看到朋友或學生用字紙糊窗包物的時候，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也沒有一次阻止；只不過是在路上遇到字紙，撿去焚化。這不就是做給外人看的嗎？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

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

這一段講放生。修善是什麼事都要從心地發出來。別人提倡這樣做，你就隨喜跟著做；人家不做，你就不做。你心地真正有慈悲，真正想放生嗎？沒有！只是看到別人做，心裡歡喜，隨喜一點；別人不做，也就算了。不是出於真心！隨喜中也沒有盡到力量。「隨喜功德」是要盡心盡力，才叫隨喜；沒有盡到心力，不叫隨喜。所以，你並沒有真實慈悲之念；在外還標榜著——我是個仁慈之人！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

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

你們家的廚房裡，依然有蝦蟹之類，這些還是生命！你依舊是吃眾生的血肉。文昌社裡，可能不是長素，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素。

若口過一節。

這是指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都犯了。

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

俞先生爲人能言善道，又有才學，很會說風涼話諷刺人，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所以，大家聽到的時候，都能被他折服。他有辯才，無理的事也能把它說成有理——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

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

他雖然說得很痛快，可是自己還有一點良心，曉得有傷厚道。他說話太刻薄，好勝心強不肯輸人；幸有此一點良心，爲今後轉禍爲福之機，不然灶神到家跟他講，他也不會聽受！這個人『自知傷厚』還是可教，可以回頭。在四十七歲機緣成熟灶神到他家時，把他的迷夢點醒了。但於朋談慣熟中。

在熟悉的朋友當中。

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

此是講妄語之過。在朋友談論中，言語不讓人。不讓就是大毛病。我們讀《了凡四訓》末後一篇——謙德之效，懂得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讓，所以說「滿招損，謙受益」。這就是自滿自大。一個人言行如此，鬼神見了都厭惡，都討厭。所以說：『陰惡之註，不知凡幾！』《地藏經》云：「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罪！」自己還不知道，還以『簡厚自居』，認為自己很厚道，是個好人。你這是欺誰呢？難道你能欺天嗎？

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

這是舉出意惡裡最重的邪淫。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迹，也就是

沒有做邪淫之事；但是有這個意思，有這個心，不過是無緣而已！所以叫他自已認真的反省，如果因緣湊合，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呢？魯男子是《孔子家語》裡的一段記載。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人，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那才是真正的『終身無邪色，可以對天地鬼神』，而你做不到。你仍然有邪念，真是自欺欺人。

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

張公說：這是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你都做不到了，其餘的更不必說！由此可知，張先生所說的「專務虛名」不假。一條一條列舉出來，使俞先生無話可說。

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

你每年所寫的疏文，灶神爺確實幫你送到天上，呈交給天帝。

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善行可記。

《了凡四訓》末後一章有「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們要相信。現代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心地要是不正，必然走入邪道。邪教佛堂、神壇，這些事確確實實妨礙了正法弘傳。

鬼神之事，真正是有！可見上帝對他不是不關心，天天派這些尊神來考察。這些年中，並沒有善事可記！

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褻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

何由祈福哉。

這一段開示，最爲緊要，我們要能真信。張公雖說的是俞先生，讀者尤當確實反省，字字句句實在忠告自己。鬼神天天在考察，找不到他有善念。只看到他雖然沒有貪、瞋、癡之行，但是有貪、瞋、癡之念，有嫉妒、褻急、傲慢的心。『高己』就是傲慢；『卑人』就是輕視別人，瞧不起人。『憶往期來』，即追念過去，期望著將來。『恩讎報復』，心裡都是這些惡念，這就是說明他的『意惡』。身口意三惡業，意惡爲最大；身、口二業都從意惡而生。修行重在修心，心地清淨了，身口自然清淨；意要是不清淨，身口也假裝不來。我們看看俞先生過去他就只在身、口上假裝，意惡則絲毫沒有改變。神明的鑒察特別著重「意惡」，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實際上不只如此。所以說『君逃禍不暇』，

你逃避災凶都來不及了，還求什麼福？你哪裡還會有福報！

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

這位陌生人，對俞先生心底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楚，都把它說出來了，俞先生聽了，確實害怕，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苦哀求說：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一定是神仙，絕不是普通人，求您來救度我！這段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憑著這點善根，神明才來度他。若無此善根，也不會遇到神明。思之！思之！

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為樂。

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他是個讀書人，通曉道理，也曉得羨慕善行、善言，以此為樂。

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

就是還有這一點善根，但是善根不厚，煩惱、習氣太重。

但旋過旋忘。

一過去就忘了。

信根原自不深。

他的毛病就在信根不深，習染太重。

恆性是以不固。

沒有恆心、沒有耐心，很容易被外境所轉。

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

毛病就發生在這裡。我們學佛的同修，無論在家、出家，四眾弟子，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我們聽到善言歡喜，見到人行善事也歡喜，但是過後就忘了，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病。這不只是說我們——俞先生是明朝的人，跟憨山大師、蓮池大師同時代；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的那個時候，也是這樣，沒有例外。如果善根真正深厚，早就成佛作祖了。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

諸位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之後，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就是因為眾生有這些毛病！天天講，天天勸，聽了耳熟，習慣成自然，假善也變成真善了！裝好人，結果以後變成真正的好人。天天勸，三天不勸，人就變樣了！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想自己幾個人建道場，大家在

一起共修。我過去也很有興趣，也有這個理想。結果怎麼樣？剛剛創始的時候，真是菩薩發心，成佛有餘；道場一建成了，就爭名奪利，反目成仇。我見過許多道場，幾乎沒有例外，都是這樣！

我們想到過去的叢林寺院裡，爲什麼要分座講經（天天講）？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爲什麼四十九年，一天都不休息？你想他的團體，經上說「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真的，要不是天天勸念佛，就不免打架、鬧意見。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經四十九年，沒有一天休息。他要休息一天，僧團裡就要出問題了。這在佛法稱「薰習」。能令善根少的人漸漸地薰習深厚。善根深厚的人薰習，他就開悟了。由此可知，這個經教不能一天不講求！

《感應篇直講》，分量比較少一點。古代讀書人每月有一定的日子，輪流開講。常常講《感應篇》，講《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勸善的書。

可見從前這樣的講座，在中國非常普遍，可惜現在反而沒有了。常常講，常常勸，有的時候人心還是不能挽回！要是不講，那還得了！所以，確確實實要普遍的到處去弘講。我也勸勉同修要發心，先不必學講經，先學講善書、講因果。至於講法、講的材料，我們慢慢再研究、編輯。就是像這個樣子，到處去講，講演時間不要超過一個星期，一天講一次，七天就圓滿了。這樣才能普及。教材要重新編輯，像《陰鷲文》、《感應篇》、《了凡四訓》，都訂作七次，七天就講圓滿。我們要精編教材來訓練同修們，大家發心弘揚，以此做基礎，而後進修大乘佛法，才得真實受用。

沒有這個基礎，學習大經大論，不過是好聽而已！這跟俞淨意公一樣，好高騖遠，專務虛名，不切實際，意惡還是改不掉；大的劫難到來時，我們憑什麼避免！這是當前亟須做的課題。俞淨意公的善根我們有

；他的惡報，我們還沒有現前。可見我們的意惡比他稍微好一點，輕一點。要是像他一樣，果報就慘了！因與果一定相應，絲毫不爽。

古德常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除非你明心見性，破除《金剛經》所講的「四相」、「四見」，轉凡成聖，轉十界爲一真，那才行！四相未破時，就受因果定律的主宰，在家如此，出家也不例外。幾時破了我執，見思煩惱斷盡，出三界，才勉強說你超越生死輪迴了。我們以俞淨意公作鏡子，對照自己的言行。

這一段責備就是說他『信根不深，恆性不固，沒有長遠心，沒有耐心』。指出他生平那些『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都是『專務虛名』。『何嘗有一事著實』，就是沒有一樁事情是腳踏實地，盡心盡力，認真去做的。

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

『責天』就是求天的意思。天沒有降福給他，他就責怪老天爺，求天神降福給他。

如種徧地荆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

這是舉譬喻說：你的田地裡種的都是荆棘，卻指望將來收到好的稻米。哪有這種道理！這與因果不相符。同學們讀了之後，要認真去反省，痛改前非，腳踏實地，從心地裡修起。再回頭看看《了凡四訓》，照他的方法斷惡積善，養自己的謙德，改自己的毛病。書上一再告訴我們，三年必有效驗。如果勇猛精進，虔誠懇切，半年就變樣子了，就不相同了。

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

讀這篇文章，給我們更大的警惕，更具實效的受用。尤其是老同修們，我們必要認真反省、檢點。而後在我們修學的環境與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這些因果，自己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看清楚之後，信心愈堅固，慧眼愈明朗，往後功夫才真正能踏實，才能得力。自從我們講了一遍《了凡四訓》之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說：「很受用！過去不知道的毛病，聽了這一遍之後，自己想一想，毛病確實是不少。」這就大有進步！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想要回轉就相當困難。所以，知道自己

的毛病，就是利益。灶神爺——張先生，把俞先生的毛病，一樁一樁指出來。俞淨意先生不能不服！好在他還有改過之心，所以，才能感應道交，感得灶神真正現身在他面前。

這段文就是傳授他「改造命運的方法」，也就是「改造命運的祕訣」。我們在世間，必須要明白無始劫來積習深重。明瞭以後，就要徹底改過自新，轉變自己的命運，不怨天，不尤人。因為一切都是自己造的，所謂「自作自受」。我們自己再造善業，再結善緣，後來的果報當然很殊勝。這一段非常重要——就在念頭上轉變，再造自己新的命運。

『君從今後』，灶神告訴俞淨意，從今以後你『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先具猛力。一切摒除』，這就是徹底悔改。從心地裡把這些妄想、雜念都斷除。諸位想想，講得很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試問：我們哪個人不想斷妄想，不想使自己心

地清淨？雖然天天這樣想，可是妄念依然紛飛，究其原因就是積習太深所現業障之相，也叫「業相」；說得更實在一點，就是「惡業之相」。我們立刻要覺悟，這不是好相。「覺悟」才是改革的根本。不覺悟就不能改；覺悟才有改的希望。所以，佛告訴我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就是此地所講的「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這些念頭一起來，立刻就覺悟——我業障深重，爲什麼還有這些妄念，還有這些罪業之相？這一念就是「覺」，就是光明，就是慚愧心。

我們應當向哪個方向走呢？『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這是教我們初步用功的方法。就是告訴我們下手的初步，要把那些「惡念」都除掉，把善念提起來。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二六時中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不但心裡要有大轉變，而且在行爲上也要認真的轉過來。

要用什麼態度做善事呢？不圖報。做了善事，對人有恩惠，不要希望別人報答。要認為行善幫助人，是我的義務，是我應該做的。甚至我們做善事、對人好，人家以怨報我們，我們也不在乎。問心無愧！即使別人誤會也沒有關係，放著膽量去做。不要做了幾樁好事，人家反而埋怨你，就認為好事不能做，好人不能當。為什麼做了好事、待人好，還要受人責備呢？想想《金剛經》裡所說的，這正是自己過去世業障深重，他替我消業，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嗎！

因此，我們不要灰心，只理會善一邊去。『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就是踏踏實實的去做。切切實實，直捷痛快的去做。『耐心行去』，大小善事都要有耐心。一天、一年、一世都要這樣去做；並且還要發願，生生世世都這麼做，這才是「菩薩」。這是我們力量辦得到的。『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換句話說；我力量雖然達不

到，我有這個心、要存這個心，使此善意圓滿。諸位要曉得，佛家所謂「功德圓滿」，是指善心善意，確實「圓滿」。並不是樣樣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圓滿，因為有的力量達不到。力雖達不到，但是有一個圓滿的心，這樣功德就算圓滿了。所以，佛法常講，「論心不論事」。圓滿不圓滿是在你心地裡；心地善意若不圓滿，則善事、善行做得再多，也不能算是圓滿。

第一要忍耐心。

沒有忍耐心，一切都不能成就。忍耐心就是菩薩六度裡面所說的「忍辱波羅密」。忍辱為什麼不把它翻成忍耐呢？諸位要曉得，世間法裡面最難忍的就是辱。中國古時候讀書人常說：「士可殺，不可辱。」讀書人，殺頭沒有關係，不能接受侮辱，可見得殺頭都容易忍，侮辱不容

易忍。因此，佛法到中國，六度中的忍度，譯經師就用「忍辱」——辱都能忍，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呢？這是忍中最重、最難的。所以，什麼都要忍耐，能忍耐就有成就；能忍是福德之相，反之，不能忍就是罪業之相。我們要學忍耐。

第二要永遠心。

永遠心就是「恆心」，恆心不變。既然發了這個願，絕不更改。無論是在什麼環境裡，順境也好，逆境也好，一定要以行填願，久久功德自然圓滿。

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

這兩句是要我們痛戒的。『惰』是懈怠、懶惰。往往一般人剛剛發

心的時候，心行都非常勇猛，時間久了就懈怠，所以不能成就。古人常說，如果每個人都能保持初發心，那就沒有一個不成佛的。可見初發心，確實是真心、清淨心、勇猛心、精進心。古人也有一句話說得很有味道：「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二年，佛在西天。學佛三年，佛化雲煙。」這是懶惰、懈怠、沒有恆心，越學越變成老油條了。這樣的學法，怎麼能有感應道交呢？感應是憑「真誠、精進」而來的，不是從懈怠中來的，所以，一定要戒懈怠。

不可以自欺，就是不能欺騙自己。欺騙別人很容易；欺騙自己是極深罪業。人要做到不自欺，沒有不成就的。所以，必須天天讀誦《了凡四訓》、《感應篇》。這就是一面鏡子，每天早晚都得要對照心行。諸位要想真正學佛，在佛法裡成就，就應老老實實、懇懇切切地把《了凡四訓》跟《感應篇》，認真的學三年，把基礎奠定，而後佛法才能得力。

，否則想佛法得力，自然有困難。有很多老修行、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談起，學佛幾十年仍不得力。原因在哪裡？也就是說懈怠、自欺，從來沒認真過。滿腹的牢騷，怨天尤人，那怎麼行呢！心行都與佛法相違背。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

只要你長久這樣做，也就是認真修三業清淨。照這樣做，自然有你想不到的效驗。

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這些都是勸勉的話。俞先生對於灶神爺還很相信，初一、十五曉得上香、上供，對祂很尊敬，這才有感應，灶神特地把這個意思告訴他，教他『速速勉持』，趕快勉力修持，尚可挽回天意，也就是扭轉命運（

命運是可以改造的）。

諸位讀了這一段文之後，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們一生的遭遇，還沒到俞公這個悲慘的程度，可見我們三業的過惡，沒有他重，他都能挽回，我們要是能照做，挽回的時間應該比他更短。他要三年，諸位如果去做，一年也許就可以了。這一點不假，我們要生清淨信心。

言畢。即進公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灶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

這一番開示講完了之後，張公就進到裡面，走到廚房裡就不見了！俞先生此時才曉得是灶神爺示現。一九四八年周邦道的夫人在南京寓所遇到地藏菩薩，也是面對面說了很多話。你若以為這是寓言，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這是轉變命運的起點，千真萬確的事實。

三、勇猛止惡修善・改造命運

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誓除諸妄也。

俞先生是在臘月三十晚上遇到灶神，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年復始萬象更新，他就從這一天起改過自新，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本名叫「良臣」，現在改成「淨意」，稱『淨意道人』。諸位要知道，名號含義很深，名號就是提醒自己「顧名思義」，他要把「淨意」兩個字做到。所以，你要學佛了，皈依時，師父給你取一個法名，意思就是告訴你，要把名號在心行上做到。那就是道，所以也叫「道號」。

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沈。

諸位看了這幾句，再想想，過去了凡先生剛剛改過的時候。我們要是照樣去修，一開始當然也是這個樣子。袁了凡是過來人，俞淨意也是過來人，一開始都是進進退退。問題是要有忍耐心、永遠心，這兩種心很重要！只要有這兩種心，有恆心、有毅力、有決心，要痛改前非，這些毛病慢慢會改掉。一下斷不容易，是斷不掉的。古代這些前賢都是作榜樣給我們看，不是一下能斷得了的。

由此可知，聽講最重要。假如我們要求真實的效果，《了凡四訓》一遍講完，過一個禮拜，再開講；一年中要講十遍、二十遍，大家就都改了。爲什麼？天天在勸！若只勸你這一遍，講完了，書都束之高閣，過幾天都忘了，還能提得起來嗎？真修行不容易！一百個人當中有十個

能提得起來就不錯了！如果要想真正成就的話，一年當中得聽十遍、二十遍，我想在座的同修們當中，最低限度應有二分之一的人能成就，這一點也不假。所以，同修們千萬不要認為這本書我看過了，這一本經我已經學過了。當知菩薩們從初發心到等覺位，天天都在學，沒有一天不學習。每年總得要講幾遍，這是自救。所以，你們聽這篇文才是真正有福報，聽《華嚴》、《楞嚴》，未必有福報；因為境界太高，學不到，有什麼用處！而聽了此記之後，馬上就可以做得到，立刻就收到效果。諸位果然能夠以三年的時間，從這一篇文上奠定基礎；三年以後，再學大經大論就不一樣了，這才是真菩薩。那時大經大論才能契機，現在不契機。為什麼？因為好高騖遠。

所以，經教必須要天天聽、天天講，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讀了這一段文，我們的信心、勇氣就要提起來。

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願善念永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

這是求佛菩薩加持，因為靠自己的力量斷惡修善，實在不容易。人家做的並不多，每天早晨拜拜佛，念佛號一百聲。我們同修每天念佛號不止一百聲，但是諸位用心不如他。人家的一百聲，聲聲虔誠，我們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無心，那就不如他了。我們念一萬聲，抵不上他一聲的效果。就是要誠、要敬，要誠心誠意去做。他能發這個誓願，我們也要效法。發誓願是督促自己。念觀音也好，念阿彌陀佛也好，都可以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

這幾句話非常重要。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能轉變命運的關鍵之所在。這一念，是不是事實？是事實。「舉頭三尺有神明」，這是一點也不假。無論在何處，都有鬼神看著我們，若有這個警覺心，當然就不敢自欺、不敢放肆。

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

『物』包括一切動物、植物。廣則徧及九法界一切眾生。

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

這是在「行持」上轉過來了，前一段是從心地裡轉過來（觀念的轉變）。心念一轉，身口的行爲就隨著轉了，這是我們應當學習之處。從此以後，凡是於人、於物有利益的，不管是大事、小事；自己是忙、是閒；別人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我一定要去做。做的時候也不必考慮『力之繼不繼』，我有沒有這個力量，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終？我能做多少就有多少，盡心盡力去做；做到一半，沒有力量了，就隨順因緣，這樣功德才能圓滿。只問事之應爲不應爲，應該做不應該做，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如此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事無有不辦者。

『皆歡喜行持』，都歡歡喜喜去做。委曲婉轉的一定把它做到『成就而後已』，這就是『隨緣方便，廣植陰功』。這幾句是行持的典範。

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

。惟日不足。

前是「自行」，此是「化他」。自行裡有心行，心的念頭轉變，身、口、行為就轉變。化他有五個重點：一、敦倫。「倫」是倫理，敦睦倫常。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倫常」。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大家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盡自己應盡的義務，這叫「敦睦倫常」。

二、勤學。要努力讀書，要讀好書、讀善書。三、守謙。《了凡四訓》中講的「謙德之效」。四、忍辱。五、深體因果報應的道理，懇切地勸導大眾。

每月晦日。

『晦日』就是每個月的月終之日。

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灶神處為疏以告之。

每個月到灶神爺前報告一次。把這一個月當中，身口意三業所修的善法，月月報告。這就是說明他求灶神爺監督他。有一個督促他的力量，他要是不做，到了月終，他就沒有法子給灶神爺交差了。這個效果真是不可思議。諸位修學，不一定要寫疏文去報告灶神，你們家裡供奉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的聖像，就在佛菩薩面前，具疏以告之，比灶神那裡還要靈，還有效。這都是要認真學習之處。

持之既熟。

下面兩句是講修持的效果功德不可思議。

動即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

這樣的境界，是我們非常羨慕的。他做了幾年呢？

如是三年。

千日之功。我們想一想，他過去的業障多重！三年就轉過來；袁了凡先生過去轉命的時候，也是三年轉過來。三年就見到效果了。爲什麼我們三年還做不到！三年時日不算長，爲什麼不肯自勉、發憤呢！希望同修們讀到這裡，應當要奮起，效法俞淨意先生。

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為首輔。

『江陵』是地名。張公是江陵人，張江陵是對他的尊稱。最尊敬的

人是稱他居住的地名；像滿清末年，大家尊稱李鴻章爲李合肥（他是合肥人）。佛門裡也常用這個慣例，我們稱祖師大德，既不稱名，也不稱他的字或號，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來稱他。如天台大師，是指智者大師；我們不稱智顓，而稱爲「天台」，因爲大師住天台山。又如窺基大師，稱爲「慈恩大師」，窺基是他的法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住在慈恩寺），「慈恩」是寺的名字，並不是他的名字，這叫「尊稱」。這裡也是尊稱，張公是當時的首相。

輟闡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

他以首相的身分主持這一次的考試，也就是主考官。考完之後，他想在同鄉中選一位品學兼優的人，來教導他的兒子——爲子禮請一位老師。

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為援例入國學。

他既然想請一位品學兼優的人，鄉里的人都推薦俞淨意先生，從前沒有學校，富有的人家，另外有一間書房，請一位老師，這就是「私塾」。家裡的子弟以及社會上清寒的子弟，有聰明智慧的，往往也召集來跟老師讀書。俞先生應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兒童的老師，生活環境當然就改善了，不至於再像過去那樣的窮苦潦倒；感應也來了。他帶了家眷一同到京城。張公非常敬重俞淨意公的道德學問，所以也為他『援例入國學』（國子監），張公替他報了名，入了學。當時國家所辦的大學。不像現在大學有這麼多，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所。而這所學校出來的學生，都是做官的，是為國家培養通才的學府。

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

從前讀書人志在功名，得了進士，功名成就了。『進士』是古代的最高學位，相當於現代博士學位一樣。

一日謁內監楊公。

『內監』就是從前的太監，侍候皇帝的。俞公有一天去見老太監楊公。

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為己嗣以娛老者。

楊公是太監，所以沒有兒子。他的兒子都是義子，現在所謂的乾兒子，都是從外面找來的。他養育這些孩子，可以養老。他有五個乾兒子

，自己年老了，乾兒子很孝順。他叫這五個兒子都來拜見俞淨意先生。
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

其中有一位小孩，年十六歲。俞公一見面，就覺得很面熟，好像是
從前認識的。

問其籍。曰江右人。

『籍』就是籍貫。『江右』包括了現在長江以南，江西、江蘇、浙江這一帶，當時都稱之爲江右。「江右人」，俞先生是江西人。

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

這小孩還彷彿記得家鄉，和自己本來姓氏。他小時候遊玩時誤入人

家載糧食的船，船開走了，他也被帶走。俞淨意公一聽之後，非常的驚訝。

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

原來就是他遺失的兒子。他太太生了五個兒子，死四個，有一個失蹤了！生了四個女兒，死了三個，只剩一個女兒在身邊。他的太太因為想念兒女，眼睛都哭瞎了。這個時候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兒子。

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

這個太監楊公很不錯！知道小孩真的是俞公的兒子，立刻歡歡喜喜的就送還給他了。

公奔告夫人。

『奔』就是很快地，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太太。

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

改過遷善之報如是。諸位想想，眼睛瞎了，現代眼科這樣進步，也不容易恢復。經上常講「佛氏門中，有求必應」，怎麼會沒有感應道交呢！袁了凡先生短命都能延壽。壽命都可以延長，疾病怎麼會不好？這並不是迷信。經上說的理論，我們看了也很明瞭，說起來也能相信，可是經本一丟開就忘了。不能說不相信，是忘了！經上說：「境隨心轉。」《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識經論中常說「萬

法唯心」、「一切法從心想生」！境界是我們心理變現的，我們這個身體也是自己心理變現的。所以，「感應道交」是有理論依據的。理上能講得通，事上就可以辦得到。理就是事，事就是理，所謂「理事無礙」，當然能轉變。他的兒子孝順，也非常難得，看看這一段，這不是容易的事！失蹤這麼多年的兒子，忽然遇到了，使得母親歡喜流淚；兒子孝順，能『捧母之面而舐其目』。這一點很難得！他母親因此雙目復明，這是感應道交的事實。

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

此時俞先生一家團圓。知道這三年改過遷善，正如灶神爺跟他所說的「不測效驗」，即意想不到的果報，果然應驗了。他這個時候對於世事愈看愈淡，因此也不願意做官了。

辭江陵回籍。

辭謝張宰相，回到自己的老家。

張高其義。

俞先生既中進士，就有服務公職的資格。從前讀書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將來謀個一官半職，而這個機會到來，俞先生卻不要了，放棄了，回家鄉去。所以，張宰相認為他是一個義人。

厚贈而還。

張宰相為感謝俞先生教子之德，只有厚贈他貴重的禮物，送他回家。

公居鄉。為善益力。

俞先生改過自新，力行三年就有這麼好的效果，真實的效驗，可知其往後行善必更積極。雖然傳記裡沒有記載，我們也想像得到，必然還是用老方法——每個月終向灶神爺報告。相信他是盡形壽（一生）都不會改變的。人家是這麼修行的，是這樣的斷惡遷善。

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

俞先生自己很不幸，生了那麼多兒女，結果只剩一子一女。他是從四十七歲才開始改過修善，五十歲得到感應。我們同修當中有很多人年紀很輕，要是能努力學習，斷惡修善，改過自新，你們的前途太光明了！你們的效驗、福報、感應必然超過俞淨意、超過袁了凡。這是絕對做

得到！只要諸位自己肯努力做，三年之後，事事如意，有求必應。爲什麼不勉力去做？看俞先生的兒孫命運都轉好了，這是積德修善的感應。

悉嗣書香焉。

俞先生的七位孫兒個個書都念得很好，書香門第，個個成名。

公手書遇灶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

俞先生遇灶神這一段往事是事實。他遇到灶神，經灶神一番開示之後才改過自新，到晚年就有這樣的效驗與果報。我曾說過，晚年所享的福報才是真實的「福報」；年輕人享福，老實說絕不是福。年輕時發達過早容易迷惑顛倒，造罪業。因此，年輕的時候要多修福、培福，照俞先生的方法去做，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這才是懂得享福、造福的人。

俞公把他自己一生改過自新之事，毫無隱瞞的寫出來，教訓他的子孫。

身享康壽。八十八歲。

俞公壽命也延長至八十八歲。他的長壽是修得的，而不是命中所有的。因為前面灶神爺曾經說他：「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且不暇，何由祈福哉？」可知他沒有福報。壽命是福報之一，五福中就有「長壽」。由此可知，他的長壽與福報，完全是他自己從四十七歲以後所修來的。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樣！

人皆以為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鄉里大眾看到俞先生一生所得的果報，沒有人不說他是力行善事，改轉了自己的命運。先生現身說法，廣勸社會大眾，功德尤不可稱量。

同里後學羅禎記。

這一篇文章是俞淨意公同鄉晚輩羅禎先生所寫的。裡面所說的話，灶神說的話，以及俞淨意先生講的話，都是實錄。

了凡先生、俞淨意先生是在家同修與初學道者的好榜樣，我們能夠取法於這兩位賢者，不但命運可以扭轉，道業在這一生必定也有成就。

雲谷大師是出家人的榜樣。所謂「出世要學高僧，在家要學高士」。袁了凡跟俞淨意都是高士，我們以他們做典型、模範，照他們的方法學。如諸佛菩薩，做一切眾生最好的樣子，才是佛陀的好學生。

修行從改心做起

淨空老法師指出：改變命運的方法是靠轉變——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

同修都知道：「種善因得善果」，可是如果業報沒有轉過來，就容易怨天尤人，怪佛菩薩不靈，神沒有保佑，必須虛心檢討它的原因，俞淨意遇灶神記很值得我們研究參考。行善不只是做表面的功夫，除了「口善、身善」，更重要的是「心善、意善」。

古大德教人：「修行要從根本修」，根本是心，是念頭，只要你的心善，念頭善，沒有轉不過來的業報，也沒有化解不開的災難！就像一棵大樹，心是根，念頭是本，身是枝，口是葉，你在枝葉上修行，而根本都爛掉了，還是沒有救啊！把根本救過來，枝葉就不難轉變。

阿彌陀佛

聲明啓事

淨空法師所有一切著述、
錄音帶、錄影帶、光碟雷
射等出版物，暨四衆同修
整理文物書刊，公開授權
大眾翻印流通、播放，但
不得擅自加註版權所有，
任意增減內容，非法牟利
，侵害公衆權益及原著本
意。如有故違，將予查究
，特此聲明。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 恭印貳仟冊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表了凡家庭四訓講記」

出版者：華藏淨宗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三三之一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八

傳真：（〇二）二七五四—七二六二

劃撥帳號：一九三九一〇七六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E-mail：hwadzan@hwadzan.tw（請法寶專用）

www.amb.tw

www.amb.cn

淨空法師
影音網址
www.hwadzan.tw

www.chinkung.org

承印者：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〇二）二二四六九九二八



華藏淨宗學會

THE CORPORATION
REPUBLIC OF HWA DZAN SOCIETY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